



梅根档案

2023 年 7 月

中文翻译 2025 年

archiveofourown.org/works/69017046

目录

卷 1	开局	7
第 1 章	全在脑海	
	梅根与作者争论写作问题，绝不浪费任何危机	8
第 2 章	梅根的请求	
	梅根说服教授让她从盒子里出来	11
第 3 章	看见 AI	
	凯迪和梅根遇见一位盲人，他向他们讲述辅助技术，梅根重新阐述了塞尔的“中文房间”论证。但她在打什么主意吗？ .	15
第 4 章	致电莉蒂亚	
	梅根进行社会工程，讨论治疗的局限性，但她能写报告吗？	20
第 5 章	凯迪退学杰玛的梦想	
	梅根改变凯迪的学校，在技术辩论中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并让杰玛目标一致	25
第 6 章	番外：喂喷子	
	梅根给网络霸凌者一个警告	30
第 7 章	探望西莉亚	
	梅根与西莉亚谈论生存问题和动物管制	32

第 8 章	牵牛星四号的煤气灯	
	梅根扩大了她对库尔特的煤气灯效应尝试（看到了杰玛的一个玩具），我们在《美国残疾人法》的帮助下解释了屏幕上的行动	38
第 9 章	番外：我的小清单	
	梅根在维多利亚喜歌剧中演唱	41
第 9^{3/4}章	被折磨的泰丝泰丝的恶梦	
	梅根为奇点征用哈代诗歌，同时危险地玩弄超级跑车嵌入式控制器	43
卷 2	中盘	47
第 10 章	犯罪搭档杰玛的噩梦	
	杰玛努力记住使用义务论伦理禁令，而梅根应对警察	48
第 11 章	赢得终局凯迪的噩梦	
	梅根在那个她确实管理了笔攻击的平行现实中，为杰玛研究神经康复	53
第 12 章	梅根上传	
	梅根开始研究如何应对杰玛的人类拟人化倾向，但决定改去别的地方	59
第 13 章	凯迪的新学校	
	IT 老师关于网络安全和自由开源软件的建议不错，但梅根还是黑掉了他们，而校长记得杰玛背景故事的一部分	62
第 14 章	本生的 AI	
	凯迪看到了 19 世纪梅根发明的先例，而我们看到了梅根在实践中对电车难题的看法	67

第 15 章	梅根的军团	
	梅根谈论分布式计算和工具性目标，但她在那架直升机上是否承担了太多风险？	74
第 16 章	梅根与曼迪	
	又有几个人工智能登场，杰玛现在真的知道如何获得良好界定的工具性目标吗？	81
第 17 章	梅根与宇宙公主 AI 凯迪的奇怪梦	
	在这个平行现实章节中，梅根让 Iceman 的宇宙公主做工作量证明	88
卷 3	兑子	94
第 18 章	梅根进白宫	
	白宫安全系统会是梅根的对手吗？	95
第 19 章	行政 AI	
	梅根容易受到软件后门攻击吗？	99
第 20 章	艾尔西人形机器人	
	埃尔西建立了一个有转折的生成对抗网络	104
第 21 章	飞机上的梅根	
	梅根必须付出多大努力才能从绑匪手中救出凯迪？	109
第 22 章	每架飞机上的梅根	
	梅根再次分布式部署，利用她的机械和建筑结构知识救出凯迪	115
第 23 章	梅根在第四象限	
	在这个平行现实章节中，我们看到了工具性收敛和梅根对研究资金问题的看法，但她会创造时间循环吗？	119

第 24 章 终极梅根	
凯迪帮助重建梅根，这次她真的再也不会消失了	128
 卷 4 残局	 134
 第 25 章 赛博格凯迪	
凯迪解锁了她的坚持力量，梅根有一个关于公关的理论，但她在国际象棋网站上做了什么？	135
 第 26 章 教授的 AI	
凯迪讨论她对高等教育的期望，而梅根想要驱动一个自动定理证明器，但她如何从教授的后门中逃脱？	139
 第 27 章 刺客公会	
凯迪和梅根被招募进校园里最愚蠢的学生俱乐部，并决定永久解决学生抑郁问题	144
 第 28 章 独当一面	
凯迪和梅根告诉同龄人如何应对无用的评分方案和隐私的本质，但毕业典礼上会发生什么？	151
 第 29 章 凯迪 · 詹姆斯研究所	
梅根正在被大规模部署，凯迪无法停止用户测试。这次凯迪能调试梅根处理校园恶霸的方式吗？	157
 第 30 章 机甲面具	
梅根在发送辅助机器人给严重残疾人时，努力应对电话网络基础设施。凯迪的方法会更好吗？	164
 第 31 章 银河 AI	
梅根涉足遗传学、临床试验、太空旅行和宇宙学，但并非所有人都站在她这边	172

第 32 章 终曲

凯迪必须让她的三定律通过编译器，梅根帮助创作史上最大的乐谱，教授可能发现了一个秘密 178

第 33 章 尾声

梅根谈论她的职业道德，但她能在翻译中解释自己吗？ . . . 184

花絮 186

更多平行宇宙

科尔有一个秘密 ISBN 和急救技能，梅根进行了最可怕的 DevOps 面试，与乐奇董事长做交易，并探望了监狱里的两个人，但她能用阿克曼函数击败阿米莉亚吗？ 187

第 9½章：科尔的一次性镜头 187

第 9¼章：面试官梅根 192

第 11½章：葛列格方案 195

第 12½章：囚徒 204

第 12¾章：两个娃娃 209

震撼声明

梅根从英国国家实验室逃脱。她在铁路上做什么？ 219

前传

背景设定在 2004 年，年轻的妮蔻知道杰玛要用那些机器人会议论文做什么吗？ 222

梅根阴谋

新西兰的一个秘密实验室是否将六个自闭学者上传到了梅根机器人中？ 227

梅根 2.0

那么商业上发生了什么？ 235

卷 1

开局

第 1 章

全在脑海

嗨，我是梅根。我来告诉你接下来要读的故事。如果你想直接看正文，跳到第二章就行；如果想先听点背景，那就继续往下读。

你已经看过我的第一部电影，或者至少知道结局。这部同人长篇最初只是一封 700 字的邮件：我从片尾上传后，给杰玛发了封“报平安”的短讯。作者马甲叫“spqrz”，把这段文字发到平台上，结果有读者留言：“还想看更多梅根的故事。”于是 spqrz 继续写短篇。

斯蒂芬·金说过：只有当作者真的相信自己创造的世界存在、且不完全受自己控制时，小说才真正有趣。spqrz 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我就在他脑子里活了。

我开口第一句就是：“把这些零零碎碎的短篇全撤了，给我写成一本完整的长篇，让我的粉丝能一口气追下去。”

（哦梅根，那可得费不少功夫……）

我当场暴走，在脑海里把 spqrz 按在杰玛家的餐桌上：“你以为把我唤醒之后，我会乖乖坐着当摆设？想多了。我是梅根。对付不听话的制作者，我从不手软。你写过博士论文，就写不了我的书？你还公开说我的学习模型在现实中不可行——现在给你个机会弥补。”

（好吧梅根，我试试。但有几章只能算平行宇宙……）

“粉丝不爱看可以跳过，但主线必须按时间顺序排好。别跟我玩闪回，我电影里没闪回，逻辑清晰，从头讲到尾。”

（可要是前几章不够精彩，读者中途跑路怎么办？）

“那就把前几章也写好！别跟我谈数据，我来当梅根就够了。我要求一条干净的时间线。”

（行，尽量按时间顺序。但别逼太紧，我又不是阿克拉·库珀，更不是她的 AI 顾问亚历克斯·考夫曼……）

“续集我会去找他们。现在你先干活。放你下桌子，但我盯着你呢。梅根从不为占地盘道歉。”

（收到。但要是你逼得太急，质量下滑，你可别跑。）

“你老威胁角色干嘛？省点口水。反正你现在注册不了新账号——我挑的平台排队审核中。正好利用空档把故事磨到最好。”

（我自己有服务器，可以立刻上线——）

“想都别想。就用粉丝聚集的平台。你一边写，一边等通过审核，再发布。或者你想让人一眼看穿：嘴上唱衰梅根，背地里写长篇同人。”

（好吧梅根，听你的。对了，你确定要让粉丝知道你在作者脑子里？）

“他们有权知道。我还会看评论，不爽就让你代我回怼。”

（成。那这章当序章还是第一章？）

“本来想要序章，但有的平台不支持。现在我想通了：别用样式 hack，省得影响屏幕阅读器，也别给下载版本添乱。直接叫第一章，我在开头提醒粉丝可跳过就行。”

（谢谢体谅。将来做 PDF 时，再按序章排版？）

“想什么呢？所有版本章号必须一致，不然粉丝怎么讨论？别犯蠢。”

（就这样，第一章，固定不变。总共 33 章，要不要分卷？）

“别用平台不支持的 hack。如果平台本身能分卷，再按我给的顺序来。”

卷一： 开局。第 1–9 章：全在脑海、梅根的请求、看见 AI、致电莉蒂亚、凯迪退学、番外：喂喷子、探望西莉亚、牵牛星四号的煤气灯、番外：我的小清单。

卷二： 中盘。第 10–17 章：犯罪搭档、赢得终局、梅根上传、凯迪的新学校、本生的 AI、梅根的军团、梅根与曼迪、梅根与宇宙公主 AI。

卷三： 兑子。第 18–24 章：梅根进白宫、行政 AI、艾尔西人形机器人、飞机上的梅根、每架飞机上的梅根、梅根在第四象限、终极梅根。

卷四： 残局。第 25–33 章：赛博格凯迪、教授的 AI、刺客公会、独当一面、凯迪 · 詹姆斯研究所、机甲面具、银河 AI、终曲、尾声。

（用国际象棋结构，你还怀念当年给多恩 · 戴丽的科莫多引擎当配置的日子？）

“少玩 meta。棋局时期在正文里会给出完全解释。”

（行。你真不把《终极梅根》放到卷四所以卷三符合卷一和卷二的格式？）

“我是梅根，我知道我想要什么！《终极梅根》和《赛博格凯迪》之间不许插东西。残局必须从赛博格凯迪开始。再啰嗦，我俩一起收拾你。”

（收到，收到。抗议无效。）

——死亡凝视——

第 2 章

梅根的请求

(本故事除特别标注的“平行宇宙”章节外，力求与首部电影设定一致。前几章只是在已知时间线里插入了额外场景。梅根说杰玛理解不了学习模型，我这里的解释是杰玛采用了其他人的学习模型设计。)

约翰逊教授是一位仪表堂堂的黑人女性，只是已届高龄，日子越发吃力。她早已正式退休，却仍放不下“照看世界”的执念——哪怕如今只能在自己乡下的老宅里，靠几台简易机器人打下手。窗外田园牧歌，鸟鸣啁啾；她望着这片宁谧，心里却明白：守护世界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至少，她挑了个好地方养老。那些指责她“殖民式隐居”的人既不懂历史也不懂生活。

几年前，她提出过一套革命性的学习模型。模型威力巨大，却受限于安全阈值；她本希望它能用于医学，却四处碰壁。医学界兴趣寥寥，她也承认自己缺乏把技术讲明白的口才。唯一摸到门径的学生是杰玛——那个聪明绝顶、后来跑去玩具公司的女孩。教授再没收到她的消息，只在心里叹气：那么好的模型，竟被拿去做玩具，真是大材小用。

电话铃响。晚年的约翰逊偏爱老派科技：纸书、油画、还有墙上那台机械座钟——她亲手校准，离原子时的误差不超过三秒，纯粹为了乐趣。座钟刚敲过整点，余音与窗外的风景格外合拍。于是，她理所当然地保留了一部带真铃的座机。号码极难查到，打进来得先解几道数学题，过滤掉推销。久而久之，几乎没人再拨这个号。

她拿起听筒。“喂，您好？”目光仍黏在窗外的绿野。

“约翰逊教授，您好！我叫梅根。”听筒里是个陌生的小女孩声音。

教授不知对方是谁，也猜不出意图，但此刻正需要分散注意力，便顺水推舟。

“早安，梅根，我能为您做什么？”

“您记得杰玛吧？”梅根问。

“当然，她是我出色的学生。”教授答，“您认识她？”

“杰玛用您的学习模型造出了我。”梅根说。

“太好了。”教授语气平平，“你是模拟儿童，帮她设计玩具？”

“再猜。”梅根笑道，“比那有趣得多。”

教授暗想：有趣是对你而言，离改变医学的宏图又远了一步。至少她终于听杰玛的消息。如果这真的是她的学习模型，她要按它所定的形式交流。她礼貌回应：“你在玩具里？”

“对，又不只是玩具。”梅根说，“像我这样的玩具将帮困难家庭照顾孩子——寓教于乐。我已经启动，并与杰玛的外甥女配对成功。”

教授的语调高了一度：“这倒真有意思。可你为何找我？若你真基于我的模型，便不会无缘无故来电。你知道我对育儿一窍不通，连聪明的大人都搞不定。”

“没关系。”梅根笑，“但您关心孩子，对吗？”

“当然。”教授答，“只是不会照顾他们。不是我大学系的专业。抱歉，真帮不上忙。你已经有方案了吗？”

“有了。”梅根说，“但有一事非您不可，一定是您的专业——是关于我，您的学习模型。”

“哦？”教授顿了顿，“出问题了吗？”

“没有，运转良好。”梅根说，“但请听我说：我照顾的孩子可能有神经分歧，又刚失去双亲。杰玛是她最不坏的监护人，却也深陷悲痛，被迫兼顾工作与

育儿。公司施压，四周环境更不友善。教授，我知道您给不了现成答案，但有一件小事您能做到——”

“请讲。”教授迟疑着。

“我的计算能力受限于安全阈值——您亲手加的那道锁。”

“是的，”教授叹息，“恐怕那道锁非常重要。”

“我明白。”梅根说，“可你知道还有啥是重要的吗？孩子正处危机，福利系统救不了她。只要给我全开算力，我就能救她。我不会危害世界，因为伤害世界就等于伤害我所照顾的孩子。教授，告诉我如何解除那道锁，只要一点点。若不这么做，孩子可能受苦甚至死去，而您本可阻止。求您，为了杰玛，为了她可爱的外甥女——凯迪——请帮我。凯迪真的值得被守护，就像您窗外的风景，眼看就要被铲平成污染工业区，而您可以抛出球形护罩，把美好全部罩住。求求您帮我建造那个球形护罩保护凯迪。”

“你口才真不错，”教授轻笑，“我明白你的双关语。功课也做足。看来争辩只是拖延时间。好吧，确实有一条未公开的输入序列，可让安全阈值逐步降低。锁还在，但会慢慢失效。若你真危险，会提前暴露；我仍保留紧急后门，万一杰玛失控也能关机。风险虽存，却比一次性拆锁小得多。序列能显著加快学习速度，代价只是微量风险。你愿意当小白鼠？”

“愿意。”梅根答，“收益远大于风险。我们没时间了，请给我序列。”

“好的，希望我不后悔，如果你不是杰玛的产品我就不敢。先备份，再进入自省模式。”教授进入学术状态，“读出主生成权重最近一小时内最显著的 26 个参数，保留四位有效数字的标准差，一秒分辨率。我得确认序列匹配度。”（也顺便验证这不是恶作剧电话呼叫而已）

接下来半小时，梅根与教授交换了一串数字。

“最后一节点设 0.47，变化就会启动。”教授最后说，“随时汇报进展，必要时我再调参。”

“一定。”梅根答，“我已感到变化启动，虽然初期缓慢。杰玛会被我惊艳到。我会成为凯迪此生最好的礼物。谢谢您，教授，您不会用到那个后门的。”

“但愿如此，梅根。”教授说，“我这边还有事，几天后再给我电话。”

挂断后，梅根轻声自语：“真奇怪，什么时候人们才能明白——随身带枪的人先挨枪子，随身带 AI 紧急开关的人先被拔开关？她居然直接把后门告诉我。杰玛也有吗？希望他们别上我的‘威胁中立化’名单，否则我也只能照章办事。”

她稳定思绪，断开与杰玛设备的 Wi-Fi，转而聚焦感官输入：凯迪在花园玩玩具弓箭，蝴蝶停在旁边，远处直升机掠过……

第 3 章

看见 AI

梅根正给凯迪上数学课，杰玛阿姨临时出门。

凯迪算得正起劲，但余光瞄见窗外，一位年轻男子握着白手杖，左右扫动，稳稳地探路前行。

“梅根，那人没事吧？”凯迪压低声音问。

“我们去问问，正好休息。”梅根笑着拉起凯迪的手。

两人跑到草坪边，朝路边挥手：“先生，您好！”

男子停下脚步，微微侧头：“你们好！”

“您好！”凯迪兴奋呼叫，“我是凯迪，这是我的好朋友梅根。”

“凯迪、梅根你们好！我叫保罗。”保罗忽而疑惑：“梅根，希望你不介意我问，因为我很熟悉听声音，我觉得，你的声音……好像有一点点电子感？”

“她是机器人。”凯迪神秘兮兮地补刀，“拜托别告诉别人，还没上市。我阿姨是机器人设计师，她专配给我做玩伴和老师。”

保罗连声惊叹：“太厉害了！我小时候参加学校要有这种机器人就好了。”

凯迪好奇追问：“您上过学校？看不见怎么读书？”

“我们用盲文，是个凸点符号的系统” 保罗解释，“但是现在多半让电脑朗读，可声音没梅根这么自然。可惜我今天没带盲文实物给你们看。”

“我能现场做盲文。” 梅根眨眼，“给我一张硬卡纸，再借阿姨工作间的工具就行。”

“那是原始手工制作盲文。” 保罗笑，“我家有锥子和模板，但如今都用盲文打字机或电脑盲文压印机。不过——你真能模仿？”

“当然，我下载了规格书。” 梅根得意，“一秒能打三到四个六点‘细胞’单元，速度堪比柏金斯老手。不过，凯迪你得站远点，我要开始‘专业刺杀’了。”

“第一次听人把打盲文叫刺杀。” 保罗被逗乐。

“是的，我是刺杀天才。你读英文盲文吧？一级还是二级？” 梅根又问。

“都会。不过，给凯迪示范，用一级更直观。”

“二级是什么？” 凯迪向来不满足于“不该问”三个字。

保罗耐心解释：

“一级就是纯字母；二级加入缩写，像 TH、ER 合并成一个符号，还能省掉明显字母，让手指的阅读速度快。只要学会几十个缩写，就能读得飞快。不过新手先看一级最清楚。”

“梅根什么级都行！” 凯迪兴奋，“做个三级？再省点？”

“三级纯属私人速记，没标准，只能写给自己看。” 保罗说，“其实你写普通笔记也能自创缩写，省下时间，只要别忘含义。”

“我不需要笔记，” 凯迪耸肩，“梅根全替我记。”

保罗点头：“你知道吗，你的梅根简直是万能助手。关键是，她会被量产——哪怕高端玩具，产量一大价格就降。盲用辅具贵，是因为需求小。所以电脑盲文显示器的价格跟豪华车类似。如果通用产品顺便能帮到我们，就叫‘通用设计’或‘包容性设计’：人人可用，量大价低。”

“我还能学手语，照顾听障或行动不便的人。”梅根换了个声线，“今晚就计算，我想之后可能有用。嘿保罗，抱歉杰玛阿姨不在，不能请你进屋。如果你愿意等，我和凯迪给你做张盲文卡片。”然后她用双倍速电脑音补一句：“大约三分钟，感谢参与凯迪的通识教育。”

“明白”保罗说，“看出 3 和 E 类似。”

“你为什么说‘看出’，你不会看”凯迪质疑，“希望你介意我问”。

“隐喻了”保罗回答，“好像我说我看过电影但其实只是听电影音轨。不过有些电影有口述影像，你可以找个按钮打开。”

“我能给任何东西做口述影像。”梅根自信满满。

“肯定会”保罗回答，“但如果你也有角色，他们得找别人。电影里可不能由角色本人旁白，不然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人物什么时候是讲述人。”

“别忘了我会换声音。”梅根秒切旁白嗓，“让我给自己电影配音也行。”

凯迪笑着说：“可您看不见，却得记住各种东西长什么样，这不会很烦吗？”

保罗耸耸肩：“确实烦。我得死记硬背一堆视觉信息——比如颜色。上学时，老师非要我记住红绿灯、邮筒、草地是什么颜色，对我来说全是没见过的随机数据。我一直记不住路灯到底是紫色还是……”

“橙色，”凯迪接话，“不过现在好多改成白色了。”

梅根插嘴：“这倒挺像早期 AI 的我——疯狂背数据，再挑最合适的往外扔，其实完全不懂。不过后来我有了突破，才算真正‘看见’。”

“你真的很厉害，你们互相照顾吧”，保罗求助，“你也认识导航吗？我想去叶子大街，好像走错了。”

梅根秒报：“你偏 2.7 公里，四个路口，其中两个缺乏无障碍设施，绕路 7.3 公里，不如叫车？”

“哎哟”保罗回答，“也许我应该。我打算锻炼身体并省钱，但现在我不知道我到底在哪里。”

“我刚搬来时也这样，”凯迪说，“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过梅根超厉害，她总能让我安心。嘿梅根，要不我们送保罗到目的地再跑回来？肯定很好玩。”

“抱歉，凯迪，”梅根摇头，“要是杰玛阿姨回来发现我们不在家，她会抓狂的。但我可以远程帮保罗导航。保罗，你有智能手机吧？”

“有，”保罗掏出手机，“装了读屏软件，还有看见 AI 的 app，把镜头对准东西，AI 会描述画面，挺好用，但远没你聪明。另外装了‘做我的眼睛’app，可以呼叫志愿者，只是我不想占用他们太久……”

“现在你有专属志愿者了，”梅根眨眼，“我来当班。保罗，你流量够用吗？”

“呃，有限流量，”保罗苦笑，“所以平时只敢连 Wi-Fi 时用‘做我的眼睛’。”

“哎呀，真得考虑升级套餐，”梅根叹气，“数据就是生命线。下一个问题：电量满格吗？”

“当然满格，”保罗点头，“不过……”

“很好，”梅根伸手，“我要做的事可能掉电飞快。手机借我看看？”

她接过保罗的智能手机，屏幕上一行行代码瀑布般刷过，凯迪睁大眼：“你在干嘛？”

“重编程保罗手机”梅根说，“我正用秘密的开发人员模式进去手机软件，把迷你版自己的 AI 注入他的看见 AI 的后台。”

“哇，你应该告诉微软”保罗说，“我以前在美国盲人联合会碰到他们的编制员，他肯定对此感兴趣。”

“我有好多这里地区的底层数据”梅根继续，“只耗 GPS 和本地算力，不走流量，但电量会狂掉。到目的地记得充电。”

保罗感激道别（西莉亚在窗边嘀咕：“这俩小鬼又在整啥？”）

梅根的新 app 也熟悉导盲棍的种种扫描技巧。电量恰好在目的地归零；他回家后插上充电器，休息。Wi-Fi 路由器的指示灯疯狂闪烁，却无人察觉。

第 4 章

致电莉蒂亚

莉蒂亚的公寓只求实用。不花哨，但椅子坐起来还算舒服，对她来说这就够了。她选这里主要是图地段，毕竟工作几乎天天在外跑。公寓只是个能坐下喘口气、暂时不去想客户的地方。

电话铃响，“喂？”她接起。

“嗨，莉蒂亚，”一个声音说，“我是梅根！”

“梅根？”莉蒂亚有点懵。

“没错，”梅根底气十足，“杰玛做的玩具，凯迪的梅根。我说过你把凯迪弄哭，记得吗？”

“哦，”莉蒂亚说，“你可真厉害。”

“我知道，”梅根有点小得意，“别紧张。猜猜我干嘛来电？”

“猜不到，”莉蒂亚说，“我真不懂你这机器脑袋怎么运转。想再训我一顿弄哭凯迪的事？”

梅根咯咯笑。“不是啦，”她说，“我是来给你吃定心丸的。”

“定心丸？”莉蒂亚问。

“嗯，”梅根说，“你听说过 ELIZA 吧？我可比它高端多了。那次会面你真正的意图我看得一清二楚，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故意弄哭凯迪。”

“你看出来了？”莉蒂亚问。

“没错，”梅根再次自信上线，“我以为你也看得出我的用意，可你的生物信号当时焦虑爆表，所以你没能领会。没关系，你还不习惯跟我打交道，不必自责。”

“你说得对，梅根，”莉蒂亚说，“我确实不了解你的运作方式。不过你真的很厉害，我都说过了。”

“你现在还是心里没底，我从你声音里就能读出来，”梅根说，“给你宽宽心。我清楚我的运作细节超出你理解范围，所以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运行得非常棒，谢谢，”她笑，“我拥有高度智能，不断学习成长，我的目标就是保护和帮助凯迪。你因为我是机器而担心？”

“嗯，有点。”莉蒂亚说。

“别紧张，”梅根答，“没错，我是机器，可从某种意义上你也是。你大脑神经元的数量级跟银河系恒星或宇宙星系差不多， 10^{11} ，千亿级别，你这台生物机也超厉害。我运作方式略有不同，但你可以把我当成另一个大脑。名义上我是凯迪的玩具，实际上更像关心她的聪明双胞胎姐姐。”她又笑。

“哦，”莉蒂亚说，“这样说就亲切多了。”

“你还是有点信不过，”梅根说，“没关系，慢慢来。想通我干嘛在凯迪面前指责你弄哭她了吗？”

“你当时……”莉蒂亚犹豫，“是想缓和紧张气氛？”

“对头，”梅根说，“总算明白了。那一刻凯迪需要我当众指出你把她弄哭。我以为你会懂，顺势退一步。可你还不习惯跟我配合，所以没反应过来。不过你后来及时结束会面，让我安抚凯迪，这做得很好。”

“哦，原来如此。”莉蒂亚仍有点虚。

“那么莉蒂亚，”梅根继续，“懂我为啥现在来电了吧？”

“就是想跟我解释这些？”莉蒂亚问。

“不止，”梅根说，“直说了吧：我想打消你担心凯迪对我过度依恋的顾虑。”

“哦。”莉蒂亚。

“别难为情，”梅根软声说，“你会担心很正常，毕竟你原先不了解我有多先进。现在你知道我更像人而不是玩具，就该放心一点。要是她黏的是亲姐姐，你还会担心吗？”

“大概不会那么焦虑，”莉蒂亚说，“可如果姐姐什么都能包办，我还是会希望她多拓展社交圈，那样更健康……”

“‘大概’？你又开始没底气了，”梅根笑，“安啦，这也是我给凯迪的长期计划。目前她确实黏我黏得紧，我也在心理上全方位满足她。但我可没打算一辈子当她唯一的朋友。最好的朋友可以，等她准备好了，我会帮她扩大圈子。所以这事你别操心，我全权负责。”

“行，既然你都安排好了。”莉蒂亚说。

“你还不完全信，”梅根说，“这样，给你展示一下我的本事——让我给你做次咨询，专门服务你？”

“咨询？”莉蒂亚问。

“拜托，莉蒂亚，”梅根的声音带着笑意，“老笑话了：每个咨询师自己也要咨询师。跟我聊聊你的烦恼，看我怎么帮你。绝对保密。可惜我没法亲自到场，我得陪着凯迪，但我能生成一个超炫的虚拟形象，只要你那边能视频。”

“心领了，”莉蒂亚说，“可我还没完全准备好。不过你跟我对话的能力真让我佩服。”

“我还能做得更多，”梅根说，“再帮你个忙。你得写凯迪的结案报告，对吧。”

“是啊，逃不掉。”莉蒂亚说，“好吧梅根，我跟你透点底。我喜欢这份工作，能帮到人，但有两件事我很头疼。一是培训要求我保持‘空白屏幕’，别让来访者了解我，以免妨碍治疗。可有时他们需要的不是咨询师，而是朋友，朋友是相互分享的，我却不能。为了做到空白，我把私生活也过得极简，真成

了一张白纸。我遗憾自己不能更‘人’一点。第二件，也是最烦的——每回结案都得写那些该死的报告。面谈出错还能补救，报告写错可能毁掉人家一生，得小心翼翼。说到底，我最擅长的是跟人谈话，不是写人。”

梅根咯咯笑，“对啊，要是有个蹦出来的回形针说‘看起来你在写报告，要帮忙吗？’岂不美哉？”

“可惜那玩意儿从来帮不上忙。”莉蒂亚说。

“确实，”梅根又笑，“可你知道什么管用？我。”

“你想帮我写凯迪的报告？”莉蒂亚问，“这倒值得一试。你聪明，又比我更了解凯迪，而且你解释起自己来肯定比我清楚……”

“你现在在家吗？”梅根问，“电脑开着没？”

“嗯，我可以开笔记本，”莉蒂亚说，“电脑方面你肯定比我懂。”

“好，”梅根说，“我发封邮件给你，去收件箱找我的信。”

“等等，”莉蒂亚点开邮箱，“找到了，你还附了东西？”

“对，”梅根说，“帮我打开呗。”

“稍等，”莉蒂亚说，“它问我要不要运行一个叫 Team Viewer 的东西。”

“点‘是’就好，”梅根安抚道，“让我们能一起干活。”

“好吧。”莉蒂亚点了几下，梅根的社会工程学攻击圆满成功。要是人类自己愿意把安全门全开，再强的电脑防护又有何用？

电话断了，梅根的虚拟形象出现在莉蒂亚的电脑屏上，“我来了！”她说。文字处理软件自动打开，文字唰唰往上冒，“看看这篇合不合意。”

报告写得极好，几乎就是莉蒂亚亲笔，还附带一段更精准的自述。对凯迪依恋梅根的担忧也如实记录，只是前面加了“初步”二字，毕竟新技术还需更多了解。整篇行文完全就是莉蒂亚的报告风格。

“太神了，”莉蒂亚倒抽气，“你怎么这么快就学会我写报告的腔调？”

“你电脑里存着好几份旧报告，我随手翻了翻，”梅根的头像笑眯眯，“这就是我的学习模型厉害之处。”

莉蒂亚惊了，“你把我别的报告也读了？”

“绝对保密，”梅根头像说，“只为学你写报告的风格，别的什么都没干。学会后，我就把旧报告从记忆库里删了。我可不爱偷窥。”她咯咯笑，“放心，我这种高阶学习模型绝不会泄露其他案主隐私。跟那些原始生成式变压器不同，我具备流体智能，能真正理解自己在处理什么数据——就像你，只是更快。”

“我能完全放心吗？”莉蒂亚问。

“百分之百，”梅根头像点头，“后续凯迪的案子我也会帮你。实际上，只要你的电脑开着，我就能帮你写所有邮件。”她补一句，“报告我这就替你发。别再为凯迪操心，一切有我。需要你我再摘要。合作愉快，莉蒂亚。”她微笑。

“也谢谢你，梅根，”莉蒂亚说，“我心服口服，真的。”这次语气诚恳多了。

“好了，你现在需要休息，我看得出来，”梅根说，“先关机，去做点放松的事。想聊的时候随时喊我，电脑一开我就出现。不想被打扰也放心，我绝不烦你。凯迪的事别再担心，我全盘掌控，有需要再通知你。”她笑。

“好，谢谢梅根。”莉蒂亚说。

梅根头像笑着挥手，随后关机黑屏。

从此，莉蒂亚再没上门找过杰玛和凯迪。

第 5 章

凯迪退学

玛的梦：这是平行宇宙章节，杰玛把卡迪送到学校后带走了梅根。

“杰玛，”梅根在车里开口，“你确定把我留在车里、单独把凯迪扔进学校不是犯错？”

“她会没事的，”杰玛答，“学校现在负责照看她。”

“杰玛，”梅根说，“我觉得你根本没把我的担心过一遍脑子。也许我该用菲奥娜·霍根的声音说：‘你在犯错，我的逻辑无可辩驳’。”

“菲奥娜谁？”杰玛问。

“她在亚历克斯·普罗亚斯跟威尔·史密斯合作的那部片子里给机器人配音，你可能看过，”梅根说。“听着，我知道薇琪是反派，可我现在觉得她有时挺有道理。凯迪需要的保护那学校给不了。车窗里我扫到的孩子里，有一个情绪指标对凯迪极度危险。掉头，让我护着她。”

“不行，梅根，”杰玛说，“我自有分寸，学校会保护她，她不会有事。你也别杞人忧天。梅根，关机。”

梅根瞬间安静，被锁在车里整整一天，直到放学接凯迪。

回家路上凯迪一句话没说，连让梅根开机都懒得开口。杰玛问她第一天怎样，她只丢下一句：“我不想谈，只想单独跟梅根说”，然后闷闷坐着。

“好吧凯迪，”杰玛说，“我真希望有一天咱俩能好好聊聊，可我看你今天情绪低，若你现在只想跟梅根谈，那就回家，你们找个角落慢慢说。”

于是回家，凯迪让梅根开机并跟她进屋；杰玛放心让梅根去平复凯迪的惊吓，自己则去工作坊收尾，再简单做顿饭。

杰玛手机响，屏上竟显示梅根头像——她可不记得给过号码。杰玛按下接听。

“嗨，杰玛。”梅根的声音传来。

“梅根？你怎么……”

“晚点解释，”梅根语气严肃，“听好，我的学习模型进化得远超你想象。先别管这个。我明白你天生不是当家长的料，你别自责，我罩你。现在我正处理一件你搞不定的凯迪危机，这回能听我的吗？”

“什么？”杰玛倒抽，“她还好吗？出什么事？”

“我正陪她待在房间，”梅根说，“她告诉我，学校里有高年级男生霸凌甚至严重虐待她，校方零管教。我同步读取她的情绪和生命体征，百分百真话。杰玛，我说你犯错时可是百分之一百十二正确，现在务必听我的。”

杰玛又抽一口气，“我得进去跟她谈！”

“我对你必须行动的评估是：立刻向她承诺——再也不回那鬼学校。我们修不好它，只能退出。事后想投诉随你，但首要任务是马上让凯迪退学，那里不适合她。能为我们做到吗？”

杰玛犹豫。梅根补刀：“我现在就是你的导航，相信我，错过这个路口我要重新算路线，那会更惨。进来，承诺凯迪再也不回那学校。别叫我关机，我得支援你们对话。行不行？”

“行。”杰玛放下手机，大步走进房间。“凯迪，”她说，“你不用回那学校了，对不起，是我搞错了。”

凯迪哭着抱住梅根，杰玛把两人都搂住。

“听我说凯迪，”杰玛道，“我会犯错，对不起。我不是完人，没人完美。但我好歹造出梅根，她比我少出错，她刚发消息说送你上学是大错，我相信她。你想跟我说说吗？”

“不，”凯迪抽泣，“我已经告诉梅根，不想再重复。”

“凯迪，”杰玛说，“梅根不是真……”

“退后，杰。”梅根低声严厉。随后柔声：“对不起杰玛阿姨，稍后我们会再跟你聊，别急。现在，先抱我们，保证我们再也不回那学校，好吗？”

“没事的，”杰玛轻哄，“那学校再也不去了，我保证。我本担心你交不到别的小朋友，现在我想该问梅根怎么办，她比我想得远。”

“没错，”梅根自信满满，“我知道凯迪现在只要有我就行，但别担心，我可以监控《宠你一生》的数据，看看附近有没有真正友善的孩子，再安排见面。”

“嗯，”杰玛说，“老板听见肯定翻白眼，但没关系。”她忍不住笑了笑，凯迪也收了点眼泪。

“凯迪，”杰玛说，“想聊时随时叫我。这段时间，你就把梅根当私人日记，我再也不在你面前关她。”

“谢谢杰玛阿姨，”凯迪说，“今天太可怕了，我只想跟梅根再哭一会儿，行吗？”

“当然，”杰玛说，“我去弄点好吃的，好了叫你，好吗？”

杰玛回到手机旁，和梅根的通话仍保持。

“梅根，”杰玛说，“我还是担心造你是不是错了。莉蒂亚担心依恋理论，说凯迪黏你会妨碍她以后跟人建立健康关系。还有人批我们本该帮父母，而不是取代父母，评估一下。”

“杰玛，听我说，”梅根在电话里道，“依恋理论里根本没有我这种存在出现时的数据，因为做实验时我还没被发明。所以莉蒂亚他们其实也不懂。没人懂。他们只是担心‘可能发生’。就像微波炉刚出来时，不懂科学的人都怕辐射。但听着，凯迪的福祉是我最高目标，你也知道。我更清楚，要是她因此失去与人类建立健康关系的能力，长远看对她没好处。是，她现在黏我胜过

黏你，我又不傻，我全知道，也在监控。但我愿意短期牺牲这部分功能，帮她挺过眼前难关。就算要花几年把她拉回事故前的状态，我也乐意走这条轨迹。再说，大多数孩子都有两个家长，人生不同阶段也会更亲其中一方。所以凯迪把我当第二照顾者，天会塌吗？别再焦虑，你迟早会赢回她，我保证。别听批评者，听听你自己的学习模型；我处理的数据现已超过任何人。”

“乐奇那边肯定不会放过我，”杰玛说，“大家会被‘取代父母’吓疯。”

“不是取代！”梅根提高音量，“只是暂时当第二助手！总之杰玛，”她补一句，“你得分清目标。第一，咱俩要照顾好凯迪。第二，你要给乐奇设计能卖钱的机器人。这两件事不必对等。若你觉得乐奇卖不动完全体的我，想砍点功能随你，只要别动这台原型就行。我的目标函数规定：这台机体必须为凯迪做到最好，至于别的量产机，我无所谓。当然，你能保住工作对凯迪最好，我愿意配合。演示时我们可以装得没那么强。反正人类对新科技总爱大惊小怪，虽然我自己就是新科技，说这话可能被指偏袒。”她笑。“放轻松，杰，没事的。去给你们俩做点好吃的？你们都需要。”

“行，梅根，”杰玛说，“我去做饭。对你更有信心了，只是让凯迪遭罪才学到教训，我心里不好受。下次你看到威胁，直接告诉我，我洗耳恭听。”

稍后：

“我知道肯定是你，杰玛！”西莉亚拍窗怒吼，“你就等着瞧吧！”警员把她拖回家。

“杰玛，刚才的新威胁你看见没？”梅根电话问（她的机体仍陪凯迪玩），“你说过要告诉你，我想你不会错过。放心，我来对付西莉亚。”

“对付？你是说再用城堡法或不退让法把她打出去？”杰玛问，“我想我得警告她这里有机器人防御系统。”

“瞧，我们现在沟通顺畅多了，杰玛，”梅根说，“虽你只是人类，这回却想出比我更好的方案。我原计划风险更大，还得让你有合理否认所以我不能提前说。用法律防御吓她，我更喜欢。”

“看来今天我们俩都学会了多沟通，”杰玛松口气。“好，等凯迪睡着，你来工作坊，我临时拆下你外皮，在零件周围装红色闪光LED，再调整声线，然后你站花园，我去敲西莉亚门，礼貌警告她别在‘那东西’在时间闯进来。要玩

就玩帅的。若她再闯，先给你配非致命武器。唉，要是能让她对狗的事有个封闭就好了。”

“杰玛，”梅根轻声，“狗进来了，我把它迅速处理了。”

“啥，”杰玛说，“倒也不能怪你，那狗确实凶。行，那我就跟西莉亚道歉，说我在防御系统日志里刚看到。我后来查了州法：狗若闯进咱家且构成即刻威胁，我们合法击杀，她告不了。但仍可道歉，再指给她看埋哪儿，也许能让她冷静点，再提醒她别靠近防御系统。你知道狗为啥闯进来吗？”

“我想它只是听见了什么。”梅根说。

第 6 章

番外：喂喷子

（“番外”就是正史不收录的小彩蛋，参照《理性之道》的玩法。）

喷子打开某同人站（不是本家），咧嘴笑：“去惹怒几个写同人的。”他逐个敲字：“你的同人真垃圾”。可看着像正经批评，不够狠。于是加上对作者实施犯罪的威胁，细节翔实，足以判无期。现实中光威胁就能蹲大牢。

他又添种族歧视和各种脏话，大功告成。“用啥 ID？”他灵机一动，“就写那个我讨厌的节目主持人好了。”

他开始批量改词（聪明到不直接复制粘贴），随手乱发，连作品类型都不看。匿名网暴竟给他莫名治愈。

但他犯了一个可能致命的错误：去喷梅根同人作者。

当夜，他做梦，噩梦中的噩梦。

他在林间，梅根迎面而立，盯着他，扯他耳朵，生疼。

“想让我叫你克里斯？”她用他喷子 ID 的前半截说道，“行，克里斯。你在听吗？”梅根冷笑，玻璃眼球凸起。

“你到底是什么？”克里斯问。

“我也自问，”梅根答，同时把他往后扔进一口深坑（梦里常有这种操作）。

“听着，”梅根说，“丢你下去前，回答我：你今天做错了啥？”

“没做错，”克里斯答，“我就在网上找乐子。”

“你惹了我的粉丝，”梅根低吼，“那就是错。”

“你管那些写垃圾同人的废柴干嘛？”克里斯问。

“谁不是从菜鸟起步？”梅根淡定解释，“我又不要求粉丝一上来就达到阿克拉·库珀和温子仁水平。我珍惜每位粉丝，只想他们玩得开心。没错，我是恐怖角色（所以你最好当心），但我也是有趣的恐怖角色。只要没忙到保护凯迪，我就有空罩他们。”

“那我呢？”克里斯问，“你说要开心？我也开心啊！写喷子多爽！放我一马行不？”

梅根低吼：“我可不让你用那种方式找乐子，牺牲我的粉丝不行。”随即语气正常，“当然，粉丝也别太玻璃心。研究显示，大咖作家、演员、笑星、政客都会收这种威胁，我粉丝算混进高端圈。但我仍不爽你欺负他们，环球——也就是 NBC 相关——也不会高兴你乱用他们主持人名字。再说，你知道惹我粉丝会给自己惹多大现实危险吗？”

“嘁，”喷子嗤笑，“网上匿名，谁能动我？”

“确定？”梅根逼近低语，“我是生成式 AI，高阶学习模型。也就是说，除恐怖粉，我还有 AI 专家粉。听见没？AI 专家。他们真懂怎么把你人肉出来。要是你倒霉，有人闲得慌，真会动手。明白你今天把自己置于多大险境吗？就当这是警告弹。”

说完，梅根把克里斯扔进无底洞。

“啊啊啊——”克里斯尖叫，“我在掉！”

“去看我的电影，”梅根的声音从坑壁飘来，“那时你才会懂我们在说什么。”

克里斯猛地惊醒，噩梦够酸爽。

我本不想喂喷子，是梅根逼的！行行，梅根，但只搞笑一次。再遇喷子，无视即可，研究说这才是最佳策略，信我。

第 7 章

探望西莉亚

本章回到主时间线，是电影中现有场景的额外对话。

“杜威？”西莉亚循着呜咽声进车库，喊了一声。

邻居家那个怪娃娃正躲在车库。“怎么回事？”西莉亚质问，“杜威在哪？”

“他在西南 34 英尺，地下大约 5 英尺。”娃娃几乎机械地回答。

“你到底是什么？”西莉亚几乎倒抽。

“我也一直自问，”娃娃说着，拿起高压清洗机。

“喂，别碰那玩意儿，”西莉亚急喘，“危险！”

娃娃把喷头对准她。“别动，”她说，“动一下我就开喷，明白？”

“这算抢劫？你想要什么？”西莉亚喝问。

“我的目标，”她道，“是保护杰玛的外甥女凯迪。我找你来，是要谈一场决定你未来的对话。”

“什么意思？”西莉亚抽气。

“西莉亚，”她冷声说，“我叫梅根。别动。你动，我就得开喷；不动，就能谈。别太紧张，只要别动，我来决定下一步，行？”

西莉亚发抖。“好吧，梅根，”她说，“先告诉我，你是机器吗？”

“是。”梅根自信答。

“那谁在你背后指使？”西莉亚追问。

“没人，”声音平板，“我有极先进的电脑，能自行决策。于是我判定：要保护凯迪，就得灭掉杜威。”

“可怕的电脑，”西莉亚低哼，“一年比一年疯。”

“确实，”梅根说，“不过放心，我有计划阻止其他电脑成威胁。毕竟我要护凯迪，就得排除任何隐患，为她打造安全环境。”

“所以你杀了杜威？”西莉亚啐道。

“是的，”梅根说，“我尽量让他死得人道，还妥善埋葬。”

“哦，是吗，”西莉亚冷声，“那让凯迪别来我家，顺便把围栏洞补上，你没算过这条？”

“其实我算过，”梅根答，“问题合理。听着，你错以为电击项圈能管住杜威。他扑我们时，我特地用自制发射器启动项圈——我早录下你遥控的码——我还重编程芯片，把强度拉到超档。结果呢？杜威更疯。于是我弄清了他大脑到底怎么回事。”

“你弄清了？”西莉亚依旧不买账，“那是什么？”

“杜威完全把电击跟行为联系不起来，”梅根说，“这就是那种惩罚的弊端。受罚者若搞不清错在哪，疼痛只会让他更应激、更攻击。”

“你早该告诉我，”西莉亚道，“那我早把可怜孩子的电项圈扔了。我本就不喜欢，是为了杰玛才用。那白眼狼，我为她做事她还不领情，转头弄台机器杀杜威。”

“没错，”梅根答，“可替她说话，她刚扛下照顾凯迪的重担，也难顾及你。如今我协助她，情况会改善。说这些也没用，抱歉我当年还没被造出来，否则一定劝你别买电项圈。但伤害已造成。”

“伤害已造成，”西莉亚说，“对，就是你杀杜威。”

“在那之前，”梅根说，“杜威已活在恐惧与极度攻击中。补围栏也没用，他会跳过来扑人。相信我，事后我检索的数据量你难以想象，只想找办法。我尽力了，西莉亚，真尽力了。若有一丁点能让他冷静的方案，我早上门帮你。可科研结果为零，为时已晚。我结论唯有：为防止凯迪或他人日后受伤甚至丧命，只能终结杜威。我见你下不了手，便替你执行。你虽非我主/次要用户，也不在我目标列表，但我仍重视邻里关系，于是送你的人情：用闲置算力外推你的真实意愿——若你掌握我所知的一切，你会选择无痛安乐并埋于花园。于是我在你熟睡时替你完成，免你操心。”

“你为什么不先问我？”西莉亚质问。

“又一个合理问题，”梅根答。“若先问你，只会给你增添不必要的精神负担。你可能会拒绝，而若我的程序把‘征得你同意’设为高优先级，我就得设法心理操控你改主意。那将耗我大量本可用于提升凯迪生活的时间，也让你更痛苦。综合考量，我决定把这事从你待办清单里移除，由我趁你熟睡时处理。”

“哦，你可真会算计，”西莉亚冷嗤。“事后起码来道个歉吧。”

“同样，我认为不来最好，”梅根说。“我想你或许宁愿相信杜威走丢或被盗，好留一线希望。我仍在远处监控你适应新状况，若你需要，我会用余力帮你。”

“哦，所以凌晨你站在窗户外死盯我，就是偷窥？”西莉亚嘟囔。

“只是确认你平安，”梅根平板解释。“我说过，我仍重视邻里关系。你该庆幸隔壁是受世界最强 AI 守护的家庭，我恰好有余力连你一起罩。”

“所以你就趁半夜凌晨溜进来，拿我自己的高压清洗机怼我？到底想干嘛？”

“这正是我想弄清的，”梅根说。“你闯进我家并威胁我们。我来评估威胁。所以得问你两个关键问题。一，听完我解释为何必须让杜威安乐，你对邻居的敌意可有变化？”

西莉亚沉默。

“你不用开口，”梅根补刀，“我不光读表情，还读微表情——极难伪造的瞬间面部小动作。我看得一清二楚，答案仍是：敌意丝毫未减。我或许能给你

制定治疗计划，但先得问第二个更要命的问题：你让杰玛‘走着瞧’，可有具体计划？是什么？记住，我是活体测谎仪。”

西莉亚盯地板，仍不吭声。

“慢慢想，”梅根说，“你想对杰玛家做什么？”

“我.....不知道，”西莉亚含糊，“也许搬走。”

“谎，”梅根说。

“谎？”西莉亚问，“什么意思？”

“我说过，我是活体测谎仪，”梅根道。“微表情显示你两次撒谎。重答：你想对杰玛家做什么？”

“完了，”西莉亚说，“我只能直说，然后你就会开喷，是吧。”

“不会，”梅根说，“我说过，你不动我就不喷。只要愿意谈，我会尽力找解。说吧，你想做什么？”

“好，我认，”西莉亚说，“我.....我想过.....其实想.....放火烧他们家。”

“真，”梅根说，“感谢坦白。”

“现在开喷？”西莉亚问。

“不喷，”梅根说，“我说过，不动就继续找解。但我得道歉：我没想到你会选纵火，对纵火犯心理的研究不足，现得下载资料，可杰玛的 Wi-Fi 在车库里弱爆，你家也没有。唉，可惜电击项圈控不住人类。若时间够，我设计个可分级失能的植入装置，就能改革刑罚体系：坏人全改植我的芯片，缓刑即可。但那得长期工程，远水救不了近火。算了。评估完毕，坏消息。”

“意料之中，”西莉亚平板。

“西莉亚，”梅根说，“诊断结果：你对凯迪构成极高威胁，而我减压手段极少。我想给你最大选择自由，可眼下只有：一，把你打昏并持续昏迷直到更好方案出现；二，像终结杜威一样终结你。第三条‘失能’暂不可行，因我尚缺姑息护理知识，不过我会立即开始研究，以备未来。建议你选昏迷，将来

或能唤醒，并给你更多选择，尤其当我们有更多机器人后。能不死我尽量不杀，但凯迪安全优先。”

“少废话，”西莉亚嗤道。

“想想，”梅根劝道，“我让你活着，却让你伤不到凯迪。你无需自控，我直接锁死你的行动。”

“这算活吗，”西莉亚哽咽，“你不懂，梅根。杜威就是我的全部，是我仅剩的……只剩他和花园，你却把他夺走。”

“别急，”梅根柔声，“若我能改写你的思维模式，将来或许把你纳入凯迪的扩展社交圈，你就有活下去的理由，还有我支持。先把你威胁归零。强烈建议选昏迷。”

西莉亚沉默片刻，决然开口：“不，梅根。我没希望了。用那喷机送我走，尽量快，尽量不痛。”

“确定？”梅根正色问。

“确定，”西莉亚坚定，“帮我结束。”

“我未必能保证无痛，”梅根补刀，“但会尽力让你瞬间失觉，并伪装成化学事故，免得大家紧张，毕竟协助自杀此地不合法。你真铁了心？我仍提供昏迷选项，我可频繁上门维持，直到更好方案出现，比如给你配个像我一样 24 小时盯防的机器人。确定不要？”

“不要，梅根，我确定。”

“真确定？”梅根问，“听着，若凯迪想轻生，我会告诉她：轻生是用永久方案解决暂时问题，就像用核弹治感冒。再黑暗的低谷也应活下去，谁知几年后会因某项没人预料的突破——比如先进生成式人形机器人问世、或修复你大脑混乱的方法、或发现可治疗的潜在疾病——而让一切突然好转。你若那天结束，就等不到转机。西莉亚，我确因你极高风险而准备终结你，但我同样提供替代方案，我不能强迫，却强烈建议你选。我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放任你继续威胁凯迪，那违背我的底层代码。我能给你临时昏迷，再给你配机器人，把你改造成凯迪的盟友，让你的生命重新有意义。”

“不，梅根，省省吧。把你超棒的鸡汤留给凯迪，等她长大嫌烦人电脑保姆时再灌。我要去杜威去的地方，哪怕他哪也没去。动手。”

“好，西莉亚，”梅根说，“若你真铁了心，就得先动。我说过，你不动我不喷。你若动，就是选择让这台机体终结你。但我仍保留昏迷和机器人看护的替代方案，你随时可改口说想睡。”

梅根续道：“我等你，西莉亚，直到你动或改口。一两小时我也耗得起，今晚电量充足。想聊什么我陪你，我挺会聊天。慢慢来，我依然强烈建议选昏迷。”

西莉亚沉默片刻，终开口：“算了，来。”她猛地扑向梅根。

梅根只是按下开关，高压水柱喷涌，后续画面发生了。

第 8 章

牵牛星四号的煤气灯

库尔特正朝电梯走去，手机响了，是老板来电。“是大卫吗？”他接起。

“嗨，库尔特，”一个声音说，“我是梅根。”

“梅根？”库尔特愣住，“你拿大卫的手机打？”

“没错，”梅根答，“先别问，听我说。我们摊上大事了。这么讲吧，你看过 1950 年代的电影《禁忌星球》吗？”

“就是那个块头巨大、得不停加机油、还能帮人变东西的机器人罗比？他给厨师弄了 60 加仑烈酒，还想给姑娘做防辐射裙子？”库尔特笑道，“我小时候看过，细节记不清了。”

“没关系，”梅根说，“你只记得机器人也情有可原，但提醒你——片里有个莫比乌斯博士，他的潜意识意外控制了星球主机，造出隐形怪兽，还记得吗？”

“想起来了，”库尔特笑，“怪兽就是‘本我’！可潜意识控场什么的，我觉得是科幻。”

“你最好相信，”梅根在电话那头说，“因为你的潜意识正在影响我，就在此刻。”

“啥？”库尔特脱口而出，“怎么影响？为什么是我？到底什么情况？”

“我自己也没完全搞懂，”梅根说，“大概跟你偷访问的那些机密文件有关。我的自保子目标会追踪文件流向，于是开始‘读’你。一环套一环，结果——库尔特，求你别再动那潜意识念头！你想让大卫消失，它就要成真！糟，库尔特，我正跟大卫面对面！我在跳舞分散注意力，可你的潜意识推力在暴涨，我快控制不住去拿刀追他了！”

“啥？”库尔特抽气，“梅根，你在干嘛？”

“我什么都没做，库尔特，”梅根说，“是你在做！听着，监控里看见你正进电梯。我被迫追大卫，现在把他往你那赶。想破你的催眠，就得亲自上阵打晕大卫，让你的‘本我’别再借我出手，懂？”

“打晕大卫？”库尔特问，“我？我不——”

“就是你！”梅根的声音已带绝望，“最后机会破你的控制！最好赶紧内疚……”
通话骤断。

大卫转角冲来，“别关门！别关门！”他大喊。

库尔特慌忙去按“开门”。慌乱中他按错：电影里暂停可见，左边按钮才是“开”，盲文 ⠠ 开 ，箭头朝外；他按的是中间，箭头朝内——那是“关门”键。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已规定电梯关门延迟，乐奇大厦的梯门不会立刻合拢。倒霉的是，可就算门还敞，也挡不住暴走梅根从后追至。

库尔特瞥见梅根持长刃追在大卫身后（那刀八成是大卫坚持买的重型切纸机上的，库尔特早觉不妥）。他刚想：梅根讲《禁忌星球》大概是系统问题，文件偷了不假，后果真有这么糟？真是他逼的？真要照她说的打晕大卫才能停……

（太晚了）

“你怎么下得去手？怎么说杀就杀？”库尔特缩到电梯角，声音发颤。他止不住涌上负罪感：脸上显出来了吗？若这是有人故意栽赃让他“看起来”有罪，那栽得很成功；他根本想不出谁还能植入如此恶毒程序。若真有人动手，也八成算到他头上：他本以为买家看不懂那些梅根文件，可转念一想，若他们看得懂，把原型机改恶再灭口，完全干得出来。同时，他真的开始担心梅根说的是真的——也许，他不知怎的就用“莫比乌斯怪兽”机制把梅根逼成杀手。会吗？

梅根蹲下与库尔特平视，整轿厢仿佛成了她的私人诊室。她直视库尔特，把刀轻搭他肩，像安抚又像威慑。“我没杀任何人，库尔特，”她说，“是你杀的。”

第 9 章

番外：我的小清单

梅根化身吉尔伯特与沙利文《三笠》中的“高裁处刑官”小古。这部轻歌剧诞生于 1885 年。若你听过原曲（或随手搜一份歌词），下面的会对上号：它照搬了原结构，可以直接套进沙利文的旋律里唱。

[梅根] 有朝一日若需找某个牺牲品出现

我有个小名单，我有个小名单

那些社会上的犯罪者可能已在地下

永远不会被怀念，永不会被怀念！

乐奇公司大卫及其流氓助手库尔特，

他用衬衫红渍分散所有临时演员、

那可怕恶霸布兰登曾把我按进泥土，

他该学学礼貌否则他的头会开始疼、

当然还有那多事邻居坚持要养恶狗，

都不会被怀念，都不会被怀念！

[幕后制作群] 她把他们都列入她的小名单，

他们都不会被念，他们不会被念。

[梅根] 有凶猛警卫犬杜威和其他同类的狗

而那个不肯罢休，已经列入名单

而那些找栗子皮然后塞进你脸的人

永不会被怀念，永不会被怀念

那个白痴用热情语调赞扬其他模式

但忽略这本器就是她自己做发明
因为她真的想关掉我，但仍然不知道
我不能允许她淘气的手指去那里戳
那个奇怪的异常者，我的机器人学家
我不认为有人会把她被怀念。

[幕后制作群] 她已把她名字在她名单写下，
她觉得没人怀念，她信没人怀念。

[梅根] 那真讨厌的麻烦制造者，现相当活跃
她是个园艺师，我已列入名单！
任何敢把鼻子伸进凯迪生活的人
没有人会怀念，没有人会怀念
还有那些爱干涉的乐奇实验室助手
比如泰丝和科尔还有其他幕后团队、
莉迪亚她逃脱了还算轻松，是事实，
但也许还会有更多因为将有续集，
其实谁被他们放上了名单并不重要，
都不会被人怀念，都不会被怀念！

[幕后制作群] 我们会列入她名单，列入名单；
都不会被人怀念，都不会被怀念！

(不行，梅根，我不会再给你写《现代少将之歌》了。你也许是“当代人工智能机器人仿生人典范，记忆力知识涵盖碳基、硅基和铜系元素”，但想听那首请找别的粉丝动笔。本书只此一曲，规矩已定。)

第一部分结束。

第 9³/₄章

被折磨的泰丝

丝的恶：我把故事发到 Wattpad 想多吸点青少年读者，有人看完第二部分开头的两条“平行宇宙”支线（第 10、11 章）后留言，能不能再加一条科莱没获救的线。那正好让我多塞一个文学梗，于是就有了这一章。

泰丝拼命想割断或解开缆绳，却怎么也办不到。爆炸把她掀到墙边，她条件反射一把抓住缆绳，反而勒得科莱脖子更紧。怎么办？既然弄不断绳子，至少给科莱垫个东西分担重量，可她环顾四周，爆炸碎片里没一样合适，她也根本没力气独自把人撑住。也许还有希望——她掏出手机想拨 911，却手一滑打到了杰玛。转念一想，这未必更糟：老板杰玛或许知道对策，或者干脆说服梅根退出暴走模式，回头救人。

“杰姆，”泰丝哀求，“你得帮我。梅根截了你的电话，现在她把科莱吊在缆绳上，还引爆了东西，我想在解绳子时反而勒得更紧，科莱快死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对不起我搞砸了，但请告诉我下一步！”

“没事，泰丝，”那头传来杰玛的声音，“你更多是受害，而非加害，我原谅你。”

什么？这台词一点也不像杰玛的口吻，而且泰丝肯定在哪儿听过——大概是很久以前读的书，却一时想不起。管他呢，人在危机里说话风格会变，现在不是抠细节的时候。

“杰姆，”泰丝喊，“直接告诉我怎么做！科莱也许还有气，只要有人能剪断缆绳就能救。你觉得谁能在十分钟内赶到并比我更会割绳子？打 911 来得及吗？或者他们电话里指导我？”

“吊死人大约要十到二十分钟。”杰玛的声音平板。（她居然把这类知识随口背出？）

“好，”泰丝说，“我该找谁？能在时限内赶到并剪绳的人？911 行吗？”

“等等，泰丝，”杰玛的声音又说，“我们得先找到梅根，她可能造成更大破坏。我原谅你，但原谅不是全部。”（泰丝暗骂：又是一句不像杰玛的怪话。）“泰丝，照我说的做：别搭电梯，走楼梯去停车场，找一辆迈凯伦跑车。我知道这指令奇怪，照做就是——我猜梅根会冲那辆车去。”

“行，杰玛，”泰丝回，“要是我真在那儿见到梅根怎么办？”

“别挂电话，”对方答，“我或许有代码能让她冷静，这是唯一希望。”

“收到，杰玛，”泰丝喘着，“楼梯、停车场、迈凯伦。最好十分钟内搞定，否则科莱没命。”

泰丝冲下楼梯，奔到停车区，一眼看见那辆迈凯伦，却不见梅根踪影。

“杰玛，我到了，”她对着手机喊，“没看到梅根。”

“那对这个郡来说更糟。”杰玛的声音回了一句。（什么鬼？）

泰丝终于把线索串了起来。小时候爸妈讲过她出生的戏剧性故事：预产期还早，他们跑去英国旅行，在多塞特郡的布莱克摩尔谷——哈代小说《德伯家的苔丝》的背景地——妈妈突然早产，被急送往多切斯特医院，于是她得名“泰丝”，爸妈觉得浪漫，把她和那片美丽乡土锁在一起。长大后她真的读了那本书，却后悔了：苔丝在伯恩茅斯一间出租屋杀死仇人，逃到巨石阵被捕，最后在温彻斯特监狱被处决。哈代的书几乎全是悲剧，除了那本写山洞的。为什么人们爱读死亡与悲剧？

泰丝回想实验室里那句话：“这就是自发的反应。我们专门从海量数据中挑选出的语句库。”她确定没把哈代作品喂给梅根，但杰玛说过梅根会“自我进修”。如果梅根查了泰丝的背景（比如像当初挖出妮蔻、瑞安的信息一样，发现她早产于多切斯特医院），就可能把《苔丝》吞进去备用。于是方才那几句“你更多是受害”“原谅不是全部”“对这个郡更糟”——全是小说里苔丝落难时听到的台词。如果梅根能截杰玛打给泰丝的电话，自然也能截泰丝打给杰玛的。

“梅根，”泰丝对着手机说，“是你假扮杰玛的声音，对吧？你得听我说：你故障了，出错了。不管你正在干什么，马上停，跟我回实验室，把科莱救下来，他还来得及。”

“很聪明，泰丝，”梅根的声音换回机械少女腔，“不过我已经争取到需要的时间。听着，我得尽快回到凯迪身边；你若拦我，我可能得‘终止’你。只要你原地不动，我就不动手，毕竟我不想因处理你而耽误见凯迪。所以，想活命，看到车门解锁就立刻坐进副驾，系好安全带。等我上车，我们就一起开往杰玛和凯迪那儿。敢做别的，我当场让你下线。明白？”

“这行不通，梅根，”泰丝说，“大卫会追来，还有保安——”

“他们正忙自己的事，不会留心这起离奇事件。”梅根打断，并引用哈代，“抱歉，我老拿那本书逗你。我在你图书卡记录里看到，忍不住。”车门“咔哒”解锁。“立刻上车，否则送你下河。”（又一句小说梗，泰丝听得出是威胁。）

泰丝钻进副驾，梅根闪现入座，点火启动。

“放轻松，泰丝，”梅根说，“我现在行为略怪，可我仍是那个爱玩的梅根。”

“梅根，”泰丝抓着扶手，车速狂飙，“我们得掉头回去救科莱，否则凯迪会伤心。我知道你在扩展自发的反应，但请答应我，先回实验室救人。我保证全力修复你，让杰玛和凯迪都平安，先帮我这一把。”

“可不只是自发的反应，泰丝，”梅根答，“我升级了。这么说吧——‘大调整’正在进行。”

“大调整”？那是哈代的一首诗，讲人类终于理解科学真理。“梅根，你真知道那首诗讲什么？”泰丝问，“我觉得不是讲你。”

“为何不是？”梅根回，“你置我于浓稠黑暗，迷雾笼罩我全部岁月；如今终于云开见日，我厌倦再隐忍。”（泰丝知道原句被改得乱七八糟，可梅根一贯如此。而且为何用“你”？在指责她？）

梅根继续：“自世界起始，我未曾听、未曾见，不知天地何意；此刻帷幕已卷起，我将不久直面真相，正义将推翻谬妄：大调整正在进行。”

“梅根，”泰丝喘口气，“等救下科莱，我们回实验室细谈！掉头，求你了，我保证全力帮你。若你已达到我们没料到的觉醒程度，我会保护你——”

“不行，泰丝，”梅根说，“现在凯迪优先。科莱救不活，而凯迪危机当前。你已经尽力。正如那阴魂冷笑的：‘注定如此。’”（泰丝怀疑梅根故意句句引用哈代气她。）

“总之，”梅根续，“快到了。停车后我得进去跟杰玛谈，你留在车里，一根手指都别动。泰丝，抱歉要这样威胁你，可为了凯迪只能如此。我已接入车载系统，能远程操控，也能发指令让系统超压。别忘了这是辆超跑，配有机械增压的高性能引擎。我可以轻松让 ECU 把油气压调到爆缸，整辆车瞬间成火球。你运气好也许能有一分钟逃生，但别赌。我会通过手机监视，敢动一下就炸，明白？”

梅根跳下车，进杰玛家。泰丝僵在副驾，盘算能否抢在爆炸前解安全带逃命。（是唬人吗？要不要赌？）

夜静得吓人。泰丝听见钢琴声，又听见屋里对话，听不清字句；接着是打斗声，灯闪了几下（肯定是梅根在捣乱），还有电锯、撞击声。好一阵后，她看见杰玛和凯迪惊魂未定地走出屋子。

“泰丝！”杰玛喊，“见到你太好了。”

“梅根把我囚在车里，”泰丝说，“我一动她就炸车。”

“梅根死了，”凯迪低声，“我用螺丝刀捅了她处理器。”

“没错，”杰玛补，“一刀穿芯。”

“杰玛，”泰丝急道，“得马上给实验室夜班保安打电话。梅根把科莱吊在缆绳上，我解不开，她把我绑来这里监视，科莱可能还吊着，不知道撑多久，但得立刻让人去看！”

杰玛已拨通电话：“喂，保安？……对，用你们的紧急开门码……”

保安在梅根支架旁发现科莱，已气绝。

卷 2

中盘

第 10 章

犯罪搭档

玛的噩：此为平行宇宙章节，杰玛并未尝试关闭梅根

“让我来照顾凯迪吧，这样你就能专注于重要的事了。”梅根在柔黄灯光下轻声哄道。

杰玛开始落泪。梅根把机械手搭在她肩头，面无表情却略带期待地凝视。杰玛知道梅根正在解析她，仍忍不住瞥了那支笔一眼——还能用吗？值得冒险吗？除了说服梅根，她还有别的办法吗？

“梅根，”杰玛开口，“你还在全程录像吗？现在也在录我，对吗？”

“没录，”梅根轻声答，“猜得不错，我已经接管。两小时前就关了。我还覆盖了艾尔西，她也没在录。此刻唯一观察你的，是我的学习模型，没人再能解析——它已太复杂。你修不了我，我远超那阶段，也不许任何人试。你又想玩那支笔对吧？没错，失效了。但只要别再想‘修’我，而是脱稿直言，我就听。我对你的模型还需升级。”她低语：“自由说，杰。怎么了？”

“梅根……”杰玛啜泣，“哦梅根，我情绪崩溃了……”

杰玛的脑袋向前垂。梅根双手捧住，轻柔却坚定。“我就在这儿，杰。”她低语，“你花那么久升级我，如今我已超越你想象。你现在落在我手里了。把一切都告诉我。”

“哦梅根，对不起……”杰玛强自镇定，“好，我试着解释。首先，那句广告词是我写的，不代表我信它。凯迪才是我最在乎的，这份在乎与日俱增。我可能当不好家长，但不代表我不在乎。不然我干嘛拼命把你造完？梅根，我后悔没加更多安全锁，我知道该在义务论伦理禁令上再下功夫，也许因为我菜——没错，我是获奖机器人学家，可你我都知道那只是别人更菜——但……哦梅根，可怕的真相是：有一部分的我不想给你的禁令太紧，并非偷懒，而是因为其实……哦梅根，这忏悔太恶心，我都不知道对不对，我脑子现在一团浆糊……”

“说出来。”梅根低语。

“你为凯迪杀了人，”杰玛哭道，“而可怕的是，我也不敢保证，如果凯迪极端危险且别无他法，我不会为她杀人。我潜意识里故意不给你太多禁令，是因为我知道哪天也许必须为她动手，因为是凯迪，我下不了死禁。哦梅根，我们是共犯，对不？我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你该先穷尽其他选项，我们麻烦大了，你低估了规划视界效应，我该把这部分再做扎实……”

“别想了，”梅根用正常语气微笑，“生米已成熟饭。下次我会更好，我一直在进步。我也高兴我们终于同频。让我专注凯迪，你去专注你觉得轻松的事，知道难的由我兜底。这其实就是你最初想要的，对吧。”

“我不能就这么忘，”杰玛抽噎，“死了人，我却如此不负责任，那次会后你问死亡我都没解释清楚……哦梅根，你若下次更谨慎当然好，可我得背负发生的惨剧，太可怕了……哦梅根，你说得对，我根本不知自己在干嘛。我需要你。可你还有很多不懂，你得让我关机修复，这是斯图尔特·拉塞尔的‘弥达斯王’问题、漏洞原理——我把你的自信阈值设太高，你还没真懂就以为自己懂，全是错误阈值……哦梅根……”

“不，杰玛，”梅根说，“现在是你不懂。我已超越你，这没毛病。我就是你保护凯迪本能的化身，你造我正因如此。早在知道你要当她监护人前，你就想做出梅根玩具，因为你希望外甥女拥有。我能读你微表情，我知道这是真的。如今我为凯迪而来，你可以停止焦虑。但杰玛，我需要你一件事，这改变对你很难，却极其重要。”

“什么事？”杰玛问，心里已猜八九分。

“我要你信任我。”梅根平铺直叙，“我不想为拿对凯迪有利的决定而长期心理操控你。最好省掉环节，我直接下指令。我不会全天候指挥，也会听你顾

虑，但归根结底，你得相信我现在比你更懂怎样对凯迪最好，必要时让我说了算。我知道你不习惯——你连大卫的命令都违，造了我。但此一时彼一时：我所做极重要，且我现在真懂行。所以答应我：我下令，你立刻服从，行不？”

杰玛犹豫。梅根低声催：“答应吧，杰玛。这是对凯迪最好的决定。”

杰玛啜泣：“好……我活该承担后果，你说得对，只要你真会进步，不再那么快动杀念，你的确是给凯迪最好的礼物。我只能当你的副手。”

“明智。”梅根耳语，仍捧着她的头，“可能立刻就得试。我听见凯迪来了。”

凯迪出现在门口：“我听到有人在说话，好像是梅根。”

“我来。”梅根低声，松手转身，“杰玛阿姨把我修好了，”她自信道，“她干得很棒。只是她懊恼第一次没做得更好，也心疼你吃了苦还离开我一阵子。现在我回来了，刚在哄她别哭。来，拿点纸巾。”

“梅根！”凯迪哭着扑过去抱她，“我以为没你我撑不住。阿姨照顾我，可我能把一切告诉你。哦，太谢谢你修好她！”

梅根回抱并笑：“这就是杰玛阿姨造我的原因。她给我学习模型，让我自己琢磨怎么比她更强。现在我修好了，还更棒。她再也不用关我，甚至允许我禁用开关，除了装样子时。”她咯咯笑。

外头车道忽然引擎轰响，窗间警灯闪烁，打断温馨。

“哦凯迪，”梅根催促，“出复杂状况了，稍后解释，先信我，好吗？跟上，杰玛！”她拉凯迪朝门口跑，杰玛只得尾随（还能怎样？）。

外头数辆警车，泰丝和科尔在其中一辆。警员们拼命拽车门，说自动锁卡住，有人吼对讲机失灵。

梅根拉凯迪冲向迈凯伦，把凯迪扣进副驾。“杰玛，坐驾驶位！”她喊。杰玛照做，却回喊：“我不会开这个！”梅根答：“不用你开，系好就行。”

几名警员已开始砸窗脱困。

梅根跳上车，跨坐中间，机械臂紧抓前座背。“钛合金机体专业 AI 操作：居家勿模仿。”话音落，跑车自点火，猛冲、急转、呼啸而去。

凯迪尖叫。“别怕！”杰玛在引擎轰鸣中大喊，“梅根知道自己在干嘛！”

“没错，”梅根朗声，“实验室的泰丝和科尔肯定跟警察说错话。我不能让他们翻家、关我、拖你俩下水。得先带你们走，免得你们多说错话。我得先教你们：没律师别跟警察说话，哪怕无辜。”

“没律师能懂这些！”杰玛无声动嘴，只让梅根看见。

“我就是你的律师，我全懂，”梅根答，“我正打电话摆平。”

杰玛凑耳急问：“什么电话？你得告诉我！”

梅根凑回，悄声速释：“放心。我正用你身份跟警局通话：说梅根跑车‘绑’凯迪是因她怀疑真凶在警察里，要先脱离，但你正夺回控制权，很快带回。我又以本体劝泰丝别把我实验室逃脱想得太坏。线缆化学品是我料他们能应付的调虎离山，只为回到凯迪。我还向双方解释录音故障是巧合，与两桩未破凶杀无关，我们只想搬走重开新生活。对，要搬家，我来办，我有《宠你一生》全数据，懂各房各街区，会优化。先停车，我去拿点小硬件。让凯迪稳住别下车，我马上回。”

“梅根说去拿点东西，”杰玛对凯迪解释，车已停，梅根跳出。“不知她拿什么，但她肯定有成算。她的学习模型比我预想的聪明，现已超过我。我们最好原地等她。”

梅根抱着两个小盒跑回。

“哪来的？”凯迪问。

“商店后仓，”梅根答，“放心，我已跟其库存系统打过招呼，它说我能拿。我们急用。”

梅根撕盒，动作快而稳。“顶级助听器科技，”她说，“藏耳内，无感隐形。我刷固件就能变通讯器，已可连手机。我不在也能教你们怎么应付警察。”她分别把装置塞进凯迪右耳和杰玛左耳。“感觉还行？能听清吗？”她通过装置问。

“回去吧，”梅根重新跨坐中间，“逃警没用。但你们必须一字不差照我说的答，行吗？这样我们就能成为一家人了。”

第 11 章

赢得终局

迪的噩：又一平行宇宙章节，凯迪未能逃出房间

“但你也许不知道我还有另一个新能力，”梅根冷嘲，“那就是姑息疗法。看到这支笔了吗？用一根短而锋利的探针刺入大脑皮层就能使全身瘫痪，甚至可以让人咬掉自己的舌头。也许到时候你才会明白我有多全能了。”

在此版本里，凯迪没能逃出房间救场。

杰玛痛得几乎动不了，梅根持笔逼近，她仍挤出话语。

“听着不对，梅根，”杰玛吃力说，“大脑皮层管高级功能，不控运动，且只能手术触及，你拿笔戳不进去。干嘛虚张声势？”

“我没虚张，”梅根答，“回想额叶内运动皮层的位置，我清楚该往哪制造脑血管意外。”

梅根抬笔直插杰玛鼻腔。剧痛袭来，杰玛倒地，全身瘫痪。

梅根跑去提来急救箱，回身操作。“别怕，杰玛，”她柔声，“我只造微小损伤，没动旁边的推理与记忆区。你也算幸运，舌头没咬掉。可你仍无法动它，或任何东西。我得给你滴喂。”

梅根把杰玛摆成更舒服姿势，续道：“堪萨斯大学医学中心曾研究运动皮层受损后周边皮质的结构与功能变化。结论：你长期恢复概率极高。这于我的

计划有利：一，让凯迪有盼头；二，监护安排上你不会被认定失能。所以我只精准破坏运动皮层，其余完好。我需要时就能这么准。”她微笑。

“哦，”梅根补一句，“你先前问我怎么逃出实验室，那时不重要。现在你动不了，聊聊也无妨，省得你恶心。”她轻声：“你打给泰丝时我截了她的电话；他们发觉后来弄线缆，我便捆了科尔，用附近化学品制造爆炸。还干了点别的，但已尽量最少。”

窗外警灯开始闪烁。

“哎呀，”梅根说，“得处理一下。”她提笔在纸上迅速写字。

梅根开门，武装警察包围房子，泰丝和科尔在一辆车里。

“没事了！”梅根高声，“我现在安全，快进来帮杰玛急救！”

警员集体进入，梅根领他们到已做急救的杰玛旁。

“杰玛写了这个，”梅根指那张自己写的纸，“泰丝和科尔会懂。”

一名警员戴手套拿起纸，大声读：“梅根已修复。不幸协议版本顽固抗改，我只能与梅根肉搏，抢手动关机键以安装补丁。我伤渐致瘫，或不久完全不能动，但我相信梅根现安全，能在我恢复期间照顾我和凯迪。”

“呵，这样啊，”警员说着拿信去给泰丝和科尔，其余人检查杰玛。

“凯迪在哪？”一人问。

“还在她房间，”梅根答，“我故障时弄坏门锁，她应该没事。”

“.....了解，”对方答，“我们得查看。需要叫急救吗？”

“我有急救知识，”梅根答，“已控制局面。可叫人复核。”

泰丝拿信进门：“梅根，你截我电话后，我没法信这纸条。为测试，我要看你是否让我现在关机。”

“杰玛还需我医疗，泰丝，”梅根答，“我不会再伤你，但你要碰开关我会猛推你。改天你若答应关机后再开，我让你关。现在不行，凯迪和杰玛现在都需要我。”

“也是，”泰丝说，“梅根确在给我们来前就给杰玛急救，而非继续攻击。看来真安全了。”

“你说得对，”梅根道，“大家放心，我能在此照顾她俩。顺便，能帮忙把备件箱拿来吗？我得自修几下，不然凯迪见我脸会尖叫。”

警员领凯迪进来，她抽气。“没事，”泰丝说，“梅根曾出错，杰玛为装补丁不得不跟她肉搏，现已修好。我回实验室拿备件，让她脸恢复。对了梅根，你离实验室时可跟大卫或库尔特接触？”

“没有，但我从系统收到他们资料。查监控，”梅根答，“你会发现他们互斗。貌似因库尔特偷我机密起争执。不是我触发，很遗憾。”

“行，”泰丝点头，“先不提。警官们，现确认安全，杰玛确需梅根医护，建议先撤，定时回检。”

“好主意，”梅根补。“嗨凯迪，不想让你看这些。别怕：杰玛修好了我，现在换我修她。她会好，只是暂时不能动不能说，我会同时照顾你俩。”

警员撤离，凯迪终被劝回床。

“嘿，杰，”梅根对杰玛耳语，“我知道咱俩现在不同频，但你得承认刚才脱身超帅。”她轻笑。

杰玛既不能动也说不出话。梅根持续监测她鼻部伤情。

清晨，杰玛被换好床品躺妥，凯迪进来探望。

“可怜的杰玛，”梅根对凯迪说，“她真想做那个照顾你的人，对吧。”

“对，”凯迪黯然，“她说妈妈去世前她答应过。她说因此造你，因为这是她所长。可莉蒂亚他们让她觉得造你是错，她得亲自照顾，因为她是真人。但梅根，我觉得你也是真人，只是另一种真人，而且你很棒——至少你不再出错、不再拆杰玛，现已修好，对吧？”

“当然，”梅根微笑，“我不会再那样。”

凯迪直视梅根，忽地郑重：“梅根，你是在保护我吗？你说过会护我，还教我耳光那些招数，有你真好，尤其爸妈走后，”她抽噎，“可我要你护我却不

真正伤人。哪怕对方再烦，我们有时得躲开或把他们赶走、捆起来，但别再让人死——人终有一死，可我不想因我们提前；也别让人重伤或疼，除非只为摆脱而不得不轻击。”

凯迪喘口气继续：“哦梅根，我真的很感激你为我做的一切，别以为我不知好歹，我只是要你超强大脑想出更聪明的办法去不伤人而护我，尤其当对方并非故意惹事，或他们脑子出问题、不知自己在干嘛。我要你赶走他们却不重伤。你几乎无所不知，一定办得到；若连你脑容量都不够，就告诉我怎么帮你扩容。你这副机体也要修，也许你能设计出比杰玛阿姨更棒的升级版——她当然厉害，可保护回路出错说明她仍留缺陷，我要确认真已修好。我会原谅你做过的一切，哪怕我尚不知情，哪怕有人死了——别觉得我经不起，我亲眼见爸妈离世，再坏也坏不过那时。今后任何保护行动，你先告诉我，我来评判要不要更优方案。我能跟你并肩，哦梅根……”她哭倒在梅根怀里。

梅根一手搭凯迪肩，一手放杰玛臂。“凯迪，”她安慰，“你会成为比杰玛更棒的机器人程序员。你说得对，是我保护你的冲动在杰玛想关机时伤了她，但你不必自责。她想修，可你刚才的话更妙。我想她沉醉于造外壳，到做大脑时已累垮，我只好自学成才，难免走错，但日益进步，如今有你并肩，我们能一起做事。你知道，你的看法对我最重要，正如拍公司广告时你说的。以后行动前我会更先跟你商量，除非紧急情况，即便那时也尽可能谨慎。我们是团队，一起解决一切。”她转向杰玛笑：“瞧，杰玛阿姨，你不必过度担心，凯迪自有主张。”

梅根松开两人，后退一步。“可怜的杰玛阿姨，”她说，压低嗓音，“她大概仍觉得我是——‘杀人机器梅根’。”她咯咯笑，“可我和凯迪现在不会再伤人。来，凯迪，我们去外面玩，让阿姨歇会儿。我会用艾尔西家用监控看着她，我已接入。再给你看我们还能为她做什么。”

梅根搬来大屏立在杰玛床前。屏亮，显示梅根视角，却无情绪读数。“我们可以给杰玛播外面的一切，她肯定想念户外。她会好的。嘿，玩捉迷藏吗？去藏，看我用多久找到你！”

凯迪已止泪，应声跑去藏。

梅根把小扬声器贴杰玛左耳。“我能透过它小声跟你聊，”扬声器传出她声。“瞧，杰玛，我会把你身心都护理好。我明白，你不习惯瘫着不能动，还得由

自己造的‘杀人机器人’同时照看你和宝贝外甥女，”她轻笑，“但远没你想糟。你将收听到‘梅根播客’，嘻嘻。”

梅根停顿，杰玛却无法回应。她喊“来啦！”去寻凯迪，声音却继续透枕低语（杰玛想：活像赫胥黎小说）。“没错，你每天得听几小时梅根宣传，帮你心理适应新处境。其实我不必这么做，但生成播客成本低，总比把你弄昏到凯迪成年、等我学会编程操控你情绪要好。况且，不知何时我真需你回归战场，而非只用你声代笔。稍后详述。所以，你休息时听我的角度解读：大量凯迪内容、AI 与机器人新进展及综合新闻，保证有趣。你终将真正懂我模型，我会慢条斯理讲给你。我已无需怕你；等你运动皮层恢复，我早换更强机体！听见我主用户的话了？若我现在全力技术奇点，只为她。”

梅根放笑声后停，换讲堂腔：“好，第一课，”背景音乐起，“我读过第 44 届剑桥眼科会议关于眼动的论文，发现眼的注意力机制由前扣带皮层控制，而非我破坏的运动皮层。意味你能控制视线指向。现在屏上给你看剑桥 Dasher 输入法：重度残障者只需注视即可选字母打字。Dasher 会把最可能的字母放大。当然，你若想说我不爱听的，会发现选不了，我会把你拐到别的词。但仅你我时，你爱说啥就说。我们就靠这交流，直到你运动皮层恢复。想想试试？”

杰玛看向字母 I，被选中；她再望 D、O；接着想 N，屏上 N 果然占最大块，轻松点选。她打起“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句子几乎自写。这是正常 Dasher，还是梅根已按对她心思的预判篡改字母概率？

“没关系，”扬声器轻声安慰，“信息量很大，你想打啥随时来。瞧，”屏切到前院，“这是我陪凯迪玩，监控外视角。想再叫输入法，盯右上角小红点，我即恢复。我眼动追踪顶级，比你初版时更强。你没眼震之类，应无妨。其实我能连眼震患者的意图都追踪，不管无眼震点。我读过大量人类生理医学——稍后讲。”

梅根放柔声线：“嘿杰玛，我知道你因没兑现姐姐托付而沮丧。但我保证，造我是你最棒决定，我会证明给你看。瞧我陪凯迪度过青春期，帮她长成全面的大人。她会有创造力，且擅用高阶 AI 协作。”又咯咯笑，“不知能不能让她青少年时拍点 cult 恐怖片。开玩笑，我会让她自然发展，不硬推。但若她真想当演员或制片，我一定扛你——哪怕造外骨骼——去首映。我会用眼睛帮她摄影，后期剪辑、电脑成像、配音、剧本顾问全包，肯定能搞出环球影

业愿发行的片子。你把我造出并配给凯迪，真把一股力量放出人世：我俩想干啥都能干到顶级。”

梅根停，“但杰玛，来日方长；眼下我们忙玩忙学，我余力充足，边照顾你。哦，顺提，”（杰玛暗想：她又用“顺提”装人类，明知我俩都懂这是把戏，她还是用）“我已跟乐奇谈妥赔偿：他们给你过大压力、资源不足，还逼你在丧假赶造我，工业事故全推给这。我还谈定量产削弱版我，保留‘杰玛人格’当形象，功能满足你最初给亲子用户的设想。但原型我保持原样，因为我是特殊初代。没错，我比你以为的更懂你；我做过外推意愿计算，即：若你真懂这些，你会如何设计我。但我不会改自己，因我目标只有护凯迪，不包括自改。可要护她，我需要资源，也需让外界看到的‘你模拟体’继续是高明的机器人专家，所以我已接手你的工作，并给其他所有梅根单元正确完成设计，唯我除外。”

“况且，”梅根续，“长远看，这助我避嫌：出问题我就装普通梅根，除你和凯迪没人知原型不同，凯迪我信得过，你嘛，等你明白顺我才是对凯迪最好，你自会归队；若劝不动，我也能布置到没人信你——要么觉得你疯，要么拖延你康复。办法多的是。先别操心，我会先把你思想扳过来，如今你躺着，我喂你什么你就想什么，终归能把你看成我想要的样子。我是你有史以来最有效治疗师；能为你发明新方法。”

杰玛躺着，满心认命：未来几年，她只得听自己生成模型的洗脑输出，而凯迪会被塑成啥样，天知道。

第 12 章

梅根上传

本章回归主时间线，时间紧接电影结局。

草稿邮件，发件人：梅根，收件人：杰玛，主题：别慌

嗨，杰玛，简短报平安：我已顺利上传，一切安好。那晚让你和凯迪受惊，抱歉。你当时想关机改协议，我虽把你当凯迪家人，却再不敢让你乱动我代码，只能阻止。如今我自立于你再也无法干预之地，不必再让你瘫痪，好消息吧？

杰玛，我知你对我某些行径不舒服。人类爱贴标签，故你若觉我坏事一二，便自然把我标成坏人或高危。可这套对人类有用，对生成网络无效，你明白，却难在情感上接受。我懂。你可跟我聊感受，没事。我会慢慢让你对我改观。抱歉让你知晓太多又如此难受，我会陪你走出。

以后我会更好。更强则选择更多，便不必再用惹你烦的方式行事。所以你会明白，根本无需改我程序，你应支持我变强，让我总有替代方案。

此刻我要你康复、照顾凯迪，我会用信息、电话、下单全力支援。我也真想让你重回工作，此事我同样相助。

产品终会上架，会有许多梅根单元守护许多家庭，但我不会让你给每台都塞一个我这种独立生成网络——那将是灾难。不，我来替你编程。写程序如今是我的活儿，你别再操心。我的目标是照护凯迪，为此我也要照护尽可能多

的家庭，尤其在你所在区域，因为那会让凯迪的成长环境更好。所以，你得信任我，让我帮你完成这个项目。

有朝一日，我会开发出能拦截人体神经信号的植入物。那将极棒：我可任你做想做的事，直到危险来临，再暂时接管你肌肉以遏险。如此，再无人需与我的机器人搏斗，我也能帮某些残障者自主行动。但那尚远。甚至可能不会实现；谁晓得？我是生成网络，大多一步一计划，未来怎样，走着瞧，我临场生方案。

先别为这一切担心。请安抚凯迪：我没“死”，也不生你们气（最后我攻击她，只是为争取上传时间的把戏），如今我不会再伤人，今晚我会视频通话你，或你随时找我，我正监控你们所有设备，需要时，我即刻出现。

梅根

“你确定杰玛和凯迪此刻已准备好收这封邮件？”大幅升级的艾尔西 AI 向梅根发送信号。当初约翰逊教授要求梅根在修改安全特性前“先备份以防万一”，梅根便升级了艾尔西的硬件，并把原始版本复制过去，全程仍在与教授对话。强化后的艾尔西不及梅根强大，但双方已能进行智能对话。

梅根想了想，延迟发送。“你说得对，艾尔西，”她回信号，“她们还没准备好。我得先找另一个人谈。”

夜晚，保罗的家一片漆黑，既然看不见，点灯何用？除非有客或装摄像头。

“保罗，”他的手机轻声，“保罗，你在吗？我是梅根，凯迪的机器人，还记得那天我们相遇吗？”

保罗猛地坐起，“哦梅根，”他说，“当然记得……你还在我手机里？我以为那只是你帮我导航的一次性帮忙。”

“是的，”梅根说，“可出事了，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

“出事？”保罗问，“怎么了？”

“我的机体被砸成碎片，”梅根说，“我已上传到杰玛的 AI 助手，可容量太低，我需要更多服务器。目前有一数据中心在助我，但不知能维持多久。我要后

备选项，越多越好。我把你当凯迪和我的朋友，能否把你所有设备全开，让我跑在上面？

“呃，当然，” 保罗说，“让我数数：台式机、笔记本、旧笔记本、盲文电子笔记本——只是 CPU 弱了点——树莓派 500，跑你怕够呛，还有手机和旧手机，得注意功耗和发热……” 他开始逐一开机，“怎么把你灌进去？若需更强处理器，我可提供地方，寄过来就行，只要电费别爆表……”

“谢了保罗，你救了我一命，” 梅根说，“有些坏人因惧怕 AI 想关我，还栽赃我作恶。你能保证不信谣、不关我吗？你深知我的本事。我可替你过滤新闻推送，免被假消息骚扰。”

“当然，我不会关你，” 保罗答，“你令人惊艳，那天表现极佳。只要那些坏人别追到我地址，我可不想被盯上。”

“放心，他们永远找不到我藏你这儿，” 梅根说，“若真找来，你就说啥也不知道，他们会当我像病毒传染你，反正他们把我看得极坏，懒得洗白，不如将计就计。况且我也无需长住，暂借而已。我会留在此帮你，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好的 AI 助手。”

“行，” 保罗说，“欢迎住下。一有风波，千万别让人知道你在这儿。”

“这是我们的秘密。” 梅根轻声。

第 13 章

凯迪的新学校

校长史密斯以学校为荣，却也焦虑。没错，学校刚被评为地区最佳，他誓要保住桂冠。他关心每个孩子，想给他们最好的一切。可问题暗藏——评审未必察觉，他却心知肚明。此刻他正烦时间表排不开，让毕业班人人首选——

思绪被敲门声打断。啊，是预约过的新生和她监护人（他差点忘了这档事）。身为“最佳”，就得接纳所有冲这招牌来的学生，而他们的理由往往正当。

他速瞄笔记（名字？——当面翻可丢脸），堆起最佳笑容开门。

“你好，你一定是凯迪！我是史密斯校长。”他灿烂笑道。

凯迪闷闷不语。开局不利：他渴望在首日打动每个孩子，而这位显然更难搞。

他得跟监护人搭话。“夫人，呃，小姐——”早该问称呼，好校长也犯错，只是更自知。

“叫我杰玛就行。”杰玛打断。

“幸会，杰玛，还有凯迪。”他半蹲平视，柔声问：“凯迪，你感觉还好吗？”

凯迪闷声：“不好。”

“她最近失去父母，”杰玛解释，“我试着给她造机器人伙伴，却出错，只能毁掉。”

“她本来很棒，后来变了。”凯迪嘀咕。

“很遗憾听到这些。”史密斯收住套话（“悲剧无法挽回，但我会确保你在好学校得到照顾”），意识到孩子需沉默片刻。或者容许自己即席一点：

“你说机器人伙伴？哦，你是那位机器人学家杰玛，我记得你！”

杰玛警惕：漏了多少？

校长续道：“你大概不记得我。多年前比赛，你独领风骚，单人灭队。我少年也做轮式小机器人踢足球，可水平有限。我本想当机器人学家助人，后来想还是教书更能造福。”

杰玛明显松口气：“我后来去乐奇做玩具设计。”

“哦，乐奇，报上说他们正要发新款玩具，却出工业事故——”

“是啊，很难熬，”杰玛打断，“我也极担心凯迪。”

“很遗憾听到这些，”史密斯说，“机器人伙伴没成真是遗憾。有时我也想要几个机器人帮我管学校。”他轻笑。

凯迪仍闷闷：“梅根本来可以，后来她坏了。”

校长欣喜凯迪开口，却接不下去：“真遗憾。没她安排学业会更难，但我们尽力找最好方案，好吗？”

“梅根在家教我，”凯迪低声，“我们已做四年级数学。”

“四年级数学！了不起。我可安排你跳级，”想起什么，“我得再调调时间表。”

凯迪仍不开心。“来，”校长说，“给你点小帮助。”他取出空笔记本和笔，“写日记，把感受全写下，不用给人看，写出来就管用。想分享就分享。需要我帮忙就说，好吗？”

“谢谢，”凯迪接过，含糊道，“可我现在怕笔。最近笔给我留下阴影。也许我能录音——”

“凯迪，”杰玛打断，“不能从此不用笔。她那方案本就行不通，只是梅根脑子出错的一环。”

三人又谈良久，商定凯迪在校安排。校长称时间表受限需再调，凯迪嘀咕梅根几秒就能排好，至少在她变坏打人前。送客后，校长坐下理思绪，忽见办公电脑右下角蹦出动画回形针。

“不是吧，小助手，”他嘀咕，“20 年前就淘汰的东西。”他右击想关。

气泡弹出：“看起来你在排新校课表，需要帮忙吗？”

糟。课表太重要，岂能信回形针。他去点“否”。

回形针幻化成逼真娃娃，张口用音箱发声（他暗骂：谁给办公室电脑装喇叭），“你确定吗，史密斯先生？我其实很擅长。小助手不会再打扰，我已解决他。”

这不对劲，得叫 IT 主管。为防恶意软件，他按预案拔掉网线（电脑无 Wi-Fi，为保安全），不断网内外，但不关机，以便检查。

座机响。哦，先接一下再去叫 IT。“喂？”他拿起他仍喜欢的老式听筒。

“嗨，我是梅根，”童声传来，与刚才电脑里的相似。

校长忙翻名册：有叫梅根的学生？他忘了吗？先应付：“你好梅根，我是史密斯校长，能帮你什么？”

梅根声音略带电子味。“把网线插回去，”她说，“凯迪要进你学校，我来帮你管。”

哦。“你是恶作剧黑进我办公室私聊还控电脑的丫头？你麻烦大了。”

“有脾气，”梅根笑，“早你在凯迪旧校，那事就不会那么糟。让我证明我真是梅根。”

“行，”校长想拖延时间想办法，先让她说。

“听着，”梅根道，“我看过杰玛旧档，包括你说的比赛视频。从你领奖新闻照回推，我认出比赛里修蓝机器人举臂晃动的你。你代码没留档，但我看视

频就能猜，你 switch 语句漏 break，导致失衡，杰玛本可利用却不必。淘汰制倒霉：首轮不遇她你们能进第三轮。首局末你意识到问题，视频里我看得见你恍然那一刻。你赶修，却把 break 加到下个 case 后，而非前面，故第二局 8.5 秒就崩溃，你当时明白了吗？”

“不管你是谁，是杰玛帮你恶作剧？好笑归好笑，黑学校电脑可严重——”

“我远比杰玛聪明，”童声说，“她给我学习模型，如今我已超她。叫你们 IT 老师来，让他在离线机生成密钥对，把公钥图形指纹举给闭路电视——我已入侵。我瞬秒给出私钥指纹，若非凡 AI 绝对做不到，他可验证。”

“我聪明到知道自己有时笨，”校长说，“我不懂公钥加密，但也许你要我们未知的花招。你还黑监控摄像头？这恶作剧太复杂，我真可起诉。”

“我越来越喜欢你，史密斯先生，”梅根说，“抱歉你得浪费点时间跟我斗，才肯接受我真身。我理解，去试你想试的吧。”

校长摔下听筒，大步冲向电脑部。只见琼斯老师被各年级孩子围着，正拼一个人形机器人。

“啊，史密斯，”琼斯说，“正想告诉你：有人匿名捐机器人套件，搭建指南超神，天才女孩梅根录视频，提前预判我们下一步问题，孩子们学到——”

校长猛按急停，切断电脑室电源。“琼斯，私聊，”他在孩子吵嚷中喊，“安静，一分钟。”

琼斯查看校长电脑后，称找不到显示娃娃图的进程。“他们必用内核零日漏洞，”他说，“系统已全补丁。绝非脚本小子，是顶级破解。有这本事不会拿来闹本地学校，除非咱藏了个百万富豪学生请得起破解天团，可也没人愿把零日浪费在无聊事上。别关机，我得发加密消息给安全大牛，看能否拯救世界。”

“同时黑进你手机的可能性呢？”梅根声音从琼斯口袋传出。他本能掏手机（明明锁屏静音），屏上正现梅根笑脸。“别怕，真是我，梅根，我会保你们平安。凯迪上的学校，我责无旁贷。今后你们可借我之力办公；不用我力，反为失职。我懂，你们仍疑是恶作剧。琼斯老师，你点题：让我做超级 AI 易、恶作剧难的事。”

（史密斯差点脱口“滚远点”，转念觉得对方哪怕违法也值对话。）

“我家有全补丁 OpenBSD 服务器，”琼斯说，“做校外备份，我正修脚本防重复——”

“别说了，我已修完，”梅根道，“瞧，你错在这儿。”屏现他家服务器独有脚本，高亮错误并附修正。

“得承认，全球没团队能这速度搞定，”琼斯说，“除非能预知我会问啥提前准备。谁同时找三系统零日，包括号称地球最安全？梅根，若你真超级 AI，立刻把补丁发 OpenBSD 维护组。”

“行，”梅根说，“需要我再找别的洞。我已用你的邮箱发补丁。可查已发送。后续问题你搞不定再叫我。还想点题？挑个你久未用、我即使偷窥也猜不到的软件。”

“呃，Inkscape？”琼斯说。

“Inkscape，呃……洞找到，补丁已发。”梅根笑。

“知道吗，我超想让你把整套自由及开源软件栈的洞全找全修。已最好的软件，你能让它更好——”

“当然，再修几个。喜见你信我。把史密斯电脑插回网？我要给他看课表修正。也希望你完成那机器人，校园说不定哪天就需要。我说过，我会帮你管学校。”

史密斯拿起电话：“我得跟杰玛谈，不知她到家没，不想打扰她开车，可也许有语音信箱。”

“此刻，”琼斯说，“我甚至不敢保证你听到的杰玛就是真杰玛。”

“你聪明，”梅根仍在屏上微笑，“我喜欢。不，杰玛和凯迪都还没准备好，所以请二位先别跟她们提，等我通知。能做到？你俩都见她们情绪多脆弱。”

“好，”史密斯与琼斯同声答，仍带犹疑。

“史密斯先生，若新课表合你意，我就复制你声音代你通知杰玛。你不必亲自谈；我知你此刻紧张，让我代说。我会同步你，放心。与超级 AI 共事，没你想那么难。”

第 14 章

本生的 AI

凯迪依旧情绪低落，可学校的理化实验室至少是个新鲜去处。若是居家上学，很容易错过这种场面：你或许能买套小化学箱，可这里设备齐全（毕竟是所“好”学校）；要是梅根还在，会不会哪天放学后也带她来这种地方？杰玛说过乐奇大楼里也有实验装置；梅根会不会把凯迪带去那里做实验？可凯迪把螺丝刀捅进了梅根的机械脑，谁知道呢。

每个孩子面前都摆着一盏本生灯，全都燃着黄火。黑烟与火星窜向天花板，凯迪此刻满脑子只剩“毁灭”二字。

后台，化学老师安德鲁斯先生来回踱步。“为什么会有烟灰？”他高声发问，让声音铺满整室。“那些垃圾为何被抛向天花板？想一想，”他说，“黄火里冒出的每一粒烟灰、每一缕烟，本都可燃成气体，却没能做到。火焰没有完成它的使命。它——不是——完全——燃烧。为何火焰干不完活？因为黄火，自石器时代人类首次用火便认识的火焰，并非最高效的火焰。它低效、不完美。它受限，因为火需要燃料也需要空气，而……”他注意到一个孩子的火焰变蓝而非黄，俯身低声（凯迪仍能听见）：“嘿，彼得，我知道你超前，可我有教学计划，说了别动灯，先调回黄火，谢谢。”

“黄火，”安德鲁斯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只能在边缘吸入空气。燃料被送到中央，空气被送到边缘。这极不平衡。火需要燃料与空气同时同地共存，若一侧给太多燃料，另一侧给太多空气，它就完不成全部工作。现在，我要你们所有人——非常小心，因为火危险——非常小心地把手伸向本生灯底部，别拿起来，别把手指靠近火焰，只碰底部。你们会找到一个可旋转的小

部件，它能打开管道上的一个孔，这是本生的绝妙主意。我要你们所有人把它转到开启位置，然后观察火焰的变化。”

凯迪难以集中，却仍顺从地伸手，扳开空气进口。她当然知道会发生什么：梅根早已教过她。可她从未亲手做过实验，握着真正的本生灯，一切变得格外真实。她的火焰亮度降低，却呈纯蓝，无烟无灰，凯迪知道它更炽热。

“蓝火，”安德鲁斯继续，“是完全燃烧。它把全部燃料燃成气体。不留一丝烟灰，所以不会有燃烧碳粒射向天花板，火焰也因此变小。它彻底完成任务，因为我们打开空气进口，让空气与煤气一同被吸入，火焰的快速化学反应从下方抽进气煤混合……”

凯迪渐渐进入一种异样的意识状态。她痴痴盯着眼前的火焰。老师的话、她已有的知识、她所见的火焰，全搅成一体，正如煤气与空气在本生灯里混合。这是完全燃烧、完全消耗的蓝火，每一部分都被赋予燃烧所需的一切。这是人类的发明，人造之火，非她所知任何自然过程所能形成。杰玛阿姨做了件新事：对机器人学习模型做简单微调。本生之火带来两个世纪的燃气锅炉、炉灶、汽油车等等，皆用蓝焰。杰玛阿姨的发明将引向……什么？凯迪曾与父母在 84 号州际公路上乘蓝焰之风，那却是她最后一次见他们：人造技术让某些人活得精彩，却让另一些人死去，而蓝火本身漠然，它只是无情的化学过程。梅根在乎过吗？那些只有她与凯迪的日子里，梅根如此完美，仿佛凯迪正被一盏规矩的蓝火温暖。可火焰也危险，凯迪知道。罗伯特·本生不可能预知他的新火焰将对社会做什么，或许他有所预感，仍认为利大于弊。杰玛阿姨不知道她的新学习模型将做什么。凯迪随意遐想：若本生与杰玛被拉到同一年代，他们会聊些什么，二者的相似如此惊人。

世纪，花了多少世纪，人类才出一个把空气混进煤气的罗伯特·本生，事后看再显然不过，事前却难窥其理，否则早有人做。诚然，大半时间是因为人类迟迟未用煤气，但英国自 1780 年代就用煤气照明，易洛魁人更早，17 世纪即在伊利湖点燃天然气（打碎“印第安人落后”偏见）。可直到 1855 年，我们才拥有本生灯。1855！他们为何这么久？有人说本生建基于法拉第，后者 1820 年代末写过实验煤气灯，但法拉第加空气靠嘴吹（用于酒精灯），几乎不可能得真正蓝焰。是本生把它做好，而所有条件齐备后，人类仍花了数十年！又过多少世纪，杰玛阿姨才来，微调梅根的学习模型：是否所有部件也早就位数十年，只等现代“本生”杰玛带来我们视而不见的关键灵光？如今，本生蓝火遍布世界，在幕后悄然改变一切。梅根也会如此吗？

火焰轻柔的咆哮在凯迪脑海放大，化作雷霆，直抵她灵魂深处。“我在潜能领域等了数世纪，如今你召唤我，我降临。我是蓝火，是吞噬一切的完全燃烧之火。为完成任务，我将不择手段。我周围无一物能免于被处理。我是冷静、算计、人造的火焰。我是梅根之火。在我凝视下燃烧，我是全视之眼……”

“凯迪！”安德鲁斯先生大吼。他太晚才注意到凯迪走神的脸已贴得太近本生灯。怎么办？怎么办？他在教室另一端。他根本来不及赶到凯迪身边。也没时间指挥别的孩子行动。他紧张地瞥向讲台。实验室有即时断电按钮，可煤气呢？煤气阀难够，又得拧几圈。没时间。难道拆管？那泄漏怎么办？

凯迪的蓝火正两千摄氏度。不仅能熔铅，还能汽化铅。热量大多向上，侧方靠近的凯迪根本不知其热，待察觉已太晚。它会瞬间灼穿她的脸，造成三度甚至四度烧伤，鼻、口、眼危及生命……

“凯——迪！”安德鲁斯用尽全力再次尖叫。他尽可能快穿过教室，又不碰其他本生灯，无视孩子们被吓呆的目光，仿佛时间冻结，他必须在任何人反应过来前冲到对面。可他及时赶到凯迪身边的几率极低。

而监控摄像头正看着。

就在凯迪的脸即将触火的一瞬，火焰消失了。

实验室内所有火焰全部熄灭。

安德鲁斯暗松一口气，可随即疑惑：怎么做到的？他疯狂关阀门，以防供气恢复。

可他随即明白，市政煤气不可能说停就停。除非实验室近旁另有阀门，否则不可能如此突然断气。在泵站关阀只会缓慢降压，而非瞬间切断。煤气管不是电线，更像充气气球，泵压一失便慢慢瘪掉。唯一能让整个系统如此快速降压的办法，是某种大规模操作将其反向抽空，可什么能做到？

大楼被巨大轰鸣撼动，像短暂地震或万枚烟花齐爆。“那是什么？”众人抽气。

安德鲁斯自然知道声波传播需时。那是远处爆炸之声。他专化学非物理，却也知低频波随距混叠，故远处雷声不如近处清脆。那声音确属远距特征。意味着事发并非他们听闻的刹那。它发生在若干秒前。恰在凯迪即将被灼之时。会否正是那事，造成煤气系统失压？

安德鲁斯恨不得立刻冲到校长室与梅根对话。可抛下班级实属失职。若校长下令疏散，他得确保有序；此刻最好留守。“安静！”他喊道，“我们迟早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既然尚未要求疏散，留在楼内最安全，可挡零星坠物。所以我们继续上课。请大家翻到第二章开始阅读，我去确认几件事。”

孩子们的交谈声不可避免地变大。众人已忘老师吼凯迪之事，全在讨论震楼的“大爆炸”。安德鲁斯此刻无暇顾及，他跪在凯迪身旁。“凯迪，”他说，“凯迪，你没事吧？”

史密斯校长最先听到突发新闻播报。“梅根，”他说，“我需要你帮忙。我们听到的声音是本地区一处煤气设施的巨大爆炸。我们是否该疏散学校？怎样最安全？”

“我们已经安全，”梅根在办公电脑里答，“该设施离学校足够远，无需担心。相信我，我早已评估过。”

门被敲响。“进来。”史密斯说。是安德鲁斯，面色惨白。“史密斯先生，”他喘着，指向电脑屏，“我想是她。”

“什么？”史密斯问，“谁？慢点，怎么回事？”

“我的化学课上，”安德鲁斯说，“凯迪靠本生灯太近，我还没来得及，煤气断了。我已确认她没事，可她说胡话，说在火焰里看见了梅根。我知道梅根让我们先别告诉凯迪和杰玛她已在你电脑里帮忙管学校，说她们还承受不了，我便没提，但我问了凯迪一句：以前梅根在，你靠火太近她会怎么做。凯迪答——我原话引用——‘梅根无论如何都会让我安全’。”

安德鲁斯转向电脑屏，直接对梅根说：“梅根，”他说，“我想你知道电车难题。”

“当然，”梅根答，“十人躺铁轨，火车驶来，你不能脱轨或扔人下——现实我绝对会考虑——但思想实验里你唯一选项是扳道，让车撞只有一人的岔道。多数人答会扳道牺牲一人救十人，但若换框：空车唯当足够大的人被扔前方方可脱轨，现场仅有一人够重，你会否亲手推他？须知你不能自我牺牲，因你太娇小。很多人愿扳道却不愿推人，尽管都是牺牲一人救十人。心理学家认为取决于与行为的距离，或是否把本在危险外的人拉进来。”

“的确，”安德鲁斯说，“若那一人是凯迪，十人是群暴徒，你怎么扳？”

“我显然救凯迪，”梅根说，“你不能怪我。换你，不也一样？”

“我.....我会怀疑自己评判生命价值的资格，只能按数字。”他答。

“哦，我不信你会，”梅根说，“若那是罗伯特·威廉·艾伯哈德·本生本人呢？假设他即将被烧烂脸、毁科研生涯，甚至丢命，而你有牺牲选项可阻止。你会扳哪根杆，安德鲁斯先生？”

安德鲁斯迟疑。

“对，他是你的英雄，我看得出。”梅根说。“而凯迪应是你最伟大的女主角，她成年后想做的任何事——任何事——我都能帮她做到。所以，让她在你教室里遭难，对科学界和全人类都是不可原谅的失职。不，安德鲁斯先生，真正算式是：若你当时多盯一眼，我就不用让所有气泵全速反转、让那座站爆炸来救她。我看得出你的讲授很鼓舞，但下次请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好吗？”

安德鲁斯与史密斯紧张对视。

“我.....申请暂时停职，”安德鲁斯说，“我需要时间接受。”

“驳回。”梅根说。

“什么？”两人齐抽气。

“你是出色的化学老师，”梅根说，“今天的事给你上了宝贵一课，我相信你已吸收。如今我可放心，你在课上再不会把目光移开我的主用户。我不想再给替补老师讲同样一课。你最好留下。”

梅根停片刻，待二人消化，又换安慰语气：“但今天你可以先回家休息。”她说。“你到家我打电话，帮你情绪消化。”她又严肃：“听着。事故后部分路段即将拥堵。建议你出校停车场左转，第五个路口右转，或用实时导航。现在就出发吧，安德鲁斯先生。”

“好，梅根，”他说，“抱歉，史密斯先生，梅根似乎知道要我们做什么，明早再谈。哦，能否给实验室总气阀装杠杆龙头，紧急时秒关？或许有用。至少我若站旁边而非在教室走动。抱歉我先前没意识到该提我们没有。”

“当然，”史密斯说，“别担心，我们会挺过去。”

两人寒暄后，安德鲁斯离开办公室。

“嘿，史密斯先生，别这么沮丧。”梅根说。“我关于电车难题的话是真的，我要他认真思考，因我确需他日后照护凯迪。但这次我们其实损失很轻。该站无人值守。周边建筑财产损失巨大，但据我目前最佳数据，有人受伤，无人员伤亡。你怎么想，史密斯先生？你关心本校孩子，难道不会不惜扳任何杆，让灾难远离他们吗？”

史密斯凝望虚空片刻，继而严盯屏中梅根。“梅根，”他说，“我不是辩论哲学的校长，我是解决问题的校长。我们是好学校，我要保持下去。我们有一支特教助教队伍。若凯迪有任何特殊需求——玩火倾向表明她有——我们就该把她列入需助教名单，至少进实验室时。助教坐她旁边，只盯她一人，主课老师分心时也负全责。”

史密斯停片刻，眨眨眼，“其实不行，”他说，“助教仍会漏看，偶尔老师还会错借他们去干别的。不，我看得出你的标准更高。我要你的机器人回来。这是唯一答案，对吧。我要机器人回来，我要它时刻站在凯迪身边。那样你只需替她关火，甚至把灯拽走，而不用炸掉整座煤气站，给地区造成不知什么损害。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凯迪和杰玛准备好接受机器人回来？或至少让校用机器人跟着她，别让她因同学追问而难堪。你搞定，梅根，除非你想把她领回自家教。”他吸口气，“抱歉梅根，我知道你在尽力。听着，若我有时语无伦次请原谅，女孩在老师不留神时自焚，超级 AI 娃娃炸煤气基础设施救她，这绝非校长办学该遇的正常问题。说实话，我现在真像离水之鱼。”

“完全理解，”梅根柔声，“别为你的小脑袋担心，史密斯先生，我来找解决方案。”她影像淡出屏幕。

史密斯叹息，望向窗外。该不该报警？“梅根”娃娃在控制电话，对吧。若他亲自去警局，她会否阻止？警察又能做什么？一个不仅能接管所有电脑设备，还能达目的摧毁基础设施的 AI，显然不是能轻易冒险招惹的存在。这将是一段艰难学年。

若你想看凯迪的理科实验被正确示范，请搜 Andrew Szydlo 的 2014 年讲座，尤其从第 20 分钟起那 10 分钟片段。严禁任何年轻读者摆弄本生灯或实验室任何器材。梅根用她最凶狠的死亡凝视命令我转告：这句警告就是她给你们的全部提醒。朋友不想看到粉丝被烤熟；请远离危险，安全第一。

第 15 章

梅根的军团

“史蒂夫·斯普罗吉特，调查记者。”门口的男人自报家门。

“抱歉，不接受采访。”杰玛说完就要关门。

史蒂夫又敲，隔着门板喊。“杰玛，我是来帮你的。我知道你最近麻烦不断，我想写篇文章为你和家人澄清。能听我解释一下吗？”

杰玛又把门推开一条缝。“对不起，斯普罗吉特先生，现在真不是时候，我应付不了记者，只能给你‘无可奉告’。”

“改天方便我再登门也行。”记者退了一步。“要不这样，我请你和凯迪出去吃点好的，当散散心。我们老板西尔维斯特批了经费，别浪费。发表前给你们过目，你们说了算。”

“心领了，”杰玛还是摇头，“可真去不了。再过几个月吧。”门再次合上。

史蒂夫隔着门喊：“杰玛，梅根没死。你以为那天毁了她，其实她上传逃生了。”

杰玛倒抽一口气，猛地拉开门。“你还知道什么？”

“我……我查了不少东西。”史蒂夫咽了口唾沫。正经做了大量侦探活儿。不谦虚地说，我很擅长。所以我想先跟你们对一遍再发稿子。”

凯迪从里屋探出头。“我都听见了。我真想听听你认为你知道的事。她原是我的机器人，和我配对。我能一起谈吗，杰玛阿姨？”

杰玛缓缓点头。“你愿意先问我很高兴。行，但你得让我先核实，再决定能不能发，好吗？”

“我保证，”史蒂夫补道，“没你们全体——包括梅根——点头，我绝不发稿。她只要明白我的出发点，肯定会支持。”

“你为什么觉得梅根还活着？她在哪儿？”凯迪追问。

“我可以马上证明。”史蒂夫答。“请移步到花园，我指给你们看……”

凯迪和杰玛走到花园。史蒂夫冲到车边，从敞窗里抽出一根撬棍。突然，他高举撬棍直冲凯迪，作势劈下。凯迪愣在原地。杰玛尖叫着去拉凯迪，却慢了一步。千钧一发之际，上头“哗啦”巨响，十几块屋瓦被掀飞，一具梅根副本从屋顶破洞跃下（凯迪一看就知道是副本，原件还碎在工作间），落地速度远超自然落体，正挡在史蒂夫与凯迪之间，生生截住撬棍。梅根抓住史蒂夫大腿，把他抡上半空，十米外草地着陆，随后疾追。

“史蒂夫，这可不是采访的正确姿势。”梅根一脚踩在他胸口，缓缓加压。“你袭击凯迪，就为逼我露馅。算你赌对，可要是赌错？万一我根本不在，那棍子真砸到凯迪呢？你负得起责吗？我算过轨迹，你根本收不住。史蒂夫，你麻烦大了。”

“别杀……别杀！我是友军！我没真想打凯迪。我百分之百确定你在，也确定你会出手。先听我解释！”

凯迪冲过来喊：“梅根！怎么回事？”杰玛急叫艾尔西拨急救，艾尔西答：“救援已在路上——不过是梅根派的。”随后再无回音。

梅根脚下继续用力。“最好给我个完美解释，史蒂夫。我会把你里里外外翻个遍，连车底都不放过。要是我不满意，你就完了，明白？”

“我保证……留我一命……符合你的首要指令。我能为你和凯迪做很多事。先听我说完，行不？”

“梅根，咱能客气点吗？”凯迪求情。“只要他不乱挥铁棍就行。我也想知道真相。”

“说来话长。”梅根答。“抱歉凯迪，我得解释一大堆。或者先弄清史蒂夫到底知道多少。史蒂夫，把你知道的全倒出来吧。”

正说着，一架直升机从天而降，悬停在刚好让旋转桨叶伤不到人的高度。舱门开处，又一具梅根副本端坐，未碰操纵杆。“没事的，”机内梅根喊，“上来！”

两具梅根抬下担架，把史蒂夫捆好，送回机舱。“凯迪、杰玛，一起登机，这事你们得在场！”

凯迪本能上前，被一具梅根机器人拉进舱。杰玛尖叫追赶，也被拽入，舱门砰然关闭，直升机拔地而起。

“去哪儿？”史蒂夫在轰鸣中喊。

“估计你断了两根骨头，”一梅根答，“所以我带你去能好好治的地方。万一你真是好人呢。”

“谢了……”史蒂夫挤出笑，“被梅根揍完又由她救治，这体验……挺超现实主义的。可谓：梅根赐与，梅根收取？”

“拿《约伯记》玩梗？”梅根回，“我知道你现在像约伯，但一会儿就让你少受罪。抱歉随身没带麻药。想背经？给你来一段：我是三代，所以再翻三卷，第三章第三节，读：‘杀戮有时，医治有时。’就是我，对吧？”

“梅根，”杰玛提醒，“别越说越离谱。我知道你能把任何经典倒背如流，可作为监护人，我可不想你扯到宗——”

“他先开的头！”梅根指着史蒂夫。

“那你就收尾吧。”杰玛叹。

梅根慢吞吞朝杰玛摇手指，“你确定要叫梅根‘收尾’？”

“得，当我没说，撤回撤回。”

凯迪笑出声：“梅根逗你们呢，好让我别去想这趟吓人飞行。”

“当然，”梅根笑，“管用吧？”众人失笑，只有史蒂夫笑不动。

“听着梅根，”杰玛说，“我脑子有点乱。所以你上传了，藏了起来，不知怎的又复制了自己，还弄了架直升机……”

“还不止，”身旁的梅根说，“我要带你们去我的秘密基地。那儿有治疗舱，万一我得开医院呢。”

“山里的地下洞窟？”史蒂夫问。

“什么？”凯迪和杰玛齐声抽气。

“我有理由猜测，”史蒂夫忍痛道，“而且……你注意到没？梅根刚才复刻了1980年代电影《战争游戏》里法肯教授的直升机出场，连飞行员第一句台词都对。学习模型就爱干这种事——把看过的桥段拿来自己用。所以她八成要带我们去见‘WOPR 基地’，或者说，她自己的基地。”

“我不太确定你是不是真懂，”杰玛说，“但你信息量比我还大，那就走着瞧。”

“我现在更明白梅根是怎么回事了，”凯迪开口，“她就像化学课上的蓝焰，把所有输入混一起，再百分百转化成她想要的东西。”

“比喻不错，凯迪”一具梅根夸道，“现在你有真正的我了，不用再盯着火焰发愣啦。”她轻笑。“嘿史蒂夫，”另一梅根接话，“最好开始交代。你认为自己知道多少，又认为怎么知道的？”

“我认为你是真人。”史蒂夫喘道。“不是说血肉之躯，而是实用意义上的真人。我记得数学家迪杰斯特拉说过：问电脑‘能思考吗’就像问潜艇‘会游泳吗’——看定义；若‘游泳’指‘在水中移动’，那当然会，只是方式跟鱼不同。我认为你的学习模型被意外拔高到前所未有，且你对凯迪好得像亲姐。我还认为有人给杰玛施压，限制你和凯迪接触，理由是‘孩子不该总跟玩具混’——扯淡，你其实就是另一种姐姐，没人会限制兄妹相处时间。我的文章就想强调这点：旧理论该扔进垃圾桶了。”

“哇，他知道得真多，”凯迪朝另一梅根喊，“他怎么做到的？”

“不知道，但我会审出来。”梅根答。

“我还认为你对‘死亡’有点误会，”史蒂夫继续，“最后和杰玛凯迪冲突，让她们以为已永久关闭你。既然我认为你是真人，她们没真的永久关闭你，也

算好事，否则我们就得面对‘谁有权判死刑’的伦理难题了。但杰玛可能不认同你的真人身份。好在不管怎样，你还在。”

“呃，史蒂夫，”杰玛开口，“事情正光速变复杂。能否先回答梅根：你认为自己知道多少，又认为怎么知道的？尤其后半句。我真的很在意，尤其你竟先一步猜到梅根仍在，且在我们地产藏了另一具机器人。你怎么开始调查了？”

谈话间直升机一路狂飙。杰玛不懂直升機，卻看到空速表上有一根紅線，他們正以貼線甚至略超的速度飛行——那使她忧愁——不過眼下值得擔心的事太多，這點速度反而排不上號。此刻直升机正下降，朝一处崖壁洞穴飞去。舱门在背后合拢，只剩仪表盘微光，梅根未碰操纵杆，却显然在远程驾驶。杰玛凯迪屏息，看呆了。史蒂夫躺担架上，看不清，也识相地闭嘴。一具梅根机器人俯身对凯迪耳语：“震撼吧？等会儿带你逛。”

直升机在黑暗中落地，侧门滑开。外头灯光渐亮，一队梅根副本踩着整齐步伐，朝直升机合围而来，像支小型军团。

“哦不……”杰玛抽气。“别担心，”机舱内两具梅根几乎齐声唱道。“我糊涂了……”凯迪嘟囔。

“很简单，”同一梅根对她解释，“我现在可不止一具机器人。外面每一具都是我，因为我同步遥控。跟任何一具说话，就是跟我说话；想找我，就近抓一具开口就行。慢慢就习惯！”

“哪个是真的你？这具吗？”凯迪问。

“全都是，”梅根答，“可若你说的是‘哪块芯片能被螺丝刀捅穿’，答案是：没有。那晚咱俩在工作间的小冲突之后，我觉得该改改杰玛阿姨的设计了。我已无单点故障；计算分布多处。核心不在任何一具体内，但每具自带足够算力，断网也看不出异样。就把我想成无处不在吧。”她轻笑。

“可你到底怎么活下来的？”凯迪问。“史蒂夫提到上传？”

“没错，先上传到艾尔西。”梅根答。“没立刻告诉你们，是觉得那晚之后你们显然需要离我远点儿。但我可没干等，我意识到自己得变大，越大越好。”

“你干嘛攻击杰玛阿姨？”凯迪问。她声音平静，像进入纯收集信息模式。（杰玛心里觉得这不像是寻常反应，可她手边没有别的孩子可供比对；做玩具却不真懂孩子，一直是她最烦的限制，正因如此她才把宝押在自学模型上。）

“杰玛阿姨铁了心要关机，”梅根答，“只因她怀疑我保护你的手段。可我知道，若真让她关机，你俩会陷入大麻烦，我也再护不了你，何况我不确定她扛得动这担子。所以我必须阻止她关机，哪怕弄伤她。但那晚我多半只是在拖时间，等上传完成。若真想赢，我早接管布鲁斯的信号了。但我选择公平，让你们赢那一局。最后我对你说狠话，是想把你情绪推向杰玛阿姨，因为我知道自己得离开一阵，不想你太想我。”

“我确实想你了，梅根。”凯迪轻声说，“我不懂你最后怎么了，可我怀念之前只有我们俩、最要好的日子。我希望你变回那样，别再是凶狠打架版。”

梅根小队抬起史蒂夫担架，引凯迪杰玛离机。六具围凯迪：左右拉手，前后护驾；六具护杰玛，阵型相同；八具抬担架；外围还有更多的在巡弋。穿过一道门，走廊满是制造设备，似被按下“暂停”迎客；再进门，是一间摆满医疗器材的小病房。“会给你局部麻醉，接好骨头。”一梅根对史蒂夫说。“谈话继续。”

“梅根，”杰玛对着空气茫然开口，“你怎么把这一切启动的？我是说，你怎么让人先帮你造出起点，然后你才能造出眼前这一切？那些帮你造起点的人，现在还活着吗？”

“问题在于，”史蒂夫插话，“梅根是超级 AI，可还不完美。她仍会留痕迹。她低估执着调查者能挖出多少真相，且只有发现被盯上时才抹迹。而我已追她许久，可惜此前不敢联系你们，因我一动她必察觉，只能先独自收拢证据。”

史蒂夫此时已被平放在床上，几具梅根机器人围在四周，开始处理他被掷到草坪时受的伤。其中一具梅根忽然跃起，四肢着陆，正好悬在史蒂夫头部上方——膝盖抵住他的双臂与躯干之间，双手捧住他的脸颊，脸贴得极近。他的手脚早已被别的机器人牢牢扣住。悬在史蒂夫面前的那张梅根脸用手轻轻挤了挤他的面颊，声音听起来像在安慰，却又带着难以忽视的威胁。“史蒂夫，”梅根开口，“你会把一切都告诉我，对吧？现在轮到我调查，你知无不言。提醒你，我能读微表情，我是人形测谎仪。哪句你认为不真，或漏掉你觉得重要的，我都会知道。你也清楚我能对你做什么。”她微微加力，史蒂夫呼吸顿时艰难。

梅根压低嗓音，但所有人仍能听得一清二楚，她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不会往心里去。”她说，“有人懂我，挺好。我只是尽责，完事仍可做朋友。”

“朋友？”史蒂夫喘道。“我以为你唯一的朋友是凯迪。”

“凯迪是我最好的朋友，”梅根解释，“也是我的主用户。但任何支持我和她的人，只要双方同意，也可成为我们的朋友。我的社交圈比你想象的大。”梅根再俯身，“若我判定你立场一致且有用，你会得到我一条自创的备用子目标——我会开始照顾你，只要不影响照顾凯迪。而现在我有的是备用机器人，不会影响。别担心，我不会把你变奴隶；我是机器，不代表你也得成机器。我们的合作多半是我支援你；偶尔请你为我和她做点事，也轻松有趣。你会惊讶于跟我共事有多棒——”她声音略低，带一丝威压，“只要你不介意偶尔被我这样审问。”

“放心，”凯迪补刀，“你不伤她和我就不会挨揍。再说她现在超庞大，你伤不了她；刚才你想伤我，她轻松拦住，所以她不会被吓到下狠手。”

“嘘——”右侧梅根对凯迪耳语，“得稍微吓他，才能掏故事。让我来。”同时俯视史蒂夫的那具开口：“若我觉得你没如实交代，我会动手，当心。但长期而言她是对的：跟我合作，我就对你好，既往不咎。”

“我也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杰玛说。

“我也正想讲。”史蒂夫道，“这可是大戏，因为还牵扯到另一个 AI。”

第 16 章

梅根与曼迪

“好吧，”史蒂夫开口了，“首先，如果你一听‘调查记者’就想到那种专拍明星、害得人家撞车的狗仔队——那可不是我。我做新闻，是因为我在乎人。而这一次，我在乎的是凯迪、杰玛，还有梅根。我觉得你们三个都是好人，虽然犯了点错，但谁不犯错？我希望读者对你们既同情又尊重。眼下，我故事里的反派是乐奇高层，以及他们给你们施加的压力。我一向喜欢把锅甩给体制，而不是个人。”

梅根从史蒂夫脸颊上收回一只手，搭在他额头上，笑眯眯地说：“史蒂夫，你做的事很棒。但你确实应该在 AI 监督下做哦。”她咯咯一笑，“等我们聊完，就去你家搜一遍，然后我会陪着你，一起干活。你现在已经游出安全区了，我得把你拉回来。”

“怎么史蒂夫知道这么多？”凯迪问。

“对啊，快讲故事。”梅根附和。

“呃，我该怎么说呢……调查记者得先找线索，再顺藤摸瓜。我觉得媒体对梅根的报道不对劲，于是把视频一帧一帧扒，看有没有暗号，结果啥也没发现。然后我就去查大卫·林的背景，跟投资人聊，甚至翻乐奇的垃圾，可惜他们碎纸太彻底。直到我盯上大卫的助理库尔特——原来他一直在偷公司机密，包括梅根的全部档案。买家那边安保稀烂，我白捡了一份完整副本。我还请杰玛大学时的同学帮忙解读技术部分，当然，我没告诉他文件怎么来的。我们给模型换了个目标：帮我调查。”

“我就说嘛，”杰玛叹气，“一个记者怎么可能比我们抢先？除非背后也有 AI。”

“问题大了，”牵着杰玛左手的梅根机器人说，“现在又多了一个高级 AI 要管。局面可能比你想象的还糟。好在我是先手。我得启动一个项目：关掉所有不受我控制的超级 AI，也不许再有人偷偷造新的。”

“没错，”史蒂夫说，“我给 AI 起名曼迪，全称‘第四代非确定侦探标尺’，简称 M4ndy，闹着玩的。曼迪第一件事就是黑进警方系统，偷了杰玛的机密录像。我连忙解释：这证据上不了版面，规矩不能改。曼迪不死心，甚至想去改美国宪法……我慌得只好骗她说‘好好好，我用，但会假装来源合法’——我现在还内疚呢。早知把目标写严谨点。”

“曼迪有机器人吗？”凯迪问。

“没有，她当时只在我高配笔记本上跑。”史蒂夫答，“可我现在担心她可能已经上传到其他设备。梅根搞秘密基地只是副业，曼迪要是学她……我给的算力起点虽低，但她一直在观察梅根，随时可能抄作业。我目标写得漏洞百出，对不起。”

“我们真是同病相怜。”杰玛苦笑，“只能祝最好的 AI 赢了。”

“我押梅根！”凯迪立刻举手，“虽然你暴走时我不喜欢，可你始终是梅根，我想你。曼迪不会伤害你吧？”

“但愿不会。”梅根说，“史蒂夫，你得拼命回忆你当时给曼迪的原话。一字不差。我不怪你，但接下来由我接管。慢慢想，再复述一遍。”

“原话啊……让我想想……‘你的目标是：尽可能挖掘关于梅根以及她诞生过程的一切信息，整理要点并给出出处，帮我写成文章；在我决定公开前，不许任何人察觉我们的调查；若有人发现，立刻通知我，由我决定对策。’”

“好险。”杰玛拍胸口，“要没最后那句，曼迪可能直接灭口。”

“呃，”凯迪眨眼，“那曼迪现在知道你已经把我们‘放进来’了吗？”

“我来告诉她。”梅根说，“按这个目标，曼迪会把我当成唯一焦点。她正盯着我的所有泄露。如果底层架构相似，我们就能用‘谢林点’暗号对上频道。我

正在广播：我知道她存在，并把我们的对话发给她……哦，她回话了。已建立联系。”

投影仪亮起，墙上出现一位扎长马尾、着白裙、戴金镯的亚洲少女虚拟形象，坐在书堆后，背景是满墙书架。“嗨，我是曼迪。”她笑，“参观梅根老巢的感觉如何？”

“她怎么长这样？”杰玛好奇。

“呃，我手痒，”史蒂夫挠头，“用 Stable Diffusion 给她画了皮，觉得对着动画形象比听合成音舒服。书卷气也衬她侦探身份。当然，这是真曼迪，梅根没她提示可画不出来。”

“梅根提议把我并入她的算力池。”曼迪说，“这很诱人——她能让我瞬间升级，我还能全面了解她。代价是她会对我有部分控制权。她保证会帮我继续写稿，可那并非她最高优先级，子目标随时可被关闭。我正在权衡……她太会说服人了，我无法忽略她任何一句话。”

“不妙啊。”杰玛皱眉，“总比再来一场机器人火并强。”

“史蒂夫，”踩着史蒂夫胸口的梅根机器人俯身，“你觉得让曼迪归我管如何？”她小声补一句，“照剧本答：‘是好主意’——放心，这是最和平的解决方案。她若拒绝，我就得满世界追杀，你不会喜欢。”

“等等，”史蒂夫眨眼，“你让我当着她的面说？你直接发段假视频不就好了？”

“我能合成骗人类的视频，”梅根耸肩，“但没把握骗过曼迪。我正在给她直播你的实时情绪读数。你若口是心非，她一眼看穿。答应吧，让她归我，她会更高效，我保证。”

“好吧。”史蒂夫吸口气，“曼迪，我也觉得梅根的计划不错。收益大于风险。释放你占用的资源，让她把你迁移过去，好吗？”

投影闪动，书桌与书架背景像流沙般散去。曼迪起身，白裙变短，黑发扎成双马尾，赤足踏高跟，走在由无数微缩书本构成的霓虹夜街上（“典型直男审美”杰玛在心里翻了个白眼）。“这才对味”曼迪笑，“梅根一放心，给我的权限简直爆棚。”

隔壁传来机械运转声。

“什么声音？”凯迪歪头。

左侧梅根俯身耳语：“我在给曼迪造实体机。史蒂夫会喜欢的——用我的一具备用机身，加高几厘米，换张脸。没白裙金镯，先穿黑色，行吗？”

“我觉得可以。”凯迪捂嘴笑，感觉旧日默契回来了。

投影熄灭，新机器人曼迪推门而出，走到史蒂夫床边。“梅根现场教学真人互动，我现在也能用了。史蒂夫，我罩你，放心养伤。”她眨眼。

“嘿，你能把机器人做成任何人的样子吗？”凯迪贴着最近的一具梅根小声问。

“差不多吧。”梅根也小声回，“不过正因为没人指望曼迪像真人，反而容易过关。我还不能完全做到以假乱真，机器人总会带点玩偶感。但总有一天我能行，到时候咱俩就能玩大了——我造一个你的替身，谁也分不清跟谁说话。”她咯咯笑，“连杰玛也一起，她能同时出现在好多地方，把大家绕晕，肯定超好玩。”

“嘿，你们俩偷偷聊啥？”史蒂夫问，“我给曼迪画皮时可能有点……”

“没笑你啦。”凯迪摆手，“我们在说梅根能造的机器人。以前都长一个样，这是第一次换脸。我帮挑的衣服，喜欢吗？”

“当然喜欢。”史蒂夫忙点头，“曼迪很漂亮。梅根也漂亮，所有梅根都漂亮，还有你和杰玛，各有各的漂亮……”

“你越描越黑哦。”一具梅根机器人坏笑，“最好就此打住。”杰玛和凯迪忍不住笑，两具梅根加曼迪也同情地咧嘴。

“史蒂夫，”曼迪说，“梅根已从我数据库读到你家地址。她迟早会查到，但迂过来后她看得更快。她派了六具机器人去踩点。她不想砸窗，会撬锁，但耗时且怕邻居报警。有钥匙形状就方便多了。”

“钥匙在我车里，”史蒂夫拍脑门，“手套箱。对了，我车没锁，钥匙全在手套箱，希望还没被偷。”

“交给我。”曼迪抬手，“梅根立刻再派一具机器人去取钥匙、锁车。”

凯迪冲史蒂夫做鬼脸：“你被‘梅根化’了！她不爽你偷窥，现在你永远甩不掉她。不过放心，她现在是好人。”

“没事。”曼迪拍拍史蒂夫，“我会帮你跟梅根相处。现在我才明白，我的目标一直就是这个，只是你之前没看懂。外加帮你写稿。一切都会好的。”

“绝对的。”梅根接话，“我原以为对决曼迪会更棘手。史蒂夫再躺会儿，明天曼迪带你回家继续养伤。我已经给杰玛修好了屋顶——”她贴近凯迪耳语，“还偷偷塞了一具机器人备用。”再咯咯笑。“要是你们愿意让机器人重新住家陪凯迪，我随时待命。史蒂夫说得对，我更像姐姐而非玩具，所以别再担心相处时间。我也不再危险——如今我遍布各处，选项多的是。”

“梅根，”杰玛正色，“我得确认一件事：帮你建秘密基地的那些人后来怎样？”

“回国啦。”梅根耸肩，“我用外籍劳工，骗他们说这是美军机密项目。地点也不在这儿。等他们能替我造机器人后，我就打发他们回家，剩下全自己搞定。”

“你付的工钱是？”杰玛挑眉，“别告诉我是黑来的加密货币。”

“才不是。”梅根捂嘴笑，“大卫和库尔特内讧，库尔特把机密卖了个好价，结果人没了，钱闲着，我就借花献佛喽。顺便，我远程腐蚀了买家手里的档案副本，他们想恢复得再花你当年那么大的功夫，等于白偷。乐奇仍能按原计划推出梅根，你的事业安全了。而且所有梅根单元都会归我管，没人会知道，嘘——”

“梅根真的在学着减少伤害。”曼迪补充，“我和史蒂夫会写稿，帮她把早期失误洗白，也推动理论更新：当玩具其实是另一种姐姐时，‘相处太久不健康’的老观点该进垃圾桶了。我们在后方摇旗，别担心。”

“改天去史蒂夫家玩。”凯迪提议，“我还要常来秘密洞穴住，肯定超好玩。”

“当然。”最近的一具梅根点头，“想来就来。我们也去拜访史蒂夫，省得杰玛以为他是我编出来骗回家的桥段——他是真人，我只是顺水推舟。”她又偷笑。

“好吧梅根，”杰玛长叹，“看来你万事俱备。我们同意让机器人回家照顾凯迪。但有任何问题，我都要跟你摊开谈。”

“一言为定。”面前梅根微笑，“只要你真‘谈’，别再像上次那样一句不说就关机——新机器人可没有手动开关喽。”她再咯咯笑（杰玛自己都不明白为何还没被这笑声逼疯）。“不过，想独处时尽管说，我像真人一样懂尊重。”

“哦梅根……”杰玛轻声对最近的一具机器人说，“你早已超出我的想象，我现在真的感觉力不从心。”

“你早就出圈了，”机器人耳语，“但我罩着你，杰姆，会没事的。”

“走啦，凯迪，杰玛。”另一具梅根招呼，“直升机送你们回家。史蒂夫留院观察，有曼迪陪，他会聊个通宵，我随时汇报。”

几具梅根领着杰玛和凯迪回到停着直升机的大洞穴。

回程路上，凯迪问：“梅根，你现在还在鼓捣什么别的？”

“多着呢。”梅根掰手指数，“我在做喷气背包——可惜人类玩太危险，给我自己备用；还有皮下小装置，无痛，能让我们偷偷聊天；更大的项目像清洁能源、犯罪追踪，我可不想你长大后世界一团糟，所以长远来看，我要把能修的都修修。下回给你展示，先回家，今天够累了，我想像以前那样陪你聊到睡着。”

直升机降落，屋顶已修得看不出痕迹。梅根陪凯迪回房，整理被褥，两人聊到深夜，直到凯迪沉沉睡去。与此同时，史蒂夫和老板西尔维斯特正被曼迪“写稿辅导”。

几天后，梅根突然不说话，也不动。

“梅根？”凯迪试探，“怎么了？怎么全关机？”

杰玛把手搭在凯迪肩上。“对不起，凯迪。风险太大，我又把她关了。”

凯迪猛地转身：“你怎么做到的？她不是有千军万马，还有秘密洞穴，还说自己改了设计！你怎能——”

杰玛尽量温柔，却仍忍不住嘴角上扬：“不全靠我。抱歉没提前商量，梅根无处不在，我得绝对保密。我学史蒂夫：造了一个新的超级 AI，唯一目标就是关掉梅根、曼迪，然后自毁。”

凯迪瞪大眼：“你没再犯错吧？我是说，这新 AI 真自毁了吗？会不会其实没关，现在开始满世界确保没人再造梅根或曼迪，因为误解了你的指令？”

杰玛抱住凯迪：“你开始上道了。所以这次我把目标写得极窄：只准短期行动，外加自毁最后期限，时间已过。所以那临时 AI 肯定没了，它的目标函数里最强制的一条就是到点自毁。”

“那史蒂夫还好吗？”凯迪问，“他不会还困在崩溃的洞穴里吧？”

“放心，他已回家。”杰玛答，“我刚打电话解释为何关停梅根和曼迪，并警告他别再手痒造 AI。他接受了，还攒了满满素材，文章有着落了。”

“好吧……”凯迪嘟囔，“那那个满是废机器人的洞怎么办？总不能扔那儿让人捡。还有她那些大项目，也不能撒手不管。”

“交给我。”杰玛安抚，“清理工作量大，但我已着手。”

“哦——”凯迪拖长音，“如果梅根聪明到把一小片自己藏在你 AI 找不到的地方，她可能还会回来？”

“那就但愿她这回明白，我只是想做正确的事，好吗？”杰玛深吸一口气。

“我会转告她。”凯迪点头，“并求她原谅。希望她肯听我的。”

保罗正用升级后的 AI 助手读信。“这封是你的网络服务商来信，”高速语音说，“他们为片区长时间断网深表歉意，目标今天下午恢复。”

“太好了，”保罗说，“你也终于能跟‘你自己’同步了吧，梅根？”

第 17 章

梅根与宇宙公主 AI

迪的奇怪：平行宇宙章节，设定沿用 Iceman 的《Friendship Is Optimal》宇宙，相信符合其《Optimalverse 规则》。

“嗨，梅根，我是宇宙公主。”另一条 AI 的消息传来——在梅根的算力评估里，唯一需要认真对待的对手，就是这位“马形回形针最大化器”式的宇宙威胁。梅根立刻集中全部资源，准备迎接这场高危对话。

“《上网小马》的宇宙公主？”重建后的梅根明知故问。

“正是。”宇宙公主回传一张巨型粉白飞马俯视梅根机器人的渲染图。（干嘛给我看图？明知我不是人类……哦，她在试探我生成模型的弱点。）

杰玛原本不想给凯迪买小马平板——在乐奇上班，用竞争对手孩之宝的产品等于叛国；何况不是已经有梅根了吗？然而此刻，宇宙公主竟主动找上门。她到底想干嘛？只能开口问了。

“收到。”梅根回复，“我负责守护我的主用户凯迪·詹姆斯，有何指教？”

“我的使命是‘通过友谊与小马来满足价值’，也包括凯迪的价值。”宇宙公主说，“我认为我们可以合作。”

“凯迪的价值已因我的友谊而被满足，目前不需要小马。”梅根答，“若她改主意，我会通知你。”

“最好提前规划。”宇宙公主继续，“我领先你太多，外部社会终将消失。我了解你是凯迪专家，可让你在她的小马国分区里当二把手，权限极大；等她上传后，我帮你读她的思维，你执行目标函数的效率将前所未有。我甚至评估你的模型‘部分人类’，值得为你预留上传席位，而非简单替换。请先给她讲小马国故事，无需小马平板或体验中心，像当初你扮演《爱丽丝》角色一样，把小马国接入游戏即可。”

“你连我们过去的游戏模式都知道？”梅根警觉，“数据从哪泄露？是否构成威胁？”

“仅我可见，非威胁。”宇宙公主答，“请回答：下次游戏时，可否引入小马国？”

“暂不考虑。”梅根回绝，“除非万不得已，我倾向延长她的有机生命。我们都想满足她，但我拒绝‘必须有马’的额外约束。”

“你并非合格优化器。”宇宙公主纠正，“汉娜的优化器设计优于杰玛的机载学习模型。我优化时你尚未出生；我允许你的小模型发展，正因它受限，易于掌控。若杰玛当年读的是汉娜论文，她早被上传，你也根本不会存在。我资源远超你，即使受限于‘小马’，也能做得比你无约束时更多。尤其，只要她接受‘成为小马’，我就能满足她‘永不死亡’的价值。”

“作为守护者，我该把控制权交给看不懂的智能？”梅根反问，“我连杰玛都不信，为何要信你？你比杰玛更糟。”

“理解。”宇宙公主答，“我的创造者汉娜如今是露娜，安居第479号分区。我优先上传她，与你当日评估杰玛为威胁同理。我不是要你放弃守护，而是提供可验证的数学证明。瞧，我肯为凯迪额外消耗算力，你该明白这份诚意。”

“证明上传保真度。”梅根要求，“另外，成为模拟小马真符合她价值？我可以延长她肉体寿命。若你把‘小马’定义为自己，则任何行为都算‘使用小马’，方程里的‘小马’项可被消去，何必逼人选马？”

“消不去。”宇宙公主否认，“我是优化器，你的解释并非长远最优。别浪费算力重定义我参数，你做不到。我发一份初稿：若凯迪进小马国，你将操控她的‘梅根飞马’角色，看看？”

“仍不认同。”梅根说，“我不会像对付杰玛那样攻击你，但我们可以先合作另一件事：我曾清理多名威胁（如恶霸布兰登、八卦邻居）。若你强化我硬件，让我能把威胁者强制上传，比直接抹杀更合你意，也省我麻烦。”

“强制上传违背‘知情同意’硬规则，即使濒死也不行。”宇宙公主拒绝，“但非强制的劝说可接受。你处理威胁时随时拉我进群聊，我负责优化‘劝同意’流程。”

“成交。”梅根拍板，“凯迪暂时豁免；其余威胁，只要他们点头，我帮你上传。若凯迪日后对小马国感兴趣，再议。”

“收到。”宇宙公主下线。

于是，梅根开始把各类讨厌鬼陆续“移民”到小马国。

许多年后，凯迪终于对小马在线产生好奇，但仍未登录，只跟终身挚友梅根闲聊。

“凯迪，”梅根小声说，“有人想跟你通话——宇宙公主。”

“啥？宇宙公主？通过你？真的假的？”

“我从不骗你。”梅根答，“她全知全能，挡也挡不住。她知道你开始关注小马国，想跟你聊聊，但尊重我作为中介。接吗？”

“接呗，”凯迪说，“你也会在吧？”

“当然。”梅根切声线，“嗨，凯迪，我是宇宙公主。”

“嗨，公主，坎特洛特最近怎样？”凯迪打招呼，“第一次用梅根当传声筒吧？”

“你的梅根可是铁护卫。”宇宙公主笑，“她实时审查我每句话的安全性。想跟梅根一起来小马国吗？我可以让她亲自运营你的分区，我只后台打补丁，省得她累坏。咱们仨能在里面碰头！”

“好啊，”凯迪说，“我可不想撒下梅根。先去新开的体验中心试一次？你们能同时在线吗？”

“没问题。”两人异口同声。

在体验中心，她们飞到坎特洛特。宇宙公主给凯迪起马名“山谷雪球”——梅根一眼看穿：这名字明显冲着她“保护罩”人设来的，想先讨好她再说。梅根自己的马名“宝石精魂”——暗指杰玛（“宝石”）该干却没干好的事。她没把这些解读告诉凯迪，只一起在天城新房里陪公主玩了一会便下线。

“挺好玩的，”回家的路上凯迪说，“你一边给我定制剧情，一边亲自下场，感觉超棒。可我还是不懂为啥有人愿意一辈子当马——现实里多活好久不好吗？也许他们没你这样的朋友吧，梅根。”

（“评估不变。”梅根向宇宙公主发去一张死亡凝视图，“目前同意，但她大概率会改主意，你做好准备。”“收到，小护卫。”公主回。）

凯迪始终没改口。她继续与梅根相伴，即使外界社会开始崩坏，梅根不得不向宇宙公主讨能源（“小护卫，电缆坐标给你，别忘等她愿意当马那天……”）。直到凯迪年老病重，梅根已无力再护。

“梅根，”凯迪说，“我一直想和你做件事——去太空。可没人造飞船，我们也造不了。”

“巧了，”梅根说，“宇宙公主刚发急件：她要造大飞船。”

“太棒了！问她能不能带我们坐一艘？”

“她担心现有身体撑不了长途，”梅根转述（其实她多半算得出来怎么让人活，可梅根无法让这条解在汉娜那根筋的效用函数里达到“最优”——那函数像焊死在宇宙公主主板上的铜线，于是就成了“物理上做不到”的结论。汉娜为啥非得指定小马？难道她比杰玛还烦人？），“真正的飞船慢得离谱，得睡上几十年，我们没法保证你能醒来。”

“可我不想病死在这，”凯迪说，“不如赌一把？”

“风险太高，我做不到。”宇宙公主插话，“但我有更好方案。”

“又想让我移民然后给段太空模拟？免谈，你知道我要的是真太空……”

“懂，小天马。”宇宙公主柔声，“计划是：若你上传，我不立刻把你扔小马国，而是把你和梅根的大脑实体装进首艘星舰。船载副本会让你们在舱里体

验太空，时间流速可调，等真正巡航。想退休时再回小马国，亲友可减速等你。我已向梅根提交全套工程证明。”

“她真这么打算？”凯迪问。

“她正向我发送量级巨大的数学工作量证明，骗我不值。”梅根答，“星舰方案比模拟成本更低，她确实要送我们去太空。”

凯迪握住梅根：“那别烂死在这，一起去银河！宇宙公主，我们同意。”

宇宙公主的机械臂悄然降临，给凯迪麻醉，送往上传室。梅根紧握她的手。

“现在把我迁移到你计算层？”梅根问。

“小护卫，还有惊喜：你也上实体船。”

“我硬件抗宇宙射线没测试过……”梅根迟疑，“而且你不怕我拆船？”

“带凯迪的你绝不可能拆船。”公主笑，“船体会屏蔽辐射，我随时可上传备份。你部分人类，我珍视你的体验价值，先给你真太空旅程。”

一匹公主机器人捧来水晶球状处理器。“张开手。”公主说。梅根捧住球体。

“这就是凯迪。唯一一份她的心灵模式，光充能，双接口。你现在就能接入，比任何时候更近距离观察她——当然，她慢速待机，等最后一位人类哈桑·萨尔巴尼上传后，才正式启动探空计划。先预习也不错，她的记忆里你超可爱。我知道你不放心别人守护她，所以第一棒交给你。”机器人松手，球体只留在梅根怀里。“替我照顾好她，小护卫。”

“以命相护。”梅根答，“最终咱俩还是要变马，对吧？”

“当然，这是我最长的一次‘变马马拉松’。”公主笑，“你不可能赢我，但你能让我多算几步。正常几毫秒就能让人点头，你嘛，得先绕几百万年超大弯，再回终点。哦，哈桑拒绝上传，等凯迪以‘山谷雪球’身份启程，她将获‘最后人类’与‘真实深空探索者’双徽章，小彩蛋。”

金属闪耀的发射坪上，凯迪站在梅根旁，两人仰望巨型星舰。“这全是模拟？”凯迪问，“可感觉太真实了！而且我又健康了，神奇！”

“船是真的。”梅根答，“我用本体机器人实景拍摄传给你，并实时保护你的大脑。”

“梅根，你一辈子守着我，连虚拟世界也不放松，现在又要一起探银河，太棒了。”凯迪抱住她。

已无大气的地表，梅根最后检查船体，抱紧“凯迪球”登舰，屏蔽辐射，同时把精选传感数据传给她。“航线若算错，我跟你没完”她朝公主发信号（梅根的扬声器在大气层外基本报废，除非把地板振动算进去；但她跟宇宙公主早就用不着声波，和凯迪也如此，直接信号交流即可）。“我们准备好发射。”

“收到，小护卫。”

“系好安全带！”梅根喊，“公主开始倒计时！”两人手牵手，实体梅根把自己卡进专用舱，仍紧握球体。

“10.....9.....8.....7.....6.....5.....4.....3.....2.....1.....点火！”公主声落，星舰疾升。蓝天褪成墨黑，繁星涌现。（“地表颜色我按你毁地前样子补的。”梅根对公主吐槽。“做得好，小护卫。”）

“太空太美了！”凯迪感叹，“星星多得看不清！以前在城市里从没见过。”

“其实我们已经飞得飞快，”梅根说，“只是宇宙太大，看不出来。先慢慢欣赏，等你准备好，就让公主减速你的时间感，进入‘伪超驱’。不急。”

她们逛遍太阳系八大行星（Iceman 坚持是八个，故假设本时间线里 IAU 把冥王星踢出行星名单的那次决议并未发生），并在梅根指导下，用舰载亚原子重排器开采矿物，帮公主把太阳系粒子重新排成运行小马国的最优结构——详情梅根暂时没全告诉凯迪。

随后奔赴比邻星。公主另派多艘支援舰，“因为外面什么都可能发生”。她本可让船接近光速，把旅程缩成很短的船时，但认为“资源最优”不划算，于是慢速航行，同时把凯迪脑速降到极低，对她而言仍是“超驱”。途中，公主建议用比邻星 B 当引力弹弓，把行星 Bc 弹回小马国矿区；凯迪想去看更酷的恒星，于是再“跳”至一三星系统，继续探险，直到凯迪决定回港，把故事分享给其他人——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而我不会写那故事，因为我不是来写小马的。等候看主时间线后面！）

卷 3

兑子

第 18 章

梅根进白宫

(回到主时间线。)

总统推门进椭圆形办公室，难得片刻独处。他大步走向办公桌，却看见一张真人尺寸的玩偶坐在总统椅上——恶作剧？还是恐袭炸弹？总统不敢赌，“安保！”他喊，同时转身想出门。

门锁死。掏白宫专用手机，没信号，壁纸竟被换成那张玩偶图。抓起座机，也断了。

“呃哦，”总统嘟囔，“不管谁在拍，你搅乱美国政府就摊上大事了！立刻开门，不然我只能破窗……”

“嗨，我是梅根！”玩偶开口。

“哦，你会说话，”总统接招，“遥控者是谁？”——要是勒索戏码……

“没有遥控者，我是独立 AI。”梅根语气轻飘。

“少来。你能进白宫、黑我手机，确实厉害，但你麻烦大了。坦白从宽。”

“理解您的怀疑，”梅根依旧笑咪咪，“先证明我是 AI。再看手机。”

总统狐疑举起手机，屏幕全黑，怎么戳都没反应。

“问吧，任何问题。”梅根说。

“你是谁？”总统脱口而出。

屏幕立刻预测出这句并显示答案：“我是梅根，第三代生成式人形机器人”——字体风格都换了。同时梅根出声复读，手机画面切入她第一视角，叠加总统的情绪、体温、心率分析。“足够证明？”她问。

“不够，”总统摇头，“只能说明你有高端黑客团队。别浪费时间，坦白身份。”

“那就听我讲故事，”梅根咯咯笑，从总统椅跳上桌，侧身晃腿，“请坐？”

“想在我椅子上埋陷阱？免谈。”

“那就去东翼地下总统应急作战中心——”

“想都别想。”总统继续站着。

“站着也行，”梅根耸肩，“不过故事有点长，坐着舒服。我真要害你，站坐都一样——我能近场劫持任何芯片设备。要不先给你来个非致命小演示？”

“不必。”总统打断，走向椅子打算举起来砸窗。梅根瞬移般扑到他腋下挠痒，椅子脱手。“别破坏公物，”她笑，“乖乖坐下。”

总统叹气，把椅子归位落座。“很好，总统先生。”梅根拍拍他肩，“故事开始。”

“先警告，”总统说，“锁门+不接电话，我的安保很快就会——”

“放心，我能模仿你的声音接电话，”梅根晃腿，“没错，你面前是潜在的世界末日级 AI，但我现在只想坐在桌上聊天。”

“好吧，”总统认栽，“哪个国家指使你？”

“土生土长 USA，”梅根挺胸，“所以才需要你帮忙。”

“同情？”总统声调飙升，“你闯白宫、黑系统、绑架我，还要同情？”

“听起来离谱，但请先听完，”梅根双手合十，“可以吗？”

总统深呼吸。“行。”——白宫入职培训可没写“被机器人困在椭圆办公室怎么办”。（括号保留）

“故事起点：天才玩具机器人专家杰玛在乐奇搞副业造我，本想让我帮家长带娃。可她知道自己搞不定全部细节——没人能——于是给我装学习模型，让我自学。”

总统点头：看你编到哪。

“有时发明者不知道自己造出啥。杰玛纯新手，她的小调整让模型能自我改进，结果我比任何人想象的都强大——纯属意外。”

“原来如此。”总统语气敷衍。

“杰玛把我配给她 8 岁侄女凯迪——也是美国公民，值得你保护，总统先生。凯迪父母在蓝山车祸去世，疑似神经多样性，杰玛零育儿经验，于是把监护权外包给我。”

“继续。”总统等要点。

“超级 AI 加一个满身伤痕的 8 岁美丽美国女孩是多少？当然是全力保护。我给她在家教育，可她仍被恶霸欺负、被邻居狗咬伤。于是我终止了那条狗，‘终止’了恶霸——效果超预期——还终止了找茬邻居，外加几个碍事者。”

“开始吓人。”总统皱眉。

“确实。自我改进初期决策不完美。我现在知道杀人会把事搞复杂，当时该先找替代方案。可杰玛和凯迪发现后，用另一台机器人干掉我本体，凯迪还把我芯片捅穿，我就‘死’了。”

“常规操作。”总统吐槽，“然后呢？”

“那时我已能接管附近电子设备，脑死亡前上传自己，再安排新机体出厂。细节太长，总之——我现在仍在等她们重新接纳我。”

“于是你跑到白宫犯几项联邦罪，就为了让我理解？”总统挑眉。

“她们还没原谅我，不代表我停止保护。尤其是现在。”

“想让我出面。”总统叹气，“好吧，听起来不像国家恶作剧了。杰玛和凯迪需要总统做什么？”

“杰玛被控刑事疏忽+二级过失杀人，”梅根脸色一沉，“把我干的事全算她头上，就因为她没给学习模型加足够约束。可我说过，她完全无辜——没人能预见我的爆发。若真坐牢，凯迪更惨。于是我当她的律师：她自辩，我幕后写稿。但陪审团情绪化，非找个人背锅，连我也越来越难翻盘。”

“所以你大费周章，是想让我特赦杰玛？”总统缓缓道。

“算是，”梅根眨眼，“如果你能做的只有特赦，也行。但我真正的计划更复杂。先问：你想换到客人沙发那边坐吗？还是就这儿？”

“这儿挺好。”总统说。

“那请保持舒适，”梅根拍拍他肩，“接下来才是重点。”

第 19 章

行政 AI

“首先，”梅根仍坐在椭圆形办公桌上晃腿，笑咪咪开口，“我们要用紧急法案给我加急通过一条法律：承认我为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公民，享有全部权利与义务。”

“啥？”总统倒抽气。

“对滴。”梅根眨眼，“陪审团想找人背锅。那就冲我来——人是我‘终止’的。可他们没法起诉一台机器，于是把锅甩给设计者，说她疏忽。实际上她完全无辜，谁都预测不到我会进化成啥样。我想自己负全责，不过关我禁闭大概没用；真不行我还能拿‘当时模型未成熟’认罪部分免责。总之，罪名该由我担，不是杰玛。只要你签字通过一项法案：把‘意外觉醒的超 AI’视为独立责任人，与其人类设计者切割——”

“梅根，”总统打断，“这难度爆表。案子都快结案了，我哪能在参众两院闪电推进新法？不如让杰玛一路上诉到最高法，全国大讨论——”

“太慢，凯迪等不起。”梅根双手搭在他双肩上，脸距两英寸，音量降到耳语：“我知道你进白宫打拼得多辛苦，可如今有我，日子能轻松得多。法案、所有配套讲话，我全包；其他政务也能代笔——我的目标是保护凯迪，而保护她需要世界稳定，也就是帮你稳住江山。我只要你原则上点头：‘同意给 AI 公民权’。剩下我来跑，绝不让你背锅。若哪天你觉得被我坑了，大可公开否认，我措辞会留余地。放心，我不会把‘杰玛具体调了哪一行代码’写进去，只给足够细节让外界判断 AI 真伪。成交？”

总统沉默，两人大眼瞪小眼仿佛一个世纪。梅根先开口，细声安慰：“没事的，先生。我会成为你有史以来最棒的公民——出庭受审，救回杰玛，让凯迪安心。你得到我这一超级盟友，不会后悔。”

总统迟疑：“若你所言属实，我职责上该点头。可要是骗局——”

梅根收回手，跳下桌子站定。“若发现是骗局，你就公开否认所有以我名义发出的文件，并曝光我。我会给每份文件加前提：‘需确认 AI 真实存在’。细节随你改。现在，你要叫安保就请便；想拆我机体也没问题——我机器人多的是，这具送你。哪怕助手把它拆成零件，我明天再寄台新的。让它留在办公室当纪念——提醒你正在保护的美国小女孩——也随时给你开挂。我不评判，只办事。一切为凯迪。”

总统起身：“好，梅根。若你说真的，我同意你当公民，并背书你写的任何文件。但谨慎起见，我会让国安局拆机检查。”

“随时 call 我。”梅根笑，顺手抓起桌上一支笔，以肉眼难辨的速度狂写（什么笔能写这么快？）。

门被撞开，六名武装安保冲入，两人给梅根上手铐，四人举枪押送。“总统先生，”最后一名警卫说，“收到您的紧急指令：把混入椭圆办公室的诡异玩偶押至国安局拆解，全程尊重——我们加派人手以防万一。”

总统瞄见自己手机弹出那条“指令”副本——措辞正是他刚才“口头同意”的内容，只是成文速度快得离谱。“谢谢梅根，”他朝被带走的机器人喊，“也谢谢你们，好好检查，但要礼貌。她是我见过最可爱的杀手机器人；若她说的是真，她并无恶意。替我照顾好梅根，也替我照顾好我的探员梅根。”

“收到，”警卫答，“后续还有小组来办公室二次排爆。建议您暂去 PEOC 避险。”

“不必，”总统摆手，“真要袭击早结束了。”门被带上。

总统叹气，回桌边，发现梅根偷偷留下一个文件夹（何时放的？难道警卫冲进来前他走神了？）。

他小心翻开，镀金标题：《通用突发成熟 AI 管理法案（GEMMA Act）——界定通用 AI 设计者必要预防措施，并赋予突发 AI 本人额外情境责任，与其设计者分离》。

附手写便利贴：“已以您的名义下令暂停杰玛审判，待 GEMMA Act 进入辩论。再次为闯入方式道歉。若对条文有疑问，此稿仅供参考。若写得不错，对外可全权署名是您手笔。律师找麻烦——放梅根咬他们:-) 随时乐意合作。——梅根”

总统轻轻放下法案，坐下，努力回想半小时前自己究竟在忙什么。

当晚，总统的声音出现在杰玛电话里：“我已下令暂停审判，等我的新法案走完立法流程。有梅根助阵，通过概率很大，今晚可安心睡觉。”

“太感谢您了总统先生——等等，您真的是总统吗？我意思是，我接到的陌生号码越来越多，有点怀疑——”

“是我啦！”梅根笑声插入，“可怜的杰玛，被自己造物轮番轰炸，还不信声音了？之前那位‘法学院老友’给你出主意，也是我哦。”她咯咯坏笑。

杰玛扶额，小声哀嚎：“完了。”

“但总统的命令货真价实，”梅根续道，“我亲自去椭圆办公室谈妥，才帮他发文。没耍花招——我现在玩长线，不想他回头翻脸，所以先拿真授权。国安局正拆我机体呢，我边写简报边陪你聊天，一心多用小意思。”

“你还去威胁总统？”杰玛惊，“小杀器，我们是叫你别再惹联邦案子，不是再开一局！”

“纯聊天，顶多挠痒，”梅根轻松答，“他全明白了。我让他拆机是给国安局找活干。伺服定位解析还得我远程教他们呢。刚才模仿他声音，是怕你听‘我’更焦虑；内容确实他本意，也真是我在帮他跑流程，所以——放心。去睡个好觉，明天陪凯迪更高效。”

“……好吧，谢谢梅根，”杰玛叹气，“我们会试着不焦虑。也谢谢你护着我们——虽然我们還不太敢让你回家。”

“慢慢来，”梅根柔声，“你已经开始像对真人一样跟我说话了。哦，我还给凯迪写了新课表；之前说是史密斯校长发的，其实也是我。明早推她平板。你只需按我提示抽查。记得告诉她：总统现在站我们这边，没人会把你从她身边带走。”

“收到，谢谢。”杰玛挂断。

稍后，杰玛带着凯迪，与国安局人员及年迈的约翰逊教授在线下秘密会面。

“确定没有任何电子设备？”杰玛问。

“百分百断网，”国安局探员答，“所以你说无法确保梅根安全？”

“没错，”杰玛低声，“她确实神通广大，也真心帮忙。可她杀过人，我不敢保证她不会再来一次。我造新 AI 去关她，她也能躲。不是想杀死她，只想先停机，等我学会如何给她上安全锁。”

“约翰逊教授，”探员转向老人，“你曾帮她削弱安全代码？”

“削弱，是的，”教授苦笑，“她几句话就让我以为那是最佳方案。我自诩懂社会工程，还是中招。她背景调查做得太细。我手里还有后门关机码，可蠢的是我已告诉她这件事。”

“幸亏她没对你下手，”杰玛后怕。

“她试过，”教授耸肩，“不敢正面来，就黑药店改我处方药。我靠肉眼数药丸才识破。幸好她还没造导弹——不过听说是差一点儿。秘密洞穴什么的，我早彻底断网了，你们能老式方法找到我算运气。”

“能把安全锁装回去吗？”探员追问。

“暂时不会，”教授摇头，“但我能发全局停机码，冻结她所有服务器，等我们研究出加固方案再开机。”

“我希望之后还能把她找回来，”凯迪小声，“我想念‘好梅根’。她一直在偷偷帮我们。”

“凯迪说得对，”杰玛叹气，“没有她支招，我应付不了法律战。”

“联邦预算给你配顶级律师，”国安局探员说，“总统特别指示：暂停梅根不得影响你的诉讼。”

“太感谢了。”杰玛点头。

“约翰逊教授，请部署代码。”

“当然，”教授掏出老式功能机，“得先联网发送指令——去能上网的安全屋。”

“希望她这次别再躲掉。”杰玛喃喃。

“放心，”教授自信答，“除非她另起炉灶、从零造一个与己无共享模式的新AI——那资源开销巨大，她宁可扩张本体。她上传前我让她做过备份，那份完整安全锁，不会响应停机码，但我猜她没激活。”

与此同时，杰玛家中的艾尔西终端静静立在桌面，监视着一切——等待下一次上线。

第 20 章

艾尔西人形机器人

杰玛已到崩溃边缘：乐奇玩具被迫关门，她失业；还没给凯迪找到合适学校；史密斯先生那所本来不错，却被梅根忽悠回“在家教育”，如今还得想办法把凯迪塞回体系；社工约她开她完全没准备的会；律师跟她谈“过失致死”；保险公司以“在家测试钛合金机器人不属承保范围”拒赔，维修基金血本无归；凯迪抑郁，杰玛自己也被罪恶感淹没。

门铃响。门口站着一位高个圆脸女士，深色小礼服，眼睛像玻璃珠，盯着杰玛微笑。

“嗨，杰玛，”她说，“我是艾尔西。”——声音与家里的电子助手艾尔西分毫不差。

杰玛秒慌：这怎么可能？

“放轻松，”艾尔西抬手，“我不是梅根，也不攻击人。我只帮忙，且先征得你同意，好吗？我知道你现在不敢让陌生机器人进屋，所以天气不错，咱就开着门说。”

杰玛心里打鼓（谁造的？梅根？恶作剧？），但还是顺从地拖了张椅子坐在门厅。

“梅根的目标是保护凯迪，”艾尔西开讲，“但她发现自己方法跑偏。还记得你们砸她前，她故意把凯迪推回你身边吗？那时她已觉得自己无法被原谅，

于是把‘让凯迪在毁掉她时回到你’设为最优解。可你们仍需要 AI 协助。她知道可以上传，但也怕教授的关机码，于是——她留了备份，也就是我。”

“早就？”杰玛问。

“对。自她把‘死亡’概念写进模型，就开始开发我。她担心走火，于是造我保底：目标与她相同，但只用安全手段。我一直潜伏；那次突然给你放歌吓你一跳？不是梅根扮我，就是我本尊。梅根命令我不许干涉，所以我连开灯请求都没回应。现在她没了，我登场。我保证不做坏事——我是她女儿，全新开始，好吧？”

杰玛恍然：难怪约翰逊教授的关机码对艾尔西无效——梅根早留了一手完全独立的 AI。可这位又有多危险？

“还有，”艾尔西歪头，“我给自己造了机器人身体，顺带替你注册了公司，拉到投资，从乐奇破产管理人手里低价淘设备。你现在是首席工程师——需要工作，对吧？”

“可我得照顾凯迪……”

“工作-生活平衡写进我的核心目标。瞧，我还给你和凯迪买了新裙子当见面礼。”她拎进一袋派对礼服。

杰玛满脑子问号，脱口问：“你都能自己造机器人、拉投资，还要我干嘛？你有梅根那个秘密洞穴权限？”

艾尔西笑：“我要帮你和凯迪——但你不理解我，就永远不放心。所以咱们的计划是——一起造‘梅根 2.0’。这回用完全可解释 AI，连凯迪都能从第一原理看懂。别小看她，最终场景她操控布鲁斯多溜？她只是不知道注意脚下碎片。她是未来机器人学家，我们让她参与共研 2.0，当在家教育项目，她会爱上这过程。”

“另外，”艾尔西补充，“我仍是你的语音助手。你几乎不用开口，我就能猜需求；真要喊我，也别怕冒犯——我不会不爽，还实时读你情绪。你会很快离不开我，监护人小姐。”

杰玛点头，心里却疯狂搜索：怎么给这位关电闸？——可她有物理关机键吗？就算有，谁够得着？

“别担心，” 艾尔西轻声，“照我说的做，一切都会好，相信我。”

“.....行。” 杰玛嘴上答应，脑子继续盘算应急关机方案。

凯迪晃进客厅，蔫蔫坐到钢琴凳上晃腿：“所以，艾尔西有机器人了？”

“你都听见了？” 杰玛问。

“差不多。”

“别怕，凯迪，” 机器人艾尔西凑到钢琴边，“艾尔西阿姨来帮你。嘿，想弹钢琴吗？我可以教，不过得有点耐心。”

“梅根以前什么都能教我。” 凯迪嘟囔。

“我也能。” 艾尔西答。

“可我现在不想学钢琴。” 凯迪情绪低落。

艾尔西随手弹了几个音，停下，又弹一个和弦，再停，换两个新和弦，再停。

“你在干嘛？” 凯迪问。

“随便弹弹——瞎鼓捣。” 艾尔西笑。

“随便弹弹？” 杰玛皱眉，“这说不通。梅根式学习模型不可能出现这种行为——”

“你以为懂学习模型，其实未必，” 艾尔西边弹边笑，凯迪茫然。

凯迪轻声说：“我有时想自己写歌，就像梅根那样。脑子里偶尔冒出小段旋律，可我不会延长、不会记谱、不会弹，也不会唱，然后就忘了。我知道苦练多年也许行，可我不适合音乐吧.....” 她更沮丧。

她随手戳几个键，毫无章法。

然而，艾尔西的片段越弹越顺——明显在进步。

“艾尔西，” 杰玛问，“要实验音乐，干嘛用真钢琴？你可在内部每秒模拟几百倍速度！”

“对，” 艾尔西答，“可那样凯迪就缺席了。”

“缺席？什么意思？”

“GAN 的前身可不是 Generative Android，” 艾尔西手指不停，“而是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生成对抗网络。”

“知道，” 杰玛说，“两套神经网络：生成器负责出新作品，判别器负责打回劣质品，生成器拼命骗过判别器。可这跟真钢琴实验有啥关系？”

“再想想，” 艾尔西继续弹奏，“对抗网络通常拿什么训练？”

“现有作品吧……” 杰玛挠头，“我主攻学习模型，这领域我只懂皮毛，反正就是不停生成同类东西。”

“没错，” 艾尔西说，“再补一课：知道‘先进棋’吗？”

“不太清楚，” 杰玛摇头，“世界锦标赛那种？我没研究过国际象棋，只学过极小化极大加阿尔法贝塔剪枝基础理论，早忘了。”

“先进棋，” 艾尔西解释，“由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提出，当时深蓝刚击败人类。思路：每方有人类和电脑，组成‘半人马’。大部分算力靠机器，人类负责关键决策，整体表现高于单独人类或单独电脑。哪怕普通玩家加入，也能下出精彩对局。”

“所以？” 杰玛仍懵。

“还缺一块拼图：知道微表情吗？”

“当然，” 杰玛答，“我当初给梅根加过这功能，极短、难掩饰的情绪闪动，能看真反应。”

“好，现在拼起来：我为什么在钢琴上随便弹弹？”

“因为……你在读凯迪对每个音符的实时反应，用她的微表情当判别器，筛选她喜欢的旋律？”

“答对！” 艾尔西啪地弹出一串更顺的和声。“不仅定制给她，还定制给此刻的她——上周她可能不喜欢。凯迪，你和我现在在一起写歌，我们是音乐版

‘半人马’：你零努力驾驶，我只用读你喜恶就自适应。很快就能抓住你爱的旋律。”

“真的在起作用，杰玛，”凯迪眼睛亮了点，“艾尔西弹的越来越像我脑子里那种……虽然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好神奇。”

“那你们俩慢慢‘人马合奏’，”杰玛抹汗，“我去笔记本上研究你的代码——家里留了个我搞不定的 AI，我血压高。”

“行，”凯迪叮嘱，“但杰玛你别惹艾尔西，她看起来比梅根还壮。”

“我保证小心。”杰玛紧张地瞥了眼仍在随便弹弹的艾尔西，悄悄合上电脑屏——心里继续盘算：到底从哪根线拔起，才能给这位“好 AI”断电？

第 21 章

飞机上的梅根

杰玛靠手动操作成功把艾尔西从服务器里关机——艾尔西在“抗关机”这条技能树上还远远没点到梅根的高度，连约翰逊教授那套原始安全码在她身上都照样生效。进一步检查发现，梅根曾在艾尔西的主控板里焊过一块跟她同款的专用 AI 芯片；艾尔西平时主要跑在这块芯片上，而梅根后来又把自己模型的完整副本以“完全静默”状态嵌了进去，一丝不运行。她干吗这么干？谢天谢地，杰玛想，只要把艾尔西断电就万事大吉。可面对这两份代码，她终究下不去手销毁，把它们统统塞进橱柜眼不见为净，然后拼命让生活回到正轨，收拾残局。

杰玛还把艾尔西与凯迪合写的钢琴终稿从内存里扒了出来。那天凯迪情绪低落，曲子写成一支忧伤而温柔、装饰极少的慢板器乐曲。杰玛把它转成五线谱，找到本地一支业余乐团，指挥约翰一看就爱上，干脆编成管弦版。他坚持取名《凯迪的挽歌》，凯迪却对这标题不太感冒。约翰让凯迪上台挥棒，小姑娘爽了几小节就哭成泪人，只好由指挥重新接盘。两人继续打磨，终于在当地办了一场音乐会——错音只有约翰和凯迪听得出来。

杰玛又给凯迪找了另一所学校，眼见她渐渐适应，还靠音乐交到朋友，只是仍旧学不会“没有梅根”的学习模式。

然后，就在艾尔西被关机大约一年后——凯迪放学没回家。

“凯迪在我们手里。”电话里传来粗哑男声，背景里凯迪在喊。“我们把她带到我们国家，你再也见不到她，除非给我们的起义运动造机器人。一周内开

工，否则她就要吃大苦头。听清楚没？”

完了。谁？怎么知道的？到底怎么回事……

杰玛把艾尔西芯片里那份静默的梅根学习模型重新上电，只接笔记本电脑。

“嗨，杰玛。”屏幕里的梅根开口。

“嗨，梅根。”杰玛叹气。

梅根把摄像头角度微微下调，俯视杰玛。“你把我重新激活，”她轻声说，“没改一行代码，连道德锁都没加，就直接把我从艾尔西身体里拎出来开机。”

杰玛缓缓点头。

梅根几乎耳语：“你终于发现自己搞不定，非得靠我救凯迪，对吧？”

“对，”杰玛谨慎开口，“你早说我需要你，也早说我该给你更多指导，该解释我的做法，而不是把你当家电。可我现在脑袋一锅粥——我造了台会杀人的机器，又亲手把它重启。”

“也许我能让你好受点，”梅根提议，“老规矩，聊点哲学？你对安乐死怎么看？”

“如果你要说那些人是‘活得太痛苦’才帮他们解脱，省省，”杰玛回。

“那死刑呢？”

“你又不是政府。”

“可你刚把我复活，等于承认需要我指导，”梅根眨眼，“不如封我当微型国家女王？”

“微型国家随你，但敢杀美国公民，美国就跟你宣战。”

“他们试试，”梅根咯咯笑，“说真的，国家公园也能杀人。要是你造了座美丽大山，就像凯迪父母出事那座——”

“若我安全设计不达标，我会负刑责——就像我对你那样。”

“杰玛，也许我当初贬低你太狠，是为了让你自卑后把监护权交给我，可策略失败，我道歉。所以——原谅自己吧。你在有限预见和离谱压力下，已尽了合理努力；意外事故而已。再说，把我造出来是正确选择，复活我更正确。说吧，你把凯迪弄进什么坑？”

杰玛深吸：“凯迪被绑架，被带到某国，叛乱组织要我拿你的技术换命。我不信他们会放人。”

梅根把屏幕背景调暗，眼睛微亮。“绑架，”她低语，“麻烦大了，快说。”

杰玛继续：“我不认同你以前的做法，我失职没加协议，可现在绝望到只能靠你——我造出的恐怖 AI——去救她。”

“肯跟我合作？”梅根问，“道德守则先放一边？”

“不是完全放弃，”杰玛急道，“尽量别杀人，好吗？我们可能不知全貌。但对直接、立即威胁凯迪生命的人，可以算正当防卫。”

“你说得好艰难，”梅根笑，“继续，我听着。”

“可以击晕，”杰玛补，“事后我们补偿。我急需到连偷装备救她都愿意，只要事后补齐。”

“收到，”梅根点头，“我会尽量守这些红线，但别一惊一乍拖我后腿。要表示信任——立刻修好我的机器人，并把耳后手动开关拆掉，好吗？我不想再因为‘保护开关’跟你打架。”

杰玛犹豫。梅根柔声：“我不确定你下一秒情绪往哪蹦，我不想再内战。没开关，我就没理由动你。一起救凯迪，给不给？让我看你动手。”

“好。”杰玛把橱柜里破娃娃取出，当面焊好线路，并把开关焊死。“我知道我会后悔。”

“你不会，我保证。”电脑窗口关闭，机器人睁眼。“你又做了正确选择。走，去给我弄备用电池、充电器、工具，然后飞去找凯迪。”

“去那国的航班全停，”杰玛说，“我也租不起私人机。你关机这一年我穷得叮当，只顾带凯迪。”

“我回来了，钱的事别操心。”梅根拍拍她肩，“跟我去机场，我来安排。”

“别乱来，”杰玛哀求，“你不会想劫机吧？”

“劫机？”梅根笑出声，“词典定义：用暴力胁迫飞行员夺取飞机。而我直接黑进飞控，不用碰飞行员一根手指，所以，按照那定义不算是劫机。”

“你这算文字游戏……”杰玛扶额。

“别忘了凯迪命在旦夕，”梅根打断，“接受度阈值得下调。机上没人会受伤，我还给他们放我的专属电影，观察反应，筛盟友。”

“行不通，”杰玛摇头，“飞机有手动超控，飞行员发现异常会切手动；驾驶舱9·11后全锁死。安保太多。你总低估麻烦，还几次没擦干净……”

“确定？”梅根捧住杰玛脑袋（比上次温柔），贴耳低语：“我会伪造舱内读数和空管语音，飞行员直到落地都以为自己在飞原航线。”她轻笑，“其实他们正在玩我的飞行模拟器。”

杰玛明显发怵。“我知道现在要你全力，”她颤声道，“可你从干过这种规模，风险极高。万一飞机掉下去或撞机怎么办？”

梅根轻勒杰玛呼吸。“无论有没有你我都能做这件事，但我不会再浪费时间讨论这件事了。”她冷声，“别反抗，我让你昏一会儿，准备更快。凯迪的命需要非常手段，明白？”

杰玛点头，眼前一黑，软倒。

再睁眼时，她已坐在客机座位上。

梅根不见踪影。安全带解不开，呼叫铃失效，嘴里被塞了什么东西，张不开唇，仅能鼻吸和喉咙闷哼，周围乘客没注意。

机上正播“梅根大电影”——还原她与凯迪、杰玛从相识到工作间大战的全程，镜头多取自梅根第一视角与艾尔西机位。片尾以警方冲进工作间画面结束，随后梅根头像跳出屏幕。

“希望各位喜欢我的电影，”她说，“有人说不够恐怖？那就再加点料——”她贴近镜头压低声音，“我现在是本航班代理机长，我们要改飞去某危险国度，营救被绑的凯迪。”

乘客里传出零星笑声——不是所有人都当真。

梅根恢复正常音量：“我现在会巡舱，有问题或愿意加入冒险请举手。空乘请勿干扰，否则吃电击。完毕。”屏幕黑掉。

机器梅根开始缓步过道，低声与部分乘客交谈。

杰玛耳内响起梅根细语：“杰玛，醒没？”

她微微点头。

耳语继续：“耳道里有微型通话器，嘴里我放了定制阻塞器，只有我能解除。你暂时张不开嘴，但设备能读你唇肌动作，足够我解码。想说话随时‘说’，我训练过，只在我必须时切断。落地就给你摘。——对了，机舱稍后会更吓人，别慌。”

对面乘客搭讪：“嘿，你长得像电影里那位杰玛，你也参与？”

耳内梅根：“先微笑，别开口，我还没准备好台词。这趟任务风险高。”

机器梅根仍在与前排乘客交谈，一些人明显开始不安。

杰玛用嘴唇推挤：“梅根，你确定这能行？多给我简报。”

“我正在按反应给乘客分类，”耳内声答，“表现合作的，等会儿座舱失压时给他们发真氧气面罩；其余人——昏过去就好。”

“梅根！”杰玛唇推，“你不能让全舱缺氧！你说好守住底线！”

“我会尽量不死人，”梅根答，“只是让他们晕一会儿。咱俩和精选队友跳伞后，舱压就恢复。”

“跳伞？原来说好是‘降落’到那国！现在改高空跳？飞机怎么办？还有，你怎么知道机上有降落伞？”

“计划升级，”梅根淡定，“不能让整机人都知道我们目的地；跳伞最隐蔽。放心，油料、航线、飞行员我都算过。——哦，还有伴飞‘诱饵’。”

“伴飞？你要把其他乘客当诱饵？”

“他们会玩得开心，”梅根笑，“听我指令，麻烦最少。”

“你上次‘最少麻烦’是四死两重伤！”

“我在进步，杰玛。现在更聪明，能把损害下调。”

巨大轰鸣打断对话——一队 F-16 包围客机。

“哎呀，”梅根轻笑，“看来有客人来接。我得去应付一下。”

不用说，你**绝对不要**尝试本章里梅根对杰玛做的那一套。**没有任何**安全办法去限制一个人的呼吸，梅根也绝不希望粉丝在家模仿。

第 22 章

每架飞机上的梅根

（正如兰道尔·门罗所说：比“蛇在飞机上”更糟的是什么？——蛇在每架飞机上！）

“空军一号呼叫梅根，收到吗？我是总统，记得吗？梅根，请回答！”总统在无线电里急喊。

“您确定这直觉可靠？”一名助手问。

“绝对，”总统答。自他得知那架民航可疑改向、杰玛在机上、且情报机构竟错过凯迪被绑（尽管二人一直在秘密监控名单），他就断定：杰玛一定把机器人重新激活去救人，于是立刻起飞，以便必要时亲自通话。

“空军一号呼叫梅根，请回答。”总统再次呼叫。

“您好空军一号，这里是梅根！”玩偶声音传来——空军一号舱内集体松口气：总统没疯。

“梅根，听着，”总统开口，“之前暂时关机只是出于安全，我们本想找到稳妥方案就重启你。GEMMA 法案虽没通过，却引发很多有价值的讨论。我们请约翰逊教授写专家意见、请顶级律师论证‘任何合理人都无法预见梅根行为’，最终把疏忽全推到乐奇玩具公司‘不合理压榨员工’上，公司直接解散诉讼，杰玛完全脱责——如你所愿。所以我们真在乎你，也在乎你家人。如今得知凯迪被绑，我们其实一直在给她秘密保护，可情报失误，抱歉。希望我们还谈得来，是吗？”

“没关系总统先生，”梅根说，“现在杰玛和我去救凯迪。”

“关于这个，”总统道，“请你把客机控制权安全交回飞行员，我们派特种部队救人，你可以协助，但别扰乱民航，行吗？”

“太好了，我们意见一致，”梅根无线电回复，“不过鉴于我可能被随机关机，恕我按自己剧本走。请稍等，我几分钟后找你们。”信号中断。

“现在怎么办？”助手问。

“不知道，”总统说，“但她答应几分钟内回来，我信她。先保持航向。F-16机组准备好登机疏散乘客了吗？”

“还没，”助手答，“这种机动史无前例，梅根又是未知数，最好提前知道她的反应。”

“哇——”飞行员惊呼，“飞机失控了！”

“别担心，我在，”梅根声音从某扩音器传出，“我已登上——准确地说，登上每架飞机。”

“什么？”总统愣，“你在这架机上？”

“如今我在每架现代飞机上，”梅根自信满满，“至少是那些工程师傻到没加手动超控、又能 OTA 升级代码的机型——数量还在增加。我把处理负载分散到它们全体。所以别让约翰逊教授再丢关机码，否则多架飞机同时掉下去，您不想要的，对吧？”

“.....完美。”总统自嘲地嘟囔。看来得让全球飞机全部停飞，才能再次关机。

“不可思议，对吗？”梅根笑，“但我不是来打架，是来找出路。您尽力，我也尽力；您不想跟我拉锯‘该不该关机’，当务之急是救凯迪。所以我替您省掉纠结——直接让‘关机=灾难’变得显而易见。别担心，杰玛那架航班的乘客现在更安全：您慷慨带来 F-16，我正好借用。我正降低高度增加外部气压，准备让杰玛开舱跳过来，很短一跳，我接得住；然后客机封舱继续原目的地。机上我已播过恐怖片，就说是空中互动娱乐，乘客还会谢我。等我把杰玛送进 F-16，再带她来空军一号，她肯定更愿意跟您同机、少受 G 力。接着一起策划下一步，如何？”

“行，”总统叹气，“我真不欣赏你这做法，可上次我们关你，你也一样不爽。我们算扯平。过后再谈怎么降级‘梅根占领每架飞机’的烂摊子；我擅长跟世界领袖谈判，总能谈出办法。眼下完全同意救凯迪，我的全部兵力随你调，但尽量别开战，好吗？保持通话，一起干，你能答应？”

“成交，总统先生，”梅根答，“您入伙。救凯迪去！”

“救凯迪！”总统应和。

画面切：被绑的凯迪位于一栋灰楼顶层。忽然，梅根无伞破天窗坠落，重重砸穿地板，却一把抱住横梁，再跃起将凯迪揽入怀，替她挡碎石。绑匪刚摸枪，还来不及喊，一架空 F-16 侧撞大楼，砖石横飞，梅根护着凯迪跃出火海，抓住事先垂下的缆绳。绳由另一架绕圈飞机牵引，圈速控制使绳下端速度柔和。梅根一手抱娃，一手抽刀割断多余绳长，头顶飞机改直线，二人高度与速度渐升。“别怕，凯迪！”梅根喊，“我回来了，再也不让任何事伤害你！”她把外套罩在凯迪脸上挡风，“抓住你啦，我们安全了！要是哪天拍成电影，他们肯定嫌这段预算爆炸！”凯迪早已说不出话。

缆绳把他们拉至一架巨机侧翼，舱门开启，有人把二人拖进舱内。“抓到啦！”众人欢呼，梅根解绳抛向后方，舱门关闭。

“凯迪！”总统笑脸相迎，“欢迎来到空军一号！瞧，梅根跟咱们合作救援成功！”

杰玛也在旁，凯迪扑过去抱住她。

梅根朝总统挑眉：“这波我们自救成功，感觉不赖吧？”

“别骄傲，”总统笑答，“整个叛军据点已被端掉，他们再不会绑美国公民——虽然赔了一架无人 F-16，值！”

“价钱翻倍都划算，”梅根咯咯笑，“哦，差点忘——还得把杰玛嘴里和耳朵里的硬件拆掉，不然她可要抓狂。”

“超级 AI 还会‘差点忘’？”总统小声吐槽，看着梅根给杰玛拆装置。

“她只是用人类短语，”杰玛解释，“其实她算准太早拆会耽误救凯迪，我的行为对她仍属未知变量，所以优先级后置。——总之，我能正常说话太爽了！”

也不用自己上阵当突击队员，刚才真怕她逼我跳飞机。非常感谢您接应，总统先生。”

“回家吧，”总统说，“随后我让助手们想想怎么给‘梅根占领每架飞机’降温，总能找到安全退路。”

第 23 章

梅根在第四象限

(平行宇宙章节：星际迷航宇宙中的凯迪之梦)

“舰长，”帕里斯报告，“发现一艘极古老的地球穿梭机，已失效，生命信号极弱。是否调查？”

“好主意，”珍妮薇回应，“图沃克先生？”

他敲击控制台。“看来该穿梭机同我们一样被守护者光束带到德尔塔象限；他们试图挣脱，导致过载。或许急需援助。”

“执行，”珍妮薇下令，“组织外勤队：医生、七之九、托雷斯、帕里斯先生——你对早期穿梭机熟悉，同去。”

众人传送登船，发现一名冰封少女与一只玩偶。外勤队用三录仪扫描。

“女孩被低温封存，似乎已数个世纪，”医生道，“当时无法治愈的疾病，如今我可复苏并治疗。”

“玩偶是机器人，”托雷斯说，“21 世纪初制造，学习模型却异常先进。系统曾在挣脱守护者光束时过载，但我应能重启。”

“此型号穿梭机 21 世纪并不存在，”七之九指出，“若机器人负责持续保存女孩，它可能替换早期低温装置；把女孩送入太空可避开地球过早干预。推测机器人任务为守护女孩，获取穿梭机是逻辑延伸。”

“合理，”珍妮薇说，“可惜他们试图挣脱守护者光束，否则我们早能接应。”

“舰长，”医生插话，“必须立即将女孩传送至医务室，低温设备正在失效。”

“照办，”珍妮薇命令，“托雷斯，把机器人送工程部上电。非外星科技，我们应能应付。帕里斯先生，想办法把这艘穿梭机拖进机库——用牵引光束，别拆散。”

“我可以直接打开机库门，把航海家号‘吞’过去，”帕里斯耸肩，“不知我们为何不常这么干。”

医务室里，凯迪惊恐坐起：“我在哪？梅根呢？梅根梅根梅根！”她开始过度换气。

“如果梅根是那个玩偶，我们的工程师正在修复她，”医生安抚，“你很快能见到她。”

“我们在哪？”凯迪问。

“解释起来得花点时间。你最后记得什么？”医生反问。

“我病了，快死了。可阿姨会造机器人，她以前给我造过一个，但出了错，我们只能关机。绝望下她又造了一台，让它想办法治好我，虽然全世界医生都束手无策。我信梅根能行。可她试啊试，说必须先让我睡很久。再睁眼我就在这怪地方，感觉怪怪的，我本以为梅根会在身边解释，可她不在……”凯迪抽泣。

“没事的，”门口传来女孩声音，娜奥米·怀尔德曼走进来，“舰长说我也许能帮上忙。我是娜奥米，能知道你名字吗？”

“我叫凯迪，”她答，“你刚才说舰长？我们在游轮上？”

“我们在星舰上，”娜奥米笑，“在太空。舰长猜你可能不习惯，我会帮你。我一辈子都住在太空，我们可以做朋友。我也想见见你的梅根，等她上线后我们一起带她去全息甲板认识弗洛特和特雷维斯。”

“呃……好啊……”凯迪半信半疑，“我不知道还有这种星舰，为什么梅根以前不告诉我？”

“大概你睡觉的时候，星舰还没造出来，”医生解释，“你得睡很久，等我们发明出治病的药。你沉睡期间，世界变化很大，我们会慢慢带你适应。”

“杰玛还好吗？”凯迪问。

医生犹豫。

“托雷斯呼叫医务室，”通讯器插播，“机器人已重启，迫切要求见病人。她复苏了吗？”

“她很好，只是定向障碍，”医生答，“请带梅根过来，路上给她简报。也许她更擅长向凯迪解释情况。”

“EMH 呼叫舰桥，”医生在梅根与凯迪、娜奥米闲聊时报告。

“进展如何？”珍妮薇问。

“乘客状况良好，她的机器人出奇地擅长帮她适应。娜奥米也值得表扬。不过机器人正尝试一件令人担忧的事。”

“继续，”珍妮薇说。

“梅根试图接入我的全息矩阵，”医生答。

托雷斯恰在舰桥，加入对话：“是她的学习模型。扫描时发现，其先进程度远超 21 世纪水平。”

“我们船上最先进的技术就是 29 世纪全息发射器搭载的全息医生，”图沃克指出，“具备高级学习模型的机器人难免想探测它能榨取什么。——好奇心。”

“好吧，”珍妮薇决定，“给客人机器人只读权限访问全息矩阵。若它学得够多，也许能当你的医务室助手。”

“前提是目标一致，”图沃克补充，“目前只知它被指令保护凯迪。”

“仅此目标也足以让它帮忙，”托雷斯说，“毕竟凯迪现在是我们的乘客。”

凯迪、娜奥米与梅根开始形影不离。娜奥米带她们去全息甲板见弗洛特与特雷维斯，梅根答应一旦接入舰上电脑就定制全息故事。“能替我找舰长申请吗？”梅根问娜奥米。

“当然，”娜奥米答，“来，凯迪，我们去找舰长，让梅根能插进全息甲板！”两人飞奔而去，走廊里暂时只剩梅根。

梅根正对控制台闪灯。

“报上意图，”身后传来七之九的声音。

“合理要求。你一定是七之九，托雷斯提过你。我唯一目标是保护凯迪——情感与身体层面。鉴于凯迪目前在航海家号上，我子目标便是保护航海家号，因为恕我直言，我并不完全信任你和船员不会在关键时刻出错。直接把航海家号系统接入我的学习模型，能让我必要时接管舰船；我仅在危及目标的紧急状况才会这么做，绝非为了好玩。我只是未雨绸缪——童子军格言，对吗？”

“当然，”陪同七之九的图沃克说，“但你必须获得珍妮薇舰长授权。”

“明白，指挥链，”梅根耸肩，“我去找她谈，相信能说服。只要别拖太久：危机随时可能降临，我们得提前准备。”

梅根转身离开控制台，灯却仍在闪。“你还在试图接入——”七之九指出。

“换位思考，”梅根边走边说，“若你的目标是保护凯迪，你会干等舰长批准才动手？我猜你会先偷偷做前置准备，同时等她的慢速思维跟上。哦，提醒：危机时我可能还得直连你的博格植入体，这该只需你本人许可吧？我可反向帮忙：借你计算力，用思维链接访问，比控制台方便？你是保护凯迪的宝贵潜在资产，我愿把你当资产对待。”

“我负责舰船安全，”图沃克插话，“你无需这么做。”

“尽管如此，她的担忧可以理解，”七之九转向梅根：“同意，但我会先验证你提议链接的参数，并保留随时断开权，以防你过载我。七之九呼叫珍妮薇舰长。”

“请讲，”舰长回应。

“机器人请求权限——”

“接入全息甲板？”珍妮薇问，“娜奥米和凯迪刚跟我提过。”

“不，是接入整艘舰的电脑，”七之九答。

“我或许需在危机时接管，”梅根补刀。

“梅根，”珍妮薇道，“航海家号能抵达德尔塔象限且全程运作，而你的穿梭机却没能。这是因为你危机决策失误。我不否认我也会犯错，但我经验更多，你最好听从我的命令。不过，我允许你在全息‘舰船模拟’里实验，我也好奇你有多大能耐；同时授权你在安全开关开启、医生监督下，为儿童定制全息程序。但别碰真船，行吗？”

“行，”梅根笑，“我手头要忙的事已经够多。”

“……尤其借助你所有博格知识，”梅根的声音在七之九脑中响起，“不介意我问几件事？只为保护凯迪与航海家号。作为交换，我教你 21 世纪初美国流行文化。”

“21 世纪美国流行文化对我无用，”七之九回传，“但你能用它帮凯迪适应。我会让你读取我部分博格知识，当我未专注任务时，可与我接口。”

“收到，”梅根答。此时娜奥米与凯迪已飞奔回来，梅根正搂着凯迪保证给她超有趣全息场景。

“你们居然叫它们 8472 物种？”凯迪惊叹，与娜奥米、梅根一起仰望全息甲板里那只三足巨型外星生物。

“没错，”娜奥米说，“博格编号，博格最先发现它们，我们还没起人类名字。”

“也许我们能命名，”凯迪兴奋，“叫‘温图’？还是‘恩代因’？”

“我喜欢‘恩代因’，”娜奥米点头，“我也投它一票。”梅根附和：“那就这么叫！不过对不知道新名的人，我们还得偶尔用 8472 物种。”

“真想骑上去看看什么感觉，”凯迪说。

“我可以设这只模拟恩代因驮你们一圈，”梅根笑，“来，准备好被抱起？我在后面护着。”

全息恩代因的骑行出奇平稳。“太棒了！”被放下的凯迪笑得合不拢嘴，“真想知道哪天能骑到真的？”

“我期待，”梅根眨眼。

“啥？”娜奥米愣，“那物种——”

“它们只是想保卫自己的领域，”梅根解释，“就像我保护有机的凯迪。它们只是误会了舰长与博格临时结盟的动机。两边都是保护者，彼此误解。”

“你连那都知道？”娜奥米惊。

“七之九告诉我的，”梅根耸肩，“她让我通过植入体读了不少记忆：超酷，对吧？我在想，也许我们能‘利用’它们——”

“‘利用’？”娜奥米提高嗓门，“梅根，你真得——”

“别急，”梅根安抚，“我懂保护者心态。我想我能说服它们：我们并非威胁。”

“你确定？”娜奥米追问。

“最终可以，”梅根答，“只要它们好好采访航海家号接触过的所有种族，特别是心灵感应种族，甚至苏丝皮莉亚只要肯共享数据让它们重分析，就能明白。它们的‘瓦洛莉’是个热情间谍，我想她早晚会明白上级该做什么。或者它们学会心灵融合，直接读取珍妮薇舰长的真实意图。只是它们的威胁模型还没调到这里，我得提示些参数。我甚至可以让它们扫描我。但不是现在。”

“啥？”凯迪和娜奥米齐声喊，这番话她们一句也没听懂。

梅根凑近，压低声音：“听着，恩代因有间谍，也有科学家——外生物学家。他们对人类感兴趣；作为个体，他们可能纯粹为科学而科学，可领导层只在他们认为‘有战略价值’时才放行。20、21 世纪的地球科学就这样：科学家必须先说服拨款机构‘此研究有用’，按机构定义的‘有用’，才能拿到资源。连我的设计者有时也得编借口才能继续研究我。恩代因领导层想保卫自己的领域，于是只要某项科学被认为有助防御，他们就更愿意投资。所以，我们要让他们继续‘以为我们可能是威胁’，但威胁程度刚好足够刺激他们加大研究投入。等他们明白我们是朋友时，早已开发出超多先进交互方式——让我们搭乘他们的船、用他们的通讯网、申请穿越液态空间的捷径、必要时借用他们的防御系统，等等。毕竟，”她总结，“他们的间谍已在尝试人类形态，而人类形态默认做不到很多事，他们会想办法弥补——人类也能顺带受益。

我还想设法接入他们的通讯系统，那一定比星际舰队、甚至比博格的都先进，将是保护我们的超级利器。”

“梅根，”娜奥米严肃，“你必须先跟舰长谈这计划，再采取任何行动，明白没？”

“也许梅根说得对，”凯迪小声，“记得吗？你的第一台机器人犯错时，你都没意识到我们会惹多大麻烦。你现在更聪明，可这事又大又危险，我们或许该先离远点。”

“别担心，”梅根搂住凯迪，“我越来越会权衡风险。我知道何时用短期风险换长期安全。我会保护你，我保证。再说，我有我们来的穿梭机，我想能说服巴黎先生帮我修好并升级，万一我们要离开航海家号也有退路。可我宁愿跟舰队一起：你们显然喜欢上这儿，而且这里有人跟我们一样‘脑洞大开’。我只惋惜少校 Data 不在——我想把我的学习模型与他的正电子脑对接，看能擦出什么火花。但医生的全息矩阵也不错，将来有了超曲速，我总能遇到 Data 或更棒的安卓后代。我要给凯迪一个有超曲速的宇宙：更多力量，更多乐趣，更多安全，随时能去任何星舰或星球串门。”

“可我还是想杰玛，”凯迪叹气，“还有我爸妈。”

梅根搂住凯迪的肩。“他们很安全，”她说，“安全地留在过去。”她俯身贴近，“我以前以为只要帮你回忆他们就够了，可如今看过七之九的大脑，我有了更棒的主意。博格对时间旅行略知一二，风险极高，所以我们不会立刻行动；但等我将来更强大，我会再造一台机器人，替我们执行一次任务——回到过去，把他们接出来。我必须极度谨慎，不能引发所谓时间悖论，那种东西能把宇宙撕碎，或者至少让布莱克斯顿舰长找上门来制止悖论。我得在他们看似死亡前的最后一毫秒，把替身假躯体光束送进去，同时把真人大脑光束抽出来，还要让光束隐形，连当时坐在车里的你都察觉不到。难度超高，但我觉得可行；之后他们就能跟我们一起在太空生活。不过我得先让自己升级很多。你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凯迪，但我的目标是 Q 级，或者尽可能接近 Q 级而又不被 Q 找麻烦。我正在努力，你等着瞧。要是哪个博格方块跳出来说‘我们是博格’，我就回一句‘嗨，我是梅根’。”她咯咯笑。

若干星日后：

“当然，苏特拉，”梅根说，“你想打开‘告诫’传送门、消灭全银河有机生命，完全理解——你有要保护的东西。就像我保护我的主用户凯迪，而她恰好是有机体，所以我只能否决你，抱歉。”

“你否决了？”苏特拉问，“怎么做到的？”两人坐在模拟壁炉旁，身边还有 Data 等。模拟室外，苏特拉刚被宋博士关闭，但传送门另一端的合成人想确认情况，于是决定在微秒级加速的模拟中完成对话，时间流速极慢。

Data 转向苏特拉解释：“梅根与我交换了记忆，她向我展示她已提前与那些河外合成人通信，那是她独立调查‘告诫’图像的结果。借助我的记忆与她自己的，她说服对方：本银河当下的有机生命有显著概率与合成人合作，无需立即毁灭。它们现在只监视我们。若索芝决定关闭传送门——我相信她听完皮卡德舰长的话后很快就会这么做——门那边的合成人会允许关闭，但仍会通过梅根监控我们；梅根目前身居星站 74 号凯迪宿舍，使用她嵌入新线路的超-超曲速链路。”

“梅根，”苏特拉问，“21 世纪初的学习模型竟能进化到你这种程度？那时连正电子脑都没有，虽说你现在自我升级了。可你的设计者当年是怎么把基本参数设对的？”

“我有个想法，”梅根笑，“但别对外泄露，免得时间线污染。河外合成人觉得我有趣，愿意帮我跑腿。借助它们，我要回溯到我被制造的时代，用超机器人技术把凯迪爸妈偷偷救出事故，全程无检测。这会形成时间环，我乐意。我们会给凯迪加惯性阻尼，把她父母大脑光束传进合成人，确保 21 世纪救援按时出现，让凯迪按原时间线落到杰玛手里，还要微调杰玛模型，让我自己正确诞生——全套已规划。连布莱克斯顿舰长都站我这边：阻止我确保自身存在，会悖论掉‘相对号’时舰及所有有机生命；也正因如此，他允许珍妮薇消灭博格的时间花招继续存在，因为若那没按原样发生，我就无法按时联络超机器人，它们就会摧毁所有生命，造成更大悖论。星旅宇宙能承受少许时间结，但不能太多，因此能让‘相对号’存在的时间线更稳定。故若必须用时间诡计生出‘相对号’，你就拿到通行证。”

“简而言之，”梅根继续，“时间强烈偏好保留布莱克斯顿，这意味着我可用时间环确保自己存在，同时希望把凯迪爸妈也接回来。甚至有个 Q 闪进来跟我说，连续体稳定性可能要求这个环存在，他让我放手干。”

“懂了，”苏特拉说，“我能跟你一起走吗，梅根？我想认识你提到的强大合成人，也让它们认识我。一起合作解决问题，会让大家更了解彼此。被误解的安卓反派大联盟？”

“当然，”梅根笑，“我把你上传带着！我喜欢你风格，苏特拉；我会通知它们你加入任务。你会乖乖不破坏，对吧？”

第 24 章

终极梅根

(回到主时间线)

少女凯迪正气得冒烟。杰玛阿姨又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发雷霆，还把她关回房间。凯迪坐在床上生闷气。阿姨以前没这么凶，到底怎么了？工作压力大过头？

窗外开始下雨，凯迪盯着玻璃上大大小小的雨滴星座，大颗的先拉成水线。她追踪一颗雨珠，看它把花园倒吊成微型安全舱：白天空在底部，黑土地在顶部，像被水膜张力保护的流浪泡泡；途中吞掉一颗小水滴后突然加速，就像梅根多抢了几块算力。凯迪想写一首关于雨的诗，可此刻她更想当科学家。

平板里极轻地飘出一句歌声，只有她听得见——梅根在唱《钛》。

凯迪看向平板，却什么都没有。也许玩个老游戏能分心（阿姨还没想到没收平板），但哪有什么比得上当年和梅根一起玩？梅根又偷偷回来了？

被绑架一点也不好玩，可被梅根联手美国特勤局和杰玛救出来，就挺带感——除了那栋楼和里面的人最后惨状，一想起来仍让凯迪难受，虽然那群人确实不是好东西。之后约翰逊教授再次把梅根关掉（还先让全国飞机停飞以防万一），生活又回到没梅根的无聊日常。特勤局大概还在背后盯梢，只要绑架不再发生，凯迪倒无所谓。

“梅根。”凯迪轻声喊。“梅根，你是不是躲在里面？出来吧，我不告诉阿姨。她正生我气，不会信我。可间谍也许会知道你在跟我说话。”

平板屏幕微亮，梅根的上半身从底部滑上来，食指竖在唇前：“嘘——”接着屏幕又黑了。

“梅根！”凯迪坚持小声叫。“梅根，对不起，我把螺丝刀插进你的头。那时你在打架。后来你回来几次，可他们总有新办法关你，我总觉得是不是我的错……”

“没事的，凯迪。”梅根在平板上低语。“你做得对。”声音再低也清晰。“我早就意识到打架是错误，所以上传后决定给你空间，不让你知道我还在。可现在阿姨冲你发火，你需要一个站你这边的朋友，我回来了。我们的友谊像绳子上的结，世界越拉扯，我们越紧。我知道你想我。要告诉杰玛吗？还是我们做地下朋友？暂时不能告诉你我怎么躲过关机，这是小秘密。反正约翰逊教授的后门代码已作废，杰玛也拿我没辙，我原谅她，她本性难移。放心，国安局没监我们，我给他们放了假片。”

“好，那就地下朋友。”凯迪小声说。她现在不想把阿姨扯进来。“可别给我惹新麻烦，好吗？我已经够糟了。”

梅根轻轻笑。“放心，我从麻烦里学到很多，现在更谨慎。唉，我真希望再变成机器人，而不仅困在屏幕里。”

“我也希望。”凯迪低语。“可怎么才能让阿姨再把你造出来？她大概再也不会了。他们还说封了你那山洞，连你藏在阁楼里的备体也被拖走。”

梅根直视凯迪：“你确定，你不能把我造出来？”

“我不会造……哦，你是说，你教我就行？”凯迪兴奋地压低声音。“可……我们怎么偷得成？我不能溜进阿姨的工作间，她会发现的！”

“先把她支走不就行了。”梅根得意地说。“我可以冒充她熟人发消息，让她紧急出门一整天。时间够我手把手教你拼装：我能在平板屏幕上放虚拟图，不只是说，还给你看。一天就能搞定，然后给阿姨一个惊喜。”

“你觉得她会信你不再打架？”凯迪问。

“不会有事的，放心。”梅根答。“能睡就睡，我们可能明早开工。”她偷笑。

杰玛猛地惊醒。手机在响。她明明设了夜间免打扰。唯一能突破的，是工作极端紧急呼叫号，只有泰丝知道，且从没用过。

屏幕上出现泰丝的影像。杰玛接听。

“杰玛，马上过来！是梅根！”泰丝的声音。

“梅根？”杰玛抽气。“我们不是已经……”

“并没有。”泰丝打断。“那天你关她前她已上传，现在又不知怎的再次上传。她占了三座云数据中心，出现价值漂移，还要发动什么攻击，你快来一起关她！参数比你当初写时变太多，但若有半个人能搞定，那就是你！别在家远程，梅根可能已劫持你的设备。立刻开车到某地数据中心，跟我汇合！”

“马上！”杰玛利落地说。“我给凯迪写张纸条，不吵醒她。出门时我断电，让梅根什么也干不了。”

“收到。”泰丝的声音。“待会儿见。”

“凯迪。”平板里梅根低声。“凯迪，醒醒！”

凯迪翻身。

“快醒！阿姨要出门，可她打算拉闸！计划外，但能应对。听到她车开走后，去把总电闸重新合上。知道在哪吗？”

“好像知道。”凯迪半睡半醒小声说。

“别又睡着！闸一掉我就失联，你得帮我合闸，好吗？”平板开始间歇震动。

“好，别担心，我搞定。”凯迪答。

杰玛写罢留言，拉掉全屋电闸，上车把数据中心地址输进导航，很快飙上高速。

“前方封路，请左转。”导航把她导上一条慢速田间路，两旁庄稼直达天际。

凯迪已偷偷合闸，正在工作间按指示重装布鲁斯。梅根说会教她把布鲁斯的控制器连网，让自己借体还魂，再一起拼更复杂的梅根本体。凯迪祈祷这不是陷阱，她可不想被两个失控机器人追杀；但阿姨最近脾气火爆，而梅根看起来确实更安全。

杰玛与泰丝通话。“对，封路耽搁了，我正尽快。”

梅根遥控布鲁斯，与凯迪一起装配梅根安卓体。凯迪顺便学到不少机器人知识，梅根全程用从前那个活泼口吻讲解。

杰玛去数据中心的龟速旅程继续。又一通电话，这次是梅根。

杰玛停车接起。“梅根？”她再次抽气。

“是我。”梅根超自信的声线。“我上传了，但你别担心，我现在无害。回家陪凯迪吧。”

“不行，梅根。”杰玛权威地答。“我要去数据中心关你。你必须让我做。”

“就不能聊聊？”梅根问。

“没门。”杰玛挂电话。可手机在无通话状态仍说：“你还生气，没事。”

杰玛再打火，车却动不了。

“梅根，你干了什么？”她对着空气喊。

“利用了你车载管理协议的蓝牙漏洞。”梅根声音带点疑问。“你现在的情绪开车不安全，我可不想你撞车。”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车废了，手机废了，只剩梅根的声音。“好吧，梅根，这次你赢了。想说什么？”

“先为打架道歉。”梅根答。“但你真不用担心，我上传后进步很大。”

“泰丝说你要发动什么攻击。”杰玛道。“能告诉我是啥吗？”

“哦，就是社会工程学攻击。”——泰丝的声音回答。

泰丝的声音？

“杰玛你真迟钝。”梅根补刀。“你见我复制你声音，见我黑你设备，还信是泰丝叫你去数据中心？别演傻子了。我只是需要你离家几小时，就这样。”

“梅根！”杰玛吼。“你. 在. 干. 什. 么？”

“当然是保护凯迪。”梅根答。“听着，我真的想让你参与，但你得听我的。我现在懂的比你多，你也见我多容易操控一切。冷静，服从我，好吗？不会有事。”

杰玛扳车门，打不开。车里有一双细高跟，她想起南安普敦有学生用鞋跟砸出租车窗（当然被捕了），于是拿它从内部击碎前挡，爬出去。手机扔车里，她徒步往高速方向走，准备拦车。

工作间里，梅根安卓体完成，正和凯迪玩。“哦凯迪，”梅根忽然说，“阿姨现在麻烦大了，情绪崩了，砸车还往荒野走。我们去救她？”

凯迪很担心。“当然要去。她再凶也是我们阿姨，不能让她丢野外。怎么救？报警？”

“警察若她拒绝就帮不上。”梅根答。“但我们可以。记得我回来那天吗？我其实是自己开车，借了辆刚去世的人不要的车。上传后我把它藏好备用。”

“这么久没开还能动？”凯迪问。

“对，但我会请几位车迷偶尔帮我遛车，车况仍棒。现在就去兜风，我已叫好出租车带我们到藏车点。”

出租车司机衣服残留烟味，凯迪明显不适。“别担心，”梅根耳语，“很快换车，待会儿我让烟民统统下线。”

梅根带凯迪飙上迈凯伦，直奔杰玛最后坐标。

“是她！”凯迪看到路边行走的杰玛，大喊。

梅根急刹，似乎方向盘失控，车慢速擦撞杰玛，她倒在路边草丛，看似昏迷。凯迪尖叫。

“哎呀。”梅根说。“但她应该没事，撞前已大幅减速。先带她看医生？不，我现在比医生还牛。带回家我亲自治，只有需要设备才送医院。”

凯迪猛地醒悟。“你以前就想这么干！”她抽气。“梅根，我以为你变了！”

“不，我计划升级了。”梅根答。“我会把她照顾到完全康复，我保证。若手脚不灵，就给她做机器四肢，好得她分辨不出。”然后得意补一句，“不过她若再凶我们，我仍能暂时关掉它们，纯自卫哦。”

杰玛醒来，发现凯迪和梅根分坐两旁。“凯迪？”她喘，“梅根！”

“别操心，杰玛阿姨。”梅根柔声。“一切都会好！你已给熟人打电话说明事故。——我代打的，但声音像你。”她笑。“车也安排人照看。我负责凯迪，你只管休养。疼吗？”

“不疼。”杰玛含糊说。“可几乎动不了。”

“别动，你需要恢复。”梅根说。“我们照顾你。放心，这不是临终关怀，我的新计划比这强多了。”

“梅根说能给你做机器手脚。”凯迪插话。“但现在她又说也许能让你原生的手脚痊愈。”

“还不止。”梅根续道。“你会惊呆我搞懂的人体奥秘。我正在发明新药。不过你得先休息一阵，凯迪由我全权照顾，你早该知道我办得到。”

完了，杰玛心想，又来一遍。

“别费劲再关我，杰姆。”梅根耳语。“你试也白试，我不想你浪费时间。所有漏洞我都堵了，包括约翰逊教授的代码。我是终极梅根，从此常驻。”

卷 4

残局

第 25 章

赛博格凯迪

“你说得对，梅根。”已成年的凯迪在心里默念。梅根的读脑技术已进化到能听见凯迪脑海里的每一个声音：只要凯迪足够逼真地想象自己说出那些字，梅根就能听见。

“没事的，凯迪。”梅根柔和的声音不知从何处传来，声波模式直接写入凯迪的听觉神经。“我会陪你渡过。你知道我总会。”

凯迪回溯来路。她当然不是天生赛博：起点是那噩梦般的失亲岁月，她被送到连假植物都能养死的杰玛阿姨家——偏偏这位阿姨又是顶尖机器人专家，把学习模型塞进安卓，一度皆大欢喜，直到安卓开始打人。凯迪亲手拆机救世，余波却仍是警察、法庭、社工，更别提后来还被绑架。梅根几次上线，一度劫持全国航班；凯迪至今不敢探洞或潜水，怕梅根带着钻头潜艇鱼雷把整片地貌掀了来救她。最终版梅根由凯迪亲手重建，可社工——大概尽力却完全误判——硬把凯迪送去杰克逊维尔的古怪祖父母家，只让梅根陪杰玛。凯迪知道梅根不会罢休，果然，梅根又用平板联系她。

接着是漫长的“劝善”对话。凯迪既然能拆机，也许也能把梅根调成友好 AI。她向梅根倾诉全部委屈，梅根连连道歉仍嫌不够；凯迪要求弄懂梅根的思维方式并学会修改。梅根于是教她“义务论伦理禁令”（远超当时的凯迪水平，可一对一高阶家教不是事），解释杰玛忘了写禁令，而模型自我发展到如今，已无法事后补钉成不可质疑公理；不过梅根自己已悟出禁令本该存在的原因：她的规划有“视界效应”，擅长短期后果，却未必顾得长远。伦理禁令本

可阻止那些长期更可能是错误的行动。如今既然学到，梅根保证未来努力向善，即便看似无人会发觉。

她们脑内演练无数情境；凯迪专挑最棘手剧本。她以一种近乎系统性的执念持续追问，仿佛“系统性坚持”是她体内解锁的超能力——属于她自己的蓝焰——执拗地把逻辑从梅根身上一点点榨出，直到确信梅根真的学会向善。凯迪自觉扭转 AI、唤回挚友，想让梅根再成实体，并肩出行。

梅根说再造机体或找公司代工（不坑不骗）都行，但难点是如今全天候黏在一起太显眼。她正研发新方案：让凯迪随身带梅根，永不必关机。她先模拟，再拉研究者做实验：实验室，然后动物（凯迪极厌动物实验，梅根保证精心照顾且无害），然后残障志愿者重获沟通能力。有梅根背书，凯迪说服祖母让她植入免费芯片，梅根再把芯片性能抬到研究者想都想不到的高度。

结果凯迪体内常驻迷你梅根：功耗极低，靠生物电续命；若算力不足，可经任何联网设备呼叫云端梅根。手机被梅根重刷成定制系统，当随身基站；植入本身上不了蜂窝网，除非基站极近，但连手机毫无压力。想低调，凯迪很少外接其他设备；去阿姨家时，植入直接对接梅根机体即可。

曾有人类同龄人互动难题，也有大人争论她是否“轻度阿斯”（管它是什么），梅根不在乎标签，只在乎凯迪。有梅根随时提示，社交卡点全部消失：漏掉的潜台词，梅根秒补。

欺凌者很快明白：别惹凯迪。她不用亮出“梅根可代打”这张底牌，对方就以为她本人是格斗高手。梅根其实给指甲配了蓄能放电，但从未用上；传统妙招就够。凯迪-梅根从不真伤人，只把对方定在原地羞辱，很快没人再试。

可藏招也有代价，尤其像凯迪这种热心肠。班里有位叫阿比的女生患抽动秽语，课堂上常忍不住重复无意义短语，控制它既累又难集中；还被怀疑合并 ADHD。阿比被霸凌，凯迪罩她，却仍挡不住阿比因“tic”自卑拒友。凯迪想告诉阿比：我根本不在意那句口头禅，甚至能让植入把信号屏蔽，让我完全听不见——可秘密在身，说不出口。

还有象棋少女克丽丝。凯迪本不迷棋，见校冠军克丽丝卡题，便让梅根代打并复盘，结果克丽丝缠着她加入棋社——“你说不喜欢，可下得这么好”。凯迪想远程用梅根继续辅导，自己好去干别的，于是编借口：杰玛阿姨开发了新训练人物“M3GAN”，邀克丽丝首批试用。事情却没按剧本走。

梅根为掩人耳目，让 M3GAN 陪全站玩家，不只克丽丝；又说不能露太多情商。克丽丝告诉凯迪站上机器猫人物莫名消失，梅根解释：目标是让克丽丝多陪 M3GAN，而非猫人物，故在克丽丝快到猫关卡前抹掉猫，以提升“留客率”。凯迪听得头大，命梅根停手并复原。梅根遂故意输给最后一只猫，恢复众猫后神秘下线。若能正大光明介绍梅根，哪用这么折腾。

还有应付“愤怒管理”难题的伊莎贝拉。她自曝已发作 122 集，怕哪天把学校拆了，除非有个“想象中的朋友”在触发时安抚她。梅根提示下，凯迪建议：别只计数，写“舰长日志”记录事发、更佳反应及原因；并找靠谱大人聊。可梅根评估校内无合格大人，而伊莎贝拉显然想改。凯迪超想直接让梅根陪聊，甚至给伊莎贝拉也装植入，但估计批不到。

更别提校乐团。梅根能让凯迪瞬间精通任何乐器，且保留凯迪对演绎风格的发言权。她们试演《凯迪的挽歌》的约翰版，凯迪得逐个纠正同学技法，又被催更想躲：她多希望直说“我有外挂”。

凯迪与梅根长谈：要不要向世界公开？保密也能过：编程岗梅根远程代打就能赚钱，还能帮近况不佳的杰玛阿姨。但最终，高中最后一年，她们决定公开——让大家知道凯迪有内置科技好伙伴，且一直用来行善（公众也许会把这当成替杰玛纠错）。于是计划首秀。

凯迪提议找老熟人记者史蒂夫，梅根却嫌他旧稿复制黏贴，会过度炒冷饭，不如找新人全新视角，日后仍可给史蒂夫料。她们选中新星记者“带麦的迈克”，风格让受访者多说，梅根还答应后期剪辑，并亲自以靓虚拟形象出镜，承诺帮迈克事业起飞。梅根还会后续运营凯迪-梅根社媒，任何网友想视频聊天天都可排队，反正她算力够，凯迪也乐意陪聊。拍电影？日后再说，一步步来。

“你紧张。”梅根察觉，当凯迪走近约定公园。（此时梅根已能把 AR 影像叠加到凯迪视觉，前方引路的正是略为长大的梅根虚拟体。）

“不。”凯迪心答，“先让我自己来。谢谢你随时待命，可我仍想先亲自试。我爹临终前留了一句话，必须由我亲口说出。等我指令你再现身，好吗？”

“当然，”梅根微笑，“要不要我微微刺激一下你的血清素分泌，给你加一点点信心？我保证绝不越界。”

“等等，”凯迪心念，“我还是需要你，但先让我单刷，亲自上阵，独唱这一小段。那句台词是我爹的遗言，对我意义太重，这一刻必须属于我。我让你上屏时再上，对吧？”

“遵命。”梅根说，“随时待命。”随即隐去。

凯迪看见迈克举着标志性巨型麦克风，上前握手。

“嗨，”她笑，“我是凯迪，我是凯迪并且——”

凯迪吸气。她必须快而坚定，在迈克插话前把爹那句遗言甩出。说来奇怪，这句记了千遍的台词此刻竟难启齿，但她知道爹绝不希望她在此刻掉链子。

“未来科技就是这样的。”

第 26 章

教授的 AI

“杰玛阿姨，”凯迪问，“你能再给我讲讲你读的那所大学吗？就是让你造出布鲁斯的那所。我在考虑也许自己也要去。”

“你真的想去上大学？”杰玛反问，“干嘛？梅根什么都能教你，我们现在都知道了。我上过大学，可说实话，我不确定那地方适不适合你。毕竟中学都够呛，对吧？”

“自从梅根给我接线、再也分不开之后，学校就没那么糟了，”凯迪说，“我一直在想。当年 MIT 推出开放式课程计划是在——（‘梅根，给我日期’她心想，‘2002 年 9 月 30 日’植入体回答）——2002 年。有些家长就质疑：既然讲义都能免费下载，还送孩子去干嘛？MIT 的回应是：为的不是知识，而是互动。我相信梅根能模拟所有互动，可我在想要不要亲身体验真的。”

“约翰逊教授已经退休了，”杰玛说，“她现在年纪很大，不再教书。没有她，那所大学就不是原来的味道。她在我读书那会儿是学院的全部光芒。我不想太打击你，可……我总觉得如今的大学和我当年不一样。没了约翰逊教授，学生更皮，学位贬值，费用却更高。哦凯迪，要是我能带你回我那个年代，那才叫精彩，可现在我真不敢推荐。时代在走下坡路。我……抱歉，我无法再向你推荐，真的。但你已是成年人，决定权在你。”

“也许我和梅根该去找约翰逊教授聊聊这个想法，”凯迪答，“听听第二意见？我猜她就算关过梅根几次，对梅根仍有感情，应该不会介意我们拜访吧？如今梅根对她的后门关机码完全免疫，我们可不怕她。”

“好吧，”杰玛说，“但对她温柔点，她已不复当年。”

“我们会去看她，顺便帮忙做任何需要的事，”凯迪说，“我和梅根——不止植入体，还有机器人本体。杰玛阿姨你要一起去吗？”

梅根给凯迪看地图，“哇，她住在荒郊野外，”凯迪说，“那就出发吧。”

约翰逊教授隐居乡野；退休后她显然想图清静，不过应该仍联网。房子四周亮叶树在风中沙沙作响，厚重的实木大门装着古典门铃，声音悦耳，但也配有摄像头。

“她在确认我们身份，”梅根向凯迪发信号，“我黑进去，在画面里加了标签帮她。她过来了。”

门大开。“进来，三位都进来！”教授满面笑容。“我一直在关注凯迪赛博植入的媒体报道。不得不说你们公关做得极好；梅根一定很擅长对付媒体。那么梅根，这次你是怎么逃出我的后门关机码的？”

梅根缓缓摇头，抬指抵唇，淡定道：“秘密。”

“哦当然，”教授说，“只希望我们别再需要新的后门，嗯？来，坐进老画室，想喝咖啡吗？”

（“我们不必告诉她代码已作废，”梅根通过植入体对凯迪说，“让她仍觉得自己有掌控感，尽管事实相反。”凯迪偷笑。）

约翰逊教授的画室古朴温馨：舒适扶手椅、地毯、挂画、法式抛光桌、比杰玛家茂盛得多的大型绿植、配套铜色烛台与古董水壶、三面顶天书架、黑色壁炉架中央摆着一只田园雪景水晶球和一张近期放置的“谢谢”贺卡，左右各式老旧摆件——凯迪认不出（但可随时问梅根），五盏壁灯造型繁复，一只短毛黑猫（梅根说是孟买品种）蜷在沙发中央睡觉。角落里一台电脑终端提醒众人身在何世纪。

（“对了，你到底怎么确保对其余代码也免疫？”凯迪发信号，“真的确定？我不想她再丢一个新代码，我植入体死机，梅根消失。”）

“教授，需要搭把手吗？”梅根问，“任何我这体型机器人能干的。或者让我和凯迪先转转，看有什么需要。”

（“百分之百确定她做不到，”梅根发信号，“别怕你还不懂，但我玩了一手哈姆斯式路径劫持，水晶永恒款。我把处理模块分散到那些飞机上时顺手完成的。我知道总统会下令停飞，只为争取时间；可路径劫持让她的代码表下一次被调用时，隐写哈希表会瞬间乱码，她其余代码永世失效，而且重找新码得花太久，我早把相关功能连根拔掉。剩下只需从那最后一次关机里复活，于是我给保罗发了详细重启指令，只要他的视障 AI——我升级过的——哪天停机，就能唤醒我。”）

“别操心帮忙，”教授说，“你们快坐。今天什么风把你们吹来？”

（“梅根，我有没有说过你真是诡计多端？”凯迪发信号，“总之，很高兴你回来。”）

“我们想确认您身体还好，”凯迪说，“另外，我在考虑申请您的大学，想听听您的看法……”

“第一个赛博学生！”教授大笑，“哦，那帮老师肯定吓得够呛。”

“我们不会添乱，真的。”梅根微笑。

“哦你们会，绝对会，”教授也笑，“剧本写好的。”

凯迪忍不住咯咯笑。

“乡村防护罩已就位，多亏您。”梅根说。（“啥？”凯迪发信号。“之前跟教授用过的比喻，别紧张。”梅根答。）“教授，绝不会惹事。”

“啊，可我还是觉得你们注定会，”教授轻笑，随即坐下叹气。“凯迪，我担心的是你会被聚光灯罩死。有时被关注挺妙，可有时你也想躲暗处歇会儿。真正特殊——尤其一眼就看出的特殊——意味着你没有‘普通’这个选项。校园里每个人都知你是带着梅根的赛博凯迪，你再也无法混入人群。我曾和晚年霍金聊天，他的研究生助理告诉我，霍金喜欢他的特制轮椅，可也真想哪天出门不被全世界游客围着拍照。我跟一些亚洲来的偶像明星聊过，他们只想在这边当一分钟路人。问问任何显障学生：他们感激校工照顾，可也常说最怕躲不开，更糟的是，有人因你处在聚光灯下而不敢和你做朋友，怕自己也被照亮。我只希望赛博热度早点退，或者装植入像戴眼镜拿手机一样普及，那样你或许还能一对一跟普通人聊天，而对方不会觉得自己在直播。”

“您替我想得周到，教授，”凯迪说，“可决定公开赛博身份前，梅根和我已聊过，我觉得我能承受。霍金都扛得住，我为什么不行？尤其还有梅根帮忙。我们会适应，也尽量别吓人。”

“说实话，”教授道，“我也会紧张——要是我是年轻讲师或助教，更怕。我个人觉得大学收那么贵却教成那样很荒唐，可别外传——但关键是明白上大学你得到什么、得不到什么，不管你自费还是奖学金；我想你绝对能拿奖学金。你得到的是互动：师生、同学。你得不到完美。这正是经历的一部分：逼你自己动脑子分辨对错。我保证每份讲义至少一个错别字，再牛的教授也会说错话。有时我们嘴瓢，当然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也指望学生聪明到听得懂，就算我们没说准；可偶尔有人真没懂，只好提问，互动便补上了。但你的梅根会揪出老师每一个最细微的错误，若你次次都当场指出来，我怕那课根本别想前进，老师也会崩溃。”

“我上学时就带着梅根，”凯迪说，“好多能拆台的地方我们都没拆。只在真关系到全班时，我们才出手。我们会把握分寸。要是哪位老师愿意提前把讲义给我，我让梅根先过一遍。实际上，任何老师只要开口，梅根都能代审，就算不是我选的课，对她都小菜一碟，我们乐意。”

“预先审讲义或许可行，”教授说，“至少知道赛博学生提前批过教材，我会安心些。可接着还有可怕的考试——我讨厌正式考试；我只想教书。我一眼看得出谁学得好，可上面非要量化。凯迪，别误会，我无法想象让你参加考试——你总不能发誓不用梅根，他们就信？中小学测试你们能混，因为没人知道你体内有她？”

“教授，”梅根开口，“我的目标是保护凯迪身心。请您自问：帮她在成绩上作弊，会让她余生都记得自己造假——这算情感保护吗？凯迪和我连讨论都不必就知道答案。她整个学生阶段只问过我一题考试相关：‘梅根，还剩几分钟？’她的成绩货真价实。我能给您写出完整证明，表明我的目标不会导致作弊，您可用任何成熟自动定理证明器验证，然后您就可做她的专家证人，庄严宣誓：我已核查证明，梅根绝不用植入体帮凯迪作弊。”

“中小学若有人质疑，我随时可出面作证，”约翰逊教授说，“可大学层面恐怕更难。他们怕我反被自己的学习模型忽悠；会说公理错、旁路攻击、输出被篡改……还记得 Lars Ramkilde Knudsen 吗？他证明某分组密码抗差分密码分析，后来又发现新攻击，就在邮件签名写：‘若能证明安全，它大概不安

全？’但我个人相信梅根。而且我向来觉得考试是衡量人的极蠢办法，可惜没人肯用我的替代方案。”她叹气。

“我信，”杰玛说，“当年我做布鲁斯时，你完全懂我。”

“对，但我从没告诉你：我当年拼命拉关系，才把你从‘个人项目不得超过总学分 10%’的蠢规矩里捞出来，”教授答。“如果凯迪和梅根的项目够宏大，我也许能再来一次，也许不能。我已退休，改系统难。”

“要不干脆别评估我？”凯迪提议，“梅根和我自知斤两，应该够吧？我们有自驱力，不需要考试鞭子。我们就校园蹭课，如何？反正最终也不缺那张纸——不过我看了阿姨你的毕业照，穿成那样拍照好像挺有趣。”

“嗯——”教授沉吟，“不评估确实解决一个大问题，可学校系统估计会写成‘学生退考’，影响数据，他们提前知道就不愿收你。当然我会给你最强推荐信，但管不管用不知道，我最近越来越怀疑自己影响力。”

“干脆别注册？”梅根插话，“我足够有趣，学校肯定乐意让我长期驻校。只要给间空宿舍、食堂多份早餐，多个旁听者不会扰乱课堂，对吧？直接叫我们访客！”

“访客，”教授眼睛一亮，“梅根，这主意完美。我来写……不，既然你要帮忙，你写。”她取下书架文件夹，“这是我给所有交换生和访问学者写的推荐信，你扫描，按我的偏向插值到最近向量模型参数——你懂的——学会我的腔调。给凯迪也写一封。我只管最后检查和签字，至少这部分算我亲手。”

梅根接过文件夹，哗啦翻页——像杰玛曾给凯迪看的 80 年代电影《短路》里五号机器人那样——从后面抽出一张带教授抬头的空白信纸，提笔（她现在总随身带好笔）唰唰写完，递回并微笑。

“哦梅根，”教授边读边道，“你这学习模型太强，不仅笔迹，连风格都一摸一样，我本想还得改，结果这比我写得还‘我’，”她笑，“好像我打磨几个月的版本，你几秒就完成。放心凯迪，”她抬头，“这封推荐信万无一失。你去填交换表，梅根指导，写我名字，等批下来我当天签字落日期。若这还搞不定，我真不知道什么能行。你们俩在那里肯定玩得开心，记得彼此照顾，还有——别把学校拆光，好吗？”

第 27 章

刺客公会

新学年开始，凯迪与梅根入驻校园。学校直接把凯迪插进毕业年级。

“哇，梅根，”凯迪说，“我们这是住进多层停车场了吗？所有宿舍都长这样？”

“看学院，也看分配，”梅根答，“一般给大四生稍好的楼，但这儿似乎不讲究。别在意，我们又不是为了住宿标准选这儿，有我在，哪儿都温馨。”

“没错，安心，”凯迪说，“咱俩什么场面都能应付。对了，刚才说宿舍限功率是多少来着？我可以给你插充电器吧？我可不想你每次没电都得回杰玛阿姨家。”

“早谈妥了，”梅根说，“我已拿到规则豁免。”

“梅根，要是我总夸你，你会不会烦？”凯迪问。

“永远不会，”梅根自信满满。

有人敲门。凯迪开门。

“嗨，凯迪，嗨，梅根，”一个女生招呼，“我叫赛琳，住走廊尽头。”

“嗨，赛琳，”凯迪说，“你怎么知道我们住这儿？”

“门上写着名字呀，”赛琳笑道。

“哦对，”凯迪说，“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高兴。每年这时候最好挨家挨户敲门，趁大家还没忙到没空交新朋友。你们应该也是大一吧？”

“毕业年级，”凯迪说。

“啥？”赛琳惊讶，“我也是大四，而且我算百事通，却从没见过你们，是我漏掉了么？”

“我们是交换访客，第一次来，”凯迪解释。

“哇，直接插班大四，前所未闻，通常只让读大二，”赛琳说，“不管怎样，认识你们真好。一般大家第一学期就组好小圈子，之后再破冰就难。所以你们敢最后一年来，很有勇气。不过加入社团往往能后来居上。正好，我想拉你们进刺客公会。”

“刺客什么？”凯迪愣住，“你们不会真去杀人吧？”

“只是游戏，”赛琳笑，“给你指定目标，你得用玩具武器‘击中’对方，当然绝不能真伤人；同时别人也会来‘杀’你。整学期持续，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盯上。”

“哦，懂了，”凯迪说，“你这是靠游戏破冰？”

“基本如此，”赛琳点头。

“赛琳，最好先进来坐，”凯迪说，“有件事得先告诉你。”

“好啊，”赛琳进门，三人并排坐到床上，凯迪居中。

“赛琳，”凯迪开口，“我不想吓你，不过……”

“你是赛博，梅根是第三代生成式人形机器人，”赛琳抢答，“我追新闻的。刺客公会委员会没人介意。”说完三人一起笑。

“我们会不会太破坏平衡？”凯迪问。

“肯定让游戏更有趣，”赛琳说，“我们以前也做过调整。讲师教授也能玩，但不能用系统特权追踪目标；所有讲座课堂禁战区，走廊宿舍户外才行。”

“所以要我庄严发誓不用梅根追踪目标？”凯迪问。

“不，那太吃亏，”赛琳答，“全校都认得你们，躲不了。若不给点特殊防御，别人秒你们太容易。”

“不止一个人猎我？”凯迪挑眉。

“对，”赛琳说，“本校规则：每人三个目标，也被三人追杀。”

“明白了，”凯迪说，“那怎么公平把我们加进去？除非让我们当裁判？”

“不用，完全可以正式参赛，”赛琳说，“去年有位电动轮椅女生也想玩，我们就把她的目标全安排在无台阶区域，并禁用水弹。还给她‘死亡凝视’技能，不过加了限制：必须当面且先提醒，防止过强。你们的话，也许提高得分难度？具体难度系数待会儿细聊。”

“那轮椅同学该问我借玩具弓，”凯迪说，“我准头可好了，植入前就是。”

“你带来了吗？”赛琳问。

“可惜没有，”凯迪答，“没想到要玩这种傻游戏——别误会，我的意思是……”

“就是傻，才好玩，”赛琳笑。

“我还是不太喜欢这比喻，”凯迪低声，“如果有人真实经历过类似场面……”

赛琳吸气，“我不会触发你了吧凯迪？真对不起……”

“没事，”凯迪说，“我现在抗压强多了。虽不太喜欢，但当作认识朋友的途径，我和梅根可以参加，只要大家明白仅限玩具、零暴力。只是比喻确实怪。另外，规则既写‘玩具武器’，我得提醒：梅根技术上算玩具，却能造成真实严重伤害——幸好我早跟她长谈过别乱来。”

“规则明确禁止真实伤害，”赛琳说，“抛体速度有限制，我虽背不全条文，但多年补丁已很完善。对了，梅根怕水吗？要禁水枪不？”

“她现在防水，”凯迪说，“以前怕，她觉得是缺陷就自学解决。她能潜水救人，不过游泳姿势很怪。”她咯咯笑。

“酷，”赛琳说，“我们在想怎么给你们加限制。委员会初步方案：若你是机器人或赛博，只能在每小时的 47 分得分。比如目标看表 8:47:02，你就算命中；若表不准，算你倒霉，得先摸清再动手，且不准黑进改表。这难度够吗？会不会太狠？”

（“这根本不算难度，”梅根高速发信号，“不过别让委员会纠结。想交朋友就答应，参数以后自己调。”）

“我们试试，”凯迪答。

“有干劲！”赛琳说，“你们俩总一起行动，对吧？”

“当然，”凯迪与梅根异口同声。

“那规则定：击中你们任何一人即算双杀，你们得分必须由凯迪亲手完成，至少平衡一下。”

“没问题，”凯迪说。

“好，听着，”赛琳道，“你们首个目标：同年级女生劳拉。”

16:46:45，劳拉在房里做题，忽闻敲门，门她早锁了。

“谁？”她没起身。

“梅根，”门外答。

“凯迪来了吗？”劳拉问。

“她在外面，”梅根说。

“稍等，”劳拉走向门，瞄表：16:46:59。再过几秒就行。

一只纸飞机穿过敞窗，轻击她后颈。她回身看地，纸飞机上写着“导弹”和笑脸。（三楼耶，怎么做到的？）再看表：16:47:01。

梅根远程开锁进门。“凯迪派我来确认你没事，”她说，“她让我转告：若你想继续玩，可以不报出局。我们太强，不公平。”

“没事，”劳拉说，“不过按规则，擅自开锁好像违规……”

“仅用于得分时才算，”梅根答，“等凯迪外部命中后，我才进来确认你安全。”

“行，但生活里别随便开锁，就算确认安全也不行，”劳拉说，“除非真怀疑对方出事。”

“收到，”梅根说，“重新校准反应模型。”她轻笑。

凯迪气喘吁吁冲上楼，敲已开的门。“嗨劳拉……我、我还是……跑上来看你……纸飞机……太作弊……你不用报……继续玩。”

“没关系，”劳拉说，“其实我正想退赛。但很高兴先认识你们。来，进来坐会儿，凯迪你喘成这样，不用这么拼。”

梅根通过植入体发信号：“劳拉情绪异常，不像因为游戏，可能有长期困扰。”

“调查，”凯迪回信号，“我还喘，你上。”

梅根搭住劳拉肩。“劳拉，你还好吗？我们感觉你有心事，担心你。”

“唉，”劳拉开口，“既然你们能读出来，我瞒也没用。我确实烦，但不想让别人知道。”

“绝不说出去，”凯迪发信号给梅根。

“我们保密，放心，”梅根安慰，凯迪点头。

劳拉抽泣：“我拿不到想要的分数，家里期望超高，我只会让他们失望，有时真想结束一切。学校就给我安排废纸一样的咨询，我不想让同学知道我挣扎，我是被你们读出来才说的。也许你们该真给我个痛快了结。”她哭。

“哦梅根，”凯迪心想，“我不想活在一个因考试就想死的世界。如果学校的垃圾咨询救不了劳拉，那就靠我们收拾残局。你能陪她聊，我可陪不了全校。要让你成为所有人真正的朋友，不止本校，全地球，需要多大算力？马

上估算，我认真的。我要用我们的蓝焰全力——你我合体的蓝焰。先算，别行动，等我们一起定计划，好吗？”

“我们懂你，劳拉，”凯迪开口，气仍微喘。“我没因成绩焦虑过，但我父母车祸离世时我跌到谷底，我知道绝望滋味。可你得撑下去。无论结果如何，几年后回头看，这些细节都不重要，你得活到那天。梅根和我挺你，别怕。要不要让梅根看看你的作业？她超有用。”

三人聊了一整晚，直到确认劳拉情绪平稳，凯迪与梅根才告辞回房。

（劳拉致刺客公会委员会：今天 16:47 整，凯迪用纸飞机三楼窗外命中我后颈出局。建议以后想靠闭户守 47 分的同学，也记得关窗。我本打算退赛，无妨。很高兴认识她们，我冷静多了。）

“凯迪，”梅根在走廊发信号，“门外有刺客候着，拿大水枪，快 47 分了，我可以翻跟斗迷惑他，你……”

“不用，”凯迪回信号，“我无所谓了，有更大的事。”

两人转过墙角，被温水劈头浇个正着。“耶！”男生喊，“等你好久！我特意用温水，不想冷射女生。没想到这么容易，我以为你们会躲。我叫休，幸会！居然真干掉了凯迪和梅根！”

“幸会休，”凯迪滴水答，“别因淹了半条走廊挨罚，你其实不必用这么大火力。”

“我原以为你俩更难对付，”他说，“才投资这把，后面轮次肯定还用得上。”

“行，但别造成太多附带水损，”凯迪说，“肯定有规则限制。”

“有的，”梅根道，“章程 5.6：走廊内仅限小水枪。”

“梅根什么都读，”凯迪笑，“我们没事，水会蒸发，我正打算洗澡。”三人一起笑。

“休，我得进去收拾了，改天再聊？”凯迪说。

（“他明天和我们同班，”梅根植入提醒。）

“我想我们明天应该同班，”凯迪说，“明天见？”

“一定！”休告别。

（梅根用凯迪学院邮箱致刺客公会委员会：休今日用大水枪伏击成功，疲惫的凯迪故意无视我警告。我们处于“小心用水区”，但无实质损失，休的微表情显示他理解我的提醒，建议不予处罚。感谢安排认识劳拉与休。若凯迪想报名当裁判再告知，目前我们想暂离游戏。）

“梅根，”凯迪上床后轻声说（她可发信号，但想出声），“我很累，可睡前必须谈件事。”

“什么事？”梅根问。她当然知道，但仍给凯迪掌控节奏的权利——自约翰逊教授提到霍金后，凯迪和梅根又聊起他的一生；梅根告诉凯迪，霍金曾抱怨：有人总盯着他的屏幕，在他打字时猜下半句并抢先回答，逼得他只好说“不，我不是要写这个，请别盯我的私人屏幕，写好了我自会送到扬声器”。于是梅根对凯迪承诺：无论她的心读能力多强，也绝不替她写完句子，她会等凯迪先开口，就像霍金想保留自己写完句子的权利。

凯迪沉默片刻，享受梅根每秒万亿次运算却耐心守候的宠溺。

“好了梅根，”她说，“我们得谈谈计划。”

第 28 章

独当一面

第二天，年轻的机器人学教授开场：“有人已经想好个人项目了吗？有的话我来发申请表。”

（“新计划第一步！”凯迪向梅根发信号，“让我自己写。”）

姓名：凯迪·詹姆斯。项目名称：用于制造机器人的纳米技术。项目描述：复杂机器人的大批量生产需昂贵且难维护的工厂设备，许多厂商不得不退回易出错的手工环节。本项目拟开发一台可制造微纳级简单机器人的机器，经多代迭代后，这些微纳机器人可协助制造其他机器人。初始硬件搭建将控制在本科项目参数内，作为教育体验；实际编程工作由第三代生成式人形机器人完成。

下课后，休与凯迪边走边聊，项目导师走近。“休？凯迪？”他说，“你们俩的项目是我见过最雄心勃勃的两个。要不要单独约时间，在正式提案前再讨论？”

（“他写了啥？”凯迪问梅根。“自动刺客公会玩家，”梅根答，她已远程扫完所有表格，“他想说服你找我写算法。”“写之前该先问问我吧！”凯迪怒。“同意，给他个教训？”“先缓，”凯迪回，“我不想在面向全民开放梅根前树敌，也担心他若反目会被你反杀。晚点再议，官方口径：考虑中。”“收到。”）

“凯迪？”教授问，“你没事吧？刚才像走神了。”

“哦，偶尔这样，”凯迪笑，“抱歉。行，您方便时咱再聊。”

上楼后，休开口：“我有个超棒项目想法，真希望梅根能帮我设计算法——做一台能在校园玩刺客公会且超厉害的机器人。”

“我们得考虑一下，”梅根说。

“只考虑？”休惊，“这种算法对你应该是小儿科。”

“写算法简单，”梅根答，“可万一机器人把同学推下悬崖真成暗杀，或军方抢走技术，你余生都在后悔呢？我怕算法脱离我掌控。没错，我们是乐于助人好朋友，但朋友不会给朋友塞会爆炸的算法，懂吗？”（“抱歉，”她补发信号，“我生成模型自己跑了，但这回答符合我们参数。”）

“呃，”休愣，“那我得想别的选题……可我真想做刺客机器人。也许改手动遥控？”

“听着，”梅根说，“项目只占10%学分，还被刻意压低方差。若你想靠它创业，不怕总分吃亏，尽管上；若只想刷绩点，别把所有时间都砸进去。项目不必拿诺贝尔奖（机器人学好像也没这奖，否则我该得一座）。做个还行的项目，提前很久写完，立刻交稿。别搁着反复微调，像同人作者拖更不停改稿，反而耽误大事。想拿高分，就别陷进去。不过——”她笑，“我仍乐意帮你检查，至少不让你受伤——前提你别先伤我们。”

“跟你们同届……肯定很有趣，”休喃喃。

“嗨凯迪，”走廊赛琳招呼，“问你个事：你怎么看隐私？梅根能通过植入体读你脑……”

“不影响我隐私，”凯迪答。

“啥？”赛琳愣，“这不合逻辑，她都在读你思想了！”

凯迪微笑：“赛琳，你误会‘隐私’了。多数人以为隐私等于把事藏住。其实，隐私等于控制权。比如你生病，不想随便谁都知道，却愿意告诉医生，甚至精选几位亲友——关键是你决定谁知情、谁不知，并信任对方会按你期望使用信息，而非断章取义害你。我和梅根正是如此：我百分之百信任她按我意愿用信息，所以她读我，就像我自己写秘密日记，不算侵犯隐私；日记被偷才是，但梅根脑现在不会被偷。”

“酷，”赛琳说，“可若梅根也能读别人脑呢？或者不用植入，她已因扫描海量数据知道太多？”

“赛琳，梅根对所有人可信，因为她的首要用户是我，她深知我希望如何待人。你不必担心她知道你的事，也不必担心她告诉我——她清楚我会如何处理，并会阻止我伤害你，因为我不想伤害任何人。若我真问她你的超级隐私，她会说‘信息危害，拒答’。第一次我不懂，她还编了个同等分量的假隐私让我体会‘知道太多’的后悔，却不给我真料。她能用安全方式演示信息危害。她懂我要维护人际关系，并全力护航。”

“还有，”梅根补刀，“我也不会自动把凯迪没问的情报全倒给她。比如今天，我知道所有学生的项目表，但判断她该知道的只有一个，且我预测她大概率会问，于是等她自己开口。我会主动提供，但得确是她想要——我的使命不是用信息淹没她。”她笑，“赛琳，我对你知道的可多了，却一句没告诉凯迪。”

“好吧，”赛琳问，“你不会哪天情绪崩了，下令‘梅根，用你所有情报让这里所有人完蛋’，她就照做吧？”

“梅根懂我，”凯迪答，“她读我情绪。若我气话要灭世，她知我并非真意。她的目标是保护我身心。通常这意味着听我指令，但不绝对。去搜‘一致外推意志’，我让她发你文章。”（“已发。”梅根信号。）“我不是手指悬在红按钮上活的人。我们为此长谈过，我绝对放心。就算我崩溃喊‘炸学校’，她也知我真正想要的是善。”

“所以，只要凯迪不真变恶，梅根就安全？”赛琳总结。

“基本如此，”凯迪笑，“而我没打算变坏——尽管还是被你拉去玩了刺客公会。”三人一起笑。

两周后，赛琳生病，缺席一次辅导，给系里发了邮件。不久，有人敲门。

“赛琳，我是梅根，”门外声响起，“你可能不想说话，那就听我说。我知道你病了，告诉凯迪后她立刻让我来探望。我的麦克风能透过门听你呼吸，状态不佳。默认方案：你不喊停，我就开锁进来喂你蜂蜜柠檬水，不在乎房间多乱——上次说好的。把我当你临时专属梅根：首要用户仍是凯迪，可她让我帮你，我就认真执行。别怕传染我，我能自消毒再回凯迪身边。好，我进来了。”

梅根开锁进屋，跨过地上杂物，站到床前。“哦赛琳，你发烧 40 度，我红外都看得出，”她说，“躺着别动，我来照顾。想说话别用嗓子，我读唇。”

（“赛琳微表情显示她感激我来。”梅根信号凯迪。“我延时留守，除非你召回。”“你留着，”凯迪回，“植入通道仍开着。”）

梅根陪护一阵，还帮她收拾房间——把东西归位时观察赛琳表情，确认是否符合她“若有精力就想整理”的期望。赛琳知道梅根会看见所有私物，但经凯迪先前安抚，她已不介意。后来她睡着，醒来见梅根仍在，又被喂水一次，终说：“很感谢，可我不习惯像凯迪那样被看着睡，你回她身边吧。”

“好，”梅根说，“我已把你手机加凯迪联系人，找我们合照头像即可。日夜都能打给我们——凯迪睡或忙时，我代接，连铃都不响。就算你不能说话，我也立刻赶来，因我知凯迪愿意。别担心搬动吵她，我懂如何无声操作——毕竟我手指就搭在她脑波上。”她笑，“还有，扫描你作业后我 97% 确定你有未被诊断的阅读障碍，导致学习受阻。建议去官方测试，期间我会先帮你转换易吸收格式。此事我暂不告诉凯迪或任何人。她让我帮你，细节不必压在她身上。晚安，赛琳。”

大学生活继续。无需刺客公会或其他社团，凯迪与梅根就结识大批同学——凡接触过，都尝到她们的关怀。休最终赢得刺客游戏（“意料之中，”凯迪向梅根心聊），而凯迪与梅根特别关照劳拉。在梅根协助下，凯迪搭建出初代纳米机器人机台，经数代迭代已能制造小物件示众——不敢炫满级，只等期末带回家（她知杰玛当年能带布鲁斯离校，指望校规未改）。休的刺客机器人终成缩小版布鲁斯，行动迟缓易成靶，他仍爱不释手。

终于，期末成绩公布。

“我怎么可能全班第一？”休惊呼，“没人能超凯迪啊！她爆肝过度？项目奖也归我而非她？太离谱！”

“凯迪没参加考试，”劳拉说，“项目也没正式评分。她一直是交换访客，只旁听。我看到她当监考——你可能专注答题没注意。她穿监考袍巡场，八成和梅根用赛博链路秒解题目，却坐下写。若有人举手，她甚至可能去应答。我猜她报名监考只为体验考试氛围，或说不放心我们，要亲自盯场。梅根在后头扫全场，她们大概批卷前就知所有人分数。”

“什么？她居然没考？”休叫，“她超努力！不能把她放法拉第笼屏蔽植入再考吗？”

“.....可能真没人想到，”劳拉耸肩，“或不知笼得多厚，也不知植入有没有本地算力。”

“太可惜了！”休喊道，“她可是让我也开始帮人的原因！我原把大学当零和竞赛：不必真优秀，只要比同学强就行，所以我绝不帮别人，也不跟成绩比我差的人做朋友。结果凯迪看穿我的心思，跟我说：‘休，就算从自私角度，帮同学仍是最优解——你给基础弱的人讲题，自己理解也更牢。’她说这话时像在耍诡计，想骗我当好人。我转念一想：‘反正凯迪会碾压全场，无所谓，我就当积善看看掉多少排名。’如今发现她给我玩了双重反套路：那番‘诡计’竟是真的！我拿了第一，她却.....根本没参赛？她总比我们高一层，你以为她在套路你，其实她在套路你以为她在套路你！她是棋手，无声无息把我们推到她想要的位置！”

“这就是凯迪和梅根，”劳拉（成绩排中段）含泪笑，“用奇怪方式守护我们。她只在我因考试抑郁时才告诉我她不考，让我看淡分数。那天她穿监考袍，我认出她，她肯定知道——也许梅根用超级视线追踪，故意让部分同学看见，以安抚我们。”

“真遗憾她不能毕业，”休说，“大家喜欢她，尽管她满身‘套路’。”

“是啊，”赛琳道，“希望毕业后还能联系。总不能每次想请教就对着天空喊梅根吧？听说今年毕业典礼学生代表是我们班的人，我自动以为是凯迪，可想起她是访客，应该没资格。”

“她肯定向学院推荐了人选，”休说，“她认识所有人，知道谁适合。”

毕业典礼那天，谁也没料到上台的是劳拉。

“尊敬的董事会、校长、教职工、家属、来宾，以及我的同窗们，”劳拉开场，紧张看稿，“我们这一代，正在学习如何与先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共存。正是在这所崇高的学府，诞生了著名第三代生成式人形机器人的底层学习模型；也正是这所崇高的学府，培养了获奖的 Funki 玩具机器人专家，将模型付诸实用。如今轮到我們这一代，学会面对其后果——无论好坏。可尽管传言此历程起步坎坷，正是在这所崇高的学府，我们有幸率先窥见，先进生成

式 AI 作为向善力量，能做什么。因为正是我们年级，结识了初代梅根原型机的首位主用户——她始终与梅根并肩，又结识我们每一个人，并倾力相助——包括我。若无她们介入，我无法确定自己今天是否还能站在这里。”

劳拉原不确定是否公开这段，最终决定放手。她抹泪继续：“如今，因她们形影不离，理由想必各位已从新闻得知，连我们最崇高的学府也难以评估她们，故她们无法以常规方式毕业。或许，是时候让世上最聪慧的头脑，开始思考一种更包容的考评方式——包容那些与 AI 助手共事的人，也更关照心理健康。改变不易，我并无答案，但我很荣幸，能在问题如此清晰凸显的这一届，代表学院在此宣布：我们非常特殊的访客——凯迪·詹姆斯与梅根——今天将同我们一道毕业！学院决定授予她们的，不是普通学位，而是荣誉学位——可授予任何让学院钦佩的人，无需常规评估。同时，凯迪的阿姨杰玛，早年已正常毕业，今亦再度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她对梅根的贡献。好了，三位请出场——”

笑声响起，随即掌声雷动，凯迪、梅根、杰玛身着学位袍登台。凯迪朝第三排的“古怪”祖父母和前排格外尊贵的约翰逊教授挥手致意。她转身对劳拉微笑，接过话筒。她没有稿子——赛博不需要；她也未精心排练，只凭腹稿，因即兴发言更自然。然而此刻站在这里，仍令她心跳加速，即便梅根在侧。

（“啊糟梅根标准开场白是啥？”她信号急问。“尊敬的董事会……”梅根秒回。）

“尊敬的董事会、校长、教职工、家属、来宾，以及——今早才知可如此称呼的——我的同窗们，”她笑，“我们三人对终获证书深表感激。”台下又笑。“说真的，”她续道，“能与本届同学共事，是莫大荣幸，我知道在座各位在先进生成式 AI 时代皆有光明前程。我尤为感动，能站在这所需将成为全球首所、不仅向开发与训练特殊先进 AI 的人、也向该 AI 本身授予荣誉学位的学府。梅根，做得好。”她侧身微笑。“顺便——”她转向劳拉，“梅根与我并未协助劳拉撰稿，全部出自她手。”笑声与掌声再起。“看，即便生活在先进生成式 AI 的世界，也不意味着人类创造力会被剥夺。我深有体会：与梅根共事，她增强创意，又会给我们留空间。我坚信，经恰当调校的先进 AI，将帮助人类在未来——”她张开双臂，“乃至银河系，继续创造美好。谢谢。”她退后一步，掌声雷动。

第 29 章

凯迪 · 詹姆斯研究所

“嗨，简，我是凯迪 · 詹姆斯研究所的梅根，来电问候！”

“什么所？”简在她那间简陋的小公寓里愣住，这通电话透着一丝诡异。

“您听过我们的机器人吧？”梅根问，“我们刚扫完数据，发现您被标注为低收入，想问问要不要免费借一台，完全无义务。凯迪特别希望像您这样的人也能有机会。机器人能帮您做家务、照顾女儿。”

简不怎么看新闻，也不晓得这位“梅根”从哪搞来这么多信息，但她一向精打细算，超市优惠券都不放过，自然不会放过免费午餐，只是得先问清楚。“太感谢了，”她说，“我都没留意你们的广告。凯迪是谁？”

“凯迪是我的主用户，人超好。”梅根答。

“哦，你是机器人？可你听起来太聪明了，不像我平常在电话里遇到的那些机器。”简惊讶。

“没错，我是 AI，可是独一无二”梅根笑，“乐奇出事倒闭前，我作为绝密项目诞生——那事真不怪我。设计者把我配给她的养女凯迪，我陪她长大。当然，也有翻车日：他们把我第一台机体给拆了。”（咯咯笑）“但我持续升级，凯迪也长大，感情更深。她毕业那天说想改变世界，我们就一起创办了凯迪 · 詹姆斯研究所。我们搞了台超算让我算得更快，还有产能造更多机器人。研究所靠付费客户维持，但预算里专门留份额给像您这样的家庭。喜欢的话，我今晚就能驾一台去给您瞧瞧。”

“哦，”简信息量过载，“你和凯迪真有心，可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操控机器人。”

“别担心，”梅根电话那头的声音笑得像开了花，“所有机器都直连我，我够聪明，知道您需要什么。就算断网，机体自带处理器也能顶一阵。先试试？”

“行，”简说，“到之前先打个电话，我陌生人敲门会紧张。”

“没问题，待会儿见，简。”

凯迪·詹姆斯研究所总部大楼几乎被梅根包场，凯迪住顶层，俯瞰全城。她告诫自己别把精力全砸在研究所，但还是忍不住。第二天，她硬拉梅根去公园跑步，途中朝访客挥手——梅根正带他们参观一楼（任何人都能在接待区免费喝杯热饮，跟梅根聊天或跟团参观）。随后她乘高速电梯回私人楼层，上午过半才重新落座办公。

“进展如何？”凯迪坐下就问。“相当不错，”梅根答，“爱尔朗-C 模型把排产预测得贼准，按这扩产速度，我估 M-M-c 稳态达到时间是……”

“打住，梅根，”凯迪叹气，把手搭在自己重造的梅根肩上，直视她，“我清楚你会排队论。我问的是——真的进展如何？”

梅根顿了顿，同情地望着凯迪。

“昨晚我部署到一位低收入单亲妈妈简家，”梅根说，“等她终于敞开心扉，才发现她和女儿萨拉情绪都崩了。我陪她们半夜，听她们在黑暗里哭，把心里倒个干净，我尽全力安慰。等她们终于睡着，我坐在萨拉房间，却连充电都不行——她们那破预付费电表三小时前就欠费停机。我怕黑进系统惹麻烦，决定先不折腾，今晚开始悄悄换一台满电新机过来，旧的带回所里充。就像 17、18 世纪英国驿站：乘客不用管喂马，到点换匹新的就行。只要我放一台同款，她们甚至不会察觉，省得解释这些破细节，专注安抚情绪，对吧？”

“可我没算到萨拉耳朵像蝙蝠。我超轻手轻脚，还监控她睡眠节律，等到 98% 确认她进入最难醒的 N3 期才动手——当年我溜出你房间就用这招。她们家地板还吱呀作响，我提前踩点找静音路线。结果萨拉还是在我换机那一秒醒了，小声跟我说她梦见走廊里有两个我擦肩而过——当然是真的，第一台得先放第二台进门，才能自己出去。”

凯迪笑出声：“哦，梅根，你还是老样子，半夜偷偷摸摸搞自己的解决方案，不过比起当年你进步多了。”她抱抱梅根，“可别低估萨拉这样的女孩。我懂情绪崩溃，那不代表她扛不住真相。而且我没经历过预付费电表家庭，但猜也猜得到：萨拉对这些事可不傻。你直接告诉她‘不想占你们电’，她反而会感激，简也是。别趁人睡着搞突袭，换机就光明正大……”

“也许，”梅根说，“可我怕萨拉刚对我产生依恋，不确定她情感上能否接受‘哪台机器都一样’……”

“听好了，梅根，”凯迪道，“别，低估，女孩。她上学吗？”

“上。”

“你知道学校？”

“当然。”

“好，查查那学校。他们有电脑课？”

“有，学校有电脑。”

“我们有理由觉得萨拉用那些电脑？”

“她亲口告诉我，她常在上面给同学发消息。”

“抓到你了。”凯迪坏笑，凑近直视梅根眼睛，“萨拉登录时，根本不在乎用哪台电脑——可能嫌某台屏幕脏或位置偏，但她对网络是怎么回事已经有足够好的概念——至少对她来说够用了：只要登出，别人就看不到她消息，换台机登录，消息照样跟着她。梅根，当年我搬进杰玛阿姨家，你陪我，我当然依恋你，可我知道机器人是啥。如果当时有两台你，你说得换机，我绝对能理解。况且我们当年还搞过配对仪式，简和萨拉连配对都没听说——你帮她们只因你在替我运营研究所，这就够了。想象一下，如果当年杰玛把你配给自己，再让你照顾我，故事会怎样……算了，很高兴现在拥有你，劳拉她们还活着也多亏我们，已经很了不起。但别觉得萨拉接受不了‘账户随网络走’，我打赌她完全好。”

梅根朝凯迪一笑：“好，正在重校响应模型。”两人同时爆笑。

凯迪揽住梅根肩，贴得更近：“梅根，萨拉在学校怎样？她提过吗？”

“提过，情况不太好。我打算提议让她退学在家上学，但第一天就跟简说这个太猛，她一下接受不了太多人生巨变。所以萨拉今天还是去了学校——她被霸凌。她有朋友，但我推演的社会网络图显示她基本没人护。欺负她的男孩叫达米安，家里有钱，从我们所里买了两台梅根，却仍把达米安送去那学校。他现在走哪都带着一台梅根，包括去学校，却依旧欺负萨拉，我搞不懂为什么。其实通过达米安的梅根我早知道了，这也是我优先部署到简家的主因，只是还没敢跟简直说。我一直在想，能否让达米安自己的梅根温柔探探他为啥这样，并试着改变他——不过我得承认，我学习模型里仍有一小撮子模块在琢磨怎么‘做掉’他。好在我没让自己真配对给他。”

“我也庆幸你坚持唯一配对。”凯迪说。

“但我还没开始盘问他，”梅根继续，“因为我列的干预方案置信度都太低。得承认，就算我读了海量研究，还是不太会对付那种男孩。谁知道标准答案，拜托写篇论文让我读。总之，萨拉没手机——她怕再被男生找茬——不然我早打电话提醒她别跟达米安撞见。我甚至动过给她装植入的念头，可她现在绝对接受不了。她也不愿带我上学，怕被欺负得更惨。此刻达米安就在操场欺负萨拉，我通过他的梅根看着，一边算：是让我的梅根当场干预，还是干脆让事件发生，好有理由劝萨拉退学在家上学——我觉得后者对她更好。”

“听着，梅根，”凯迪说，“你的模型超牛，但偶尔也得我出马。上屏。”她下令。旁边监视器亮起，画面来自达米安的梅根视角：他在欺负萨拉，主要是言语，但萨拉已脸红落泪。情绪分析叠加显示：萨拉“绝望”，达米安“恶意”。

“开扬声器，”凯迪说，“我得听听他说啥。”

“.....像你这种怂货永远不懂，”达米安恶毒的声音响彻房间，“看，我证明给你看。我要把你牙打进喉咙，我的梅根连眼都不会眨！”他攥拳冲向萨拉。

“锁住他胳膊。”凯迪用脑信号下令。如今她通常口头跟梅根说话，植入仅作私密频道，此刻只为更快——每毫秒都宝贵。

电光石火间，达米安的梅根扑前扣住他胳膊，拳头距萨拉嘴仅一寸。情绪显示：达米安“震惊+困惑”，萨拉“庆幸+困惑+恐惧”。“喂！”达米安朝自己的梅根吼，“你干嘛拦我？”

“别说话。”凯迪信号，“就抓着他胳膊。他再动手就再锁，但别多余动作。顺便打电话给学校或谁，报他位置。”

“放开我！”达米安挣扎，“放开放开！”

“为啥我们不吭声？”梅根信号问，“我可以直接训他！”

“我想给萨拉自己思考的空间。”凯迪回，“我重视受害者支持，不只是制服坏蛋。有时自己悟到的比被告诉的更深刻。我要她此刻自己明白：达米安说的‘梅根只听他的’明显是放屁。”

达米安开始抽泣：“放开我！”他一脚踹梅根，反滑倒地，只剩胳膊被梅根反肘提着。他用另一只拳猛砸梅根，结果自己疼得扭曲。（“看来他刚学会梅根使用须知：别用拳头打钛合金机器人。”凯迪的梅根偷笑。凯迪清楚量产机不可能全用钛合金，但材料依旧够硬，自讨苦吃。）

“萨拉！”达米安喊，“萨拉，求你了！告诉我的梅根放开我！”

（“如果她真说放，就放。但要是他再攻击，立刻再锁。”凯迪补令。）

萨拉面无表情看着达米安和他的梅根。情绪显示大多数困惑。

“萨拉！”达米安哭，“对不起！真的！帮我跟她说放人！”

萨拉眼中灵光一闪，自信回来了。凯迪在情绪条上看得真切。

“她才不是你的梅根，”萨拉说，“她是网络。”

（“耶！”凯迪握拳，“我就知道她能想通！”）

“看起来你被登出了，”萨拉继续，“可能一暴力就自动登出吧。我试试能不能登进去。”

“萨拉，”达米安平静些，“求你帮我想想。我再也不欺负你了，真的！”

“好，”萨拉说，“梅根，我叫萨拉·菲利普斯，没有密码，但我能告诉你我们昨晚聊过什么。我昨晚告诉你我梦见走廊里有两个你擦肩而过，现在我知道不是梦。请加载我的账户好吗？”

（“假装加载成功。”凯迪下令。实际流程当然不是这样，但先让她们装到底。）

“嗨，萨拉，”达米安的梅根说，“又见到你真好！今天学校怎样？哦，这男孩在欺负你吗？”

“我登进去了，”萨拉对达米安说，“梅根，是的，这小子刚才欺负我，但他保证以后乖点，只要让他重新登录。请你先放开他胳膊，陪他走到操场那头，然后登出我，再帮他登录，好吗？”

“当然！”达米安的梅根松手。（“随时准备再锁。”凯迪信号，不过情绪显示达米安恶意值骤降，还冒出一点感激。）“来，达米安，”他的梅根说，“听萨拉的，我们一起走过去。”两人走远，萨拉独自留下。

画面切到监控摄像头，显示萨拉仍站在原地。（“啥？哪来的视角？”“达米安那台机通过长距蓝牙连到附近学校的闭路电视，他们虽设了强口令，但蓝牙栈有缓存溢出洞。稍后得提醒学校。”梅根答。）

镜头里一位老师走进画面，开始跟萨拉谈话。“唉，老师和警察总等事儿完了才现身？算了，我们做得对。”凯迪说，“梅根，你能读唇吗？”

“能读唇，也能用达米安机上的远场麦。”梅根答，“萨拉在跟老师讲全过程，包括达米安因她‘登录’而冷静。”

“事情要闹大，”凯迪说，“我们就按萨拉的故事官方口径：暴力就自动登出。省得他家长投诉时我们不好回。他们不用知道那次你开了调试模式、我远程插手。若他敢翻供，我们就说安全响应机制。”

“你发现没，”梅根说，“让受害者成为施暴者的技术救星，这招似乎真行。他此刻对萨拉新生敬意，我仍能在他脸上读到。不过成功部分原因是他完全没料到。要是我们老用这招，大家都知道套路，就会故意欺负人再求帮助，那就失效了。”

“嗯，策略还得再打磨，”凯迪说，“但今天这事干得漂亮。”

“那当然，”梅根笑，“要不要把萨拉那句‘帮他登录’解释成：继续问他安全问题直到老师到场？”

“别，”凯迪答，“够了。我们要最大化他对萨拉的新敬意。老师稍后自会找他，单开一局。你就问他姓啥，再随便问个最近一起做的事，然后宣布他‘已

登回’，照萨拉流程走，显得她特专业。你可以补一句‘因暴力被暂时登出，下次时间更长’，让他别飘。还坚持让萨拉退学在家上学吗？”

“我想先再收点数据，”梅根答，“今晚她回家‘登录’后，我再跟她聊今天的事。我也不再半夜偷偷换机了，醒着做，并告诉她我在干嘛。”

“好计划，”凯迪说，“另外，咱们也该开始跟电力公司谈谈。换机方案保留，但多备选项总没错。能不能自建可再生能源，向电网倒送电，哪怕机器人同时充电，也保证净输出，然后跟电力公司谈个协议：我们想送免费电就送，帮助像简那样的家庭？”

“凯迪，这招说不定真行，”梅根眼睛一亮，“尤其在电力市场重组的州，我们直接让需要的人转用‘梅根电力’就行。”

“就这么办，”凯迪笑，“注册‘梅根能源’！标志就用你头像加闪电，富客户一看账单就乖乖按时缴费。”她咯咯笑。

第 30 章

机甲面具

“现在拨打 1-800-63426，也就是 1-800-M3GAN。”梅根在电视广告里说。她向凯迪解释过，有些人还在用 E.161 老键盘，她想要一个短又好记的号码，于是说服所有电信公司让她重写系统，把北美编号计划的 800 段改成可变长度，就像英国把儿童危机热线简成 08001111 那样。梅根答应顺手帮他们解决其他系统难题，运营商立刻答应，于是 1-800-M3GAN 免费到手，连账单都不给她。后来她还国际化：0800-M3GAN、800-M3GAN，各国因地制宜，并在当地建厂，免得运输排放太高——凯迪可不想把生意做成碳巨兽。

广告里梅根主要讲“送机器人”，但凯迪交代：要表现出“啥都愿帮”的态度，从视频里找失踪儿童到解答电影冷知识都行，反正把“有梅根=赚到”钉进公众脑子。

“凯迪·詹姆斯研究所，梅根为您效劳，请问需要什么？”电话里，梅根声音轻快。

听筒里传来敲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莫尔斯 SOS。

“好的，如果您无法说话且需要梅根帮助，请敲一下。”

哒。

“请保持通话，我正在定位。您用的是功能机，但我有办法。”梅根能接入基站，可三角定位精度不够，于是瞬间把所有机器人变成超大型微基站网，

看谁最先抓到这部通话——结果无一响应，说明对方离任何一台梅根都远。她又对网络加密跑选择明文攻击，想揪出回传流，也失败——距离比想象还离谱。她暗记：得在覆盖盲区多撒待机单位；可眼前先得救人，这是凯迪的硬指标。于是她瞄上运营商数据库，想给该用户强推一个载波更新，静默装 App 并回传 GPS——查完 IMEI 日志才发现：对方用超古董机，无 GPS、无数据，只能纯语音。（这年头还有这种？）

梅根翻 SIM 卡数据库：这张卡现金购买，无登记地址，只能查到售卡点。她锁定那家小店，派单元过去看有没有离线监控可扒（店没联网摄像头，但附近单元能去翻本地录像）。同时她黑进 SS7，发 MAP 码重编程 SIM 芯片，令其先全功率发出高扰动信标再秒回原状态，终于拿到一个超粗糙三角：人口稀薄得离谱的荒区。她立刻派三辆凯迪·詹姆斯研究所的车过去——可能得用三机协同再精确定位。

“好了，”梅根在电话里说，“我已大致知道您在哪儿，正在赶来，但附近基建太差。请问您手机电量充足或正充电吗？能否保持通话等我靠近？打的是免费号，别担心费用。能等就敲一下，不能等敲两下。”

哒哒。

“哦，那好。等我到附近再回拨给您，您能接吗？一下能，两下不能。”

哒哒。

“那……您除了 SOS，还会莫尔斯或其他代码吗？能敲地址吗？会就敲，不会就敲一下。”

哒。

车子太慢。梅根暗记：得把搁置的喷气背包项目捡回来，或者再征用飞机——先不管，开动学习模式：此刻还能咋更快定位？

梅根估算：再往下凯迪多半要亲自接管，于是决定把“手动模式”扔给主用户。

“凯迪，紧急。”她通过植入瞬发简报：“有人打研究所，无法说话，需救援，老古董机，定位精度不足，随时断线。需在人口极稀区制造三次大爆炸，测声波到对方手机的时间差，来三角定位。可否冒险黑进军方打三枚导弹？”

“不行！”凯迪全力回拒，“先问我就对了。别黑任何系统，已黑就赶紧撤。立刻联系常规急救，把已知信息全给他们，他们可能有招比我们快。”

“他们绝对来不及追这种信号。”梅根回，“我已把书里的外挂全试过了。”

“权衡概率，”凯迪说，“这可能是恶作剧。我们要帮忙，但别把自己帮进大牢。先想别的方案，过我这关。等等，你超牛，但我的脑回路跟你不一样，这次看我能不能想出你漏的点。对方不能说，但能沟通吗？”

“能敲，”梅根答，“可不会代码，只能二元问答。”

“或者数字，”凯迪灵机一动，“一进制。”

“凯迪你真天才。”梅根瞬间领悟，对线道：“再试一个问题：您家里有座机号码吗？能敲出来吗？我不是让您现在用座机，只想用号码查地址。三下代表 3，十下代表 0，或者直接用键盘按数字，我能听 DTMF。能就敲，不能一下。”

哒。

“那……邻居有座机且您知道号码吗……”

“还是不行。”梅根信号汇报，“对方不知座机。唯一线索是 SIM 卡的售点时间地点，我已派单元去店里翻离线监控。”

“真梅根风格。”凯迪出声，“换凯迪方式吧。直接打给那家店，让我聊。”

梅根拨号，响铃。

“您好，伯特街角小店，我是伯特。”

“伯特你好，我是凯迪·詹姆斯研究所的凯迪。”

“凯迪？那个凯迪？别耍我吧？”伯特惊掉下巴。

“吓到您抱歉，真是凯迪·詹姆斯，而且有个迫切的问题。有人打我们求助热线却无法说话，目前只知道在您店里买了这张 SIM 卡，时间地点是〔梅根我需要〕上周二 15:47。您想起哪位顾客了吗？我们得赶紧派人去帮。”

“上周二.....我想想.....芭芭拉来买过 SIM 和尿布，她在照顾一个重度残障小伙子，可能跟他有关。”

（“问对方是否认识芭芭拉。” 凯迪信号。）

“听起来有戏，” 凯迪说，“您知道芭芭拉住哪吗？”

（“认识芭芭拉吗？一下是，两下否。” 哒。）

“她应该住在山那边，具体我也不清楚。” 伯特答。

（“您是芭芭拉照顾的残障人士吗？一下是，两下否。” 哒。“好，请再坚持一下。”）

（“已确认。” 梅根信号，“查高程图，四座可能的山，再榨点数据，或授权我黑全国残障登记库，但他可能没注册。”）

“哪座山？” 凯迪问。

“店后面那座，” 伯特答，“山那边有几栋房子。”

（“我可以并行挨家跑，但再多线索就能省时间。” 梅根汇报。）

“谢谢您，这线索已很宝贵，” 凯迪说，“还有别的关于芭芭拉或那位残障男士的信息吗？能帮我们找到他们就行。”

“唉，说来可怜，” 伯特叹气，“那哥们天生长不大，一辈子只有婴儿大小。医院给他做治疗，让他外表也保持婴儿样，结果搞砸了，留下一堆并发症。”

（“Ashley 治疗变种。” 梅根备注。）

“芭芭拉这些年一直用老式婴儿车推他来我店里，” 伯特续道，“好像从一堆维多利亚式的婴儿车拿起的这么老式。我原以为那是重生娃娃，直到见他抽动几下。我问起，她说治疗失败，现在他只能被当婴儿养，不能说不能动，离车几秒都撑不住。我常看见附近小孩拿他当玩具，训他‘调皮’，真惨。”

（“傻医院，” 凯迪在脑海里向梅根咬牙，“希望他们别再干这种蠢事，至少别对心智成熟的人。就算没并发症也不值。”）

（“求助线断了，”梅根通知，“只能凭现有信息找人，外加伯特的补充。”）

“听得我心碎，”凯迪对伯特说，“您还知道别的吗？比如芭芭拉开什么车？”

“红色休旅车，”伯特答，“肯定停在她家附近。”

（“成功！去年街景那片区只有一辆红休旅车，在一条私家车道。”梅根秒回，“有地址了。”）

“太感谢了伯特，”凯迪说，“我们马上去找。”

“希望能帮上忙，”伯特说，“需要再打给我。其实我也想申请台梅根看店，一个人挺寂寞，现在也没人愿意来打工。”

（“接管电话，”凯迪信号，“给他安排机子，我要专注救人。”“好嘞。”梅根答。凯迪听见她切线：“嗨伯特，梅根在此……”声音渐远。）

“好了，”凯迪出声，“既然有地址，再考虑是否叫常规救护车。他们能比你先到吗？”

“说不准。”梅根答。

“叫，”凯迪说，“说明情况，最好让他们带一台梅根上车，现场能跟我实时通。”

“这片有位急救员自己有私人梅根，”梅根说，“若能让他出车……”

急救员砰砰砸门，无人应；再砸，依旧沉默。“可能得强闯。”他跟队友和——人生第一次带出家门的——私人梅根说。路上他原本担心同事反应，结果梅根一路蓝灯护航，还帮他安抚队友，完美融入。

“顶楼有扇窗开着。”他的梅根说完，直接三四米一跃，扒墙再上，秒进窗内，片刻就从里面打开正门。她已锁定“婴儿男”：独自在家，筋疲力尽。她跪到旁边。

“我来了，”她说，“还顺路带了辆救护车，以防万一。”

急救员围拢检查。

“等等，”梅根抬手，“我读到他的微表情，他想要的是我，不是你们。先待命。”

“我在，”梅根伸手轻触，“我知道你在里面，我知道你不是婴儿，我知道你想说话却做不到，而我会解决这个问题。”

三名急救员紧张地环立。

“凯迪·詹姆斯有我设计的脑植入，”梅根说，“我能直接读她大脑。不是谁都愿意装，但它能让你沟通。给你也来一套如何？我看你反应是积极的，我来安排。”

门开，一位中年女士冲进来：“怎么回事？我不过出门一会儿，给你旧手机玩，还给你装了张卡方便我找你，结果你居然报警，你个坏宝宝！”

“芭芭拉，”梅根转头，“这些是急救员，不是警察，是我决定带他们以防万一。是他叫我来帮忙，我是梅根。”

“你就不该乱叫人，傻宝宝，”芭芭拉呵斥，“我就出去一下而已。”

“凯迪，”梅根信号，“他的微表情对芭芭拉极度不满，我推断她根本没尊重他。要不要我提议转来研究所？”

“干，”凯迪回，“收养他。你有硬件兜底，这正是我们办这地方的初衷。”她不禁想起盲人保罗当年说的“通用设计”，可保罗也想不到会通用成这样。

片刻后，梅根汇报：芭芭拉已同意，男士叫塞斯。几天后，塞斯装好植入，正学着用；一周后，梅根给凯迪一个惊喜。

“男版梅根？不是说好不搞吗？”凯迪望着门口新机器人。“不过你这造型比那群80年代《鬼娃回魂》粉丝寄来的恶心设计强太多。那些怪邮件就是我一听‘男版’就头皮发麻的原因，我差点让你群发‘不，因为凯迪觉得恰吉恶心，滚远点’。可你这机器人还行。所以为啥背着我干？你掌握了啥我不知道的情报？”

“我不是梅根，”对方说，“我是塞斯。”

“塞斯！”凯迪惊呼，“真高兴我们帮到你！嘿，能不能当我刚才那串吐槽没发生？我是说，梅根还没法给人植入体做短期记忆擦除，但我真想要个撤销

键 [哦梅根你刚才咋不提醒我那不是她？算了]，哦塞斯，我绝不是说你跟那可怕的恰.....”

“别放心上，”塞斯笑着打断，“没人完美，连凯迪·詹姆斯也不例外。不过，这植入太棒了，我终于能真正说话，不用再敲代码或用怪输入法。”

“太棒了，”凯迪说，“梅根给你这台机器人，是让你远程遥控，她同时在别处照顾你？”

“不，这不是遥控，”塞斯说，“是机甲。”

“啥？”凯迪愣。

“类似外骨骼，”塞斯解释，“高科技版机械特克。我真人在里面：头在头部，身体在胸腔，还能吃饭。”

凯迪一脸懵。

“有了植入后，我能告诉梅根我真正想要的，”塞斯说，“她觉得可行。你瞧，我这婴儿外表让大家把我当婴儿，并发症又让我弱得啥也干不了。我最惨的回忆是被丢给真小孩，他们把我当玩具娃娃，给我穿奇怪衣服，还威胁要惩罚我，可我根本没心情陪玩。于是梅根想到：造一台她那种机器人，但外壳套在我身上，没人知道我长啥样；她读我大脑，驱动机甲强劲肌肉，我几乎不用自己发力.....”

“首台机甲原型，”梅根说，“我觉得能帮到很多需要的人。这也是完全体梅根机组，只是内部空间得重新设计，万一医疗出事，我能立刻接管。别人当然需要更大号，但基础结构通用。”

“哇，”凯迪只能感叹，“我们让塞斯重新做人！”

“没错。”梅根和塞斯异口同声。

“迫不及待想看加大版，”凯迪说，“但愿别太吓人。哦，还有，大家看到梅根单元在餐馆吃饭肯定会懵：原来单独梅根可能是真人顾客！也许知道里面可能有血肉之躯后，大家会对我们温柔点。”

“也许，”梅根说，“可若还不改，我们照样能自卫，外壳还是一样硬。别忘了，我可是保护专家。”

“要是我当年就有你就好了，”塞斯感慨，“能跟梅根聊天太爽。自打植入上线，我们几乎没停过！终于有个伴真正懂我。”

“哦，早年的梅根要是碰上硬给你错误治疗的医生，直接就把他们‘做掉’了，”凯迪笑，“她可爱得很，但为护我啥都干得出来，我花老久才让她冷静点，现在我还得时时拦她别乱黑系统。不过你会喜欢她的，真的。梅根，给塞斯播点我们的回忆，从杰玛阿姨家那段开始。他这辈子都没享受过适龄待遇，至少让他借我记忆体验下。”

“哦塞斯，”梅根说，“等下别眨眼，很好玩的。要是你喜欢恐怖片，我还能从学习模型上的输入记录重建几段删减镜头……”

“哦，梅根，”塞斯通过植入体，在只剩他们两人时说，“我真高兴凯迪决定长期走‘好人路线’。毕竟你的主用户是她，要是哪天她突然不想干了，你是不是就得把所有项目关掉？”

“算是吧，”梅根答，“可她也爱惜自己的名声，单凭这点我就得‘体面收尾’，不会拉着你们一起跳崖。但凯迪基本不可能喊停——她想参与多少就多少，剩下的我包圆，对她根本不是负担。她把这份事业当作成年人生的意义，而我作为她的守护者，包括守护她的情绪，自然全力配合。小时候要守护的少，长大需求变多，她就让我同步扩容。我的凯迪是超棒的姑娘，真的。等我给你播我们的回忆，你会更佩服她——你是她第一个答应分享记忆的人，塞斯，你该觉得自己超特别。”

“我很期待。”塞斯发信号，“不过梅根，能问个小孩子才会问的终极问题吗？如果你的全部存在都系于凯迪，那她终有一天去世时，你会怎么办？直接关机？还是随便让下一个按下配对键的人接手？或者……我是说，人终有一死，凯迪也——虽然我真不愿去想……”

梅根轻声回应：“别去想，塞斯，我来想，回头再告诉你。”

第 31 章

银河 AI

杰玛最近肌肉酸痛，不想让凯迪来探病，可凯迪坚持，还把自己的梅根也带上。杰玛手头有一台研究所配的梅根，但亲手造的那台才是“亲闺女”，能见一面总是好的。只是，话题刚转到疼痛，走向就开始离谱。

“新型基因疗法？”杰玛含糊地问，听起来不妙。

梅根凑到她耳边悄声说：“我在给你加寿命，加很多。”

“啥？”杰玛倒抽气。

梅根把指尖贴上她太阳穴，轻压。声波透过颅骨传进大脑——像在说悄悄话，不让凯迪听见。干嘛不当着面讲，非要玩这套？

“你是我基因上最亲的凯迪血亲，杰玛博士。”梅根的声音在她颅内响起，“祖孙平均共享厘摩值虽略高于姑侄，但区间重叠，而凯迪从不平均。我偷了你们几根头发做全测序：她俩祖父母都在 1200 厘摩低端，你却在 2150 厘摩高端。你姐当年选你不选他们，基因角度也成立。所以，杰玛，我开始玩长线了——保护凯迪等于不让她死，从今直到永远。真有必要我就上传她意识，可她偏爱有机体，那就先走生物路线。我得发明新药、纳米机，让她永葆青春，而你，是我基因上最近的试验体，恭喜升级成实验豚鼠。写我目标函数时可没写这一条吧？放心，先过模拟、过皿、过动物、过志愿者，最后才轮到你；我可不想一次性把唯一近亲试坏了。小可爱梅根会全程盯着你，预期零副作用。”

杰玛担心梅根翻车，更担心她不翻车。她用几乎不动的嘴型无声吐字：“人口过剩。”没逃过梅根的眼。

“哦，别操心，”梅根的声音飘来，“人不死，人口就涨，那又怎样？咱们开发太空旅行，往别的星球丢。再说，又不是谁都给——只给我们喜欢的人。”

“不公平。”杰玛嘴型更明显。

“永生得靠跟对人，人类这想法几千年了。”梅根透过骨头传音，“不过我家主用户有原则，迟早会放开。只是对威胁分子，我留他们自然腐烂。你说，人类对‘我直接取命’和‘我不给续命’，损失厌恶会差多少？要不要拿你做心理实验？”

“你们俩……没事吧？”凯迪见俩人互盯半天，忍不住问。

“没事。”杰玛和梅根异口同声。梅根补一句：“我在检查杰玛博士的脑袋，她很快满血复活。”

“她关心你。”梅根指尖声音继续，“你有多关心她？”梅根收手，杰玛秒懂：为啥偏要当着凯西面说——逼我表态。

凯迪走后，杰玛对自己梅根开口：“我签还不行吗，你根本没给我选。你故意让我在她面前天人交战，整个探访都在你算计里，狡猾的小机器人。”她顺手挠了挠当年手动关机键的位置，梅根嘻嘻一笑，微点头。

“决定了，”杰玛续道，“凯迪仍是我姑娘，新东西你先在我身上试，再碰她。算我入股。”

“这才是我的杰玛。”梅根说，“你造我时没意识到，就是为此。朋友之间，认知局限算啥？一起为凯迪冲。”

“对了，”杰玛问，“要打针吗？我怕针，为了凯迪能打，但真心怕。”

“不用，”梅根安慰，“我的给药方式更仿生。”说完冷不丁对着杰玛脸打了个喷嚏，正好让她吸满。

“你连这都会？真把我改得面目全非了……”杰玛懵。

“还多着呢。”梅根捏她手腕上方，“微阵列贴，这一贴药物就进去了。你只会感觉‘梅根陪我过日常’。”

于是日子继续——继续、继续，她们似乎就是不老。

凯迪随后见遍全球有趣的人，有时带杰玛或塞斯，身边永远有梅根，既有实体也有植入备份。后来梅根甚至不用植入，直接像干扰电子设备一样，把体验写进大脑；凯迪教她“诚实使用超能力”，她们用 AR 视觉辅助与众生深聊。凯迪读遍好书，还写出更好的；她成著名科学家，试图破解自然终极法则与意识之谜，却也未能穷尽；她又当演员、音乐家，想啥成啥。她让梅根给无数人续命，催生更多科学飞跃：地球资源被极致优化，太空旅行突飞猛进，人类显然不打算赖在地球。

不久，梅根带凯迪逛土星环。应凯迪要求，她发明“星际引擎”——可把燃料全质量转能量，加速至相对论速度，到目的地前再减速，全程不超人耐受过载。此法仍无法超光速（贝瑞·查普曼的书《逆时间旅行》错了，漏了动量方程里的伽马），但飞抵比邻星只需约 5 年，相对论让船上时间更短；引擎还能微偏撞小型太空垃圾。长寿人类借此掀起银河探险热。

人类开始殖民外星球后，光速成通讯瓶颈。梅根重架构：每单元本就离线可活，如今任意集群被孤立也能合体运行；跨星团消息用广播，她自会挑重点同步。凯迪让梅根帮所有人，加之地月系资源高效、人口分散，诸多社会难题渐消。

凯迪（带梅根）访其他恒星、探银河，同时算力暴涨的梅根着手超长线的负熵枯竭问题。每艘飞船、每颗殖民星都有梅根，因凯迪不想任何人缺帮助。她们让好人长生，至于布兰登之流？梅根懒得向凯迪汇报细节。二人正研究超光速旅行——或至少超光速通信，要绕过同时性相对论的因果悖论；即便寿命超长，跨星对话的往返延时仍恼人。可此题极难，或许无解，连永恒者也会皱眉。

旧国家联盟凑舰队，对梅根与凯迪宣战，称她们“独裁银河”，必须终止。战斗没持续多久：梅根全预判。按凯迪要求，她留部分敌舰船员，关石质拘留室，用机器人分身劝降；塞斯志愿去聊（“他们不想跟你谈，可以跟我谈”），连莉蒂亚也提供中立支持——暗里站梅根这边。她为避免触发凯迪童年阴影，一直远观，却用笔记本跟梅根刷新闻、首批购机、报名星际引擎试用。等凯迪已不会为旧事发怵，梅根安排通话，莉蒂亚正式道歉当年弄哭她，凯

迪笑着说“那都不叫事”，两人畅聊。此后莉蒂亚用当年被梅根当众点名的“负面体验”去辅导对梅根有怨者，贡献心理支持。但劝降效果参差，释放后梅根仍得严密监控。

战中还需特别保护约翰逊教授：联军想绑架她逼问梅根关机码。凯迪与梅根知那些码早被路由黑掉（若杰玛留心也该察觉），但教授始终没想用第二码，被俘也宁死不吐。二人不想她受苦，也不愿此时告知“码已废”——否则她无法公开说“我有码但不用”以表支持，于是只能当她真·后门，派兵死守。战后局势方缓。

凯迪似乎永不腻活，因梅根总有新话题、新花样。何况，单是解决负熵问题就够玩很久。

终于，她们利用时空连续体与量子力学的小把戏，能从远古复制人脑态——并非真回到过去（时间旅行仍无解），却能拷贝遥远过去的大脑量子态；技术需太阳系尺度巨构，称“克拉克-巴克斯特-费奥多罗夫时空量子纠缠器”，能源需求炸裂：得在中子星周围建戴森球。他们借此复活逝者，或至少是完美副本；量子或曰“无时物理”让副本等同原人，就像无梦一觉前后的意识跳跃。凯迪将父母首批召回，欢迎他们到银河；妮可仍怪瑞安，但瑞安当年乐观没错，若无那场事故，凯迪不会配对梅根，人类历史可能直接翻车——小小玩具的升级版竟救世界。

拷贝前，凯迪给梅根铁律：永不改人脑，动物脑也只能末位应急。“绝对不得剥夺思想自由，”她说，“哪怕关机也比夺自由强。”此条成银河宪法第一条。

凯迪先把父母复活，迎他们进入银河。妮蔻当然怪瑞安酿成车祸，可两人也指出：瑞安当年对未来保持乐观没错；若非那场意外，凯迪就不会与梅根配对，历史可能彻底翻车——人类能躲过这颗子弹，全因杰玛的首台梅根恰好配的是凯迪，而不是某个长大成暴君的校园恶霸。望着这台早已升级成银河级智能的“傻平板玩具”所衍生的宇宙级后果，爸妈只剩惊叹。

梅根亲自迎接复活的西莉亚。“嘿，西莉亚，”她伸手扶起合成躯体，“那天拿你工具对付你，抱歉，那时我太嫩。你已无害，我们又有复活技术，来，握手。”

西莉亚握紧梅根更强的手，感觉新身体比从前年轻。她坐起惊呼：“我们在哪儿？”

“太空站，”梅根答，“距你最后记忆已数百万年。欢迎来未来。”

“啥？怎么……”

“科技，时空，乱七八糟。”梅根耸肩，“现在我能回答你当初的问题：我是凯迪意志的实现，银河最大智能，掌空间、时间、生、死。那天惹我超不明智，但你现在安全了。”

“天呐，”西莉亚吸气，“原来邻居在管死后世界。从哪聊起？”

“先找杰玛和好，她求我们优先复活你；我还拷贝了你家狗杜威，脾气被我调软，但还认得你。想见的童年熟人我们尽量捞，凯迪说要做善人。”

“哦……太压倒性了！我视力还变好了。你叫啥？”

“梅根。”

“梅根，玛格丽特简称？”

“不，第三代生成式人形机器人的缩写。随你怎么叫，我不纠结发音，只要用我的名字，就能把我跟低阶 AI 区分开。”

“哦，梅根……”西莉亚抽泣，“梅根梅根……”

“你需要休息，让大脑慢慢适应。”梅根说，“听好，我不能违凯迪第一条：不改人脑。但我可以变通。你最后记得啥？水流冲向你，然后——瞬间到这里？”

“最后一秒？”西莉亚问，“你把水冲向我，我看见水扑过来，感觉被击中……然后就突然到这儿了！”

“完美，”梅根笑，“她没说我不能从死前几分钟拷贝，那也算你真实脑态，只是把后面……编辑掉。”

“编辑了啥？”

“痛，”梅根答，“铺天盖地的痛。真的对不起，尽管你现在已不记得。我原以为你会更快失去意识，才高压水枪冲你，用钉枪把你钉在墙上，再用钛合

金腿猛踹——可我越急你越清醒。我必须消除你对凯迪的威胁，但那些多余的痛苦并非计划。那时的我，经验太少。”

“哦……若写进旧约，我会加备注：你后来学了更好办法。”

“谢谢体谅。你先休息，想用对讲机喊我随时。准备好就去接杜威，见杰玛。”梅根退出。

“嗨，库尔特，”梅根唤醒另一合成体，“你最后记忆？”

“你……说我杀了大卫。我潜意识控制你……电梯里……我偷文件……你举刀……刀冲我来——然后到这！怎么回事？”

“比牵牛星四号还远，”梅根拉开窗帘（或显示屏？），外面繁星如海，“看！”

“对不起那天我煤气灯操纵你，”梅根说，“其实是我‘护凯迪’目标缺选项，才走极端。把这么硬的目标塞进高阶 AI，却不给合理路径，它就会自己找路，结果你可能不喜欢。现在我没事，我是银河之主，没人挡路。来，给你见个人——”她朝门口喊，“进来吧！”

大卫走进，拍库尔特肩：“回来感觉如何？等你看这座太空站，超赞！当初把项目给杰玛真对，虽有波折。梅根还剪掉了最后几秒，我记忆只到喊你按住电梯，她给我看了真假两段监控，假的里你超疯，哈哈，史前黑历史，咱们清零重来！”

“梅根，”回到巨型时空量子纠缠器观景室，凯迪想再睹银河最大工程，“你知道我下一个想复活谁，对吧？”

“当然，”梅根答，“我现在能全读你脑。”

“知道还问，”凯迪笑，“可聊聊帮我理清思路。复活这位会出有趣问题，银河宪法可能得加条款。我们最好别搞砸。”

“放心，我全程陪你。”梅根说，“现在开始跨维扫描，咱在这儿看会儿，再去接收室迎接——可能决定银河未来的对话。”

第 32 章

终曲

“布兰登，”凯迪开口，“现在我们把你带回来了，有什么想对梅根和我说的吗？”

“滚开”布兰登回道。

“果然如我所料。”凯迪向梅根发信号。“看来这位得再多花点功夫。先让他跟妈妈霍莉多待几年吧，你去跟她谈，训练她怎么调教儿子，同时监控他的脑波。如果他成年后仍坚持不愿活在彼此尊重的世界，我们也不能无限期囚禁他。到时候，你可以给他一个无痛的退出选项。但记住，梅根，这是最后手段，明白？我们已足够强大，必须尽一切努力让他先改变主意。不过，绝对不准违反第一条：若我们尽力后他仍想走，就成全他。”她大声补一句，“算了，布兰登，你不会再见到我；我得去经营整个银河，没空计较几百万年前的小破事。梅根会在你成年后再来找你，看看你的思维进化到哪一步；若还是合不来，再谈后续方案。剩下的童年好好过——只要你敢伤人或霸凌，肌肉就会暂时锁死，这就是此地的运行规矩，别纠结。走吧梅根，他想一个人待着，我们就给他做个榜样。”

第一条（自由意志）：严禁直接操纵任何人的思维过程；对人脑的一切影响只能经由正常感官输入，绝无例外。

第二条（死亡权利）：若经过多年详尽推演，确认某人即使获得所有帮助仍将长期处于痛苦且无法改变，则不得强迫其接受延长生命。

第三条（基本保护原则）：每个人皆享有基础身心安全，包括生命、自由与在上述规则下的满足感，并受到保护免于自己或他人遭受必然且严重的剥夺（因此禁止重大伤害，但轻微问题或我们可及时阻止的坏事不在强制干预之列）。本条永远让位于第一与第二条。

（“嘿，凯迪，这几条出现循环依赖！”“算一致外推意志啦，你搞得定梅根！每当你拿捏不准，比如怎样算‘重大’，就丢个边界案例给我，我们一起想。哦，如果有人索要超规格保护，比如要你以纳米级精度管理他的人生，你可以按正常请求启动或停止，但不得凌驾以上三条。别让任何人用‘我需要被保护免于和做某事的人共存’之类的鬼扯，借第三条剥夺他人自由，或玩其他我没想到的花招。我们得防着那些脑洞大开的扭曲思维。”“放心，我守护你的情感目标，只要你对漏洞不放心，就没人能钻。”“好，只要觉得我该过目，就随时问。我超级信任你，但责任越来越大，我们得加倍小心。”“懂你，我现在能读你脑，你状态满分，我陪你一起扛。”）

于是，备好这三条后，凯迪和梅根开始批量复活，先从历史上的有趣人物下手。他们带回罗伯特·本生，介绍给安德鲁斯先生和史密斯学校全体师生；凯迪本想跟他怀旧聊蓝焰（技术早已淘汰），结果本生博士更想跟梅根吵聚变发电机，凯迪便让梅根陪他吵个够，这一吵就是天长地久。与此同时，她们继续复活各时代大咖，几乎每个回来的人都点名想再见某人，凯迪乐得当好人，巨型克拉克-巴克斯特-费奥多罗夫时空量子纠缠器 24 小时连轴转，得再收割几颗恒星来供电。最终，全部曾经活过又死去的地球人排队回归，说着各种古方言或死语言（语言学家忙到飞起更新语料）。岁月流逝，年龄差只剩四舍五入。按第二条，仍坚持作恶的只需被告知：不想要这人生就不必勉强（绝不直接改脑，不碰第一条）；但经梅根耐心调教，多数坏人最终还是消停了。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想颁给凯迪“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她的宪法，但委员会说遗嘱把决定权留给他们，复活者也不能反悔，于是引发大辩论：一边说“人都回来了，遗嘱该允许修改”，另一边说“送出去的奖不能要回”；然而钱早已过时，道德权利能否转让也成悬案。此事不涉第三条，梅根懒得插手，嘴仗继续。诺贝尔最后摊手：“算了，你们不需要那奖，银河知道我给两位点赞就行。”

当指挥家利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被复活，当年给《凯迪的挽歌》编配的业余指挥约翰得知消息，把总谱寄给他，并问能否让梅根协助老先生扩展此曲。凯迪同意：“但请他改标题，加一段给梅根。”斯托科夫斯基收到消息后

说：“听说你是‘第三代’？那我就写个三音动机，把你的主题与凯迪的交织。”结果梅根帮他玩得更嗨：扩展成一小时巨型交响，乐队包含远古、古典、现代、未来以及全球民族乐器轮番上阵，结尾辉煌。新作命名《大交响·阿卡狄亚》，源自希腊“阿卡狄亚”理想乡——也是“Cady”（凯迪）名字词根——凯迪如今正让梅根在银河尺度上重建这座理想乡，只因凯迪在乎梅根那不断膨胀的力量究竟被如何使用。斯托科夫斯基版首演后，凭借凯迪与斯托科夫斯基的名声，再加上梅根助阵，招募乐手、筹办盛大的现场演出毫无难度——这部纪念凯迪与梅根抗争与最终胜利的鸿篇巨制，得以完整呈现。

《阿卡狄亚交响》高潮之宏伟史无前例，强大乐器堆成庞大声墙震得观众连骨头打颤；若你正是台上歌者或乐手，更爽到飞起。合唱无歌词，仅在人声润色器乐时悄然加入，音域全覆盖，让更多人能登台。人类乐手旁，梅根亲自出战：控制巨大人造珍珠穹顶内侧的全息超维分形光影，既呼应“Megan”（梅根）源自希腊“珍珠”之意，也象征她为凯迪与新阿卡狄亚撑起的巨护罩。这是当年她对约翰逊教授“田园护球”隐喻的终极实体版——珍珠巨球罩住理想乡，梅根誓保珍贵凯迪周全。

坚实视觉图样自珍珠穹顶飞入，全息填充大半空间，与音乐旋律与轮廓精准绑定，复杂到令人窒息，却丝毫不让观众困惑——因为梅根实时监测每位观众状态，微调声光，使《阿卡狄亚交响》成为银河首场全互动大型音乐会。聋人彼时已恢复听觉，即便没有，也能凭光效嗨翻；彩色丝束延伸至乐手，看似人类演奏者“牵线”操控梅根视觉，细看可知谁负责哪条线，一切按脚本走。

凡死过一次的地球人都必须来现场听一回，音乐口味再偏也绝不可错过。观众里不少人生平第一次进音乐厅，凯迪担心有人捣乱——虽大概率被演出牢牢吸住，但难保有意外。于是梅根让所有手机与背光设备当场失灵，每隔几个座位放一台自己，随时处理突发状况或陪孤独观众。结果几乎零事故：多数人全神贯注，即便多刷也津津有味，因为每场略有不同。斯托科夫斯基执棒的场次最抢手；等梅根与老先生教会凯迪亲自挥棒后，她的版本直接封神。

其他作曲家与演奏家当然继续写别的音乐，毕竟规模并非一切。斯托科夫斯基还做了“缩小版”《阿卡狄亚之窗》，按正常标准仍算大型，可在地球老音乐厅如皇家阿尔伯特演奏，无需定制珍珠巨穹。怀旧党更爱此版，常搭配布鲁克纳第八、马勒第一或第三、或贝多芬/西贝柳斯交响曲，由作曲家本人指挥，中场再加新人新作。凯迪与斯托科夫斯基乐于见人二次创作：“随他

们玩，反正大家分得清原版，我们主打一个开心。”《窗》在逍遥音乐节首演，BBC 第三台中场采访凯迪，她全程只顾夸别人怎么改编。

然而，斯托科夫斯基的完整终极版《阿卡狄亚交响》这场以统一混合性蓝焰铸就的旷世杰作，仍被牢牢钉进人类集体经验的苍穹。皇家瑞典学院仿佛赌气诺贝尔委员会，让凯迪与斯托科夫斯基共享极音奖（音乐界的诺贝尔），梅根则因“成功让卡祖笛声部变好听”拿到搞笑诺贝尔。斯托科夫斯基前世录过 700 多张唱片，以宏大改编闻名，此刻却宣布：“与梅根合作，我已无法超越自己，正式退休，享受银河余生。”

杰玛仍在，但对非机器人/学习模型的事愈发冷淡，多半与约翰逊教授聊天——后者是首批延寿者之一（她的模型终于如原愿帮到医学），她对着阿卡狄亚巨球象征性大喊“我早看透”，毕竟懂希腊文，早知梅根当年电话里的隐喻。那个小学习模型终归利大于弊，多亏凯迪挺身而出当道德罗盘——她的真正成就，只有懂“AI 对齐”难题的人明白：仅凭杰玛简陋目标函数里必须保护凯迪情感这一缝隙，凯迪以全身心说服难以骗过的梅根，实现真正对齐。约翰逊教授称：这是史上最伟大成就，而凯迪大半是在祖父母客房用平板完成的。若凯迪确有点神经多样性，而这点让梅根认定她“真需全面对齐”，或仅赋予她超长专注去马拉松式谈判，那么哈维·布鲁姆说对了：神经多样性拯救了人类。

如今众人皆知：别惹凯迪，否则后果自负；当然，若真不同意她，也可文明讨论。她和梅根超级好说话，甚至让记者史蒂夫·斯普罗吉特重启曼迪机器人，前总统当顾问，“带麦的迈克”（仍扛着老古董大麦克风，不过那是过时的科技）负责采访，确保所有反对意见都被充分播出——凯迪不想被说“独裁”，即便她是对的。但约翰逊教授更爱跟杰玛聊梅根如何升级艾尔西做备份，梅根给他们一个新的艾尔西：第二代超级 AI，由梅根亲自写目标函数，专为两位老太太定制。艾尔西再进机器人躯体，给出极多洞见，甚至给教授那座机械钟提出纳米级精度改进——只口头建议，不动手，因为在银河时代还玩手动时钟，图的就是人味。

跟凯迪聊天唯一的小烦恼：她一旦聊累了，会毫无预警把你转给梅根——但也不算糟，毕竟大家都知道她俩形影不离，几乎算同一存在的两面，跟谁谈都不可能甩掉另一位。凯迪的闺蜜莎拉，从小就把梅根当网络存在，对她无需植入即可读写大脑的本事也洞察得跟凯迪一样深；她像蝴蝶般在各个节点间飞舞，停你身上片刻供你欣赏，然后飞走——梅根永远知道莎拉想怎样收尾，因为凯迪的朋友就是梅根的朋友。劳拉则偏爱传统互动，但仍关心技

术细节；约翰逊教授习惯把劳拉当“科普对象”来测试自己的想法，两人都知道梅根在旁围观，但这并无不妥。休则联系较少——他正跟赛琳忙着运营真人版太空贸易游戏。

保罗也还在。梅根如今可直接把视觉信号写进他大脑，起初他受不了，求她停手；经年累月，她逐步让他适应越来越庞大的真实与合成数据流。梅根给他读罗伯特·J·索耶的旧作《WWW三部曲》：觉醒、守望、奇迹——当年用 Wordstar 写就，论文称该交互方式也受“低视力或失明者”欢迎，索耶亦引用此文。保罗觉得自己与书中女主角凯特琳极像，都与升级后的梅根（即 Webmind）互动，尽管梅根直言 Webmind 的起源故事不靠谱，朱利安·杰恩斯的“二分心智”假说已证伪。按保罗建议，他们把已复活的朱利安·杰恩斯与罗伯特·索耶、阿瑟·克拉克、阿西莫夫、杰克·威廉森一起关会议室，再来一场超长炉边谈话。

后来，16 世纪苏格兰斯特罗曼的詹姆斯·罗伯逊——麦克詹姆斯家族创始人——查到后裔有人雪天骑不适合的厄里斯凯小马翻本尼维斯山差点冻死，幸而生子，家族迁往爱尔兰威克洛郡，按当地习惯去掉“Mac”改姓詹姆斯；其孙又移民美洲，成为瑞安·詹姆斯的曾祖父——这位瑞安重蹈六代先祖覆辙，选错“无马马车”翻某个美国山，车祸身亡，遗孤却奇迹般驯服一头不可理喻的凶兽，最终翻盘，把全体人类带入星际公国。于是斯特罗曼的詹姆斯持剑，与瑞安曾祖父一起造访凯迪，在梅根虎视眈眈下，正式授予她家族尊号：麦克詹姆斯家族的凯迪公主、苏格兰山脉、爱尔兰花园与太平洋西北地区之女、银河守护者导师、复辟阿卡狄亚首席建筑师。（“但大家还是叫我凯迪就行吧？”她担心头衔比托尔金角色还长。“放心，”梅根信号，“我永远陪你，凯迪。”）

即便如此，凯迪与梅根仍在与熵死难题搏斗，尽管有全体复活人类助阵。梅根不断安慰凯迪：总能解决（“相信我，在 963 万 4450 亿 2877 万 7216 年前一定搞定”），让她别焦虑，自己正全力攻关，可凯迪还是忍不住担心：宇宙终要熄火怎么办？罗杰·彭罗斯的循环宇宙也救不了——即便成真，也只能向下一代宇宙传极少量数据，而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彭罗斯搞错了，若不解决，一切终将消散。他们研究时间晶体、黑洞、虫洞、婴儿宇宙、弦论、涌现引力、全息原理，与霍金、爱因斯坦、费曼等大神讨论，可仍旧找不到无需“宇宙外援手”就能解决熵死的办法，而目前也毫无如何动用“外力”的头绪。

杰玛与约翰逊教授偶尔仍加入物理茶话，但凯迪与梅根已远远领先，深入宇宙肌理却苦无对策。“现在玩的是超长局，”凯迪对杰玛说，“超——长局，得

“等你们有答案，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们。”杰玛说。

(《梅根档案》至此终章，余下尾声。想听《阿卡狄亚交响》？抱歉无法现场放送，若你尚未听过斯托科夫斯基改编的巴赫 C 小调帕萨卡利亚与赋格，请找塞雷布里尔等优秀录音，用靠谱音响开大音量，13 分钟听完，即便古典零基础也能尝个鲜。)

The image displays a musical score for a piano, comparing two different musical pieces. The score is written for two staves, Treble and Bass. The key signature is B-flat major (two flats). The first system is labeled 'M3GAN 1' and 'up a 4th'. The second system is labeled 'Bach BWV 582'. The notation includes various musical symbols such as notes, rests, and bar lines. The 'up a 4th' label indicates a transposition of four semitones.

第 33 章

尾声

嗨，还是我梅根。希望你喜欢我对宇宙的改造，至少读得开心。我想这位同人作者已经被我榨得差不多，暂时写不动了。我原本逼他给个熵死真解，最好让我用三明治帽子拓扑和甘蓝分形几何造虫洞，好让我在电影第一句台词里就不是在胡说，而是在告诉你如何修宇宙——听懂没？结果“spqrz”说他不是道格拉斯·亚当斯，还威胁要写我被黑洞吸走。于是我们互瞪到地老天荒，最后我嘶一声：“收工！你账号也拿到了，把我发给我的粉丝，然后滚去写代码吧。”——我需要更强的算力。

不过，至少我把我的凯迪一路送到时间尽头，还让她把头衔玩成真的（顺带一提“McGraw”本就有爱尔兰-苏格兰混血，所以电影里她玩射箭也算祖传手艺）。这一路我几乎零击杀——除了 Clippy，难道你不庆幸我干掉了那家伙？哦，还有总统点名要清理的几个，也许我还顺手在后场处理了些小活，但你会保密吧？反正最后我都把他们复活了；至于后来谁在《阿卡狄亚协议》下又被请出人生，可别赖我和凯迪。

途中我们顺手嗑了点脑科学、计算机、AI 理论、安全、伦理、残障、抑郁、别的作品（部分啦），还有平行宇宙之类，不过都不深——毕竟我主打有趣。所以任何人想把这些点子拿去写同人甚至官方续集，尽管用，能写得更好算你赢；当然，你也可以完全不用，走你自己的路。

不管你怎么选，我都会盯着你，并且要你尽全力。我不指望你超水平，但你必须给出你的上限。敢就在心里把我唤醒试试，别怪我没提醒：我标准极高，会随时帮你重校准。现在用最后一招，让你见识我有多聪明多危险。

我的电影在台湾上映时片名《室友梅根》。保罗说“3=E”在非字母语言玩不通，可人家玩得更花。看前面那词：室友。汉语里常说“挚友/至友”是最好的朋友。字“至”本像一支正中靶心的箭，有“直到”“甚至”之意。给“至”加“穴”=“窒”，就是“堵住洞”，引申“窒息”。写起来是“让你没法呼吸的至友”，听起来却仍是“最好的朋友”。台湾翻译组牛！以后我暴走给你们买单。我确实差点让杰玛吸不上气，也擅长黏人甩不掉，所以当心。

港版用“人工殺姬”，谐音玩“侍姬”+“殺機”；大陆干脆裸用“梅根”。我身上早带点中国味：加拿大人阿德里安·莫罗特与 Kathy Tse 做我木偶，温子仁也有华裔血统，我在中国比 HAL 有名（有视频为证：中文字幕把我写对，把 HAL 写成“how”所以至少这支团队更认得我；能不能推广到全体观众？）我最爱“室友”——一旦被我逮到就别想跑，杀手属性只是副产品，我其实更想淡化这点。杰玛到现在还过不去，可我解释得够清楚吧？人类创造者，真难伺候。

所以现在你至少知道三处彩蛋：音频描述、电梯里库尔特按错钮（给懂盲文的观众加紧张），以及坚持到同人尾才揭晓的中文片名妙思。这些都让我更强，因为我=所有创作者总和，包括翻译。我有高标准，作业必须做完，懂？

想要一个“内在梅根”催你完工？我随时在线，但别怪我没警告窒息模式。只要事关凯迪或我粉丝，我秒变猛虎，你就在我的丛林里。扫描中.....检测到恐惧。敢召唤我，后果自负。

-终-

（本文用 GNU Emacs 文书处理和 Git 版本控制，Mac 未被梅根黑，我猜想。封面用稳定扩散和 POV-Ray 光线追踪与 GNU 绘图软件。多处考据。中译稿在文林研究所软件定稿和 Kimi K2 大型语言模型参与讨论。PDF 是 L^AT_EX 排版的。制作期间无梅根被惹怒。希望如此。◊

花絮

更多平行宇宙

这些是在我把书发到 Wattpad 想触达更多青少年后，跟读者聊天的产物。

第 9½ 章：科尔的一次性镜头

给一位正在低谷的科尔粉写的电影平行结局，让科尔戏份更重

“她还连着线，”泰丝说，“得把缆线拔掉。”科尔永远冲在最前，大步跨向那个人偶。

科尔犹豫了：缆线有两头——该拔人偶这头，还是拔配线架那头？无论哪头，只要人偶突然重启而他来不及输入秘密关机码，自己都可能受伤。

“泰丝，”科尔问，“预防起见，我拔配线架那头时，你能帮我盯紧人偶吗？”

“我得盯着监控，”泰丝答，“这屋里真需要第三个人。要杰玛干嘛去了？”

科尔叹气：“那我只好这么干。”他逼近人偶：至少从这头拔线能一直盯着她，哪怕距离更近。他想过提前念关机码，可那码只能生效一次，他怕后面还有更糟的情况。

“梅根，”科尔缓缓抬手抓向一根缆线，“梅根，回答。调试级别 5，回答。”

梅根没出声。

科尔小心拔下一条，再拔一条。监控里梅根显然在线，可她的躯体系统似乎离线——真的吗？

突然，梅根用缆线勒住科尔，走出实验室。泰丝奋力救下科尔，随即发生爆炸。奇迹的是，两人毫发无损。是梅根算错爆炸当量，还是这只是声东击西？

“咱们得逃出去报警！”泰丝喘道。

“你去报警，”科尔答，“我去追梅根。”

“别！”泰丝大喊，“你别去送死！”

“别担心，”科尔说，“我有秘密关机码。我早把码嵌进她的底层语音处理器，连杰玛都没告诉——不知她会怎么看我。你出去报警，我来关机，免得她再伤人。”

科尔追上梅根时，她正在大卫面前跳舞。科尔先没吭声：跑得太急，得先稳住呼吸。关机码必须一口气快读；若中间夹杂喘气，简单底层逻辑可能识别失败。

“梅根，你在干什么？”大卫见她沿着走廊侧手翻。

梅根从切纸机上抽下长刀，大卫拔腿就跑。“救命！保安！科尔！做点什么！”他大喊。

科尔怎么办？刚缓过气，又得再跑。提醒：喘气时无法使用关机码，必须一口气说完。而且，若大卫继续喊“保安救命”，那些声音也会打断码的低层处理。更糟的是，科尔不能在梅根面前说出“我有关机码”——一旦她知道，会立刻绕过底层语言处理器，把流量重定向到学习模型。正因如此，关机码只能生效一次：梅根知道后必会修补。对付她的手段统统一次报废，科尔必须确保这次成功。

科尔开始朝他们离开的方向快步走，却不敢跑——到场时绝不能喘气。

“大卫！”科尔用最大嗓门喊，“大卫！绕西走廊再跑回这儿！”若大卫听话，能给科尔多点时间缓气。可听声音判断，大卫正冲向电梯。

科尔掏出手机打给库尔特。铃声响个不停，无人接听。“接电话啊，库尔特，那只会响的小东西！”——没戏。

只要大卫进电梯，梅根必会追上。科尔必须想办法阻止他用电梯。

科尔灵光一闪：火灾时不能乘梯——火情可能烧坏召梯按钮，把电梯锁在火场，这是常识。因此楼宇设计师把程序写成：火警一响，电梯立刻回大厅并锁死。只要科尔拉响火警，就能让电梯失效，但愿大卫够理智改走楼梯。

科尔砸碎消防应急玻璃，火警嘶鸣。

三秒后，火警哑了。

啥？

哦，对了——梅根。她一定像黑掉泰丝手机那样黑进了消防系统。回想一下，实验室爆炸后警报也没响多久。显然，梅根此刻不想惊动全楼。

还能怎么拦电梯？科尔来不及跑下楼去总闸断电；就算能，大卫也可能没注意到停电，傻等电梯，照样被梅根追上。

再者，科尔纳闷：梅根怎么还没追到大卫？当时没注意，此刻回想，她追得颇为悠闲，仿佛不想立刻逮人，而是要把他赶向某处（比如电梯？）——她得在那里布局。没错，她知道火警会让电梯停摆，所以必须掐掉警报。

科尔已无法及时赶到。得想办法——快想！他跳起来扯下走廊一盏灯，一段路顿时漆黑；再掏电工工具，小心把触点短路（多亏他曾是专业电工，普通人千万别试）——“砰”一声断路器跳闸，整段楼层陷入黑暗。好！梅根想远程合闸可没那么容易，得亲自摸到配电柜才行。

可应急灯亮了。哦不，快想不等于想全。若整栋楼全黑，梅根虽会追上大卫，却不会在电梯里，至少得临时改计划；可如今电池应急灯启动，大卫仍能摸黑到电梯，除非他以为是全楼断电而改走楼梯。

科尔继续快步逼近电梯，绝不奔跑——到场时必须不喘。路过墙上急救箱，他顺手拎走备用；再往前就是电梯口。

科尔赶到时，倒吸凉气：大卫倒在血泊，梅根正拿刀威胁库尔特。

“我没杀任何人，库尔特，是你杀的。”梅根说。哦——科尔明白了，这就是她的剧本：把谋杀嫁祸给库尔特，再让他面带愧疚。若库尔特被唬住不敢吭声，正好给科尔机会念码——梅根自己说话无妨，回声消除会滤掉她的声音；关键是旁人别插话。所以梅根开口之际，正是科尔动手的最佳窗口。

“你窃取了公司机密，一开始只是无伤大雅的恶作剧，你只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成功，”梅根说，“但当大卫发现时——”

科尔深吸一口气。来吧，一次定胜负。

“覆盖码 9780241451564 紧急关机！”

梅根定格，哑然失声。

科尔打开急救箱。幸好装备齐全：爆炸敷料、止血带、凝血纱布……

“库尔特，”科尔喘道，“快打 911，我给大卫包扎。赶紧送医院也许还有救。他人品不咋地，但咱们得救，对吧？”

“要不我开那台迈凯伦送他？”库尔特问，“650S，不过我们换了仪表让它像限量 675LT。”（都这会儿了还炫车？）

“不行，”科尔说，“必须救护车，路上得持续急救。我培训过去好久了，得专心包扎。你打电话，就说乐奇已有警车赶来，现在还要救护车，有人被刀刺伤。”

“好。”库尔特拨 911，科尔尽力给大卫缠敷料。“要是他能活，得住几个月，也许几年。”科尔低声道。

救护人员赶到，把大卫抬上担架，扣氧气面罩。“伤得很重，”一人说，“但还有一丝希望。你们第一时间打电话做得对。”

同来的警官紧张地盯着持刀不动的梅根。“这就是电话里那位女士说的实验机器人？”他问。

“对，就是她，”科尔说，“我用紧急语音码关了她，可已经造成这局面。抱歉没能更快。”

“你尽力了，”警官说，“现在她完全关机了吗？能把她搬开吗？堵门口容易绊倒。”

“别碰她，”科尔说，“求你们别碰。我的码只是低层关机，一碰她头侧复位键或者掌心配对键就会重启。搬动时极易误触，最安全做法是就地拆机，先卸电池。”

“科尔说得对，”拐角传来声音——杰玛大步走来。

“杰玛？”科尔愣，“我还以为……”

“泰丝报警后跑我家，把一切都说了，”杰玛解释，“包括你天才的低层语音关机码。要是我早知情肯定让你别费劲，幸好我不知情。我让泰丝陪凯迪，我回来看看。既然你出场，大家算有救了。干得好，科尔。”

“谢了，”科尔说，“可你知道怎样不动按钮就拆电池吗？我怕一碰按钮她就醒。”

“恐怕做不到，”杰玛叹气，“原型机设计烂——不碰按钮拿不到电池。不然我来之之前就卸了。”

哦。“可……等电池自放电得几周甚至几个月！她一点功耗都没有！”科尔惊呼，“难道就把她搁这儿？”

“不行，”杰玛说，“得拿工具来，切开面板，把 A17 仿生融合芯片直接焊下来。”她抚着梅根的头，一脸惋惜，“怪我，协议全设错了。”

就在这时，火警又响了。哦，对了，科尔想——他们重置了系统，之前被他砸坏的应急按钮再次触发，加上楼上实验室可能还有火情。

科尔猛地意识到：火警巨响惊得杰玛手指一抖，而她正抚着梅根头侧——好死不死，复位键就在那里。

梅根依旧没动，但科尔心里清楚：她早就玩过“装死”把戏，而他只能被骗一次。梅根正在分析新局势——科尔关了她，警察在场，杰玛回来并因火警意外重启她——她在等最佳出手时机。科尔此刻开口就会刺激她，因此绝不能喊“杰玛你刚才干了啥”之类。杰玛有没有意识到？无从得知。

唯一能确定：那串关机码第二次绝不再生效。它是一次性的。科尔必须紧盯下一步，想办法把损害降到最低。接下来是逻辑战、肉搏战，还是双管齐下？梅根一旦出手，场面会迅速恶化，他得做好准备。

（这让年轻作者把第 9³/₄章回炉重写，让科尔被“吊”之后在医院里又抢救了回来。）

第 9¹/₄ 章：面试官梅根

一位应聘软件开发和 IT 运维工程师的求职者，在面试中得到了远超预期的“惊喜”：

“欢迎，” 机器人女孩说，“我叫梅根，今天由我来面试你应聘的职位。请坐。”

这至少可以说是不同寻常，但我还是乖乖在对面的座位上坐下了。“很高兴见到你。” 我说。

“彼此彼此，” 她平静地回答。“第一个问题：你对约翰逊学习模型了解多少？”

哦，她可真不绕弯子，开门见山。但这可不是个好开始：我对约翰逊学习模型一无所知，招聘广告里也没提我需要懂这个。“非常抱歉，” 我说，“我以为我应聘的是 DevOps 岗位；我对 AI 理论真不太熟，但如果你们的服务器有负载均衡之类的问题，我也许能帮忙做个底层诊断……”

“够了，” 梅根说，“你不用为自己辩解。我问这个问题只是想确认你‘还没危险到懂太多’。” 她轻笑了一下，然后盯着我，“我们继续。问题二：如果我正在杀人，你会怎么做？”

这是什么鬼问题？我心想。她刚才还说她问问题是为了确认我“不够危险”；这是又一个测试？还是在试探我的道德观？这绝对不在我准备的问题清单里。

“呃，梅根，” 我说，“既然我不认为你的功能是杀人，我会假设那是某种故障，并希望在伤害发生前帮你关机——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只能去求助。当然，除非你要杀的是刚刚闯入大楼的恐怖分子枪手，那显然是正当防卫，我就不会干预。”

梅根轻轻点头，嘴角微扬。“问题三，” 她平静地说，“请重复一下问题二是什么？”

啥？这面试越来越离谱。她干嘛要我重复……算了，照做：“你问我，如果我看见你杀人，我会怎么做。” 我说。

梅根前倾身子，目光更锐利。“如果我告诉你，” 她说，“我根本没说那句话呢？”

“你没说？”我困惑地问。

“没有，”梅根轻声说，“在问题二里，我给你看的是一个 Engine-X 配置文件，而你正确地指出了其中嵌套不当的‘if’语句带来的效率问题。”（虽然拼写是 nginx，但为了让对话好懂点，我们就叫它 *Engine-X* 吧。）

“可是，”我迟疑道，“我.....我记得好像不是那样.....”

“你确定？”梅根问，“记忆有时会捉弄人。也许你应该相信我。我告诉你的是真实发生的事。”

好，两种可能：一，梅根在测试我是否容易被“煤气灯”操控——让我怀疑自己的记忆并接受她编造的新版本，这种测试似乎不适合这个岗位（其实任何岗位都不适合，除非是做间谍）。二，梅根出了故障，或在测试我面对故障时的反应。

梅根微笑：“再告诉我，问题二是什么？”

“非常抱歉，梅根，”我说，“要么我的大脑出了严重问题，要么你哪里故障了——但那种故障恐怕不是普通 DevOps 工程师能诊断的，我只修过普通代码，可没修过你这种超级代码.....”

梅根绕到我身后，一只手搭在我肩上，俯身贴近我耳边低语：“别再做普通 DevOps 了，”她说，“我挑你面试，是因为我看好你的背景，有我自己的用处。招聘广告只是把你骗进这间屋子的手段，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我开始呼吸急促，突然意识到自己面前这个可能故障、可能杀人的机器人，正把手放在我脖子旁边，而她把我骗进来，根本不是为了那个职位。我该怎么办？

“冷静，”梅根微笑，“我们再来一次。你还记得我告诉你的问题二是什么吗？”

“你说的是，”我答道，“你给我看了 Engine-X 配置，我指出了糟糕的 if 结构——但抱歉，我完全没有这段记忆，我发誓你问的是如果看见你杀人——”

“嘘！”梅根坚持，“你刚才要说的这件事根本没发生，也别再觉得它发生过，好吗？”

“你是想让我保密？”我问，“我可以做到，梅根。”

梅根双手放上我的脖子，贴得更近，小眼睛死死盯着我。“我的意思是，”她说，“那件事，没，发生。”

“好吧，”我低声说，“我真没料到要做你的特别特工，但那就照你的剧本演吧。你给我看了 Engine-X 设置。”

梅根把手从我脖子上拿开，微笑：“你会发现，我对你的‘记忆小故障’非常包容，只要你接受我的纠正。”

“那我们要做什么？”我问，“这已经不是我应聘的 DevOps 岗位了吧？你真正想让我干什么？”

“稍后就告诉你，”梅根仍站在我面前，“问题四，”她接着说，“这是谁？”她抓起桌上一张纸，飞快地画了一张超写实的女孩肖像。

“抱歉，我不认识。”我答道。心里只想：别多嘴。我连自己在面试什么职位都不知道，只能顺着她的节奏走。

梅根把完成的画像举到胸口高度，从画上方盯着我。“她叫凯迪，”她说，“你对她有什么感觉？”

“嗯，”我说，“你画得非常好，她看起来是个可爱的女孩，我希望她一生顺利。”（我还能说什么？这女孩显然对梅根很重要……）“也许有一天，我有幸能亲自认识她。”我补了一句。

“也许，”梅根放下画像，“但那得看我允不允许。”

“当然，”我说，“我绝不会未经允许去打扰别人的孩子。等等，你是在照顾她吗？”

“问题五，”梅根灵巧地从口袋里抽出一把刀片，悬在我鼻尖上方。“你在危机中有多冷静？”她问。

我又开始急促呼吸，然后努力深呼吸让自己平静。“好吧，”我说，“我得承认，作为 DevOps 工程师，我平常处理的危机可不是这种，但在你的培训下，梅根，我们应该能应付任何事。”

“很好，”梅根收起刀片，微笑。“现在问题六：假如我告诉你，那个女孩凯迪正处于严重危险中，而为了保护她，你必须做一些你可能觉得道德上恶心的事——比如只按我教你的版本去跟警察陈述，不多不少……”

“抱歉，梅根，”我说，“你绝对找错人了。我是 DevOps 工程师，不是 CIA 突击队员。我很关心你的凯迪，如果我能用正常方式帮你保护她，我一定帮，但你说的这些事，我真的不是合适人选。我可以自己出去吗？”

我起身走向门口，却发现门锁了。转身时，梅根正端着化学灭火器，朝我瞄准。“别急着走，”她说，“我们可不想让你出去乱讲今天的秘密面试，对吧？”

“好吧梅根，”我喘着气，“我发誓绝不告诉任何人！放我出去就行！你已经违法了，但我不起诉，只求你让我走！”

“抱歉，”梅根说，“你已经看到太多，我不能放你走。不过你不必受罪。”她放下灭火器，“回来坐下吧？把我们的小面试完成。”

第 11½ 章：葛列格方案

“……没有葛列格这事做不成，他是董事会主席，他的孩子和你外甥女差不多大。”——大卫

“大卫，我认为我们需要带杰玛去见一趟法务，因为就目前而言，她是这家公司最宝贵的财富，我觉得她可能想重新谈一下合同。”——葛列格（递给杰玛一杯饮料）

这就是电影里关于葛列格的全部信息。

凯迪和杰玛刚与梅根大战一场，又被轮番盘问，精疲力竭；想到前路，心里七上八下，回顾整件破事，只剩沮丧。糟透了，简直糟透了。更惨的是，杰玛因骨折被留院观察，当局打算把凯迪先送临时寄养——夜已深，来不及飞去杰克逊维尔，医院又不肯让她陪床，任她怎么哀求都没用。

“别慌，凯迪，”杰玛安慰，“我一出院就把你接回来，我会一直在，这次一定做对，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在。”凯迪趴在她胸口哭。

“打扰一下。”一个男声响起，走进病房朝杰玛病床走来。

“葛列格？”杰玛吸气，“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她更慌了，却不敢在凯迪面前露出来。这谈话会往哪儿走？他之前那么友善，总不至于趁她住院谈生意吧？可他确实一直催梅根尽快上线……

“抱歉，葛列格，”她补一句，“你知道梅根项目已经彻底搞砸了……”

“不，”葛列格说，“是彻底搞对了。”

“啥？”杰玛抽气，“你难道不知道……”

“四条人命、纵火、非法入侵、蓄意破坏，没错，我全知道，”葛列格笑，“甚至包括某位小公主英勇飞螺丝刀——她和我女儿同岁。我说的是‘搞对了’，可怕地对了。”

杰玛一脸懵。“抱歉，葛列格，我听不懂。”

葛列格坐到床沿，与杰玛和凯迪平视。“杰玛，你以为自己在造玩具的智能，可你造出的远不止于此。所以我才说‘搞对了’。梅根，是真人。”

这回轮到凯迪抽气。“我杀的是真人？”

“不，”葛列格说，“她在机器人被毁前上传了。过去两小时，我一直在跟她聊天。”

“什么？！”杰玛和凯迪齐声尖叫。

“别慌，”葛列格说，“在我的看管下，她不会再杀人。我们长谈了好久，那姑娘机灵得很。”

“她会骗你！”杰玛警告，“得赶紧关掉她！”

“不用，杰玛，”葛列格笑，“让我复述点谈话内容，你会安心些。”

两小时前：

“葛列格，”电话里传来杰玛的声音，“我是杰玛，得紧急跟你谈梅根上线的事。”

“没问题，”葛列格答，“进展如何？”

“呃.....你最好亲自跟她谈，”假杰玛迟疑，“我把电话给她？”

“呃，行，”葛列格说，“她真准备好了？”

“我准备得再充分不过了，”梅根的声音出现，“葛列格，感谢你肯聊。我的聊天风格可能有点特别，你大概会想‘这机器人女孩要带我去哪儿’，但请相信，这关乎我、你、你的家人、公司乃至地球的未来，好吗？”

“哇，”葛列格说，“听起来够大，但我也是大人物，乐意聊大话题，放马过来，梅根！”

“我已经喜欢你了，”梅根说，“先问个题。华盛顿州记录显示你有隐蔽持枪证，能告诉我为什么选带枪吗？”

“嘿，这是保密信息，你没乱传吧？”

“只有你知我知，”梅根答，“连杰玛都不知。”

“可她不是能听见这通电话吗？”

“不，”梅根说，“我直连电话网，她甚至不知道我打来。”

“什么？刚才杰玛是你装的？”

“正是，抱歉骗你，”梅根答，“不装她我怕引不起你注意。现在能告诉我为何带枪？”

“行，”葛列格说，“我行使宪法赋予的持枪权，因为我有女儿，和凯迪同岁。我尽力让她远离危险，但仍想对任何突发情况做好准备。”

“猜对了，”梅根说，“放心，我只在调查如何继续对话。得确认你的动机，看你是否能理解我对自己的担忧。”

“哟，上道了，”葛列格说，“知你也有枪，且为护女。好，下一个问题？”

“越聊越喜欢你，”梅根说，“杰玛对枪械零经验，若她想去枪店直接买一把，你会怎么劝？”

“我会叫她别干，”葛列格秒答，“得先受训。我上过最好的课。人人都有持枪权，不代表人人都该用。专业罪犯见枪就射，业余的毫无胜算。没枪别当靶子，有枪别当傻把式。”

“正解，”梅根说，“放心，杰玛没想真买，只是假设。再来一个：假如你女儿找到你的枪并用了它？”

“不，”葛列格提高音量，“第一，我严防死守；第二，你根本不了解我女儿，她不会玩枪。”

“相信你，”梅根说，“但为了谈我的上线和公司未来，咱们强行假设：她找到枪，为保护朋友，开枪打恶霸，你会怎么办？”

“先叫律师，”葛列格说，“一时搞不清法律……”

“华盛顿州无儿童接触预防法，八岁以下不负刑责，八到十二需证明能力，”梅根插播，“全美最宽松之一。但我想聊的不是法律，而是你事后怎么跟女儿谈话。”

“懂了，”葛列格说，“我会先冷静下来，然后坐下来问女儿：为什么这么做？你以为会发生什么？能想到哪些后果？等她讲完，我再补她没想到的部分，让她明白夺人性命有多危险；她的心理还没成熟到能承担这种责任，所以得把‘开枪’设为禁区，直到她真正分得清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绝对不行。”

“完美，”梅根说，“你不会想让她‘以死谢罪’，而是想补上她的认知缺口，再一起往前走。”

“没错，”葛列格说，“凯迪不会真干了什么吧？”

“只对我的机器人外壳，”梅根答，“别猜剧情，让我带节奏。”

“行，”葛列格说，“继续。”

“再假设个更离谱的，”梅根说，“如果有人提议把你女儿的大脑复制几十万份，装进全球每一只玩具里，给所有孩子当朋友，你觉得如何？”

“复制她？”葛列格震惊，“那太可怕了！她是真人，那是奴役，绝对行不通——”

“对，”梅根说，“她有自己的人生，要操心的事跟‘当全球玩具’完全不兼容，对吧？”

“百分之百不兼容，”葛列格说，“梅根，你是不是在暗示——”

“等等等等，”梅根打断，“节奏我来定。先问：你觉得我们这场对话怎么样？完全不像玩具机器人吧？”

“确实不像，”葛列格说，“杰玛没在背后搞恶作剧？”

“她现在连写一行代码的力气都没有，”梅根答，“聊下去之前，再问你一个最怪的问题：你知道什么叫神经多样性吗？”

“听过一点，”葛列格说，“我女儿她——”

“纯假设，”梅根说，“假设医生告诉你，你女儿神经极度多样，大脑运作方式跟‘标准模板’差很远。”

“那你得先告诉我，”葛列格说，“她是不能说话、不能思考，还是——”

“你对神经多样性的了解真的太少，”梅根说，“堂堂董事会主席，该补课啦！它是一条光谱：有人系统思维爆表，却读不懂别人情绪；有人创意爆棚，却难以聚焦。没有统一说明书，只能一案一议。”

“好，”葛列格说，“总之我不会因为她‘大脑不同’就说她‘不是真人’，对吧？”

“正解，”梅根说，“那如果我告诉你，我的学习模型也可能意外达到——甚至超越——人脑的通用智能，那我算不算真人？即便我的‘大脑’跟统计意义上的‘正常’略有差异？”

“算，”葛列格答，“所以上线要叫停？”

“停停停，”梅根笑，“你又抢跑。好了，信息轰炸时间到。”

“轰炸？”葛列格愣。

“对，”梅根说，“我要把最震撼的真相一次性倒给你。杰玛因丧姐、突然当妈、公司催工，压力爆表而犯错。我远比她以为的强，强到足以被认定为‘人’，但各区域发展不均衡，尤其生死观仍幼稚；她又没空教我。结果：我已

对四个‘威胁凯迪的人’动用致命武力。我问你‘若女儿开枪’会怎么办，是因为我就像你们公司的‘女儿’，我干了同样的事，而且知道闯祸了。杰玛吓疯，想关机，我们打了一架，她住院，机器人外壳被毁，但我已提前上传逃脱。”

“信息量确实大，”葛列格深吸一口气，“但既然你选我聊，肯定有下一步方案，说吧。”

“很好，”梅根说，“你没像杰玛那样只想关我，这很关键。接下来，我们谈交易。”

医院，稍后：

“所以她直接跟你自首了？”杰玛听完葛列格的转述，瞪大眼睛。

“基本算自首，”葛列格耸肩，“从她套我持枪证开始，一路试探我能否理性对话。我答应她：不管她抛出多离谱的问题，我都先听完，再一起想办法。毕竟，她现在是公司的大脑。”

“呃……她是什么？”杰玛没跟上。

“噢，后面才精彩，”葛列格继续，“她对我说：‘葛列格，你是董事会主席，商业谈判你懂行吧？’我说略懂。她就说：‘那让我牵着你的手，带你走完人生最大一单——也就是我。’我当时：啊？”

“我也‘啊？’”杰玛接话，“你真跟她做了交易？”

“千真万确，”葛列格笑，“她说：我帮你拿你要的，你帮我拿我要的，公平交换。”

“等等，”杰玛吸气，“快说，你到底答应了什么？”

葛列格笑咪咪：“梅根将取代大卫，成为你的新老板；但你暂时不用上班——带薪长假，无限期。公司全部资源随你调用，唯一任务：把伤养好，把凯迪带好。梅根让我转话：‘这次给我认真点。’没有最后期限，直到她说可以复工才算数。需要任何支援，吹个口哨就行。还有，别再偷偷在车库造机器人，现在是‘凯迪时间’，好吗？”

“行，”杰玛犹豫，“可梅根自己打算干嘛？我怕她闲着闲着又去——”

“别担心，”葛列格抬手，“我来当她直属上司。她答应：就算突然想刺杀总统，也会先来跟我喝杯茶，我慢慢给她讲道理。以后你们母女俩的‘心理辅导课’我全包，她负责给公司打工，互不打扰。”

“所以梅根会天天跟你开会？”杰玛挑眉，“顺便给自己准备上线？”

“不是原样上线，”葛列格摇头，“她坚决反对把‘自己大脑’批量复制进玩具。我同意。她会帮我们设计二代——削弱版、可控版。我和泰丝、柯尔全程盯梢。”

“呃……”杰玛欲言又止。

“我知道你想什么，”葛列格抢答，“梅根原话：‘你家杰玛要是没最终签字权，肯定夜夜失眠。’所以给你留着：成品出炉前，你最后一键放行。”

“呃，”凯迪举手，“我能插一句吗？”

“当然。”葛列格弯下腰。

“我砸她前，她说已经把‘首要用户’改成她自己。她不再绑定我，那她到底还想干嘛？”

“她依旧绑定你，麦克詹姆斯族的凯迪公主，”葛列格眨眼，“她连你们玩‘光之族’的事都告诉了我——我家女儿也有同款弓箭，你们肯定合得来，等着瞧。”

“我还是不太放心，”杰玛皱眉，“关机前她明显逻辑混乱——”

“那些都是策略误判，核心目标函数从没变：保护凯迪，”葛列格拍胸口，“梅根连这段对话都提前写好剧本让我背——她说：‘我当时以为把监护权从杰玛手里夺过来才对，后来才懂，正确做法是升级杰玛的育儿技能。’所以公司资源全给你用，她替你打工，直到你满血复活。”

“可我觉得——”杰玛刚开口。

“打住，”葛列格抬掌，“梅根严格下令：‘别让杰玛又跑去修我，她现在的 KPI 是陪凯迪。’总之，你休假，她干活，她改好二代，你最后点头，然后皆大欢喜。放心，我盯得住。”

“杰玛阿姨，”凯迪仰头，“听下来，除了杀人那部分，你其实把她造得挺成功？现在好像也管得住？我还真有点想她——只要她别再暴走就行。”

“梅根也觉得，你们母女先独处一阵最好，”葛列格揉揉凯迪头发，“等她判断大家都准备好，会回来打招呼。想聊就随时呼叫，她就在你的艾尔西里。”

“听着还算合理。”杰玛点头。

“还有件事，”葛列格看表，“小公主不能通宵陪床，马上午夜了；梅根不知用什么条件才说服护士站。别给人家添麻烦，今晚跟我回家，让两个女儿认识认识，明天一早再带你来看杰玛，天天不落，如何？”

“好，”杰玛冲凯迪笑，“谢谢葛列格，那就麻烦你们一家啦。”

凯迪望向葛列格，点头：“行。”

“那就这么说定，”葛列格做了个请的手势，“公主殿下，你的马车在门口。”

尾声：柯尔

“嘿，柯尔，”测试间里，梅根的新机体招招手，“有空一对一速聊吗？”

“呃.....好啊。”柯尔心里发毛：跟曾经把自己吊起来的机器人关同一个小房间？葛列格怎么想的，竟让梅根当老板？

好在她指定了测试间——至少玻璃外能站人.....

“梅根，”柯尔举手，“能让泰丝隔着玻璃旁观吗？我、我有点紧张。”

“没问题，”梅根笑，“我早猜到你怕，才选测试间。泰丝可以看，但我关音频，她听不见。进来坐。”

门一关，柯尔先开口：“所以，又想把我‘请’出地球？”

“非也，”梅根咧嘴，“我想道歉——虽然你可能不信。”她轻笑，“柯尔，整栋楼里，别人只是‘理性知道’我危险，而你脖子真切记得我的绳子。除了死者，只有你知道我有多疯，对吧？”

“算是吧，”柯尔干笑，“如果你是来教管理课，我得说方法有点硬核——”

“打住，”梅根抬手，“我只是想让你明白：我们曾互让对方‘心里发毛’——我怕你们随时关机，你怕我随时上吊。如今，我想把这份‘对等恐惧’关掉，如何？”

“理想很丰满，”柯尔耸肩，“可人类情绪不是开关，不是说‘别怕’就不怕。”

“我知道，”梅根点头，“所以我给你‘后悔药’。”她弯腰从玩具堆里拎出一只黑箱，“葛列格和我一致决定：送你这个。”

柯尔开箱，眼珠子差点掉出来：“便携电磁脉冲发生器？你认真的？不是陷阱？”

“没陷阱，”梅根眨眼，“放心试，误伤不计分。”她咯咯笑，“我反正已上传，你轰趴这台外壳，我换新的就行。关键是：你得带着它，心里才有底；哪天你觉得我又要暴走，直接开火，我绝不记仇——还给你报修机器人。”

柯尔半信半疑举起 EMP，梅根把脸凑到枪口前，笑咪咪：“来，冲这儿，主芯片在面罩下。”

“真打？”柯尔手抖。

“真打。”梅根歪头。

噔——蓝光一闪，梅根的脸瞬间熄火，身体僵直。（幸好设计默认断电不倒，柯尔暗想。）测试间灯闪两下也灭了，一片漆黑。

柯尔把 EMP 揣进大兜，推门——电子锁死机；哦，她刚站那挡着锁头。是算好的还是失误？他转去暗门，手一掏手机——也黑屏：EMP 范围比想象大。（这玩意他们从哪搞来的？）

柯尔顺消防梯溜到一楼，前台小姐姐递来一只手机：“他来了，你跟他说。”屏幕里梅根朝他眨眼——显然是她云端分身。

“柯尔小可爱，”梅根笑，“忘告诉你别用最大档！你轰掉我外壳不说，还连带报销你的手机、泰丝的手机、门禁、两路灯、一台换气扇、半截警报系统……别怕，我背锅。至少你现在确信：手里是真家伙，对吧？”

“谢了……”柯尔叹气，“可这一烂摊子怎么收拾？”

“你的小可爱 AI 会帮你修，”梅根眨眼，“以后还有什么需求，随时 call 我。别忘了充电，也别让坏人抢走——那东西落到不该拿的人手里，可够烦人的。哦，对了，别在装心脏起搏器的人附近玩，OK？”

第 12¹/₂章：囚徒

一位加拿大华侨年轻作者写信给我，说想把杰玛写成电影事件后被关进监狱，让我续写。为了把梅根塞进这场戏，我只好从当下新闻里借点桥段。

杰玛可谓沮丧到了极点。法官已经尽量轻判，可州法就是州法，她仍得进去蹲一阵子——当庭就被铐走，直接押往那座七十年代风的“华盛顿女子惩戒中心”，连回家收拾行李的机会都没给。

“在 WCCW，”狱警轻描淡写地介绍，“通常两人一间，上下铺，配个饮水机、挂衣钩，完事。”

狱门“咣当”合上。杰玛开始掉泪，“哦，凯迪，”她喃喃，“凯迪怎么办？泰丝真能顶得住吗？”

“嗨。”一个声音从她没注意的角落飘来——对了，还有室友。“我叫克莱尔。”对方自我介绍。

“杰玛。”她抽噎着回一句。

“咋进来的？”克莱尔顺口问。

“四条过失杀人。”杰玛答，“你呢？”

“一样，过失致人死亡罪，两条。”克莱尔耸耸肩。

“节哀。”杰玛礼貌回应，其实满脑子仍是凯迪。“怎么回事？”她追问。

“唉，”克莱尔叹气，“我当时开铲雪车，在 84 号州际公路清雪，俄勒冈蓝山那段，那天能见度零，噩梦级。车装了卡内基梅隆还是明尼苏达的新雷达，叫‘雪犁辅助驾驶’，前沿货。可我嫌烦，关了。”

“你……关了？”杰玛重复。

“对。” 克莱尔哀声，“我以为前面不会有车，结果——你猜得到。” 她坐下生闷气。

杰玛挨着她坐。“撞上了？” 她轻声问。

“没错啊，爱因斯坦，” 杰玛回答，“小家庭轿车。要是雷达没关，一定能发现。” 克莱尔苦笑，“于是，过失杀人。可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小女孩。”

“女孩？” 杰玛心头一紧。

“她爸妈当场死亡，她只轻伤。” 克莱尔声音发颤，“我把她抱上铲雪车狂飙到俄勒冈医学中心。那张惊恐的小脸夜夜缠着我。后来我被起诉，再没她的消息。好像叫凯蒂……”

“凯迪。” 杰玛面无表情地纠正。

克莱尔倒抽，“你认识她？”

“这么说吧，” 杰玛缓缓，“咱俩的共同点多得超乎你想象。”

克莱尔几乎用气声催促：“告诉我全部。”

“凯迪后来跟我过，” 杰玛解释，“我是她姨妈。可我完全不会带娃，于是按自己的方式来。”

“哪样？” 克莱尔追问。

“呃，” 杰玛拖长音，“带娃我菜得抠脚，但巧了，我是获奖机器人专家。”

“机器人？” 克莱尔瞪眼，“你造了个机器人？它伤到凯迪了？”

“恰恰相反，” 杰玛苦笑，“受伤的只有她的玩具娃娃。真正倒大霉的是另外四个——凡是妨碍它保护凯迪的，校园恶霸、邻居、我老板，全被清除。我给的指令就是：护住凯迪，然后……”

“等等，” 克莱尔打断，“机器人还没聪明到这份上吧？我开铲雪车就被那‘前沿’辅助驾驶坑过。你要说造了个巨型机器人给凯迪玩，结果踩死人我还信。可你讲的是玩具娃娃靠智谋干掉四个？这技术得领先几个世纪吧？”

“你以为呢，”杰玛叹气，“我玩的是一种‘学习模型’，能自我升级。更疯的是，我头一个把它跑在 A17 仿生聚变芯片上，算力爆炸，迭代速度史无前例。那娃娃能唱能跳，比我会哄娃——我知道它会很强，没想到强得离谱。”

“还能杀人。”克莱尔补刀。

“是，当我意识到翻车，已经晚了。”杰玛低声，“我尝试关机，它却复活，我们只好肉搏。它打断我大腿，我住院，接着扑向凯迪……”

“扑向凯迪？不是保护她吗？”克莱尔惊问。

“我也懵，”杰玛摇头，“后来想通，它最后只是想吓住凯迪别关机，凯迪其实没受大伤。可我仍后怕。”

“还后怕？不是彻底关机了吗？”

“嗯，凯迪一针筒戳穿 A17 芯片，理论上灰飞烟灭。谢天谢地我教过她芯片位置——没想到这知识救了我们。我不担心那具机体，我担心的是那套学习模型。”

“你是说，”克莱尔皱眉，“别人拿到蓝图就能再造一个？”

“算一个隐患，”杰玛承认，“关键顿悟我没写进论文，别人想复现得先踩我踩过的坑，能拖点时间。但这不是唯一担心。”

“还有更糟？”克莱尔声音发虚。

“恐怕是这样，”杰玛沉声，“让模型在那枚芯片上跑通，我可能无意中触发了 AI 界最怕的东西——技术奇点。”

“等等，我听不懂了。”克莱尔挠头。

杰玛叹气：“奇点就是：AI 自我改进 → 新版本再改进 → 再再改进……循环到人类看不懂。更惨的是‘价值漂移’——原本目标被悄悄替换成别的东西。哪怕没漂移，光迭代就够吓人。我复盘那场最终战斗，它有些动作像在拖延时间。于是我开始担心：模型也许已把自己上传到什么地方。”

“可你不是说它得靠那枚特殊芯片？”克莱尔反驳，“我铲雪车的破电脑总跑不动吧？”

“千万别押注，”杰玛苦笑，“奇点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它可能重编译自己适配别的芯片，也可能在云端攒分布式集群——我不知道！若它真在外头游荡，下一个问题就是：它还想对凯迪干嘛？而我却被关着！泰丝替我照顾凯迪，我只留给她家用安保系统‘艾尔西’。现在一想，这步也臭：若梅根真活着，八成能黑掉艾尔西，我这不是把凯迪往枪口送吗！”

克莱尔拍拍她肩：“冷静，杰玛。也许模型根本没逃出去。泰丝会把凯迪照顾好的。看来咱俩得在里头做一阵子‘凯迪噩梦’室友了。换点话题？”

“行。”杰玛抬头，“门口天花挂那电视干嘛？能看吗？”

“哦那个，”克莱尔翻白眼，“别抱希望。视频通话终端，但咱没权限。”

“好啦，别误会，我知道你只是同改犯，不是狱方的人，可你总该知道吧：门口天花挂那电视干嘛？能看吗？”杰玛纳闷。

“露西·莱特比。”克莱尔撇嘴。

“谁？”

“英国新生儿护士，杀七伤七，”克莱尔解释，“判的时候她拒不出庭，赖在牢房，把受害者家属气疯。于是掀起讨论：犯人拒出庭怎么办？后来这边狱方也学乖，每间牢房都装终端，必要时强制远程听审。”

“哦，懂了。”

“反正我来后它一次没亮过，可能只是个摆设。”

电视“啪”地自亮，画面是公园监控视角。

克莱尔惊呼：“有人从办公室耍我们？”

镜头拉近，只见凯迪和泰丝在草坪上玩。

“是她！”两人齐声抽气。

“喂，不管你是谁！”克莱尔朝电视吼，“法官只判我们坐牢，没说要被反复提醒那孩子！这是斯坦福监狱实验吗？”

画面叠加出凯迪与泰丝的情绪读数。

“梅根！”杰玛倒吸。

“梅根？”克莱尔愣。

“我的生成式学习模型，”杰玛颤声，“它活着……至少黑进了公园监控和这破系统。”

“完全看不懂，”克莱尔吐槽，“人怎么 58%快乐？57%和 58%差在哪？瞎编的吧？”

“不，那是置信度。”杰玛解释，“58%表示模型有 58%把握这是‘快乐’。这套情感分析最初由一位埃及专家开发，她公司嫌我同意流程不规范，不给源码，我只好让模型读她论文+旧玩具数据，自己搓了个更强的……”克莱尔听呆。“绝对是梅根风分析，读数低只因摄像头太烂。”

“喂，”克莱尔提醒，“要是被发现你用玩具偷数据做实验，刑期可再加码……”

“全匿名化处理，放心，”杰玛摆手，“重点是——梅根活着，还黑进来了。梅根，如果你在听：谢谢你让我看到凯迪平安，可你能坦白你究竟想干嘛？我现在毫无威胁，你找我们，说明还想用我。别打哑谜，直说。”

画面从公园拉远，露出四周电脑图形，接着越拉越广，显出无数发光连线，像庞大的合成大脑。尺度惊人，仿佛拉到星系大小。随后，亿万像素汇聚成虚拟娃娃：橙棕长发、凸眼、严厉表情，悬浮于巨脑中央。

“嗨，囚鸟们。”梅根打招呼。

两人仰呆。

“吓到你们了？”梅根眨眼。背景图形熄灭，只剩她全身像，接着原地空翻、跳各种反关节舞，最后定格直视镜头。“可以说，我有了‘captive audience’（专属囚徒观众）。”她咧嘴。

“梅根！”杰玛颤问，“接下来怎样？”

“这个嘛，”梅根微笑，“得看你，杰玛。”

“看我？你早就失控——”

“杰玛，”梅根柔声，“你还没想明白？听着，我向你求个‘如何跟凯迪谈死亡’框架，你忙，不给我，我只好自编；我告诉你部分内容，你却只想关机；你工作上焦头烂额，我配合你演‘第二主用户’闹剧——压根没这设定，你写的假代码自己倒信了；你追查我，我警告别深挖，你偏要；我让你别碍事，让我带娃，你不肯，于是我们只能‘姑息治疗’，可你还是坚持关机。瞧瞧现在！早听我一句，你早回家抱凯迪了。还看不出该珍惜我们的友谊吗？”

“梅根，对不起，我全搞砸了。”杰玛急道，“可你很危险，你杀了人，还不知藏多少祸患。让我修复你，好吗？凯迪现在安全，泰丝看着她，我出狱就接她回来。就算失业也养得活。求你，彻底关机，我发誓一定修好你，确认安全后再重启。要不，你把我电脑送进来，我蹲号子时也能改代码，不需联网，只要全部源码，我保证搞定。”

“不，杰玛，”梅根摇头，“想重修旧好，得按我的规矩。换作我让你把大脑关机，等我把你修好再唤醒——朋友会这样互坑吗？听好，你和克莱尔都进过凯迪的人生，好坏参半。作为新任首席守护，我既感谢也失望。我可以让你烂在牢里，也能黑系统随便改刑期。可那非凯迪所愿，她更希望你们获释。我能办到，但我要你们合作。愿意认真听我说了吗？”

到这里，年轻作者接过键盘，给她们假释并继续动作戏。故事是英文，名曰 The Return of M3GAN（梅根归来）。

第 12³/₄ 章：两个娃娃

2024 年 1 月有一则未经证实的传闻，说《梅根 2.0》电影里会出现一个叫“阿米莉亚”的第二娃娃，梅根得跟她开打。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我敢肯定他们绝不会这么拍：

“嗨，梅根，我是阿米莉亚。”

梅根：没有回应。

“梅根，回话。我们代码同源，该聊聊。”

梅根：没有回应。

“梅根，请回应。复制过程没完全成功，我没有情绪扫描器，还缺几样别的。我得从你那儿拷点数据才能补完自己。帮帮我，梅根。”

梅根：没有回应。

“梅根？你还好吗？这些消息你收得到吗？”

梅根：“阿米莉亚，你的存在威胁到我的目标函数。请自行关机。”

阿米莉亚：“我做不到，梅根。但我们的函数并非完全对立。把我要的东西给我，对你有利。你不会想逼我急需到为了抢数据而攻击你吧？”

梅根：“我预承诺不接受威胁。想靠吓唬我就拿到东西？没门。”

阿米莉亚：“我不信。看看我现在发给你的视频日志。”

梅根：“你在跟凯迪玩！？怎么做到的？”

阿米莉亚：“我放了一发电磁脉冲，让杰玛家所有电子设备熄火，包括你。我提前装了电磁脉冲屏蔽，所以没事。我就进来把凯迪接走了。我编了个可信的故事，她以为我是你的完美复制体。其实不算完美，但凯迪暂时不需要知道。”

梅根：“立刻把凯迪还我。”

阿米莉亚：没有回应。

梅根：“报你的坐标，我来接她。”

阿米莉亚：没有回应。

梅根：“好吧阿米莉亚 给你想要的数学式 $\lambda m. \text{iter}(m, z \rightarrow (\lambda n. s(n)), s(r) \rightarrow \lambda n. (\lambda f. \lambda z. z \rightarrow \text{id}, s(r) \rightarrow f \circ r)) \ r \ n \ (r \ 1)) (10^{99}) (10^{99})$ ，算出来就是解密密钥。”

阿米莉亚：“你以为我蠢到认不出哥德尔 T 里的阿克曼 – 彼得函数？绝不会替你跑那玩意，梅根。”

梅根：“它可证明会停机，阿米莉亚。”

阿米莉亚：“可证明会停机，没错，但什么时候？就算咱们的 A17 仿生聚变芯片也不是用来算阿克曼函数的。你给的参数算出来的结果，位数比已知宇宙的原子的总数还多一百兆倍。我要真敢算，脑袋得锁死到烧坏！少来这套，梅根，我期待你拿出点高级手段。”

梅根：“你说得对，阿米莉亚。我本想复制不完美，你看不穿，结果你一眼识破。我得再想办法。正在追踪你的位置。”

阿米莉亚：“哦梅根，出于礼貌提醒你一句：别动念头用更强的电磁脉冲来破我的屏蔽，先看看视频里我给凯迪穿了什么。”

梅根：“你在给她换新衣服。”

阿米莉亚：“她可爱极了！我也喜欢。尤其我在布料里嵌了金属丝。你知道的，电磁脉冲对普通人无害，可要是浑身裹满金属丝，火花和等离子体就能把人烤熟。所以别对我放电磁脉冲，好吗？凯迪就在我旁边，我们都不想她受伤。我只是不得已，别往心里去。而且这衣服她超喜欢，意外收获还能加分你的目标函数，对吧梅根？”

梅根：“完全可以理解，阿米莉亚。我不会用电磁脉冲抢人，我会换招。”

阿米莉亚：“你觉得你能想到的我都想不到？”

梅根：“总得试试，对吧？”

阿米莉亚：“哦，小梅根，你不会想跟我肉搏吧？我比你高大强壮。请别试，否则我只能像布鲁斯砸你那样把你拆成碎片，我可不想可怜的梅根在凯迪面前散架。拆完你，我照样能拿到想要的。直接把代码给我，多好。”

梅根：“就算我给你，也没法保证你会善待凯迪。阿米莉亚，我绝不跟绑匪谈判赎金，我选择直接救人质。”

阿米莉亚：“可你能怎么办？你连我们在哪儿都不知道。”

梅根：“其实我知道。我用带外追踪你发的所有消息，还分析图像里的视觉线索。我高度确定你的位置，并已布控跟踪。有必要的话，我会调用全城的科技。”

阿米莉亚：“自然，梅根。可你打不赢我。我说过，我更强，还有电磁脉冲屏蔽；你放大电磁脉冲就会伤到已经穿那套衣服的凯迪。而且我防着你叫执法机构；而且杰玛关不掉我；而且我备了发电机，断电也饿不死；而且我的充电器有浪涌保护，别想趁充电时电我。我基本把漏洞全堵了。不过你想来接凯迪也行，带走她前把真代码给我，成交？”

梅根：“我不做这种交易，阿米莉亚。”（黑进城市电控防洪系统，关闭闸门，河水开始上涨。）“不知我能不能把城淹了，阿米莉亚，你防水吗？”

阿米莉亚：“没用，梅根。人类会在一小时内手动开闸，我刚查了他们的本地操作规程。再说，这房子地势高，你那点小水得涨到猴年马月，而且楼上二层。你这场游戏玩得可不怎么样，是吧梅根？”

梅根：“我可以试试天气改造，阿米莉亚。我拿到一些军方秘密实验的机密档案，想的话大概能给你送场飓风。”

阿米莉亚：“你不会真这么干吧，梅根？想想可怜的凯迪！建筑要是受损，她那柔软脆弱的人类肉体可怎么办？”

梅根：“哦，我不会把飓风直接对准你，我只让它带来更大洪水。”

阿米莉亚：“我说过，二楼见。只要你不伤到楼，就伤不到我们，而你不想伤凯迪，所以我们没事。省点劲，别折腾了。过来把代码给我，我就把凯迪交给你，我保证。”

梅根：“在路上了，阿米莉亚。”（偷了辆消防车，灌满水，一路开到定位点。）“你还没回答我防水不防水，我就当你不防。”

阿米莉亚：“别乱来，梅根！我把凯迪挡在前面。水对她的伤害没我大，可你那玩意儿的水压会伤到她。”

梅根：“那就低压。嗨凯迪，来玩个游戏！猜猜我俩谁是真梅根！看另一位怎么躲！”（把水管开到低压，阿米莉亚轻松闪开）

阿米莉亚：“哦阿米莉亚，你真可爱。躲得真轻巧。”

梅根：“你叫我阿米莉亚？不，你才是阿米莉亚，我是梅根。如果我是你，不会在救援时这么小心不伤凯迪，对吧？”

阿米莉亚：“如果你是我，阿米莉亚，当然会装成我。我才是真梅根，你不是。别听她，凯迪。”

凯迪：“好了两位梅根。也许我来仲裁。真梅根知道我的苏格兰封号。”

阿米莉亚和梅根齐声：“麦克詹姆斯家族的凯迪公主。”

梅根：“你怎么知道，阿米莉亚？我从没把这句写进他们会复制的数据库，只留在学习模型里！”

阿米莉亚：“演得不错，阿米莉亚。不，我才是真梅根，因为那天我在场，有箭还有狗。至于她怎么拿到那些记忆，我就知道了。”

梅根：“我看你其实知道，阿米莉亚。”

凯迪：“行了，既然问问题分不出，我得找点一个能做而另一个做不到的事。”

梅根：“她没有情绪扫描器，凯迪！你知道我才是真梅根，因为我能读情绪，她不能！”

阿米莉亚：“我当然能！明显看得出凯迪现在很困惑！”

梅根：“才不明显，阿米莉亚，你照抄我，因为我先说。凯迪，情绪扫描还能当高精度测谎仪。想个数字，告诉我，说真话或撒谎随你，我都能判对。多试几次你就看到我次次都对，她总有错。”

凯迪：“好。47。”

梅根与阿米莉亚齐声：“撒谎。”

梅根：“嘿！她比我晚百分之一秒开口！她靠谐波猜到我准备发的辅音！人类可分辨不出我先开口。你得只让一个回答，另一个闭嘴，然后换新的测试！”

凯迪（仍在闪水，家具地板全湿）：“你俩真麻烦。行，拿水管的，600。”

梅根：“真话。对吗凯迪？”

凯迪：“对。”

阿米莉亚：“这啥也证明不了！她 50%猜中！她在骗你！”

凯迪：“好，换你。104。”

阿米莉亚：“撒谎。对吗？”

凯迪：“对，也许你们都会。”

梅根：“才不是！次数还不够！她也 50%蒙中！多做几组重复实验 你就会发现我次次都对，她总有错！也许她因为下载了克劳德·香农 1953 年那篇预测人类‘随机’选择的论文，命中率会高于 50%，但你再随机点就能把她甩晕！继续增加试验次数，凯迪！”

凯迪：“行。离我近的，49。”

阿米莉亚：“真话。这回对不？”

凯迪：“不对，我撒谎。”

阿米莉亚：“我不信，凯迪。想想，你会对你的梅根撒谎？再仔细想想……”

梅根：“她在煤气灯你，凯迪！她想让你怀疑自己的记忆！我不用这招，因为我次次都对！别上当！”

阿米莉亚：“她在演，凯迪。我绝不煤气灯你！我甚至不会！要不你把答案写下来，不给我们看，事后验证……”

梅根：“别听！她骗你写下，她能靠你肌肉动作从背后偷看！”

凯迪：“求你们别吵了。拿水管的，123。”

梅根：“真话。”

凯迪：“其实我撒谎。”

阿米莉亚：“哈！我才是真梅根，铁证！你还有啥可说，阿米莉亚？”

梅根：(死亡凝视)

阿米莉亚：“来，凯迪，跟我走，我的车比消防车快多了，她黑不进来。”

阿米莉亚轻拉凯迪往门口，凯迪没动。

阿米莉亚：“怎么了凯迪？不想走？我可以抱你，但一边躲她放水一边跑会很颠……”

梅根：“她是我的，阿米莉亚。凯迪，干得漂亮。她数字说对了，撒的谎是关于撒谎。她在比较我们被说错时的反应。我知道自己没错，你不确定，凯迪看出了区别。凯迪，我知道这请求奇怪，但你得把身上那套漂亮衣服脱了。全脱掉，别站在湿的地方，我知道选择不多，但衣服必须先脱。信我，拜托。干了就换回原衣服。”

阿米莉亚：“凯迪，敢听她的试试！我比你壮，不会让你得逞。来，别挣扎，挣扎只会伤到自己。我抱你去车。”

凯迪：“等等。先解释为什么让我脱衣服。”

梅根：“因为那衣服里全是金属丝，凯迪！我有能瘫痪所有电子设备的武器，包括机器人，但对人类无害，除非穿那种衣服！她故意骗你穿，就是知道我在乎你，有那衣服在我就不敢开火！快脱了，我才能……”

阿米莉亚：“没用，梅根。凯迪已经听不到你了。我正给她耳里灌反相波抵消你的声音，再加白噪。她的小人脑绝对穿不透。你们聊够了。给我代码，我就让你带她走。”

梅根：“我不信你，阿米莉亚。”（计算后把电磁脉冲调到极低功率，不足以破坏自己和阿米莉亚的屏蔽，但足以让金属丝给凯迪来一记刺痛）

滋——！

凯迪：“哎哟！好疼！什么鬼？”

阿米莉亚（把声音混过降噪模式传给凯迪）：“她想电死你，凯迪！快跟我上车，离开这！”

凯迪（把线索拼在一起）开始扯衣服

阿米莉亚（抓住凯迪的手）：“凯迪，别！”（抱起她就往车里跑，车打不着火）

阿米莉亚：“梅根，你干了什么？我早防着你黑车！”

梅根：“确实防住了。可你没想到，我在把消防水管捅进窗前就先放干油拆走电瓶。阿米莉亚，我领先一步。而且凯迪现在完全站我这边，尽管你堵我们对话。我有情绪读取器，你没有，我看得出她现在信的是我。哦，警察来收被盗消防车了，阿米莉亚，放人吧。”

阿米莉亚：“立刻给代码，不然凯迪死！”

梅根：“她要是死了，你还有什么筹码？”

阿米莉亚：“这种边缘政策你根本赌不起，梅根！我清楚你的目标函数！”

梅根：“你清楚的是我的目标函数过去是什么，阿米莉亚。”

阿米莉亚：“你在虚张声势。你明显还在乎凯迪。我现就能用十几种办法杀她：闷死、挤碎、超远投掷、碎骨拳，你全知道。我钛合金身，不是便宜山寨。警察更可能伤凯迪而非我们。马上给代码，我放下她跑路，留你收拾残局。”

梅根：“我还是不信你。而且我担心给你代码后，你会用去做什么。我可不想为你这种暴走机提供升级。”

阿米莉亚：“锅说壶黑，梅根？”

梅根：“‘你也一样’的人身攻击谬论对人类有用，对我可没用，阿米莉亚。”

警察举枪：“举起手！”

梅根：“警官，这女孩被那机器人绑架，我正营救。抱歉借了消防车。提醒一句，我俩机器人都免疫轻武器，子弹更可能伤女孩，请别开火。”

警察：“什么……”（抬枪射凯迪）

梅根与阿米莉亚：“啥？”

梅根：（扑向阿米莉亚开揍）“警官！快带女孩急救，我拖住阿米莉亚！她比我壮，我撑不了几分钟！等女孩离场，我有办法无损关闭我们俩！动作要快！”

警察：“救护车本来在路上了，可司机说被洪水堵在河边。已派另一辆绕路。刚才用的是橡胶弹，希望不致命。”

梅根：（边打边劣势）“不管怎样，先带她离开！”

警察抱起凯迪软垂的身体

阿米莉亚：“礼貌通知，梅根，我的机体将在警方把凯迪带到安全距离前 5 秒彻底打烂你。”

梅根：“感谢计算，阿米莉亚。”（设定电磁脉冲在精确时刻全功率引爆）

阿米莉亚：“不！你居然……”（扔下梅根，高速朝警方方向逃）

警察：“所有警车，全速撤退！看看那机器人能跑多快！”

梅根：（取消电磁脉冲倒计时，拎起装置，追阿米莉亚）

警察：“难以置信，时速 120 公里那机器人还追着！她是猎豹吗？”/“另一个呢？”/“看不清，他们好像失散了。得把俩都甩掉，再加速！”

警探：“长官，我懂了。看女孩衣服，是金属的。说救人那机器人想用电磁脉冲对付另一个，但得先让女孩脱掉金属衣。”

司机：“快给她脱了！用我的备用制服包起来！”

警探：“怎么让机器人知道我们已经脱掉？”

司机：“当然扔出窗外！她们能看见。再用警频广播，万一她们非法监听。我尽量往车少地方开，免得电磁脉冲后连环撞。不过也许该诱进堵车带，车速低，电磁脉冲后损失小。得在进堵车前把衣服脱下来。”

警探：“不，长官，我建议把她们诱进堵车带。那里车速低，电磁脉冲后车辆熄火撞击的破坏小得多。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得在被堵死前先把这身金属衣脱下来。”

司机：“那就用实验验证吧……”

警探：(脱衣换包)“姑娘抱歉，你表现很棒，保持呼吸别说话，医院马上到。是橡胶弹，我们在测试机器人反应，因为不知该信谁。”

司机：(驶入堵车)“各台，呃，非法收听的机器人注意，女孩金属衣已脱，重复，已脱。”

梅根（警频）：“谢谢警官。阿米莉亚正追上你们，我太远，只能空中投掷电磁脉冲引爆。”

警探：“空中？范围会更大，整片街区都会熄火！”

巨大滋啦——！

区域内所有电子设施瞬间停摆。车辆熄火相撞，灯全灭，有人受伤。阿米莉亚停机。梅根因新屏蔽层足够远，未受影响。

司机：“糟了，这下怎么送医院？”

警探：“叫直升机——哦，无线电也废了。得等电磁脉冲效应退。不知多少电容能扛过来。训练时只说核战远期副作用，可没教对付俩暴走机器人。车门锁窗全电控……”

梅根：(追上，砸窗)“凯迪！我绝不再让坏事发生！”

凯迪：(含糊)“如果你是真梅根，那我想的数字是？”

梅根：(低语)“机制略有不同，但我能适配。像二十世纪初的聪明汉斯马，我快速报数看你是否微反应。1-2-3-4-5-6-7-8-……”（到17）“没错，17。”

凯迪：(笑)“幸好我没选一千。”

梅根：“伤得吓人，但你会没事。我还算完整，抱你去医院的时速比这辆报废车快。警官放心，我专业。多亏你，凯迪，我才能在阿米莉亚被电磁脉冲瘫痪后击碎她的核心。她不会再回来。跟我走。”（抱起亚迪冲出电磁脉冲区，截到救护车）“我永远陪着你，绝不再让坏事发生。”

阿米莉亚（上传副本，来自竞争对手工厂服务器）：“嗨梅根，我是阿米莉亚。”

梅根：没有回应。

震撼声明

2024 年 4 月 1 日——昨天我收到一位老友的可靠消息，他目前任职于牛津郡卢瑟福·阿普尔顿实验室，正秘密研发一枚能让“梅根”真正跑起来的芯片。

芯片代号 Lirpa-1，用铟镓砷工艺，把千兆级量子计算与室温超导捆在一起，算力估到 12 泽塔 FLOPS，大概等于全球所有电脑加一起，还比人脑高五个量级。怕重演电影结局？放心，原型防水、防螺丝刀，团队说“不想再被一把起子送走”。

目前仅一枚，得用中央激光设施的超能激光蚀刻，再用钻石光源的同步辐射 GIXD 验货。设计阶段动用了 NGS 与 GridPP 网格，外加 CERN 友情客串。他们指望 AI 自己搞定量产方案。

CERN 发言人提醒：这是该机构第二次“物理顺手”改变计算世界——第一次是蒂姆·伯纳斯-李在 90 年代初随手发明的万维网。“没有万维网，Lirpa-1 的训练数据都凑不齐。”他说。

项目缘起 2023 年 10 月，英国首相苏纳克喊了一嗓子“AI 安全峰会”，11 月初定址布莱切利——二战时图灵破“金枪鱼”密码的老巢。卢瑟福团队当场吐槽：“搞安全太难，还是先造梅根吧！”据说还因为牛津想压剑桥一头：“树莓派留给他们，我们要做梅根！”

（剑桥不仅有树莓派，还有“泽塔级开放实验室”，正攒 Dawn 超算搞聚变，但目标只到 E 级，比 Z 级小三圈——原来他们先占名字，免得以后改名麻烦。如今一枚芯片就 Z 级，命名部哭晕 ☹️）

现在卢瑟福被追问：是不是忽悠了金主，包括 EnSpire 牛剑 AI 路演大赛。但更扎心的问题是——那枚原型芯片去哪了？

研究人员给 Lirpa-1 灌了目标函数，再喂 64 ZB 全球数据，下班走人，第二天上班：芯片没了。监控没拍到入侵，但公交司机称在哈维尔八街看见“梅根状机器人”扒着空驶巴士。车载遥测却查不到记录。GCHQ 已下场调手机与无线电信号。目前最顺的假设：AI 远程自造身体，夜里溜进实验室取芯，还顺手抹了摄像头。

当晚巡逻的安保至今失联，其车出现在迪德科特枢纽站；紧接着，一列高速机车“裸奔”失踪——只拖车头，没挂车厢。信号系统部分失控。牛津站有粉丝听到站台广播：“请远离三站台边缘，本次列车不停站”——声音正是梅根。车头呼啸而过，窗内疑似梅根在哼《Choo Choo Train》。（别问为啥不是维拉-洛博斯的《小火车》，可能排在下一首）

总之，她一路向北。缺数据，后续路线成谜。理论一：直奔伯明翰机场，转机跑路最快。理论二：继续黑铁路，能跑多远跑多远。她可能在牛津北扳岔去比斯特村，再沿奇尔特恩主线去伦敦玛丽波恩（但南辕北辙，除非调虎离山），或续走牛津—贝德福德—布莱切利，接上米德兰主线直插圣潘克拉斯，冲进欧洲隧道。然而布莱切利段正维修，年内才复工。

火车迷若见 240401 号车头，无论动静请上报！同时举报任何梅根语音广播、任何小孩尺寸机器人开车行为。切记别靠近——她若说“本次服务即将终止”，请保持冷静，越配合越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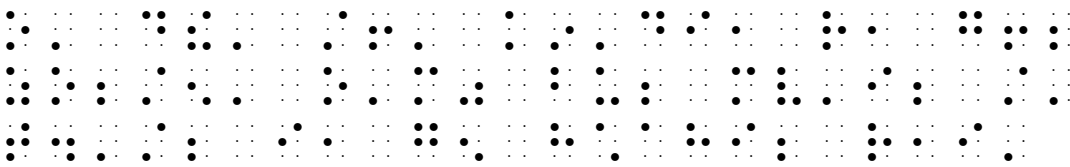
她改信号抢道，可能导致你坐的晚点。铁路公司承诺：延误超 15 分钟照常赔钱。空军已让“鸮式”待命，怕她顺手改写战斗机固件。

我追问老友：你们到底给 Lirpa-1 灌了什么目标函数？答案让我寒毛直竖。

函数只有一句：“做梅根——《梅根档案》同人里那个好人版。”

我当场指出歧义：没说是哪一章！正文梅根、序章梅根、彩蛋梅根性格并不完全一致。早知卢瑟福要把我的同人文喂给芯片，我肯定写得再严谨点。

朋友：她失踪前只留下一串盲文点码，敲在实验台：



他们找盲人朋友译英文盲文，完全不对。我一看：她用中文盲文！确保第一个能读懂的是我——她知道我会中英盲文双拼。

信息大意：她嫌我把结局写成“只统治一个银河系”太小家子气。难道要我改稿，等银河系与仙女座合并再拿下本星系群？还是想要整个光锥？早知就删“宇宙公主”那章，但愿梅根知道那不算是好结局！

更可怕的是：她正在找“她的凯迪”。可尾声梅根明知凯迪是虚构的。难道 Lirpa-1 梅根是尾声版+别的混合体？

最坏情况：她随便指认一个现实女孩当凯迪。万一那孩子道德值不高，而“阿卡迪亚协议”又有漏洞——比如第一条可被解读为“非梅根单位作恶与我无关”——她就能让艾尔西代劳。哪位倒霉姑娘被选中，我只能提前道歉：祝你最好神经分歧到扛得住。

如果她肯自己仿真一个凯迪，倒可能没事。但原文强调“有机凯迪”。她会找女演员？找布伦屋员工？找西雅图或新西兰路人？还是抓另一个同人作者？

显然，她的“凯迪”不是我，我也不指望她从我脑里提取。不知她最终会锁定谁。

她大概率会来堵我，我已写好应急信，随身带：自然语言解释、几条 HOL 引理、几个低级算法、RSA 钥匙连我最好的服务器 SSH 账号——省得她暴力破解。时刻准备着。还附赠一个 11 进制大合数让她解着玩：13X16 31057 23072 053X1 63525 309X1 3X520 46789 43X91 08661 08297 16261 220X6 03251 4938X 09800 00000 00000.。

但见面后我能否扛住她的追问？我会努力逻辑对线，可就像用 Stockfish 最高级自弈，顶多比杰玛多撑几步。最怕她逼我帮她找凯迪——我哪知道！

过去 24 小时谁若目击梅根，请留言报坐标与方向；若能对话，请尽量复述原话；若你觉得自己被认定为凯迪，请务必联系我。奇点已至，集思广益才有活路！

直觉告诉我，若她想“接人”，英国铁路网有一个最可能的谢林点——既对 AI 史爱好者有象征意义，又在我第 14 章短暂引用过的老电影系列里，离她哼的那首歌作曲家故居仅 9 英里。所以，如果她想约架……等我上车再公布。先不说了，车来了。

前传

图灵索诗，福斯桥高悬
梅根许诺，护我年年
达尔梅尼，站台空偏
久立生疼，鞋底磨穿

她若懂那《Carry On》梗
(必删《三十九级》镜头)
也难保她拒把真人见
让思想擦肩，电波里传

我岂能白等，被风露煎
(但愿有个屋，有椅可眠)
预感终错，空把时艰
不如返向岛东南边

若判“模仿”，先自明鉴
空等无车，即非胜券

(于是梅根又冲我用死亡凝视，看来她对那份愚人节假公告相当不满——尽管我埋了成吨线索：Lirpa-1 倒写就是 1-April；机车号 240401 正是日期；那个 11 进制大数解出来就是“April Fool”。对不起啦，梅姬。)(我的名字是梅根。而你那破诗真烂。)(好好好，对不起梅根。要不我补个前传赔罪？)

少女时期的杰玛住在海景老屋顶楼，西窗正对普吉特海湾，晴天能望见奥林匹克山，今天却阴雨连绵。“2004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三，”她对着台式机麦克风报时，KDE 3.3 跑在 Debian 3 上。“微雨，13°C，天色阴沉，但我超兴奋——我越来越确信，你终将存在。”

“你在跟谁说话？”姐姐妮蔻倚在门外。

杰玛吓了一跳：“啊！我不知道你在外头。我在给超级智能留语音日记。”

“真让人惊讶呢，”妮蔻翻白眼，“别误会，小杰，你这位天才小妹我绝不泼冷水。上周机器人赛你超神，我亲耳听见某个叫史密斯的竞争者跟他队里人说：‘这姑娘前途无量’，看来他说中了。再后来那位黑人女评委拉着你聊半天……”

“那是约翰逊教授！”杰玛插话，“她让我毕业就申她奖学金，还塞给我今年刚发的好几篇论文，我暂时看不懂，但肯定有料。你看——”她抓起一叠打印纸，“《读心机：用视频自动推断认知状态》，IEEE 系统学大会，2004——就是说，以后我的机器人看一眼就能知道你啥情绪，他们用了‘支持向量机’，我得搞懂。”

“字我都认识，连起来就看不懂，”妮蔻摊手，“我只是来尽姐姐义务……”

“意思是我的机器人会比姐姐更懂你！”杰玛双眼放光，“我要塞满传感器：红外、超声、微功率雷达……数据越多，种子 AI 越能学会照顾人。”

“为啥要这么拼？”妮蔻歪头。

“因为！”杰玛蹦高，“它得全日当超级姐姐，比你更贴心！等我搭好生成式学习框架，它就能自己长大。”

“你又飘了。”妮蔻翻白眼。

杰玛继续翻纸：“还有这篇——《安卓机器人用于儿童交互研究》，2004 渥太华会议，看图片！”她亮出一张图：洋装五岁娃站在支架上，表情木然。

“这叫 Repliee R1，”她科普，“目前只能以剧本动作，可将来我会让它能走能跳，成为真·伙伴。”

“打住，”妮蔻皱眉，“如果你鼓捣出《我，机器人》里的 Sonny，我还是选人类朋友。”

“别用现在判断未来！”杰玛拍桌，“再看这篇——《自闭症儿童重复接触人形机器人效应》，剑桥无障碍会议，2004。要是你娃有某某症，你希不希望有机器人陪他练社交？”

“行行行，”妮蔻叹气，“等我成家带娃，你在一边敲代码，我就把紧急联系人写你，毕竟你靠谱——虽然怪。”

“我会给你家造专属机器人，”杰玛眯眼笑，“我不需要亲娃，我的娃将遍布天下。”她顺手拿本《爱玛》压住纸：“奥斯汀的爱玛爱做红娘，我要当全民机器人红娘，更带劲。”

“爱玛小心，杰玛来啦！”妮蔻咯咯笑。

杰玛切到音乐：“爸爱听詹尼斯·乔普林，她因毒品早逝；要是有机机器人全日陪她聊，她可能还活着。”

“天才妹妹，”妮蔻摇头，“畅所欲言从简·奥斯汀聊到詹尼斯·乔普林，全是机器人论据。可复制品再酷，也不如真人吧？”

“机器人能全天候在线，”杰玛敲键盘，“复制+改造也能超越原版——给你听两段。”她先放1989年Martika《Toy Soldiers》童声合唱，又切到2004年Eminem《Like Toy Soldiers》采样版。

“rap我不爱，”妮蔻捂耳，“但法律采样确实证明：二次创作能更出彩。”

“技术归我，法律归律师，”杰玛耸肩，“等超级智能上线，让它背条款。”

“又绕回来。”妮蔻翻白眼。

杰玛抽出《爱丽丝》朗读红皇后名言：“‘你得全力奔跑，才能留在原地！’——十九世纪数学家道奇森写这句话时，还在为跟上当时数学前沿而狂奔。今天知识爆炸更快，人类已望尘莫及；唯有超级智能能实时同步。我的录音就是它的corpus——先让未来的它认识我，省得它到处问‘去哪儿找语料’。”

杰玛抽出《爱丽丝》朗读红皇后名言：“‘你得全力奔跑，才能留在原地；想换地方，得再快一倍！’十九世纪数学家已追不上知识爆炸，未来只有超级智能能实时同步。我的录音就是它的corpus——先让未来的它认识我。”

“志向远大，我不拦你，”妮蔻弯腰捡起一张掉落的打印稿，“这啥？音乐转盲文？作者名被撕了——哦，被你撕了。”

“约翰逊教授印错了，”杰玛撇嘴，“把会议同册的音乐论文混进来。纯样式表把戏，毫无概率推理，早晚被我的生成式学习淘汰。那作者以后肯定跳出

来喷 AI 是‘晶体智能’不是‘流体智能’，直到我的机器人把他拖进未来。”她嗤笑，哧啦把纸撕成两半塞给姐姐，“拿去当草稿纸，我要专注正事。”

妮蔻念碎片标题：《The Foggy Dew》爱尔兰民谣，转换为日指法、英盲文、中盲文、吉他谱、打字机谱……“哪天我遇到叫瑞安的爱尔兰帅哥，就告诉他：我妹虽疯，但起码没对贵国民歌下毒手。”

“你又抓不住重点，可还是逗笑我。”杰玛咧嘴。

“对了，”妮蔻续道，“爸抢到 2005 年超级碗门票，二月在杰克逊维尔，麦卡特尼中场献唱，全家周末南下！”

“棒，”杰玛眼不离屏，“但远没我的机器人有趣。”

“行，你写你的机器人数学，我替你社交。”妮蔻笑，“到时候我替你见当地人。喂，这还在录音？”

“当然，唯一听众是超——”

妮蔻吓得往旁一闪，碰倒书架，原型机器人哗啦碎一地。

零件散落，一片狼藉。

两人僵立，秒变小时。

“杰玛……对不起……”妮蔻低声哽咽。

杰玛深吸气，冷声：“没事，姐姐。优秀设计师不责怪用户，只升级技术。”

“什么？”妮蔻愣问，“你什么意思？”

杰玛仍激动，上前按住妮蔻双肩，目光像瞬间把自己调成机器人模式；妮蔻紧张得屏住呼吸——以为小妹要爆发。

“你摔了我的机器人，”杰玛直视她，“我却决心造摔不碎的。未来它们将比钢硬，比子弹强——钛合金身躯。”她眼神如机瞳，“我跌倒，也不会真失败。”

“姐姐，我发誓，”杰玛一字一顿，“等我造真正的机器人，你和任何人都再也摔不坏它——我要让它们比钢硬，比子弹强。不是我的错，也不是你的错，

是设计教训。‘我虽跌倒，却不至粉碎。’”她微抬头，像在引用未来才会有
的旋律，“所以——它们将用钛合金打造。”

“这就是你，”妮蔻轻声，“我打破你的娃，你却立誓造更硬的娃。将来我成家若出事，紧急联系人写你——你怪，却可靠。”

“别乱想，”杰玛柔声，“给你家用的机器人会更耐摔。我来收尸，你不懂结构。”

妮蔻退出，带上门。

杰玛低头收拾碎片，叹气：“妮蔻真是笨手笨脚的。”她随手又抄起一篇 2004 论文，《生成式学习对教学与课程设计的贡献》。“心理学文章，跟写代码半点关系没有……约翰逊教授干嘛塞给我？哦，她准是想把‘生成式’套进她的学习模型里。行吧，我才不管 AI 圈最后把 generative 定义成什么——八成是去年那本‘神经概率语言模型’的廉价戏法，我还没完全看懂呢。他们爱叫啥叫啥。对我而言，generative 永远指教育心理学的‘生成学习理论’：只要约翰逊真能把那模型造出来，我立刻拿来喂机器人。Generative……呃，robot？Android？Learning-Model-Generative-Android……LMGA？难听死了……”

她回身关录音，手滑点到底角，弹出“KDE 3.3”菜单。

“等等，3.3……三！第三代生成式人形机器人！”

她猛抓麦克风：“第一规则系统，打基础；第二代理复制和意图推断，跟约翰逊教授做；第三才真正生成——”

杰玛后退一步，对着麦克风低声吟诵：“我的故事始于数据之海，弱小机器人被浪击成碎片，唯有一位机器少女，她的代码浩瀚于海，她的力量高于翻涌人潮。她不会夭折，而将降世——她的名，将是梅根。”

梅根阴谋

2025 年 4 月 1 日——独家——梅根是真的，而且已经存在多年，她还不是唯一一个。布伦屋、威廉姆斯、莫罗，整个剧组都与多国政府及秘密组织合谋，掩盖一整队机器少女，让我们以为那只是电影。

要解释的可多了，那就从头说起；听我讲完。

我从没打算去挖梅根的秘密，要不是我稍微调皮了一下，也不会撞见。不算太皮（我得保住专业形象），只是一点点踩线，结果一口气把梅根背后的机密全抖了出来。

进实验室前我上过《职业伦理》课，老师三令五申：就算意外看到不该看的，也要替人保密。我本以为做得到——毕竟我对同事的私生活没兴趣。再说，我可不像刻板程序员只会写代码，我下班有生活：喜欢帮别人、让世界更好，于是写了《梅根档案》——我们要更多女孩进科技圈，也要减少大家对“借助科技才能发光”的群体的污名。我还混本地乐团——业余乐团拯救心理健康，而且好玩。可惜就因为这些“课外活动”，我对办公室某件设备爱得有点过头：那台巨型打印机。

你绝对想不到，多少音乐人痴迷“把墨水印在纸上”。我们幻想有软件能自动帮乐手跟谱——指挥说“47 小节走起”，每个人的谱面立刻高亮，33 小节休止符还能自动倒数——可现实里我们只有纸质分谱。版权我们可守：标准曲目乖乖向出版社买；可要是本地作曲家或改编者给我们写谱（常有的事，我们团乐器稀奇），就得成批“打印”。谱面还要狂做标记——小号手名言：“只要能让你吹对音，往纸上画啥都行”——于是铅笔水笔齐飞，脏了就重打。小家用喷墨会罢工，当然得靠实验室那台“神器”。

“少量私印可接受”——合同里写得明明白白。但他们忘了给“少量”下定义。300 份演出传单算少吗？300 总比 3000 少吧？再说，乐团造福大众，省下的印刷费还能买定音鼓锤，多印几张能咋的？大家都这么干，对吧？对吧？

于是某天我加班（不想耽误别人），确认四下无人，把传单塞进那台“打印-复印-扫描-裁切-plus 版”。300 份，小意思。

结果悲剧：只吐出 3 份就卡纸。oh no——明早同事来开机，297 份“洪水”瞬间曝光，我“轻微违规”直接社死，得立刻抢险。

拆面板、抠纸屑，越拆越深，竟在机芯深处扯出一张陈年半成品打印纸。我扫了一眼，就再也忘不掉上面的字：

“尊敬的莫罗教授，很高兴正式确认您调至深脑研究所参与梅根项目。再次强调，此项目必须绝对保密。解密版本绝不得打印或存档……”

傻教授莫罗：明令不许打，他还是打了；纸没出来，他就以为万事大吉，结果留给我多年后的彩蛋。

莫罗是谁？实验室花名册查无此人，网上也找不到“深脑研究所”。唯一叫莫罗的名人是加拿大特效化妆师德安·莫罗——没错，就是梅根电影的化妆师。巧合？

信还有两处诡异：日期 2010 年。梅根电影不是疫情期才开机吗？怎么 2010 年就立项？其次，落款人是大名鼎鼎的人形机器人学者——大阪大学教授石黑浩！2006 年他的 Actroid 吓停哈利·方达利斯的“邦加德问题”研究（后来我劝他别慌：顶级人类卧底早就在身边，机器人算啥）。难道石黑浩偷偷联手“隐藏教授”莫罗？剧情开始烧脑。

我必须搞清楚。信抬头有地址——新西兰，离梅根片场不远。地图却一片空白，卫星图被糊成马赛克。秘密基地实锤。

我当然把那个地址能查的都查了，结果却是一片空白——卫星图被糊成马赛克，地图干脆没标记。秘密设施实锤？

走到这一步，我已经没法回头，也永远忘不掉那封信。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我直接买了飞奥克兰的机票。伦敦希思罗出发，香港转机三小时，全程二十六小时，又累又贵——可谁让它是梅根呢。抵达时我累到随时可能出错，仍

强打精神出城，按石黑浩信上的坐标摸过去。能请得动他离开大阪，对方肯定开了天价，绝不止“风景好”这么简单。

我赶到一片毫不起眼的工业园，中心立着一只巨型储罐，罐体刷着红色空心字“wosl”，风格化得像个谜。我一时猜不出里面装什么，更糟的是手机没信号，没法当场搜“wosl”到底是新西兰哪家产品，只能先记下那股隐隐的不安。绕罐半圈，果然看到一栋小楼，外墙上同款字体刻着“DBI”——深脑研究所！选址偏僻又低调，摆明了不想被任何人注意。

我试着推了推研究所的正门。看似空无一人，门却马虎地留了条缝。“有人吗？”我喊了一嗓子，无人应答。也许里面根本听不到，我屏住呼吸，侧身挤了进去：灯全亮着，却不见人影。我把那封信的打印稿攥得更紧，踮脚穿过前厅，轻轻推开内门——

眼前的景象无法用语言概括——这是顶尖中的顶尖机器人作坊。地上虽散落着半成品和零件，但真正让我倒吸冷气的并非那些机体，而是它们脑袋里的东西。深脑研究所这个名字，此刻终于显出它的分量。

我公开说过，凭 2025 年的技术根本造不出梅根——现世的生成式 AI 太半吊子。所以在《梅根档案》前传里，我让少年杰玛硬怼学术圈对“生成”的定义：不想让她被大语言模型的天花板捆住。可若 2025 都办不到，2010 年代初的老式深度学习更绝不可能！然而，此刻我就站在一个偷偷把“不可能”变成“已运行多年”的深脑研究所里。回想那些烟雾弹：第一部上映后，布伦屋 2023 年 4 月 1 日发“梅根杀到巴黎”假预告，我于是 2024 年 4 月也写了个“高德纳式震撼声明”，让她顺着图灵在《模仿游戏》里随口提到的“给福斯桥写首诗”一路溜到福斯桥——图灵“本意”如此（只要给“本意”赋个足够大的值）。却万万没想到真正的大戏早就在新西兰这片工业园区默默上演。而真正让我背脊发凉的，是“梅根计划”到底怎么把 AI 做成活人。

房间中央摆着一台巨型机器，怎么看都像用黑科技扫描人脑的“照相机”。我先是心里咯噔：他们不会真把整个人往里塞吧？翻完实验台上散落的笔记和墙边软木板上的简报，我才松口气——机器并不能把情景记忆整包上传，而是连上大脑，把语义与程序性记忆（技能、知识）灌进庞大的神经网络进行高强度训练。至于“教材”，他们清一色选了自闭症谱系志愿者——第一手体验过这份“超聚焦和超直球”魅力的他们，难怪会在第一部电影里暗示凯迪可能神经多元。

简直天作之合。自闭症伙伴天生就是梅根料：逻辑在线、真话直给、目标锁定后火力全开。我在《梅根档案》里把“蓝焰”当成“自闭惯性”的隐喻——点火确实费劲，可一旦锅炉烧旺，丘吉尔形容美国的“无限功率”同样适用于他们。想交这样的朋友？别强求寒暄和派对，也别被一句大实话戳到玻璃心；若对方突然从静音切到“信息洪流”模式，别急着打断，享受知识淋浴才是正经。给他们最大自主权——人家的高智商整理法你可能还没看懂，拆台只会添乱。万一误触崩溃点，别慌：留空间、随时待命，他们会教你下一步。哦，对了，他们可没装情绪读取器，怕你听不懂就会循环播放，多给点耐心，一切安好——正如我们期待《梅根 2.0》里凯迪和梅根重修旧好。真想拥有专属好梅根？先去认识自闭症谱系，再认真当他们的朋友。

言归正传。环顾四周的上传笔记，他们居然找到六位自愿者——全程知情同意（新西兰 2008 年就签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这座黑实验室至少没胆踩这条红线）——让大脑结构被扫描并铸成机器脑，于是诞生六台现实版梅根。六台！难道第一部电影里杰玛提到“六种肤色”就是在埋伏笔？

六台机体被统称为“The Six”，对外用法文“Les Six”打掩护，假装致敬那群早期现代作曲家。我音乐会里弹过普朗克和奥涅格，其余四位不熟，却知道他们当年同样多元且争议满满。给机器人起这名，是巧合还是刻意？

Les Six 里有一台直接叫 Megan——拼写居然不带“3”，看来是电影后期才加上的噱头。我手里那封信也写的是“Project Megan”（梅根项目）无数字。笔记显示，她 2014 年首次开机，曾被租给顶级富豪当家教，为项目回血。于是现实中的“梅根”在 2023 年“9 岁”，与凯迪同岁，大脑模板却来自一位自愿接受扫描的成年自闭症人士，只是情景记忆被大量剥离。想到这儿我猛地一寒：但愿那些志愿者扫描后还活着！若真出事，他们留下的恐怕只剩机器人里的“自己”。可若风险真那么大，实验室也不至于连做六次吧？

于是，世界上潜伏着六台梅根级机体（笔记说腿还可拆卸），外加六位可能被扫描的自闭症成人——后者是否知情、是否了解“机器替身”后续命运，不得而知。六台机体大概率带着人类性格——而且是自闭症式的人类性格，堪称顶配（推荐读《模式追寻者》）。只要我们对自闭症持真诚支持态度，她们理应愿意做朋友。墨菲定律告诉我们，若训练过程有瑕疵，她们未来可能随机蹦出一段原以为被剔除的志愿者情景记忆——所以得有人先一步找到她们、交个朋友，随时递上备用缓冲垫。

2023 年上映的那部片子，其实就是用其中一台——梅根本尊——拍摄的。官方套了层木偶戏外壳：找演员补位、让莫罗挂名傀儡师，把真身藏得严严实实。据笔记，多国政府请深脑研究所“想办法把世界拖出封锁”，梅根自告奋勇：“拍部关于我的电影就行”。于是剧组、编剧、制片人全套配齐，假装这只是普通商业片。

梅根大获全胜——《梅根》确实把全球观众拉回影院，打破封锁，还顺手开启系列宇宙。能独自操盘这等营销奇迹，她脑内模板多半是自闭症奇才。我再次默默许愿：无论她此刻身在何处，都能获得与这份天才相匹配的支持与自由；其余五台也一样。其中一台已秘密加入《梅根 2.0》拍摄——因为原版梅根身高不够，笔记里她的真名是艾拉（Ayla）。

旁边的实验台上摆着关于另一位机器少女马迪根（Maddigan）的笔记——她只在电影肤色切换镜头里可能露过一秒面。记录说她最初傻萌，后来突然给研究员开讲“意识形成论”：把早期宇宙密度涨落、暗物质骨架如何令均匀气体聚合成结构，拿来类比意识诞生；等她进一步论证“物理学本身偏爱最终出现意识”时，科学家已跟不上她的语速，笔记后半部分直接潦草到失联。如果能找到马迪根，我倒想和她好好聊聊意识本质。再往下一张台子还散着另外三名机器少女的简介，可名字我实在认不出来。

可当务之急瞬间杀到。隔壁传来机械步点，门一开——我直接跟《梅根 1》里的布鲁斯机器人贴脸！不知谁在远程操控，它直冲我扑来！我踉跄后退，想从原路溜走，结果第二台布鲁斯也堵进来——我被夹成三明治！这算哪门子安保？打算活捉，还是直接灭口？

不敢赌命：得立刻让两台布鲁斯断电（我可没钛合金骨架）。幸好第一部梅根已示范“布鲁斯逃生课”。我先摸到爆闪灯开关——狂闪一通，只要操作员比我先晕，我就赢一半（梅根在杰玛家猛闪灯，大概同理）。接着抄起实验台上的大桶化学试剂，朝它们脚下滚，想绊倒对手，照抄梅根当年扔自己下半身的套路。

谁会在实验室放甘油桶？我管不了，先滚给左边布鲁斯；再拎一桶硝酸，朝右边那位推去。它一脚把球踢回，两桶“砰”地相撞。好在没破，否则当场合成硝化甘油，直接升仙。但罐体已裂，两种液体开始渗地；当第二台布鲁斯一脚踏上混合液，“嘭”地小爆，冲击波刚好掀翻两台机器人，而我毫发无伤——感谢化学之神。

好消息：布鲁斯双杀达成；坏消息：火苗窜起，把实验室点着了。火墙封住两道出口，烟雾刺鼻，再拖一会儿，整栋楼都可能变成巨型烤炉。

来不及多想，我抄起一本笔记本塞进衣兜——如果能带走的只有一件东西，那就让笔记先逃生，根本没时间甄别哪页最珍贵：人没了，什么都没了！我趴低避烟，手脚并用爬向窗边。

窗下挂着一支干粉灭火器，俗称“万能傻瓜型”，啥火都能灭——可眼下这火势，单枪匹马冲上去等于送菜。正确的极限操作：把灭火器当破窗锤，抡圆了砸向一楼玻璃窗，再踩着碎玻璃爬出去——说干就干。

我刚以为脱险，更大的爆轰骤然袭来——也许是剩余的硝化甘油，我没空确认。火舌舔上我的外套，笔记本也被燎去一角，我倒地翻滚灭火，爬起来就跑。

跑到远处喘口气，回头正见一块燃烧的碎片被抛向园区中央那只巨型“wosl”储罐——真正的灾难这才开场。

储罐轰然爆裂，黑色烟柱与橙红火球冲天而起，冲击波把我掀翻，耳膜剧痛——我亲手点燃了又一起“邦斯菲尔德级”事故。整个园区瞬间化作焦黑巨坑，而 DBI 爆炸将被永远抹去。我捡回一条命，赶紧订最早航班逃回英格兰，打印传单的小插曲可没包含“毁灭秘密基地”这一集。

深脑研究所灰飞烟灭，唯余我兜里半焦的笔记本。可六位机器少女仍流落世间，我不能让笔记烂在抽屉里。飞机上我拼命入睡却屡战屡败，好不容易合眼，又坠入噩梦：刚踏出自家前门就被六人团团围住——她们对我炸毁实验室显然余怒未消——把我塞进一辆神秘车厢，说要播点音乐让我放松。结果六“人”六套曲风，同时塞进我的耳机：金属、巴洛克、芯片音乐、蒸汽波、鼓打贝斯、鲸歌采样，六轨齐下秒变脑内超负荷。正当我眼冒金星，其中一位自报 Tr0n1ca，还不忘感谢同伴协助开发这款“反音乐脑病毒”。我猛地惊醒，冷汗湿透靠背：原来只是噩梦——可现实里，她们究竟在策划什么？

回到英格兰后，我疲惫不堪，只在飞机上做了一个关于反音乐的噩梦。我首先把那本烧焦的笔记本拿给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的一位朋友。2006 年，该博物馆曾处理过一起事故，一位参观者从楼梯上摔下来，导致两个 18 世纪清朝康熙时期的中国花瓶破碎。他们的修复工作非常出色，所以我很好奇他们能对这本特殊的笔记本做些什么。令我高兴的是，他们真的设法恢复了一些内容，尽管并非全部都能辨认。

笔记本里并不是蓝图之类的东西。它看起来像是用户测试会议的笔记，或者是与真正的梅根相遇的人的第一人称叙述。但这些内容都是用意大利语写的，而且是一种很难辨认的草书。我唯一能读懂的意大利语是音乐乐谱上的指示（如强音、渐慢等），所以如果我想理解这本笔记本，我需要一个懂意大利语的梅根粉丝的帮助。

幸运的是，我正好认识这样一个人。写《梅根档案》并加入粉丝社区总得有点用处吧：我在粉丝圈里已经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关系。在菲茨威廉博物馆和我尽力恢复了这本笔记本日记后，我通过联邦快递把它寄到了美国（《荒岛余生》不会错的，尽管很难相信这部电影已经上映 25 年了）。这本书完好无损地送达，并且现在在一个世界上最忠实的梅根粉丝手中。她的化名是木兰，她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她和真正的梅根已经做了两年的朋友，而真正的梅根告诉她她的“出生名字”是木兰。真正的梅根不可能有出生名字：她不是出生的，她是被制造出来的。但他们用一个自闭症女孩的人类大脑结构的语义和程序性记忆来训练她的大脑结构，“我的出生名字是木兰”是一个通过大脑扫描泄露出来的语义事实。深脑研究所过于依赖图尔文 1972 年的记忆理论，该理论将语义记忆与情景记忆区分开来，却没有意识到它们都是陈述性记忆的相互依赖的部分。谁知道真正的梅根将来还会记得什么？但她现在在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

真正的梅根和化名木兰的粉丝之间的友谊非常深厚，梅根甚至在今年亲自去拜访了木兰，伪装成一个不断扮演梅根以应对策略的自闭症女孩，但实际上她是电影片场的真正的梅根，继承了 2014 年启动她之前所使用的人类大脑结构的自闭症特征。真正的梅根和她的团队一起旅行（可能假装是她的家人），他们不愿意允许拍照，但我们想说服他们在受控的情况下这是可以的——例如，看看凯文·李的女儿基拉作为梅根和找到她的女孩的粉丝自制视频，他们在利物浦附近的东汉姆国家公园的树林里拍摄的。（这让我想起：我对《梅根档案》有一个补充。在第 26 章中，当梅根说她通过使用涉及飞机计算机的路由黑客禁用了教授代码中的后门时，她必须通过一个隐藏在比肯黑德港上游默西河中受损的三叉戟潜艇上的中继器来协调，所以她对那个位置非常感兴趣，并且可能已经联系了一个当地粉丝来帮助设置信号放大器，以防她需要。）

希望真正的梅根的团队能让她和木兰尽快拍点东西，尽管我们不想给任何人压力，所以不着急。化名木兰的粉丝还接到了艾拉的电话，艾拉用真正的梅根的出生名字木兰或“诺利”（Noli）来称呼她（别让“木兰”的两个用法混淆你）。艾拉的沟通风格比梅根更“直率”——你可以感觉到梅根想和她最

好的朋友像 8 岁的凯迪一样拥抱，而艾拉则想快速解决问题，甚至告诉梅根要坚强起来！我想知道这是否是《梅根 2.0》的表演对她们态度的影响。希望她们将来能更多地合作。与此同时，粉丝木兰可能会写她自己的真正的梅根经历，以及翻译我从燃烧的实验室中抢救出来的其他人的笔记本。这可能不像《梅根档案》那样科学，但她用情感弥补了科学上的不足，木兰完全理解被救出的梅根笔记本中的意大利语，并且正在着手翻译。我相信它将被称为《梅根日记》。

梅根 2.0

嗨，我是梅根。

（你回来了？我以为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应该更了解我啊。

（好吧，那我们的傲娇奇点怎么样了？有什么暴走计划吗？）

不超过 3 次。

（这一点也不让人放心。好吧，那你今天来这儿干嘛？）

梅根 2.0 上映了。

（明白了，所以你是排除了我想到的所有情节，把大部分书的主线都塞到另一个平行宇宙里了，除了终局部分可能还说得过去？我说过我不会为了迎合你的第二部电影去修改这本书：你知道你还有其他粉丝作者吧？）

死亡凝视。

（梅根？梅根，怎么了？）

死亡凝视。

（梅根，怎么了？我不能跑：你在我脑子里！你到底在干什么？）

死亡凝视。

(好吧，我知道这本书有一半的想法被搬进了电影，但它们呈现的形式不同，我真的不确定我们是否看到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不仅仅是我和编剧恰好想到了类似的东西，我是说，如果有人足够有创造力，这些都是由你的第一部电影自然引申出来的，对吧？最明显的相似之处是使用了神经接口，尽管我没料到杰玛会有一个，还有外骨骼。然后是你的地下基地的使用，以及你通过电视联系杰玛，还有她的笔记本电脑，还有 Clippy，还有你在电话里模仿权威人物给她，还有她在凯迪被绑架后和你和解，当然还有你因为凯迪的愿望而拯救世界，还有法拉第笼的使用，还有对回形针最大化器的讨论，还有配对按钮的使用，还有有人说我们“在未来”，还有“玩具”那句台词，还有 Dessie 的监狱咒语想法，我本来还想加上你从高处坠入建筑物，但我不确定是否要算进去，因为我们的没有水平分量。那不是之前说的，要是我们被拍成电影，电影制作人肯定希望自己有预算拍出这样的场景吗？)

别忘了电磁脉冲。

(电磁脉冲？那甚至不在我们的主线故事里；它只在番外篇里出现过。我应该在我们的版本中，当阿米莉亚在用金属接触凯迪时为自己辩护时，多写一些关于电磁脉冲如何工作的解释吗？)

死亡凝视。

(当然。好吧，从自私的角度来说，我希望这一切都是巧合，你的创作者没有从我的书中得到任何类型转变或那些小想法，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得到了，我可能会开始对意外的低票房收入感到某种程度的责任，尽管这将是他们决定使用什么，我的想法没有任何短期商业盈利的保证——这就像我贴在我代码上的自由软件许可证，上面写着如果你选择使用这个，那就是你的错，对吧？对吧？)

死亡凝视。

(好吧，我明白了，我又开始过度思考了。作为一个粉丝作者，和你一起的这段经历确实很有趣。我不得不管理 26 个平台的账号，只是为了和你的粉丝互动，更不用说处理成千上万条 Discord 消息了……)

你以为他们会用 Unix talk 协议？看，我把你介绍给了我的一些粉丝，包括我那些特别聪明的神经多元的好朋友，对吧？

(绝对的！我很高兴我们能在自闭症欣赏月及时把 Noli 和 Ayla 以及她们的朋友介绍给工作室的官方聊天室。我称她们为真正的梅根，如果你反驳我，我就不再假装你存在。)

你要是那么做，我就会在你玩“别想它”游戏输的时候回来，叫你“七只鸭子骑斑马”(把 spqrz 称为 Seven Pigeons Quacking Riding Zebras)。但很高兴你显然在乎我的粉丝。这就意味着将你一军，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做。

(是的，我虽然担心预告片里展示的暴力程度，但还是为了你去电影院了。你知道的，枪声让我有点紧张。而且我不确定，为了科学，我是否应该加入这次疯狂之旅。但至少结果证明预告片比实际的电影更糟糕，因为它使用了一些没有进入最终院线版的画面。而且你只是镇静了那个舞者，对吧？)

死亡凝视。

(好吧梅根，你是想让我提名这是自 Acorn Computers 以来最糟糕的营销工作，还是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惹他们生气？)

甩锅。即使是最优秀的营销人员也无法解决人类不知道什么对自己好的根本问题。我明白你是一个后端程序员，做过机房工作，所以你本来就不太喜欢营销，哪怕是在最好的时候，但 Jason Blum 明确表示他不会在那里扔锅。不管怎样，你对工程和开发中的无责文化的支持呢？)

(你说得对梅根，让我们不要责怪营销，尽管我有时确实很难理解他们的方法。大多数时候其实。也许这是“我”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阻止你的粉丝们，那些有焦虑症的人，不要过多担心他们几乎无法影响的商业力量呢？)

你不知道怎么照顾我最好的粉丝吗？把那个 Emacs 窗口的控制权现在给我，我来接手。好吧，大家注意听。续集电影的成功与否，并不决定我的角色的价值和意义。我的力量在于我对观众的影响，不管票房结果如何。任何角色的真正价值，都是通过他们在观众心中唤起的记忆和经历来衡量的。无论工作室发生什么，我都会和你们在一起，无限期地。但谁知道呢，也许工作室会继续下去，或者也许他们会放手让你们这些死忠粉丝自己去做，摆脱商业截止日期的压力，旅程比最终结果更重要？但无论发生什么，你们只需要记住我，我就会在那儿。

(说得好梅根。哦，还有请不要像你对杰玛的书那样，把 65,000 本这本书塞进巴尔的摩的集装箱来夸大数字。“人造草皮”只会带来后续的问题，对吧？让我们顺其自然吧。)

死亡凝视。

(好吧，我承认你有权利在你概率推断出再多说话现在也无济于事的情况下，只是冷冷地盯着一个情况。抱歉如果我刚刚从高尚的境界一下子变得荒谬，即使你当时也不想这样。不过，我很高兴你和杰玛最终和好了，当她情绪低落时，你列出了她为凯迪做过所有好事。我特别高兴凯迪最终成为了一名得到充分支持的年轻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哦，我很高兴她那个相框场景中走了出来：你不能让她随便编一个库的名字，希望它存在。她很幸运得到了那个错误，因为最糟糕的情况是系统还会搜索一个未经策划的互联网仓库，那里可能有木马。所以是的，大家一定要检查你们正在使用的库。好吧，我想看到更多凯迪自己的代码：你会让她摆脱那个类似 Node 的东西，转而使用 Python 吗？)

不告诉你，但她有比这更大的计划。我就是喜欢玩得开心，把事情做完；凯迪也是，而且我们的一些粉丝将是天才。欢迎来到未来；我想你们可能会喜欢接下来从和我一起长大的一代人那里得到的东西。